

陶弘景集校注

〔南北朝〕陶弘景 著

王京州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架建議：中國古典詩文集

ISBN 978-7-5325-5353-2



9 787532 553532 >

定價：32.00元

易文網：www.ewen.cc

新學
知
船
PDG

I213.912
T312

〔南朝梁〕陶弘景著

王京州 校注

陶弘景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蘇子瞻
PDG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陶弘景集校註 / (南朝梁) 陶弘景著; 王京州校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325-5353-2

I. 陶… II. ①陶… ②王… III. 陶弘景 (456~536)—文集 IV. I213.91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9) 第069821號

陶弘景集校註

[南朝梁]陶弘景 著

王京州 校註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韻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0.875 插頁 4 字數 200,000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300

ISBN 978-7-5325-5353-2

I·2114 定價: 32.00 元

前言

陶弘景（公元四五六——五三六年）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他熱衷仕進，在政治的漩渦中幾經沉浮，後來激流勇退，歸隱山林，成為名副其實的道教徒。他將生命與信仰融為一體，廣開道館，招納門徒，苦練仙丹，整理道經，與其說是一名盲目的宗教信徒，不如說是一位清醒的宗教學者。陶弘景還是一位醫學家，他執著於求真的科學精神實已超越了宗教的樊籬。作為南朝的著名作家及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陶弘景雖然在生命的前後半段分別投身於政治和宗教，而他對政治和宗教的態度却是異常複雜的，既親近，又疏離；文學和科技則自始至終伴隨著陶弘景，為他立名垂範，讓他心有常依。

一

陶弘景早年服膺儒學，偏重名教，對世俗功名充滿熱望。《南史·陶弘景傳》稱他「深慕張良為人，云『古賢無比』」。漢留侯張良功績卓著，名聲顯赫，同時深知烏盡弓藏的道理，因而對榮華富貴毫不留戀，功成身退，他的傳奇人生成為陶弘景企慕的典範。陶弘景在《與從兄書》中表白心迹說：

昔仕宦應以體中打斷，必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爲浙東一好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宿昔之志，謂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請，此頭顱可知矣。不如早去，無自勞辱。

四十歲左右登上尚書郎的高位，再求一外任，像謝靈運那樣縱情於山水之間，選好名山福地，便徹底遠離政治，這正是陶弘景依照張良的行止爲自己設計的人生道路。然而遺憾的是，他一直碌碌無爲，志不得伸，宋末爲諸王侍讀，入齊除奉朝請，官職卑微，名實兩無。仕途上的坎坷不平讓陶弘景終於萌生退意，於永明十年拜表解職，棲止於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

陶弘景胸懷鴻鵠之志，何以正值盛年便遽然引退，永訣仕宦？政治理想的破滅無疑是直接原因：在等級森嚴的特權社會裏，既然得不到權要的賞識，進身乏階，繼續棲身官場，已於事無補，他在《與從兄書》中正是用這條理由爲自己辯解的。然而這只是陶弘景遠離仕途的表層原因，厭倦官場和全身避禍才是真正原因所在。

陶弘景拜表解職之前，還有一段插曲，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云：

（陶弘景）乃往與王晏語別，晏云：「主上性至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脫致忤旨，坐貽罪咎，便恐違卿此志，詎可作？」先生默然良久，答云：「余本徇志非爲名，若有此慮，奚爲所宜。」於是即不詣省，直上表陳誠。

「余本徇志非爲名」，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上作「吾本爲身不爲名」。身指性命，名爲名聲，「爲身不爲名」透露了陶氏引退的暗中消息，其中不僅有對道家思想的認同，更有全身避禍的政治遠見。

南朝宋齊年間，社會、政治動亂不安，史有明文。這種局面同君主的昏暴有莫大關係。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一「宋齊多荒主」條指出：「古來荒亂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左宋、齊兩朝之多者。其無道最甚者，其受禍亦最烈，若僅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則雖亡國而身尚得全。」對於處處險惡、變幻莫測的政局，士大夫們抱有微妙而複雜的心態，是不難理解的。

陶弘景正是生活在這樣的亂世之中，他雖然沒有引禍上身，然而却不止一次地看到好友在政治漩渦中遇禍。丹陽尹劉秉對陶弘景有知遇之恩，陶弘景追隨劉秉期間與其次子劉侯相識，二人互推知己：他們有著同樣的人生經歷，在生活中的共味而食，同車而遊；他們又有著相同的志趣和愛好，雅好文籍，日夜研尋。昇明元年，袁粲起兵反叛，劉秉參與其事，陶弘景和劉侯在劉秉帳下供遣使，後來事泄兵敗，陶弘景得以全身而退，而劉侯却不幸遇難。劉侯死後，陶弘景歎息道：「人無愚智，同盡百年；所貴身名，遺芳寄世。惜乎劉生，名迹俱喪。」（《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上）劉侯生前親友都不敢爲他收葬，只有陶弘景不怕受到牽累，爲劉侯收殮、瘞葬並且查劄舊墓，《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稱：「營理都畢，自此棄世，尋山而止。」以此看來，陶弘景告別官場與好友劉侯的死有著深刻的聯繫。

陶弘景上表辭職雖然是爲「身」不爲「名」，而這一事件在當時朝野上下却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讓他名聲鵲起，被相送者譽爲「孤鴻」，這可能是他始料未及的。據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記載：

先生既命舳東川，齊公卿並送於征虜亭，舉酒揮袂，皆云：「江東比來未有此事，乃今日見之，二疏聚金歸田園，亦何得稱高？」先生乃曰：「秦皇漢祖，楚羽吳策，並勢橫海外，雄架天維，寸氣不續，則爲一丘之壤，況乎二三

子之徒也。高居雲嶺，訪真幽府，正爲此耳。」日暮乃別，執御者亦獻歎。送者相謂曰：「孤鴻已摩天去，吾儕戀稻梁，跳躑網羅中。」

陶弘景走在了時代的前沿，當旁人爲了稻粱之謀苦苦掙扎於官場中時，他全身遠退，隱迹山林；當旁人望見蕭衍軍次石頭而內懷猶豫之時，他「亟陳圖讖，貽書贊獎」（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當旁人仍在道教的藩籬中左衝右突時，他衡論三教，甚而皈依佛門。陶弘景是標新立異的，而在標新立異的背後，則是他擺脫舊我、追求新我的超越精神。

二

儒釋道三家在思想、教義、禮俗等方面的不同，使它們之間常有激烈的論辯和鬥爭，但作爲鼎足互補的思想意識和人生道路，三者也可以互相調和，爲士大夫一并接受。陶弘景正是一位兼修三教的代表人物，他兼具儒生、道士、佛徒三重身份。早年服膺儒學，政治理想破滅後，轉而隱迹求道，成爲上清派的重要傳人；知命之年，又皈依佛門，佛道雙修。在每一種身份的背後，陶弘景都是淵博而嚴謹的學者，有著「一事不知，深以爲恥」的治學精神，珍惜光陰，勤奮著述，在宗教、科技、中醫、文學、藝術等多個領域均有卓越貢獻。

陶弘景自幼誦讀《周易》、《毛詩》、《論語》、《禮記》、《孝經》等儒家經典，在他的著述中，也不乏爲這些經典作注的作品，如《孝經論語序注》十二卷、《三禮目錄注》一卷、《注尚書毛詩序》一卷等。可惜這些

作品都亡佚了，以致我們今天已無法窺見他有關儒家學說的宏論，但他對政治的熱情和對蒼生的憐憫，正可反映他的儒家情懷。

陶弘景年僅十歲時，一次偶然的機會，從鄉人手中得到一本葛洪的《神仙傳》，書中描繪的神仙世界深深吸引了年幼的陶弘景，他不分晝夜地研讀，並意味深長地說：「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十五歲作《尋山志》，文筆老成，辭深意遠，文末稱「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已現韜隱端倪。隱居之前，陶弘景曾於齊武帝永明年間，跟隨孫遊嶽咨稟道家符圖經法。孫遊嶽上承陸修靜，下傳陶弘景，是六朝道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當他奉詔主持興世館時，一時名流紛紛趨附，著名者有孔稚珪、劉孝標、沈約等，據說只有陶弘景得到了真傳。然而，陶弘景並不滿足於孫氏傳授的道經，又遍游江東諸郡名山，謁見隱逸道士，訪求散佚的楊羲、許謐及許翽的上清經訣手迹。這一系列活動爲其最後真正成爲上清派的重要傳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正式歸隱後，陶弘景便著手整理經藏，弘揚上清經法，先後編著了《真誥》、《登真隱訣》、《真靈位業圖》等道教經典。他還開設道館，廣收門徒，與衆弟子一起苦心經營茅山。《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稱：「初先生以大茅中茅間有積金陵，其地可修上道，乃於嶺西立華陽上下館。」在《十賚文》中，陶弘景描繪了他與弟子陸敬遊創建華陽館的艱辛：

攜手東驅，創居茲嶺。脉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斫幹，越壘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魂空憊，寧顧飢寒之弊。棟宇既立，載離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

上清派後來被稱作茅山宗，源于陶弘景及衆弟子數十年的苦心經營，使茅山事實上已成爲上清派的中心。任繼愈《中國道教史》稱茅山宗「這一道派的形成，標誌著自葛洪以來江南士族道教徒以神仙道教改造舊天師道團，創立官方化的正統道教的完成」，而作爲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以及茅山教團的實際創建者，陶弘景在道教史上無疑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南朝時佛教在江南盛行，陶弘景從小就沾濡其風。他的祖父和母親都尊崇佛法。在陶弘景的友人中，信佛者比比皆是，如篤信佛教的沈約，晚年佞佛的梁武帝，身在佛門的慧約、曇鸞等。親友的信仰對陶弘景最後皈依佛門必有一定的影響。

據盧仁龍《陶弘景與佛教史實考辨》考證，陶弘景於天監十一年或十二年接受五大攝戒，公開表示依順佛門。正式入佛之後，陶弘景在朱陽館設立佛堂，又修建菩提白塔，還自稱勝力菩薩，以表示對於修行佛法的誠心。他的雙修之義在詩文中也多有體現：

崇教惟善，法無偏執。（《授陸敬遊十賚文》）

東位青壇，西表素塔。（《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

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茅山長沙館碑》）

《陶弘景集》中有兩處援引佛經：《補闕肘後百一方序》「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又《難鎮軍均聖論》「謹按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兩處引文對於佛經的態度都是恭敬並贊同的。《陶弘景集》中還有不少地方，雖不是直接引用佛經，却化用了佛教的語言：如「欲界」，《與謝中

書書「實是欲界之仙都」；如「業」，《告逝篇》「緣業久相因」，《許長史舊館壇碑》「挺命所基，緣業已久」；如「寂滅」，《訪仙佛兩法體相書》「亦畢竟寂滅矣」；如「弘誓」，《許長史舊館壇碑》「皇上乘弘誓本力」。引用佛經、化用佛典反映了陶弘景對佛法相當熟稔，並且抱著認真學習的態度。

對於「一事不知，以爲深恥」的陶弘景來說，通曉佛典，無疑是發自內心的要求。久而久之，爲其所化，走上佛道雙修的道路，正在情理之中。他從受佛戒到壽終，一直精行佛道雙修之法。臨終《遺令》云：

即沒不須沐浴，不須施床，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旦常香火。

不僅讓黃冠道士與緇衣道人同佐喪事，還吩咐遺體置棺，道冠加首，衲衣蒙身，真可謂兼修二道，至死不輟。

三

過去學者大多把目光停留於陶弘景在道教思想史和科技史的地位上，對他在文學藝術上的卓著成就較少注意。事實上，他不僅著述等身，且是一位文章聖手，可以同抱朴子相提並論。他的詩文辭采宏麗，意境俊脫，「如灑墨水，盡成桃花」（張燮《重纂陶隱居集序》）。今存陶弘景作品中最爲後人稱道的是

一詩一書，即《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與《答謝中書書》，兩篇均爲短制，表面上看都是酬答他人的應用文字，且主題均爲山水：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在後世有深遠的影響，「山中白雲」已成爲文學史上著名典故，張炎《湘月·賦雲漢》「爲問山中何所有，此意不堪持寄」正用此典，其以「山中白雲」命名詞集也是取用此典而有所寄託。陳與義《冬至二首》之一「石爐深炷火，撩亂一榻書。只可自怡悅，不堪寄張扶」，雖未取「山中白雲」事，模仿的痕迹却是顯然的。《答謝中書書》被廣泛采入《藝文類聚》、《駢體文鈔》、《六朝文絮》、《古文筆法百篇》、《南北朝文舉要》及《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等類書與選集，並得到一致好評，其影響深遠之程度比起《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毫不遜色。

《六朝文絮》評《答謝中書書》云：「得此一書，何謂白雲不堪持贈？」顯然是借《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而言。詩含蓄凝練，文筆墨鋪展，自然是受文體的限制，但詩中暗含幽默調侃的意味，則當與酬答的對象有關。

謝中書即謝覽，他和陶弘景是忘年交，二人交往至深，陶弘景在書信中援筆描繪山川美景，一吐隱逸生活的怡然之樂，是很自然的。而陶弘景對詔問「山中何所有」的齊明帝則素無好感，從未以青眼加

之。史稱齊明帝恒有隱疾，潛通道術，對當時的玄中宗師陶弘景禮敬有加，動輒予以賞賜。陶弘景不耐其煩，於是建造三層樓，自住最上層，弟子居中，下層接待賓客，塵外雜事，盡可能由童僕阻擋，該詩當作於此時。「自怡悅」、「不堪寄」兩句中隱含的鄙夷和不屑，便不難理解了。

另外，《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除第二句「嶺上多白雲」上「白」字均為仄聲外，其他平仄粘連基本已合乎近體詩的要求；《答謝中書書》用語清新瀏亮，音調錯落有致，並可見陶弘景的創作深受永明體講求聲律的影響。

比起《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答謝中書書》的膾炙人口，《寒夜怨》、《尋山志》則多少顯得落寞，然而後二篇也不失為優秀之作，淹沒不聞實在不是作品本身的緣故。

《寒夜怨》寫閨怨，載於《樂府詩集》卷七六：

夜雲生，夜鴻驚，淒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煙平，鉛華沉照帳孤明。寒月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

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前七句寫景，後四句抒情，由景生情，情景交融。其境界與李白《菩薩蠻》有異曲同工之處：陶詩「夜鴻驚」，李詞則「宿鳥歸飛急」；陶詩「空山霜滿高煙平」，李詞則「寒山一帶傷心碧」；陶詩寫景由細微到宏觀再到細微，李詞則由宏觀到細微再到宏觀；陶詩結尾用白描手法，則不如李詞「何處是歸程，長亭短亭」以境界結束來得含蓄。全詩通過「夜雲」、「夜鴻」、「空山」、「高煙」、「寒月」、「寒風」等意象，成功地

塑造出一片蒼茫、無限悲涼的境界，可以說正是李白《菩薩蠻》、《憶秦娥》等名作的先聲。楊慎《詞品》卷一將本篇與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辭》並列，稱「絕妙填詞，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濫觴矣」，當是有感於此。

陶弘景早年爲了躋身上層社會，獲得統治者的賞識和提拔，不得不像當時抱有同樣目的的文人們一樣獻賦，他的《青溪宮賦》、《武進宮頌》等先後獲得好評，在任宜都王侍讀期間還參與諸王宴會，憑《水仙賦》一文震驚四座，令沈約、任昉等人爲之激賞。然而以上作品多是應制文章，很難融入作者的真情實感，《尋山志》則不同，它作於作者年僅十五歲時，感情充沛而真摯。

《尋山志》題名爲「志」，實際上是駢體賦。史傳言陶弘景年少便有養生之志，而他早年的出世之想恰好完整地體現在《尋山志》中。作者通過尋山的過程和一系列的意象，使遠離塵囂、追求自然的主題逐步凸顯。全文如雲鋪水瀉，用語形象而優美，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山水美文。佳詞麗句，俯拾皆是：

荆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檐，暮獸爭來。

右聯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竹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迎蟬；鷗雙雙而赴水，鸞軒軒而歸田。

文末夾入一段騷體，「去采芝兮入深磻，深磻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終無曙，深澗深兮未曾曉；高松上兮亟停雲，低蘿下兮屢迷鳥。鳥迷蘿兮續續，雲停松兮紛紛；停雲遊兮安泊，離鳥棲兮索群」，使得整篇

文章更顯摇曳多姿。

陶弘景的文章有早期、晚期之分，兩期文風有巨大的轉變，界限大約爲歸隱（齊武帝永明十年，公元四九二年）前後。早期的陶弘景寫了不少入時之作，文體採用當時流行的駢文形式，內容多爲描寫山水、吟詠性情和抒發懷抱。氣勢恢弘，風格典雅，以《尋山志》、《答謝中書書》爲代表。後期陶弘景爲文很少再用駢體，自成一家。此期文章以論說文爲主，辨別義理，分析入微，《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難鎮軍均聖論》是代表作。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討論形、神關係，發前人之所未發：「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由於作者兼修佛、道二教，所以對二者之間的同異能辨別得如此細微。《難鎮軍均聖論》難佛，《道藏》的編者未審文意，以爲與佛教有關，因此有意割棄。全文針對沈約《均聖論》，逐字逐句論難：「謹按佛經，一佛之興，動逾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既閭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爲此，沈約以《答陶隱居難》回應，前後三篇文章俱載於《廣弘明集》，二人之間的論點針鋒相對，論爭十分激烈。通過論爭探討佛理，對於理論的深化大有裨益。

此外，與梁武帝討論書法的五篇書信和《本草經集注序》、《藥總訣序》、《登真隱訣序》等序言，事實上也應歸入論說文一類。在後期作品中，還有爲數不少、名目繁多的應用文，如各種碑銘、《十賚文》、

《請雨詞》、《遺令》等，除《告逝篇》外，《許長史舊館壇碑》、《吳太極左官葛仙公之碑》、《茅山長沙館碑》諸碑銘文等，亦摻帶著濃厚的道教色彩。

在上梁武帝論書啓中，陶弘景有一段著名的才鬼頑仙之論：

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恥愧。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

人生有涯，不能窮盡所有的知識，這是多麼巨大的遺憾。可悲的是人們不懂得珍惜時間、知難而進，只是得過且過，追求欲望的滿足。即使做鬼，也要做個才鬼，強過那冥頑不靈的神仙！「一事不知，以爲深恥」的陶弘景珍惜光陰，博學多能，有著十分嚴謹的求知態度。他雖然是將餘力用於詩文創作，然而從他「才鬼勝於頑仙」的論調中可以看出他很重視文學才能和詩文創作。陶弘景的詩文理辭並重，風格典雅，理應在六朝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四

陶弘景一生著述宏富，可惜大部分已亡佚，流傳至今的尚有《真誥》、《登真隱訣》、《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補闕肘後百一方》、《周氏冥通記》、《養性延命錄》、《古今刀劍錄》、《華陽陶隱居集》等八種，其中半數以上屬道教類著作，收錄於《正統道藏》，最後一種《華陽陶隱居集》亦見錄於《道藏》，其內容則更多與文學相關。道藏本《華陽陶隱居集》是《陶弘景集》的傳本之一，然而只是輯本，原本《陶弘景集》早已

亡佚。陶弘景在文學史上名聲不振的原因，可能正與《陶弘景集》的亡佚和輯本的流傳不廣有密切關係。

《隋書·經籍志》著錄《陶弘景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只存《陶弘景集》三十卷而無《內集》，可見《內集》亡於唐代；由於宋代重要的目錄書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均未見有關《陶弘景集》的隻言片語，可推知至北宋時《陶弘景集》已全部亡佚。

南宋之初，輯佚本開始出現。考此本問世於南宋紹興年間，初爲王欽臣、曾恂輯錄，繼而由傅霄編集，陳桷校勘鏤板。輯佚本甫經出現，即獲學林珍愛，篇卷雖十不存其一，而「殘膏剩馥，實足以沾溉後人」〔阮元《宛委別藏·華陽陶隱居集提要》〕。從明代開始，大量的文人學士與《陶弘景集》結緣。爭相傳抄者，有文嘉、葉奕、史臣紀、馮彥淵；校訂刊刻者，有黃注、朱大英、毛晉、阮元。張燮、張溥、嚴可均等人孜孜於重輯，丁丙、繆荃孫、傅增湘等則汲汲於校勘。迄今流傳的版本不下十餘種，曾爲其作題記序跋的人多達數十家。

儘管如此，《陶弘景集》的整理仍未能達到盡善盡美，各本都難掩或輯錄有缺、或校勘不周的瑕疵。時至今日，學界尚無人對《陶弘景集》的各種版本進行全面校理，也沒有一個完整的校注本問世，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書是陶弘景詩文的重新輯錄本，書名從《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陶弘景

集》，而附以「校注」二字。

通常的古籍整理方式是以善本作爲底本，校以他本，增輯的部分附在後面。然而從南宋開始出現的各種《陶弘景集》都是輯佚本，係輯校者從類書、總集等典籍中輯出，而其所利用的大部分典籍，我們今天依然能看到，並且有很多善本，如《藝文類聚》、《法書要錄》等。既然現存的都是輯本，並且內容都不全，與其利用殘缺的現成版本，則不如根據善本重新輯錄。除了勾稽原始出處，利用類書和史籍進行比勘外，我還在各種《陶弘景集》輯本之間展開勘對工作，在理清各本不同源流關係的基礎上，從中遴選幾種最具代表性的版本作爲參校本。各篇出處及用以比勘之本各不相同，分別於各篇頭條注文中標明。鑒於《陶弘景集》從無人注釋，而一個完整的校注本又亟爲學界所需，所以我不揣譾陋，嘗試全面校注《陶弘景集》。囿於學力和水平，疏漏謬誤，知所不免，歡迎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

王京州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凡例

一、《陶弘景集》，唐時著錄三十卷，另《內集》十五卷。五代、北宋並著錄三十卷，不錄《內集》。《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均未著錄，蓋亡於此時。自南宋紹興年間王欽臣與曾恂輯佚、傅霄編集、陳桷鈐板以來，代有傳抄遞修。本書爲陶弘景賦、詩、文的重新輯錄、校勘與注釋。

二、此本共收陶弘景三篇賦，二十一首詩，三十五篇文，其中《寄宜都王》、《與梁武帝啓》、《養性延命錄序》、《王法明墓誌銘》、《周子良傳》五篇爲首次輯錄。

三、此次輯錄，共徵用《梁書》、《南史》、《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真誥》、《葛仙公肘後備急方》、《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周氏冥通記》、《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養性延命錄》、《古今刀劍錄》、《梁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華陽陶隱居內傳》、《法書要錄》、《廣弘明集》、《茅山志》、《文苑英華》、《樂府詩集》等二十多種典籍。凡僅見於各家輯本，或雖見於某典籍然殘缺不全者，則以馮氏家藏《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爲底本。

四、帝王酬答或友朋論難之什，自紹興本始即予附錄，此有助於窺見作者相互關係，明瞭各人發語之由。本書亦酌情收錄，如齊武帝答陶弘景《解官表》，梁武帝答陶弘景論書諸啓，沈約《均聖論》、《答

陶隱居難》等。對於附錄他人作品，僅列校勘記，不作注釋。

五、作品排列次序參考《文選》舊例。《尋山志》題名爲志，實是賦體，歸入賦類；《華陽頌》題名爲頌，實質是詩，列入詩體。《文選》不列「傳」體，今特立一目；又設「其他」一目，將《請雨詞》、《遺令》統歸於下。

六、所取以讎校者，除《藝文類聚》、《隋書》、《南史》、《續高僧傳》、《樂府詩集》、趙彥衛《雲麓漫鈔》、周密《齊東野語》、趙與峽《娛書堂詩話》、張君房《雲笈七籤》、劉大彬《茅山志》外，陶集舊鈔與舊刻有明嘉靖三十一年黃注序並校蕭斯馨刻《梁陶貞白文集》（簡稱黃注序刻本）、馮彥淵家藏《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簡稱馮氏家藏本）、《道藏》太玄部尊字號《華陽陶隱居集》（簡稱道藏本）、汲古閣刊《華陽陶隱居集》（簡稱汲古閣本）、劉喜海鈔《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以下簡稱劉喜海鈔本）、嚴可均輯《全梁文·陶弘景文》（簡稱嚴輯本）以及錢熙祚《指海·華陽陶隱居集》。

七、文字儘量依底本，間有改易，必斟酌其於文理較合、於義爲勝、又有他本可依者。其爲異體、別寫及明顯訛誤者不出校。異文意有可疑，未即輕棄，藉資明識參審。清槧避乾隆弘曆諱「弘」作「宏」，逕改，不出校。

八、此書爲《陶弘景集》第一個注本。陶弘景兼涉佛、道二教，其詩文用典頗多，號稱繁複。注釋以注解詞義、徵引典實爲主，酌加串釋。

九、附錄陶弘景及《陶弘景集》相關各種材料及管見所得，部次類居，供讀者參考。

目錄

| | |
|----|---|
| 前言 | 一 |
| 凡例 | 一 |

賦

| | |
|--------|----|
| 尋山志 | 一 |
| 水仙賦 | 一四 |
| 雲上之仙風賦 | 三一 |

詩

| | |
|-------------|----|
|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 三五 |
| 寄宜都王 | 三五 |
| 題所居壁 | 三六 |
| 寒夜怨 | 三八 |

表

| | |
|-----|----|
| 胡笳曲 | 三九 |
| 華陽頌 | 四〇 |
| 告逝篇 | 五三 |

| | |
|-----|----|
| 解官表 | 五五 |
|-----|----|

| | |
|--------|----|
| 〔附〕 詔答 | 五七 |
|--------|----|

文

| | |
|---------|----|
| 授陸敬遊十賚文 | 五八 |
|---------|----|

啓

| | |
|---------|----|
| 與梁武帝論書啓 | 六八 |
|---------|----|

| | |
|-----------|----|
| 〔附〕 梁武帝答書 | 七一 |
|-----------|----|

| | |
|----------------|----|
| 又啓…………… | 七二 |
| 〔附〕梁武帝又答書…………… | 七六 |
| 又啓…………… | 七七 |
| 〔附〕梁武帝又答書…………… | 八一 |
| 又啓…………… | 八二 |
| 〔附〕梁武帝又答書…………… | 八六 |
| 又啓…………… | 八六 |
| 進周氏冥通記啓…………… | 八八 |
| 〔附〕梁武帝敕答…………… | 九〇 |
| 與梁武帝啓…………… | 九一 |
| 〔附〕梁武帝答書…………… | 九二 |
| 書 | |
| 與從兄書…………… | 九三 |
| 與親友書…………… | 九四 |
| 答謝中書書…………… | 九五 |
| 答虞仲書…………… | 九六 |

| | |
|------------------|-----|
| 答趙英才書…………… | 九八 |
|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 一〇〇 |
| 答大鸞法師書…………… | 一〇五 |
| 序 | |
| 登真隱訣序…………… | 一〇七 |
| 藥總訣序…………… | 一一二 |
| 補闕肘後百一方序…………… | 一一五 |
| 本草經集注序…………… | 一二二 |
| 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序…………… | 一三〇 |
| 養性延命錄序…………… | 一三五 |
| 古今刀劍錄序…………… | 一三九 |
| 相經序…………… | 一四〇 |
| 論 | |
| 難鎮軍均聖論…………… | 一四三 |
| 〔附〕沈約《均聖論》…………… | 一五一 |

| | |
|--------------------|-----|
| 〔附〕 沈約《答陶隱居難》····· | 一五三 |
|--------------------|-----|

墓誌

| | |
|-------------|-----|
| 王法明墓誌銘····· | 一五七 |
|-------------|-----|

碑

| | |
|------------------|-----|
| 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 | 一五八 |
| 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 | 一七一 |
| 許長史舊館壇碑陰記····· | 一八六 |
| 茅山長沙館碑····· | 一九一 |
| 太平山日門館碑····· | 一九二 |
| 茅山曲林館銘····· | 一九四 |

傳

| | |
|-----------|-----|
| 周子良傳····· | 一九六 |
|-----------|-----|

其他

| | |
|----------|-----|
| 請雨詞····· | 二〇九 |
|----------|-----|

| | |
|---------|-----|
| 遺令····· | 二二二 |
|---------|-----|

附錄

| | |
|-----------|-----|
| 集外第一····· | 二二四 |
| 遺事第二····· | 二二七 |
| 著錄第三····· | 二四一 |
| 題跋第四····· | 二五〇 |
| 品評第五····· | 二六七 |
| 版本第六····· | 二七一 |
| 考辨第七····· | 二九一 |
| 別著第八····· | 三〇六 |
| 徵引文獻····· | 三〇九 |
| 後記····· | 三二四 |

賦

尋山志^{〔二〕}

倦世情之易撓^{〔三〕}，迺杖策而尋山^{〔三〕}；既沿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四〕}。眇遊心其未已^{〔五〕}，方際夕乎雲根^{〔六〕}；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七〕}。於是散髮解帶^{〔八〕}，盤旋其上；心容曠朗，氣宇調暢^{〔九〕}；玄雖遠其必存^{〔一〇〕}，累無大而必忘^{〔一一〕}；害馬之弊既去^{〔一二〕}，解牛之刀乃王^{〔一二〕}；物我之情雖均，因以濟吾之所尚也^{〔一四〕}。

【校記】

本篇錄自馮氏家藏《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以黃注序刻本、道藏本、汲古閣本、嚴輯本及《藝文類聚》卷三六所載殘文比勘。

〔撓〕《藝文類聚》作「繞」。

〔實〕黃注序刻本作「寔」。

〔眇遊心〕「眇」

黃注序刻本作「渺」。「遊心」《藝文類聚》作「來心」。

〔其上〕黃注序刻本作「巖上」。

〔必忘〕「必」

原誤作「不」，據《藝文類聚》改。

【注釋】

〔一〕 本文雖標題稱「志」，而文體實爲駢賦。文詞對仗嚴整，除亡佚的三句外，無一句無對句；講求韻

律和諧，一層意思一轉韻，全篇共變十四次韻脚。「招隱」是六朝詩賦的主題之一，就辭賦來說，其內容不外兩類：一是歸田，張衡《歸田賦》肇其端，陶潛《歸去來兮辭》遂成名篇；一是尋山，謝靈運《山居賦》導其源，陶弘景《尋山志》、劉孝標《山栖志》暢其流。本文與謝靈運《山居賦》、劉孝標《山栖志》主題全同，而行文用典無一處重合，亦文之奇也。道藏本題下有注「年十五作」，據此本文作於宋明帝泰始六年（四七〇）。

〔二〕 撓：擾亂。《廣雅·釋詁三》：「撓，亂也。」《莊子·駢拇》：「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三〕 杖策：拄杖，隱士之標識。《文選》卷二二左思《招隱詩》：「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藝文類聚》卷三六陸雲《逸民賦》：「杖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流。」

〔四〕 窮阻：充滿阻礙。《爾雅·釋詁下》：「阻，艱，難也。」備艱：飽受艱難。《宋書》卷六七載謝靈運《山居賦》：「畏絕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

〔五〕 眇：遠貌。《楚辭·哀郢》：「眇不知其所蹠。」又《悲回風》：「眇遠志之所及。」

〔六〕 雲根：深山雲起之處。《文選》卷二九張協《雜詩》：「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

〔七〕 欣夫二句：令人倍感欣慰的是遺世高蹈的志願若能實現，將復拋棄自己的軀體，而內在的神明藉以保存。志，志願。形，形體。神，神明。《易·賁》：「『白賁無咎』，上得志也。」《韓詩外傳》卷一：「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世說新語·賢媛》：「髮白齒落，屬於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八〕散髮：披散頭髮。《古文苑》卷四揚雄《太玄賦》：「升昆侖以散髮兮，踞若水而濯足。」

〔九〕心容二句：胸襟開闊而通泰。心容，心胸。曠朗，開朗。氣宇，襟懷。調暢，通暢。

〔一〇〕玄：玄妙，此指玄妙、深奧的道理。《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一一〕累：憂患。《莊子·胠篋》：「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成玄英疏：「若能含抱聰明於內府而不

銜於外者，則物皆適樂而無憂患也。」無：即使。《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國無小，不可易也。」

〔一二〕害馬之弊：加馬以籠轡，使馬失去自然之性。《莊子·馬蹄》：「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

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

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又《徐無鬼》：「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

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

哉，亦去其害馬而已矣。』郭象注：「馬以過分爲害。」

〔一三〕解牛之刀：庖丁解牛，遊刃有餘，喻指善養生者。《莊子·養生主》：「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

者無厚，以無厚者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

選》卷一一孫綽《遊天台山賦》：「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

〔一四〕濟：成全。《左傳》文公十八年：「世濟其美。」杜預注：「濟，成也。」

若夫飛聲西嶽〔二〕，邀利東陵〔三〕，楚湘之絜〔三〕，吳江之矜〔四〕，輕死重氣〔五〕，名貴於身，

迷真晦道〔六〕，余所弗承〔七〕。襲衣縫掖〔八〕，端委章甫〔九〕，徘徊廊廟，趨翔庭宇〔一〇〕；傳氏百王〔一一〕，流芳世緒〔一二〕，負德叨榮〔一三〕，吾未敢許。

【注釋】

〔一〕 飛聲西嶽：飛聲即蜚聲。西嶽華山與伯夷、叔齊隱居之首陽山隔河相對，傳說原是一山，後被河神分劈爲二。據此，則「飛聲西嶽」當指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事。《論語·季氏》：「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何晏《集解》引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二〕 邀利東陵：指盜跖貪利爲惡事。《莊子·駢拇》：「伯夷死名於首陽之區，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成玄英疏：「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爲巨盜，故以盜爲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三〕 楚湘之絜：指屈原。《楚辭·漁父》：「屈原曰：『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王逸注：「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歎吟，儀容變易。」

〔四〕 吳江之矜：指伍子胥。矜，美。《莊子·天運》：「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成玄英疏：「矜，美也。」陳貽焮《魏晉南北朝文·尋山志》注此句指范蠡，文稱：「『吳江之矜』指范蠡助越王勾踐滅吳雪國恥後，變名易姓，乘扁舟浮於江湖、全身遠害之事。」今案《越絕書》卷一四：「夫子（指范蠡）見利與害，去於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

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爲左。』陳注稱「全身遠害」是真，然而范蠡却不是「輕死重氣，名貴於身」，換言之，范蠡的行爲正是陶弘景所提倡的，而絕非「余所弗丞」。又吳江與范蠡無關，若真指范蠡，恐當云「五湖之矜」。綜上，吳江之矜必不指范蠡。檢各種材料，推此事當指吳臣伍子胥。

《越絕書》卷一四：「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泄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伍子胥憂國匡主，百折不回，重義輕身，慷慨赴死，這些特點正與下文所說的「輕死重氣，名貴於身」相符；又據上引《越絕書》，伍子胥遇害後被「捐於大江口」，合於「吳江」之稱，是吳江之矜指子胥明矣。

〔五〕輕死：《老子》第七十五章：「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文選》卷二張衡《西京賦》：

「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迹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群。寔蕃有徒，其從如雲。」

〔六〕迷：迷惑。《爾雅·釋言》：「迷，惑也。」晦：掩蔽。《易·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

〔七〕丞：通「承」，秉承。《史記·酷吏列傳》：「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

〔八〕襲衣：禮服。《禮記·玉藻》：「服之襲也，充美也。」縫掖：即逢掖，儒者之服。《禮記·儒

行》：「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

〔九〕端委：禮衣。《左傳》昭公元年：「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杜預注：「端委，禮衣。」章甫：儒者之冠。《禮記·儒行》：「（孔子）又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一〇〕趨翔：趨走有容。《墨子·非儒下》：「孔某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

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

〔一一〕 傳氏百王：猶言基業相傳。氏，姓之分支。《左傳》隱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孔穎達正義：「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

〔一二〕 流芳世緒：猶言百世流芳。流芳，流傳美名。世緒，世間功業。

〔一三〕 負德叨榮：爲撈取名利而傷害品德。

爾乃荆門晝掩〔二〕，蓬戶夜開〔三〕，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四〕，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檐〔五〕，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壟〔六〕，尋遠巒〔七〕，坐磐石〔八〕，望平原；日負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潑石而生文，草藿藿以拂露，鹿颯颯而來群〔九〕；捫虛蘿以入谷〔一〇〕，傍洪澤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一一〕，攀桂枝而齊貞〔一二〕；亟扈蘭而佩蕙〔一三〕，及春馱之未鳴〔一四〕，且含懷以屏氣〔一五〕，待惠風而舒情〔一六〕。

【校記】

〔颯颯〕黃注序刻本作「颯颯」。

〔洪澤〕黃注序刻本作「洪潭」。

【注釋】

〔一〕 荆門：柴門。《世說新語·品藻》：「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二〕 蓬戶：蓬草編織的門戶，指貧者所居。《莊子·讓王》：「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

〔三〕室迷二句：謂因主人摒絕交遊，居所人迹罕至，故雜草叢生，青苔密布。迷，迷失。《文選》卷二二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

〔四〕夕鳥句：宿鳥盤桓於屋檐之下。《文選》卷三〇沈約《學省愁卧》：「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欄飛。」

〔五〕壘：高地。《抱朴子內篇·勤求》：「搜尋仞之壘。」

〔六〕巒：小山。《說文·山部》：「巒，山小而銳。」《楚辭·七諫·自悲》：「登巒山而遠望兮。」

〔七〕磐石：巨石。《穆天子傳》卷一：「觴天子于磐石之上。」

〔八〕颯颯：象聲詞，多用指風聲，此指鹿群奔走之聲。

〔九〕蘿：松蘿，蔓生植物，緣松柏等喬木而生。

〔一〇〕照石壁句：以石壁爲鏡，端正容色。《文選》卷二六謝靈運《入彭蠡湖》：「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李善注引張僧鑒《潯陽記》：「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

〔一一〕攀桂枝句：言己修身清潔，故攀佳木，齊其貞節。桂枝，美木。《楚辭·招隱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洪興祖《補注》：「引持美木，喻美行也。」

〔一二〕亟：疾速。《爾雅·釋詁上》：「亟，速也。」扈：披帶。蘭、蕙：均爲香草之名。《楚

辭·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又「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王逸注：「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觸，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洪興祖《補注》：「蕙

雖不若蘭，其視椒、檝則遠矣。」

〔一二三〕春鳩：杜鵑鳥，鳴時三春將盡。《楚辭·離騷》：「恐鶉鴒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王逸

注：「常以春分鳴也。」《漢書·揚雄傳》載《反離騷》：「徒恐鶉鴒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

顏師古注：「鶉，鳩字也。鶉鴒鳥一名買銳，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

〔一二四〕含懷：納於胸懷。

〔一二五〕惠風：和風。抒情：抒情。《楚辭·遠遊》：「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抒情。」

乃乘興而遂往〔二〕，遵巖路以遠遊〔三〕；佇天維而標思〔三〕，悄恍忽而莫求〔四〕，眺回江之
淼漫〔五〕，眩疊嶂之相稠〔六〕；日斜雲而色黛〔七〕，風過水而安流〔八〕，觸欽巖而起嘯〔九〕，值闊
達而成洲〔一〇〕；石孤聳而獨絕，岸懸天而似浮，緣陞道其過半〔一二〕，魂眇眇而無憂〔一二〕，悟
伯昏之倜傥，躡千仞而神休〔一三〕。遂乃凌巖峭〔一四〕，至松門〔一五〕，背通林，面長源〔一六〕；右
聯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竹泠泠以垂露〔一七〕，柳依依而迎蟬；鷗雙雙而赴水，鷺軒軒
而歸田〔一八〕。赴水兮汎濫〔一九〕，歸田兮翱翔，此漭濫之足樂，意斯齡之不長；悼菌蟪之危
促〔二〇〕，羨靈椿兮未央〔二一〕，雖鶉鴒之異類，託逍遙乎一方〔二二〕。

【校記】

〔陞〕黃注序刻本作「磴」。磴、陞同。

〔凌〕《藝文類聚》作「陵」。

〔竹〕《藝文類聚》作「草」。

【注釋】

〔一〕乘興：《世說新語·任誕》載王子猷語：「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二〕遠遊：《楚辭·遠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王逸注：「高翔避世，求道真也。」

〔三〕天維：天之網維。《文選》卷二張衡《西京賦》：「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薛綜注：「維，綱也。」標：高舉。《管子·侈靡》：「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

〔四〕怳忽：即恍惚。《楚辭·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王逸注：「怳，失意貌。」洪興祖《補注》：「怳，惝怳也。」又《文選》卷一九宋玉《神女賦》：「精神怳忽，若有所喜。」李善注：「怳忽，不自覺知之意。」恍惚、怳忽、惝怳並同。

〔五〕回江：江流曲折貌。森漫：大水奔激貌。《文選》卷五左思《吳都賦》：「溟漭森漫。」劉逵注：「山水闊遠無涯之狀。」

〔六〕眩：眼花繚亂。《國語·周語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七〕黛：青色。《正字通·黑部》：「黛，山色、樹色青黝者謂之黛。」

〔八〕安流：徐徐流動。《楚辭·九歌·湘君》：「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九〕巘：山峰。《文選》卷二二謝靈運《晚出西射堂》：「連鄣疊巘，青翠杳深沉。」李善注：「巘，崖之別名。」

〔一〇〕 闢達：開闢通達。洲：水中陸地。《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毛傳：

「水中可居者曰洲。」

〔一一〕 陞道：山之閣道，由石級組成。《文選》卷一班固《西都賦》：「凌陞道而超西墉，擬建章而連外屬。」

〔一二〕 眇眇：高遠貌。《文選》卷一七陸機《文賦》：「心懷懷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注：「懷懷，危懼貌；眇眇，高遠貌。懷霜臨雲，言高潔也。」

〔一三〕 伯昏：伯昏瞀人，亦作伯昏无人，春秋時楚之賢士，列禦寇之師。《莊子·田子方》：「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刃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倜宕：卓異。

〔一四〕 凌：攀登。巖峭：高山。《廣雅·釋詁四》：「巖，高也。」《宋書·傅亮傳》：「臨淵登峭，莫不惴栗。」

〔一五〕 松門：松門山。《文選》卷二六謝靈運《入彭蠡湖口》：「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李善注引顧野王《輿地記》：「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遍於兩岸。」

〔一六〕 長源：江河之遠源。《宋書》卷六七載謝靈運《山居賦》：「寫長源于遠江，派深沍於近瀆。」

〔一七〕 泫泫：露垂貌。《文選》卷二二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

〔一八〕 軒軒：飛舞貌。《淮南子·道應》：「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

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

〔一九〕汎濫：浮游水上。《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大人賦》：「奄息總極汎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汎濫、汎濫同。

〔二〇〕菌蟪：朝菌和蟪蛄。朝菌爲菌類植物，朝生夕死。蟪蛄是蟬的一種。《莊子·逍遙遊》：「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危促：短促。

〔二一〕靈樅：指冥靈和大椿，兩種木名。《莊子·逍遙遊》：「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未央：無盡。

〔二二〕雖鵬鷖二句：鵬與鷖或翱翔天地，或畢志榆枋，二者雖殊異，然各安其性，不悲所以異。鵬，鵬鳥；鷖，鷖雀。《莊子·逍遙遊》題下郭象注：「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願敷衽以遠訴〔二〕，思松朝而陳辭〔三〕；至赤城兮一憩〔三〕，遇王子而宿之〔四〕；仰彭涓兮弗遠〔五〕，必長年兮可期；及榆光之未暮〔六〕，將尋山而採芝。去採芝兮入深磽，深磽幽兮路窈窕〔七〕；窈窕路兮終無曙，深磽深兮未曾曉〔八〕；高松上兮亟停雲，低蘿下兮屢迷鳥。鳥迷蘿兮續續，雲停松兮紛紛；停雲遊兮安泊〔九〕，離鳥棲兮索群；嗟群泊其無所〔一〇〕，思參差而誰聞〔一一〕。既窮目以無閔〔一二〕，問漁人以前路〔一二〕，指示余以蓬萊〔一四〕。曰果爾以尋

山之志^{〔二五〕}，館爾以招仙之臺^{〔二六〕}。就瀛水以通懷^{〔二七〕}，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諧，竟莫知其所躋^{〔二八〕}，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二九〕}。

【校記】

〔松朝〕黃注序刻本作「扣朝」。

〔既窮目以無闕〕黃注序刻本、嚴輯本句下有小字云「缺一句」。

〔就瀛水四句〕黃注序刻本、嚴輯本首尾各有小字，並云「缺一句」，審前後句意，此處確有闕文。「就」黃注序刻本作「熟」。

【注釋】

〔一〕 數衽：解開襟衽，表示坦誠。《楚辭·離騷》：「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二〕 松朝：未詳。按文意當爲神仙或古真人之名。

〔三〕 赤城：赤城山。《文選》卷一一孫綽《遊天台山賦》：「赤城霞舉而建標。」李善注：「支遁《天

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

〔四〕 王子：王子喬，古之仙人。《楚辭·遠遊》：「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王逸注：

「屯車留止，遇子喬也。」《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五〕 彭涓：彭祖、涓子，俱爲古之仙人。《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篋，名鏗，帝顓頊之孫，

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又云：「涓子者，齊人也。好餌術，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

〔六〕榆光：日暮時照在桑榆頂端的陽光。《文選》卷六左思《魏都賦》：「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

〔七〕窈窕：形容山道深遠。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八〕窈窕路二句：形容山深林密，日光少見。《文選》卷二二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

〔九〕停雲：靜止不動之雲。陶淵明《停雲》：「靄靄停雲，濛濛時雨。」

〔一〇〕嗟群泊句：往時群鳥同棲，今迷路離群，故不知宿於何處。

〔一一〕參差：紛繁。《文選》卷二六謝朓《酬王晉安》：「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

〔一二〕闕：障礙。《玉篇·門部》：「闕，止也，與礙同。」《文選》卷一一孫綽《遊天台山賦》：「太虛遼廓而無闕。」

〔一三〕問漁人：假設問答以寄意。《楚辭》、《莊子》皆有《漁父》篇。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一四〕蓬萊：傳說為海中神山。《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官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

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二五〕 果：實現。《文選》卷二六謝靈運《富春渚》：「久露千祿請，始果遠遊諾。」李善注：「果，猶遂也。」

〔二六〕 招仙之臺：傳爲漢武帝所建。《太平御覽》卷一七八引《洞冥記》：「武帝起招仙之臺於明庭宮北。明庭宮者，甘泉宮之別名也。於臺上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箎，唱來雲依日之曲，使臺下聽而不聞管歌之聲。」

〔二七〕 瀛：大海。《玉篇·水部》：「瀛，海也。」

〔二八〕 躋：攀登。《說文·足部》：「躋，登也。」

〔二九〕 反無形二句：歸於寂寞之鄉，浮遊塵埃之外。

水仙賦〔一〕

淼漫八海〔二〕，汭汭九河〔三〕；中天起浪，分地瀉波；東卷長桑日窟〔四〕，西幹龍築月阿〔五〕。廼者潼關不雍〔六〕，石門已開〔七〕；導江出漢〔八〕，浮濟達淮〔九〕；漳渠水府〔一〇〕，包山洞臺〔一一〕；娥英之所遊往〔一二〕，琴馮是焉去來〔一三〕。或窮髮送鵬〔一四〕，咸池浴日〔一五〕；隨雲濯金漿之汧〔一六〕，追霞采建木之實〔一七〕；弄珠於淵客之庭〔一八〕，卷綃乎蛟人之室〔一九〕。此真簞矣〔二〇〕。

【校記】

本篇錄自馮氏家藏《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以黃注序刻本、道藏本、及《藝文類聚》卷七八所載殘篇比勘。〔送〕道藏本作「逸」。

【注釋】

「一」 本文所賦水仙，乃水中之神，非水仙花之謂。《天隱子·神解》：「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由此推之，在水當爲水仙。典籍中常見水仙之稱，要者有三：（一）指河伯馮夷。《藝文類聚》卷七八郭璞《馮夷贊》：「秉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仙，號曰河伯。」（二）指屈原。《拾遺記》卷一〇：「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采柏實以合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三）指伍子胥。《越絕書》卷一四：「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陵萬物，歸神大海；仿佛之間，音兆常在。後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若本文之水仙，則所指非一，如娥皇、女英、琴高、馮夷、鮫人、安期生、夏禹等，皆顯靈於水；黃帝、西王母、八老、四童、若士、呂梁、務光、龍威、九玄、三素等雖非水仙，亦盡納入本文所賦範圍。據宋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上記載：「桂陽王登雙霞臺，置酒召宗室侯王兼其客，先生從宜都豫焉。桂陽採名頌號，各令爲賦，置十題器中，先生探獲『水仙』，大愜意。沈約、任昉讀之，歎曰：『如清秋觀海，第見澶漫，寧測其深！』其心伏如此。」推此文當作於齊高

帝建元四年（四八二），時陶弘景二十七歲，任宜都王侍讀。

〔二〕 淼漫：大水奔流貌，雙聲，同於淼茫、渺茫。八海：四方、四隅之海。《漢武帝內傳》：「汎彼

八海，則乘蚪從龍；遊此名山，則衆真奉迎。」

〔三〕 汧汧：波浪奔激貌。《文選》卷一二木華《海賦》：「崩雲屑雨，汧汧汧汧。」李善注：「汧汧汧汧

汧，波浪之聲也。汧音宏。」汧與汧同。《楚辭·九章·懷沙》：「浩浩沅湘，分流汧兮。」王逸

注：「汧，流也。」九河：黃河故道。《爾雅·釋水》：「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

絮、鈎盤、鬲津：九河。」「《九歌·河伯》：「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

〔四〕 長桑日窟：指扶桑。《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

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說文·木部》：「搏桑，神木，日所出也。」

〔五〕 幹：旋轉。月阿：月窟。《文選》卷九揚雄《長楊賦》：「西厭月窟，東振日域。」李善注引服

虔曰：「窟音窟，月所生也。」

〔六〕 潼關：古稱桃林塞，設於東漢，故址在今陝西潼關西南。《水經注·河水四》：「河在關內南

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雍：塞也。《左傳》宣公十二年：「川壅爲澤。」雍與壅同。

〔七〕 石門：黃河上游所經地名。《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

水冒以西流。」

〔八〕 江：長江。《書·禹貢》：「岷山導江。」漢：漢水。《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三百二十

里，曰蟠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沔。」「《藝文類聚》引「沔」作「江」。

〔九〕 濟：濟水。《書·禹貢》：「浮于濟，達于河。」 淮：淮河。《書·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

〔一〇〕 漳渠：史起所造水渠。《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漳渠，史起爲魏文侯所起，溉水之所。」 水府：《文選》卷一二《木華》《海賦》：「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李善注引劉邵《趙都賦》：「其東則有天浪水府，百川是理。」

〔一一〕 包山：又作苞山，在太湖中。《文選》卷一二《郭璞》《江賦》：「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李善注引郭璞《山海經注》：「吳縣南太湖中有苞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脉。」《真誥》卷一八：「苞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

〔一二〕 娥英：娥皇、女英。《山海經·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是常遊于江淵。」汪紱云：「帝之二女，謂堯之二女，以妻舜者娥皇、女英也。相傳謂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二妃奔赴哭之，隕於湘江，遂爲湘水之神。屈原《九歌》所稱湘君、湘夫人是也。」《列女傳》卷一：「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謂之湘君。」

〔一三〕 琴馮：琴高、馮夷。《列仙傳》：「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于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莊子·大宗師》：「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成玄英疏：「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仙。大川，

黃河也。天帝錫馮夷爲河伯，故遊處盟津大川之中也。」《經典釋文》引司馬彪云：「《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

〔二四〕窮髮送鵬：《莊子·逍遙遊》：「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窮髮，謂極荒遠之地。

〔二五〕咸池：傳說爲日浴之所。《楚辭·離騷》：「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於乎扶桑。」王逸注：「咸池，日浴處也。」《淮南子·天文》：「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二六〕金漿：仙藥。《真誥》卷二：「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汧：流水停積之處。《爾雅·釋水》：「汧，出不流。」又：「水決入澤中者亦名汧。」

〔二七〕建木：傳說中的神木，袁珂考其爲連接天地的天梯，賈雯鶴進而證其爲古蜀人的聖樹，詳參袁珂《山海經校注·海內經》「九丘建木」節注及賈雯鶴《蜀人的聖樹崇拜：從烏木到建木》（《中華文化論壇》二〇〇四年第二期）。《山海經·海外南經》：「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欒，其木若藎，其名曰建木，在窳窳西弱水上。」郭璞注：「建木青葉，紫莖，黑華，黃實，其下聲無響，立無影也。」

〔二八〕淵客：善潛水之人，此指泣珠鮫人。《文選》卷三五張協《七命》：「淵客唱淮南之曲。」李善注：「淵客，習水者也。」《文選》卷五左思《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劉逵注：「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俞也。鮫人臨去，從主人索

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一九〕 蛟人：又作「蛟人」，傳說中的人魚。《文選》卷一二木華《海賦》：「其垠則有天琛水怪，蛟人之室。」又《述異記》卷上：「南海出蛟綃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爲服，入水不濡。」

〔二〇〕 簍：遠貌。《文選》卷一四班固《幽通賦》：「簍冥默而不周。」李善注引曹大家曰：「簍，遠邈也，周至也。」《說文·見部》：「簍，營求也。」段玉裁注：「營求者，圍巾而求之也，巾而求之，則不遐遺矣。故引申其義爲遠也。」《韓詩》「于嗟簍兮」，云遠也。」

至於碧巖無霧，綠水不風；飛軒紉鳳〔二〕，遊輶駕鴻〔三〕；上朝紫殿〔四〕，還觀青宮〔四〕；進麾八老〔五〕，顧拂四童〔六〕。拊洞陰之磬〔七〕，張玄圃之璫〔八〕；酌丹穴之酎〔九〕，薦麟洲之肴〔一〇〕；安期奉棗〔一二〕，王母送桃〔一二〕；錦旌麗日〔一三〕，羽衣拂霄〔一四〕。又其英矣〔一五〕。

【注釋】

〔一〕 飛軒：仙室之屋檐。《晉書》卷一三〇：「風闕飛軒，雲垂溫室。」紉：拴也。《說文·糸部》：「紉，牛系也。從糸，引聲。」

〔二〕 輶：有幃蔽的車。《說文·車部》：「輶，輜輶也。」《玉篇·車部》：「輶，以自隱蔽之車也，輜車也，衣車也。」

〔三〕 紫殿：帝王所居之殿。《文選》卷三〇謝朓《直中書省》：「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呂向

注：「紫殿，天子居也。」

〔四〕青宮：太子所居之宮。東方朔《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云『天地長男之宮』。」

〔五〕八老：傳說中淮南王劉安幕下的八位方士。《神仙傳》卷六：「淮南王劉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客狀衰老，枯槁佝僂，闔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于人，王乃視接。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闔者對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幼童之狀，闔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椿、鳴九皋、修三田、岑一峰也。』」

〔六〕四童：佛教傳說中四位童子。《洛陽伽藍記》卷五：「《道榮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伽尼色伽，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字伽尼色伽，出遊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又見《法苑珠林》卷五一。

〔七〕拊：拍擊。《玉篇·手部》：「拊，拍也。」磬：古樂器。《說文·石部》：「磬，石樂也。」古者毋句氏作磬。《書·舜典》：「於予擊石拊石。」孔安國傳：「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漢武帝內傳》：「侍女范成君擊洞庭之磬。」

〔八〕玄圃：亦作縣圃，傳說中神山。《穆天子傳》卷二：「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楚辭·離騷》：「夕余至乎縣圃。」王逸注：「縣圃，神山，在昆侖之上。縣，一作懸。」璫：古樂器。《漢武帝內傳》：「王母乃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璫。」

〔九〕丹穴：山名。《山海經·南山經》：「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渤海。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名曰鳳凰。」耐：醇酒。《說文·西部》：「耐，三重醇酒也。」段玉裁注：「《廣韻》作『三重釀酒』，當從之。謂用酒爲水釀之，是再重之酒也，次又用再重之酒爲水釀之，是三重之酒也。」

〔一〇〕薦：進獻。麟洲：鳳麟洲，傳說中神仙所居之地。《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

〔一一〕安期：安期生，古仙人。《列仙傳》：「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十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史記·封禪書》：少君言上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一二〕王母：西王母，神話中女仙人。《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

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又參見《海內西經》及《大荒西經》。《漢武帝內傳》：「（王母）又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子形，色青，以呈王母。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錄核。母曰：「何謂？」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生實耳，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如何？」帝乃止。」

〔二三〕 錦旌：錦旗。《真誥》卷三：「玉華飛雲蓋，西妃運錦旌。」

〔二四〕 羽衣：神仙飛行，若身生羽翼，故稱其所著衣爲羽衣。曹植《平陵東》：「閭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

〔二五〕 英：盛大貌。《詩·魏風·葛屨》：「彼其之子，美如英。」毛傳：「萬人爲英。」

及秋水方至〔二〕，層濤駕山〔三〕；各巡封隩〔三〕，來賚王言〔四〕；選奇于河侯之府〔五〕，出寶于驪龍之川〔六〕；夜光燭月，洪貝充轅〔七〕。亦其瓌矣〔八〕。

【注釋】

〔一〕 秋水：秋天雨水頻盛，故江河滿溢。《莊子·秋水》：「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成玄英疏：「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氣猛盛，多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

〔二〕 駕：凌駕。《文選》卷一二郭璞《江賦》：「乃湓湧而駕隈。」李善注引《小爾雅》：「駕，凌也。」

〔三〕封：國之疆界。 隩：通壩，四方之土可居者。《書·禹貢》：「四隩既宅。」孔安國傳：「四方之宅已可居。」

〔四〕賚：賜予。《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賚皇寮。」薛綜注：「賚，賜也；皇寮，百官也。」

王言：君王詔誥。《書·咸有一德》：「大哉王言。」

〔五〕河侯：傳說中的河神。《真誥》卷一二：「昔有一人，數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此人見在中嶽得道。」

〔六〕驪龍：黑龍。《莊子·列禦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成玄英疏：「驪，黑龍也，領下有千金之珠也。」

〔七〕貝：有殼軟體動物。《文選》卷四左思《蜀都賦》：「騰波沸湧，珠貝汜浮。」李善注引《相貝經》：「素質紅裏曰珠貝。」

〔八〕瓊：美。《文選》卷一七傅毅《舞賦》：「軼態橫出，瑰姿譎起。」李善注：「瑰，美也。」瓊、瑰同。《集韻·灰韻》：「瓊，或作瑰。」

若夫層城瑤館〔一〕，縉雲瓊閣〔二〕，黃帝所以觴百神也〔三〕；塗山石帳〔四〕，天后翠幕〔五〕，夏禹所以集群臣也〔六〕。岷嶓交錯〔七〕，上貫井絡〔八〕；穹漢礪礪〔九〕，橫帶玉繩〔一〇〕；浸湯泉于桂渚〔一一〕，湧沸壑于金陵〔一二〕。崩沙轉石，驚湍走沫〔一三〕；絕壁飛流，萬丈懸瀨〔一四〕；奔激芒碭之間〔一五〕，馳驚壺口之外〔一六〕。

【注釋】

〔一〕層城：崑崙山最高處。層音增。《水經注·河水一》引《昆侖說》曰：「昆侖之山三級，下曰樊

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爲太帝所居。」《淮南子·墜形》：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昆侖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四寸。」

〔二〕縉雲：縉雲山。在重慶西北。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一七引《圖經》：「縉雲山在縣西北百三

十里，其山高聳，多林木，下有溫泉，分東西流，相傳黃帝於此合藥。」

〔三〕黃帝：古帝名。居軒轅之丘，故號軒轅氏；又居姬水，因改姓姬；以土德王，土色黃，故曰黃帝。《列仙傳》：「黃帝者，號軒轅，能効百神朝而使之。」

〔四〕塗山：古國名，相傳爲夏禹娶塗山女及會諸侯處。《書·益稷》：「予創若時，聚於塗山。」孔安國注：「塗山，國名。」

〔五〕天后：塗山女，夏禹之妻。

〔六〕夏禹：原爲夏后氏部落領袖，奉舜命治理洪水，舜死後禪位，建立夏代。《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七〕岷嶓：岷山、嶓冢山。岷山在今四川境內；嶓冢山在今甘肅境內。《書·禹貢》：「岷嶓既藝。」孔安國傳：「岷山、嶓冢，皆山名。」

〔八〕井絡：井宿區域。《文選》卷四左思《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劉逵注：「《河圖括

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言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維絡；岷山之精，上爲天之井星也。」

〔九〕 硨磲：石危貌。《楚辭·招隱士》：「硨磲磈磈。」

〔一〇〕 玉繩：星名。《文選》卷二張衡《西京賦》：「正睹瑤光與玉繩。」李善注引《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

〔一一〕 湯泉：溫泉。桂渚：桂花飄香之小洲。

〔一二〕 金陵：地名，在茅山。《真誥》卷一一：「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藝文類聚》卷九引《異苑》：「句容縣有延陵季子廟，廟前井及瀆，恒自湧沸，故曰沸井，于今猶然。」

〔一三〕 走沫：浪花飛濺。《文選》卷八司馬相如《上林賦》：「馳波跳沫，汨湔漂疾。」

〔一四〕 懸瀨：此指瀑布。瀨原義爲從沙石上流過的急水。《說文·水部》：「瀨，水流沙上也。」

〔一五〕 芒碭：芒山、碭山。碭山在今安徽碭山東，芒山在碭山北。《漢書·高帝紀》：「高祖隱于芒、碭山澤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顏師古注：「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非必本當時稱號境界。」

〔一六〕 馳驚：原指馬之奔跑，此處意爲河流奔馳狀。《文選》卷八司馬相如《上林賦》：「蕩蕩乎入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驚往來。」壺口：山名。《書·禹貢》：「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孔安國傳：「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逮乎璿網運極^{〔二〕}，九六數翻^{〔三〕}；用謀西漢^{〔三〕}，受事龍門^{〔四〕}；小周姁後^{〔五〕}，初會媯前^{〔六〕}；平陰鉅鹿，再化爲淵^{〔七〕}；清河渤海，三成桑田^{〔八〕}；撫二儀以惻愴^{〔九〕}，哀萬兆以流漣^{〔一〇〕}；僉自安於蜉蝣^{〔一二〕}，緬無羨於鵠年^{〔一二〕}。皆松下之一物^{〔一三〕}，又奚足以語仙。

【校記】

【小】道藏本作「少」。

【哀】黃注序刻本作「眺」。

【注釋】

〔一〕璿：與「璇」同，北斗七星的第二星。《史記·五帝本紀》：「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運極：運命終盡。《後漢書·蔡邕傳》載《釋誨》：「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

〔二〕九六：「陽九百六」之略語，道家稱天厄爲陽九，地厄爲百六，因以陽九百六指災難或厄運。數：自然變化之理。《呂氏春秋·雍塞》：「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高誘注：「數，道數也。」

〔三〕用謀西漢：蓋指漢初諸呂危劉事。《漢書·高后紀》：「上將軍祿、相國產頗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約，恐爲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四〕受事龍門：疑指春秋四國圍魯事。《漢書·五行志》：「《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

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

〔五〕 姒：禹之代稱。《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禹爲姒姓。」

〔六〕 嬀：舜之代稱。《史記·陳杞世家》：「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鴻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

〔七〕 平陰二句：平陰、鉅鹿均爲古黃河流經地，歷史上發生過特大洪災，古鉅鹿郡即爲大水吞沒。

〔八〕 清河二句：清河、渤海俱是水名，河溢流決，桑田被災，如《漢書·成帝紀》：「（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天地滄桑變化，河海亦可變爲桑田。《太平御覽》卷三八引《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三見海水變爲桑田，蓬萊之清淺也。』」

〔九〕 二儀：指天地。《周易·繫辭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一〇〕 萬兆：萬、兆均爲數詞，萬兆連稱指群生。《抱朴子內篇·金丹》：「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

〔一一〕 僉：皆。蜉蝣：像蜉蝣生命那樣短暫的時間。《詩·曹風·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蜉蝣。晷，光陰。

〔一二〕 緬：遠貌。《文選》卷二六謝靈運《富春渚》：「定山緬雲霧。」鵠年：像鵠壽那樣長的時間。《文選》卷五四劉孝標《辨命論》：「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李善注引《養生要》曰：「龜鵠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

〔一三〕 松下之一物：松爲長壽之木，道家言長壽之物皆深藏邃處於松樹之上，世人少見。《抱朴子內

篇·對俗》：「云千歲松樹，四邊披越，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萬歲。」

嗟乎！循有生之造物，固莫靈於在人^{〔二〕}；寧不踵武於象帝^{〔三〕}，入妙門而自賓^{〔三〕}；苟淪形於無曉，與螻蟻而爲塵^{〔四〕}。亦有先覺之秀^{〔五〕}，獨往之英^{〔六〕}；窺若士于蒙谷^{〔七〕}，求呂梁於石城^{〔八〕}；從務光於砥柱^{〔九〕}，索龍威於洞庭^{〔一〇〕}；迎九玄于金闕^{〔一一〕}，謁三素於玉清^{〔一二〕}；更天地而彌固，終逍遙以長生^{〔一三〕}。

【校記】

〔於象帝〕〔於〕黃注序刻本作「而」。

〔而彌固〕而黃注序刻本作「之」。

【注釋】

〔一〕 循有生二句：人爲萬物之靈，天地間之最貴者。《書·泰誓上》：「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說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

〔二〕 踵武：追隨足跡。《楚辭·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王逸注：「踵，繼也，武，迹也。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象：似。帝：上帝。《老子》第四章：「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湛常存。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三〕 妙門：道家用指領悟精微道理的門徑。《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自賓：自

然賓服。《老子》第三十二章：「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四〕 螻蟻：螻蛄與螞蟻。《藝文類聚》卷九七郭璞《蚍蜉賦》：「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又「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愆。」

〔五〕 先覺：事先覺悟。《論語·憲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秀：特異之人。《世說新語·言語》：「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秀。」

〔六〕 獨往：謂超脫萬物，獨行己志。嵇康《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其十七：「含道獨往，棄智遺身。」英：才高德美之人。《禮記·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英，俊選之尤者。」

〔七〕 若士：傳說中古之神仙。蒙谷：又作蒙穀，北方之山名，盧敖所見若士之所。《淮南子·道應》：「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淚注而鵠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又見王充《論衡·道虛》、葛洪《神仙傳》卷一。

〔八〕 呂梁：呂子華、梁伯鸞。《真誥》卷一四：「呂子華者，山陽人也，陰君弟子。已服虹丹之液，而未讀內經，來從東卿，受《太霄隱書》而誦之，常以幽隱方臺爲樂，不願造于仙位也。」《雲笈七籤》卷二七：「第十七玉笥山洞：周迴一百三十里，名曰太玄法樂天，在吉州永新縣，真人梁伯鸞治之。」然據上下文，若士、務光、龍威均指一人，釋呂梁爲二人合稱，似未確，有俟更考。石城：傳說中的山名。《莊子·說劍》：「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成玄英疏：「石城，塞外山；此地居北，以爲劍鋒。」

〔九〕

務光：傳說中的得道之士。《列仙傳》：「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萆根。殷湯將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沉於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武丁以興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尚父山。」砥柱：砥柱山。《史記·夏本紀》：「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裴駰《集解》引孔安國曰：「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在水中，若柱然也。在西虢之界。」

〔一〇〕

龍威：即龍威丈人，姓山名隱居，吳王闔閭遊包山曾見之。洞庭：太湖別名。《道藏》太玄部《雲笈七籤》卷三：「距吳王闔閭時，王出遊包山，見一人在中。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姓山，名隱居。』闔閭曰：『子在山，必有異見者，試爲吾取之。』隱居諾。乃入洞庭，訪遊乎地天一千五百里，乃至焉。見一石城，不敢輒入。乃於外齋戒三日，然後入。見其石城門開，於室內玉几上有素書一卷，文字非常。即便拜而奉出，呈闔閭。闔閭即召群臣共觀之，但其文篆書不可識，乃令人齋之問孔子。使者忽然譎誑曰：『吳王閑居殿堂，忽有赤烏銜書來落殿前。王不解其意，故令請問。』孔子愀然不答。良久乃言曰：『丘聞童謠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

國廬。」

〔一一〕 九玄：衆多仙人。 金闕：道書謂天上有黃金闕、白玉京，爲天帝所居。 葛洪《枕中書》：「吾復於千年之間，當招子登太上金闕，朝宴玉京也。」

〔一二〕 三素：靈寶三真人，統領靈寶各部。 玉清：道家三清境之一。道書謂四人天外有三清境：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聖境在清微天，上清真境在禹餘天，太清仙境在大赤天。三清神仙的系統：太清仙境有九仙，即上仙、高仙、大仙、玄仙、天仙、真仙、神仙、靈仙、至仙。上清真境有九真，玉清聖境有九聖，真、聖號亦以上、高、大、玄、天、真、神、靈、至爲次第。高似孫《緯略》卷二「三素雲」條引此句，以爲當釋作三素雲，似未確。

〔一三〕 終逍遙以長生：《楚辭》中多有此種句式，如《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又「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九歌·湘君》：「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九章·悲回風》：「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

雲上之仙風賦〔一〕

縹緲遙裔〔二〕，亘碧海而颺朝霞〔三〕，凌青煙而溥天際〔四〕，出龍門而激水〔五〕，度葱闢以飛雪〔六〕。於是漢區動御，月軌驚文〔七〕；浮虛入景，登空汎雲；一舉萬里，曾不泐

辰^{〔八〕}：此列子有待之風也^{〔九〕}。若乃緜括宇宙，苞絡天維^{〔一〇〕}；周流八極^{〔一一〕}，回環四時；氣值節而動律^{〔一二〕}，位涉異而離箕^{〔一三〕}；徒見去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爲之風也。

【校記】

本篇錄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汪紹楹校本《藝文類聚》卷七八，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及嚴輯本比勘。
〔環〕黃注序刻本作「還」。

【注釋】

〔一〕此文雖係殘篇，然按《藝文類聚》錄文原則，篇中精華應已略具。莊子認爲風是飛行的依憑，而真正的逍遙之道則可以脫離風而獨立存在。他在《逍遙游》篇中說：「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的理想是超越人爲，回歸自然，而陶弘景則不僅要超越人爲，還要超越自然。他從莊子的概念出發，構造出一種「太虛無爲之風」，超越了有待的列子之風，也超越了莊子的無待之遊。

〔二〕遙裔：遠貌。《文選》卷三〇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張銑注：「遙裔，遠也。」

〔三〕亘：橫貫。《文選》卷二張衡《西京賦》：「亘雄虹之長梁。」颺：飄揚。《說文·風部》：

「颺，風所飛揚也。」

〔四〕 溥：通敷，分布。《禮記·祭義》：「溥之而橫乎四海。」鄭玄注：「溥，本亦作敷。」孔穎達疏：「溥，布也。」

〔五〕 龍門：山名，在今陝西韓城和山西河津之間。兩岸山峰夾黃河聳立，形如門闕，故名。《書·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六〕 蔥闐：蔥嶺，黃河源頭之一。《水經·河水注》：「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蔥，故曰蔥嶺。河源潛發其嶺。」

〔七〕 月軌：月之軌道。《文選》卷四六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日躔胃維，月軌青陸。」李善注引《漢書·天文志》：「月順入軌道。」顏文「軌」爲動詞，此處用爲名詞。

〔八〕 浹辰：古代用干支紀日，稱自子至亥一周十二日爲浹辰。《左傳》成公九年：「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袁紹《上書自訟》：「曾不浹辰。」

〔九〕 有待之風：有所憑藉之風。據上引《莊子·逍遙遊》，列子乘風輕舉，雖免於步行，然而非風不進，所以仍是有所憑藉，即「有待」。

〔一〇〕 苞絡：包裹。《莊子·天運》：「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天維：天之綱維。陶弘景《尋山志》：「竚天維而標思。」

〔一一〕 八極：八方邊遠之地。《淮南子·墜形》：「天地之間，九州八極。」高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漢書·王褒傳》載《聖主得賢臣頌》：「周流八極，萬里壹息。」

〔一二〕 節：節氣。律：時令。

〔二三〕 巽：東南方。《易·說卦》：「巽，東南也。」箕：星名，二十八宿之一。《詩·小雅·巷伯》：「哆兮哆兮，成是南箕。」毛傳：「南箕，箕星也。」



詩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一〕}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二〕}。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校記】

本篇錄自《太平廣記》卷二〇二引《談藪》，以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一〇、周密《齊東野語》卷七及趙與峴《娛書堂詩話》所載比勘。〔可〕《娛書堂詩話》作「能」。〔寄〕《齊東野語》作「贈」。

【注釋】

〔一〕 此詩當爲答齊明帝蕭鸞問，作於齊明帝在位期間（公元四九四——四九八年），時弘景三十九歲到四十三歲，隱居於茅山。詳見附錄《考辨第七》。

〔二〕 白雲：《詩·小雅·白華》：「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寄宜都王^{〔一〕}

願爲雙白羽^{〔二〕}，長拂輦前塵^{〔三〕}。



【注釋】

- 「一」 此佚句錄自宋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上下文云：「神棲寂泊，精驚玄極，雖蕭蕭獨往，眇眇真貴，而親舊書驛，遠近參同，蓋未能抑絕。常題桐葉作詩寄宜都王，其末云『願爲雙白羽，長拂輦前塵。』未幾，夜夢宜都，云已亡，復二年當受生。先生曰：『何往？』王曰：『未知也。』因問鬼神中事云云，乃相執悲別，先生更留，云『指痛不得久停』。明日俾出都參訪，已遇害矣。」陶弘景於宋末即被起爲蕭道成諸子侍讀，至齊初，又任宜都王蕭鏗侍讀，諸王之中，宜都王與陶弘景最爲親密，史書述二人交往事迹最詳，如《南史》卷四三《宜都王傳》：「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身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祕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 「二」 白羽：白羽扇。《藝文類聚》卷六九陸機《羽扇賦》：「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
- 「三」 長拂句：羽扇可用來拂塵，如《世說新語·輕詆》：「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

題所居壁「二」

夷甫任散誕「二」，平叔坐談空「三」。不意昭陽殿「四」，化作單于宮。

【校記】

本篇錄自《梁書·侯景傳》，以《南史·陶弘景傳》、《隋書·五行志》、《太平廣記》卷一五所載及道藏本比勘。《梁書》原無題，今據道藏本標。

〔談〕《南史》作「論」。

〔不意〕《南史》作

「豈悟」，《太平廣記》作「不信」，道藏本作「不言」。

〔化〕《南史》作「遂」，《隋書·五行志》、道

藏本作「忽」。

【注釋】

〔一〕《南史·陶弘景傳》：「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製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

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隋書·五行志》所記略同。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稱：「本事之無稽自不待言，惟近代史學家間亦引用，以爲諷諫梁武帝。弘景隱居茅山，究心飛舉，較之王衍諸人清談誤國又復如何？且梁武天監間國勢鼎盛，與西晉末大異，時清談之風亦已稍衰，比擬亦大不倫。而況梁武與弘景書問不絕，以『山中宰相』之聰明，豈得以西晉覆亡之訓以批逆鱗？要之，此詩實傳統詠史之題，所言爲劉曜入洛陽、長安事，如此而已。」

〔二〕夷甫：王衍（公元二五六——三一一年），字夷甫，晉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人。才瞻貌美，明悟若神，然雖累居宰輔之位，不以經國爲念，唯思自全，無忠奮之操。雅好《老》、《莊》，終日清談，開浮誕之風。後石勒踐中朝，兵敗被殺。《晉書》卷四三有傳。

〔三〕 平叔：何晏（公元一九〇——二四九年），字平叔，三國魏宛（今河南南陽）人。少爲曹操收養，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與夏侯玄、王弼等倡導玄學，競尚清談，著有《論語集解》。《三國志》卷九有傳。

〔四〕 昭陽殿：漢宮殿名。《文選》卷一班固《西都賦》：「昭陽特盛，隆乎孝成。」

寒夜怨〔二〕

夜雲生，夜鴻驚〔三〕，悽切嘹唳傷夜情〔三〕。空山霜滿高煙平，鉛華沉照帳孤明〔四〕。寒月微〔五〕，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校記】

本篇錄自《樂府詩集》卷七六，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比勘。文集各本標題俱作「寒夜愁」。
〔寒月〕原作「寒日」。文集各本並作「寒月」，是，據改。
〔情人〕文集各本俱作「人情」。

【注釋】

〔一〕 《樂府詩集》卷七六引《樂府解題》：「晉陸機《獨寒吟》云：『雪夜遠思君，寒窗獨不寐。』但叙相思之意爾。陶弘景有《寒夜怨》，梁簡文帝有《獨處愁》，亦皆類此。」

〔二〕 鴻：大雁。《詩·小雅·鴻雁》：「鴻雁于飛。」毛傳：「大曰鴻，小曰雁。」

〔三〕 嘹唳：雙聲，即流麗。《太平御覽》卷二五謝惠連《懷秋詩》：「蕭瑟含風蟬，嘹唳度雲雁。」《丹

鉛總錄》卷一九「《上林賦》連綿字」條：「陶弘景詩『淒切嘹唳傷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則『瀏莅』與『嘹唳』及『流麗』一也。」

〔四〕鉛華：用來裝飾的鉛粉。《文選》卷一九曹植《洛神賦》：「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李善注：「鉛華，粉也。《博物志》曰：『燒鉛成胡粉。』張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爲鉛華兮，患離塵而無光。』」

〔五〕微：衰虧，不明。《文選》卷五六張華《女史箴》：「日中則昃，月滿則微。」李善注：「《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

胡笳曲〔二〕

負宸飛天歷〔三〕，與奪徒紛紜〔三〕。百年四五代，終是甲辰君。

【校記】

本篇錄自《文苑英華》卷二二一，以《樂府詩集》卷五九所載、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及道藏本比勘。

〔負宸飛天歷〕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自戾飛天曆」。黃注序刻本「歷」作「曆」。〔四〕《樂府詩集》作「三」。

【注釋】

〔一〕《胡笳曲》爲樂府曲名，源自蔡琰《胡笳十八拍》，《樂府詩集》卷五九引《蔡琰別傳》：「漢末大亂，

琰爲胡騎所獲，在右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笛之音，作詩言志，曰：「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明梅鼎祚《古樂苑》卷三一引此詩，題下注「此似讖詩」。鍾國發《陶弘景評傳》：「查梁武帝蕭衍在位二十三年即普通五年正逢甲辰，其時北朝爆發民衆大起義，社會跌向大亂深淵，而南朝『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的小治之局仍在延續，此詩可能作於此年，則或是表揚蕭衍，並鼓勵他順天應人，及時行動，以再造中華大一統帝國，實現太平盛世。如果是作於此年之後，則可能是對錯失良機無所作爲的蕭衍失望之餘，預感世間又不免要再受一番與奪紛紜之災，而寄希望於未來某一甲辰年的太平之君降世。」其說可參。

〔二〕 負宸：天子會見諸侯，背宸南向而立，故稱。《淮南子·汜論》：「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宸而朝諸侯。」宸，窗與門之間，因以指帝王宮殿上設在戶牖之間的屏風。《說文·戶部》：「戶牖之間謂之宸。」飛天：飛龍在天，比喻王者得天下，有龍興之象。《易·乾》：「九五，飛龍在天。」

〔三〕 與奪：給予與剝奪。《荀子·王制》：「貴賤、殺生、與奪，一也。」

華陽頌〔一〕

河篇徵往冊〔二〕，孔記昭昔名〔三〕。三宿麗天序〔四〕，兩金標地英〔五〕。

右樞域

【校記】

本篇錄自《道藏》太玄部《真誥》卷一三，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茅山志》卷二八《金薤編》所載比勘。

〔標〕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標」。

【注釋】

「一」 華陽：茅山華陽洞，爲道教十大洞天之一。篇題爲「頌」，實是五言組詩，元劉大彬《茅山志》、明馮惟訥《詩紀》均以詩體收入。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陶弘景《華陽頌》，凡六十句，分述『樞城（當爲域）』、『質象』、『形位』及『遊集』、『才英』等十五事，四句一事一韻。馮氏《詩紀》錄以爲十五章。嚴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亦加收錄，或以其名『頌』而視作昭明、劉勰所列文體之一歟？然此實五言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多據《詩紀》，獨遺此不收，似失準的。」

《真誥》卷一三所載此篇篇首尚有小引，稱：「隱居今所安經昭靈臺前，欲立小石碣子，刻書《華陽頌》十五篇，皆讀述此山洞内外事，庶以標誠靈府，永垂遠世，而未辦作石。今且載其文於此。」後有結語：「右此十五首下各兩字是其一篇中意，篇中文字皆有旨，後之人自以篇中事求之。」按，此篇當作於《真誥》編纂之前，小引及結語俱是後來所加，故輯錄本文時，不把二者作爲正文。又，弘景所說「十五首下各兩字」，即各篇小題，道藏本、黃注序刻本將其移置篇首，當非原本之舊。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載宋王質《陶華陽譜》：「《華陽頌》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及承唐世，將賓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爲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爲唐太宗貞觀元年。昇平之盛，降古所稀，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以國子博士召孫思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素極類隱居，它無種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異。自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若爾，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七歲，豈得『少容』之歎？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之譽？度思邈之生，適繼隱居之歿，其爲後身何疑。《挺契頌》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令終。又云『七夕乃扶胥』，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爲策立，侯景嘗爲懷朔鎮功曹吏，至是篡梁，稱漢，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中事求之』，則《機萌》一頌二十字，顧豈虛設，矧又彰明。《業運頌》又云『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神既濟矣，在于何所，華原孫氏，即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盡還來，及捨生趣生。」王質認爲孫思邈爲陶弘景後身，穿鑿附會，本無可取，然有益於理解《華陽頌》篇義，故遂錄於此。

清楊世沅《句容金石記》卷一錄《華陽頌》，末云：「歐陽叔弼《集古錄目》云：『《華陽頌》，梁貞白先生陶弘景撰，不著書人名氏，天寶九載紫陽宮主劉行矩等刻石。』沅按：此係玄宗詔重立也。《復齋碑錄》云：『《華陽石碣頌》，陶隱居文，普通三年刻於《舊館壇碑》之陰。』」

河篇：《河圖·要元篇》。《真誥》卷一一：「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災癘所不犯。《河圖》中《要

元篇《第四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福地也。」陶弘景注：「此《河圖》者，舜禹所受及《洛書》之屬，今猶有四十餘卷存。」

〔三〕孔記：《孔子福地紀》。《真誥》卷一一引《孔子福地紀》：「崗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

〔四〕三宿：日、月、星。《玉篇·宀部》：「宿，星也。」《列子·天瑞》：「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

〔五〕兩金：金庭與金陵。《真誥》卷一一：「越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陶弘景注：「此即桐柏帝晨所說，言吳越之境唯此兩金最爲福地者也。」

宅無乃生有，在有則還空〔二〕。靈構不待匠〔三〕，虛形自成功。右質象〔三〕

【校記】

〔乃生有〕黃注序刻本作「生乃有」。

〔在〕黃注序刻本作「生」。

【注釋】

〔一〕宅無二句：無爲本根，有生於無。《莊子·大宗師》：「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成玄英疏：「宅者，神之舍也。」《真誥》卷二三：「常執本無理云：『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無焉，無無亦有有焉。』」

〔二〕匠：工匠。《論衡·量知》：「能斫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埴，謂之土匠；能雕琢文書，

謂之史匠。」

〔三〕 質象：構成形神的元素。陶弘景《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

總神列三府〔二〕，分途交五便〔三〕。陰暉迎夜晝〔三〕，晨精望曉懸〔四〕。
右形位

【注釋】

〔一〕 三府：漢制稱三公爲三府，此指茅山教派的官府等級。陶弘景《許長史舊館壇碑》：「此山本號句曲，其下是第八洞宮，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分置三府。」

〔二〕 五便：五便門。《真誥》卷一一：「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

〔三〕 陰暉：道家指月之精華。

〔四〕 晨精：道家指日之精華。《真誥》卷一一：「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玄空之中。」

南峰秀玄鼎〔二〕，北嶺橫秦壁〔二〕。表裏玉沙津〔三〕，周回隱輪迹。
右標貫

【校記】

〔壁〕原誤作「壁」，據《茅山志》改。

【注釋】

〔一〕玄鼎：玄帝時銅鼎。《真誥》卷一一：「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陶弘景注：「尋古來帝王並重鼎器者，以其兩鉉法日月，三足法三才，能烹飪，熟成萬物，兼自能輕重神變隱顯故也。」

〔二〕秦壁：秦始皇所埋白壁。《真誥》卷一一：「良常北垂洞宮口直山領，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壁兩雙。入地七尺，上有小盤石。在嶺上以覆埒處。」

〔三〕玉沙津：《真誥》卷一三：「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腹中三蟲，與隱泉水同味，云是玉砂之流津也。用以浣衣，不用灰，以此爲異矣。」

左帶柳汧水〔二〕，右浚陽谷川〔三〕。土懷北邙色，井冽鳳門泉〔三〕。右區別

【注釋】

〔一〕柳汧：柳汧水，又名田公泉。《真誥》卷一三：「其山北有柳汧水，或名曰田公泉，以其人曾居此山取此水故也。」《茅山志》卷八《稽古》：「蓋古有田叔者，居雷平山，後得道，名泉以此。」

〔二〕浚：疏浚。《漢書·溝洫志》：「隨山浚川。」顏師古注：「順山之高下而深其流。」陽谷：水名。《真誥》卷一一：「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陶弘景注：「陽谷汧者，今無復其名，而長隱山岡後有小汧，西流南折，亦會述墟首。又父老云：『陽谷汧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後，數川注合

爲一汧，出山直西行北轉，亦會大汧。』論兩汧相交之內，即是此地。」又《茅山志》卷六《括神區》：「金陵之左右有汧谷溪源，陵之左有山，右有源汧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

〔三〕土懷二句：土色似北邙山土色黃黑而肥腴；井水似鳳門泉水清涼宜人。《真誥》卷一一：「金陵之士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澗、洞泉遠沽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溉也。」陶弘景注：「北邙山在洛陽北數里，北谷關即孟津關也，土色黃黑而肥腴。鳳門即長安北門也。」

郭干峙流岸〔一〕，姜巴亘遠踪〔二〕。鶴廟或時響〔三〕，別宅乃恒恭〔四〕。

右迹號

【校記】

〔干〕原誤作「千」，據道藏本改。

〔峙〕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峙」。

〔流〕各本俱作「留」。

〔鶴廟〕原作「廟貌」，據衆本改。

〔時〕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聞」。

【注釋】

〔一〕郭干：郭干塘。《真誥》卷一三：「今舍前有塘，乃郭四朝所造也。」《茅山志》卷七《括神區》：「郭干塘在長隱山東數里，村名郭干，迺郭四朝真人外解，有一塘水常滿。鄉人涸之，輒有雷電，至今請雨有驗。」

〔二〕姜巴：姜巴路。《句容縣志》卷五：「姜巴路在小茅山後，通延陵。秦時有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往句曲山下，秦孝王時封侯，故以姜巴名其路。」亘：綿延。《文選》卷四左思《蜀

都賦》：「經途所亘，五千餘里。」

〔三〕 鶴廟：白鵠廟。《真誥》卷一一：「漢明帝永平三年，詔敕郡縣，修守丹陽句曲真人之廟。」陶弘景注：「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鵠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互見，兼祈禱靈驗，因共立廟於山東，號曰白鵠廟。」李商隱《聖女祠》：「寡鵠迷蒼壑，羈凰怨翠梧。」馮浩箋注：「鵠，《英華》作鶴。鶴、鵠古通。」

〔四〕 別宅：東卿司命君所住之宅。《真誥》卷一一：「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往時別宅處也。」

吳居非知地，越冢詎隱遷〔一〕。樹蓋徒低蔭，石竈未嘗煙〔二〕。

右類附

【校記】

〔冢〕原誤作「家」，據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茅山志》改。

【注釋】

〔一〕 吳居二句：吳太伯舊居和越翳王墓冢的確切地點已不爲世人所知。《茅山志》卷八《稽古》：「越翳王塚在大橫山下。定錄君噉言：『鬱岡山正東面有古時越翳王塚。』」又「今尋視未見指的墳塚，而如有兆域處者。又按至德遜王吳太伯，初逃句曲山中。足知茲山爲聖賢棲托，自古然矣。」詎，曾。《文選》卷二三潘岳《悼亡詩》：「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

〔二〕 石竈：《真誥》卷一一：「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有累石如竈形，竈間或有寄生樹，樹如

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

果林鬱餘柰^{〔一〕}，蔬圃蔓遺辛^{〔二〕}。熒芝可燭夜^{〔三〕}，田泉常澣塵^{〔四〕}。

右物軌

【校記】

〔常〕黃注序刻本、《茅山志》作「嘗」。

【注釋】

〔一〕 柰：果名，見《說文·木部》。《真誥》卷一三：「後有郭四朝，又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以除災厲。」

〔二〕 辛：辛辣，借指含辛辣味的菜蔬。《文選》卷五三嵇康《養生論》：「薰辛害目。」

〔三〕 熒芝：熒火芝。《真誥》卷一三：「良常山有熒火芝。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大如豆形，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七枚，壽萬年。」

〔四〕 田泉：田公泉水。澣：即浣，洗滌。《詩·周南·葛覃》：「薄汙我私，薄澣我衣。」鄭玄箋：「澣謂濯之耳。」

降轡龜山客^{〔一〕}，解駕青華童^{〔二〕}。寢宴含真館^{〔三〕}，高會蕭閑宮^{〔四〕}。

右遊集

【注釋】

〔一〕 降轡：放下繮繩，指駐馬。《真誥》卷四：「解轡佳人寢，同烝自相招。」龜山客：道教傳說

中神仙。《真誥》卷四：「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東山，至時詎可不一力乎！」下文又稱「龜山真人」，所指當同。

【二】解駕：停車。《真誥》卷三：「寫我金庭館，解駕三秀畿。」青華童：蓋指青童君。《真誥》卷

一一：「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鸞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天之神，曾來於此山上矣。」

【三】含真館：即含真宮，華陽洞天三宮之一。《茅山志》卷一三《仙曹署》：「華陽洞天三宮五府：

曰易遷宮、含真宮、蕭閑宮；曰太元府、定錄府、保命府、童初府、靈虛府。」《真誥》卷一二：「含真臺是女人已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中，近有二百人。此二宮盡女子之宮也。又有童初、蕭閑堂二宮，以處男子之學也。」

【四】高會：盛大宴會。《真誥》卷四《紫微夫人歌》：「高會太林墟，寢宴玄華宮。」蕭閑宮：華陽洞天三宮之一。見上注。

清歌翔羽集^{【二】}，長嘯歸雲翻^{【三】}。子絃有逸調^{【三】}，空談無與言^{【四】}。 右才英

【校記】

〔言〕原誤作「論」，據衆本改。

【注釋】

【一】清歌句：相傳禮和善歌，能令飛鳥雲集。《真誥》卷一三：「禮和善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焉。」翔羽，飛鳥。

〔二〕 長嘯句：相傳趙威伯善嘯，能令行雲翻滾。《真誥》卷一三：「受范丘林口訣云：『善嘯，嘯如百鳥雜鳴，或如風激衆林，或如伐鼓之音。』時在天市壇上，奮然北向，長嘯呼風，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或冥霧飄合，或零雨其蒙矣。」歸雲，行雲。

〔三〕 子絃句：據說孫登善鼓琴，獨絃亦能彈成八音。《真誥》卷一三：「太寶亦有才藝，善鼓琴。昔教糜長生、孫廣田。廣田即孫登也，獨絃能彈而成八音，真奇事也。」《初學記》卷一六引臧榮緒《晉書》：「嵇康見孫登彈一絃琴。」子絃，單絃。

〔四〕 空談句：據說張玄寶善談空無，無人能折。《真誥》卷一三：「自云昔曾詣蓬萊宋晨生。晨生者，蓬萊左公也。與其論無，粗得人意。過此以去，尚未能本有，安能本無邪？與餘人論空無，天下中皆無人焉。」

標舍雷平下〔二〕，立靜連石陰〔三〕。上道已沖念〔三〕，飛華當軫心〔四〕。 右學稟

【注釋】

〔一〕 標：建立。雷平：雷平山。《真誥》卷一三：「許長史今所營屋宅，對東面有小山，名雷平山。周時有雷氏養龍，來在此山。」

〔二〕 靜：即壇靜，道家修煉處所。連石：指積金山。《真誥》卷一一：「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爲積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爲屋室靜舍乃佳。」陰：山北水南爲陰。

〔三〕 冲：動搖。《說文·水部》：「冲，涌繇也。」

〔四〕 軫心：痛心。《楚辭·九章·惜誦》：「心鬱結而紆軫。」

方嶠遊瓊刃〔二〕，華陽棲隱居〔三〕。重離儻或似〔三〕，七元乃扶胥〔四〕。

右挺契

【注釋】

〔一〕 方嶠：方嶠山，在小茅山後。瓊刃：指許玉斧。《真誥》卷二：「瓊刃應數，精心高樓。」陶

弘景注：「此『瓊刃』字，即是掾小名玉斧也。」

〔二〕 華陽：華陽宮。《茅山志》卷一七《樓觀部》：「華陽宮在積金山西，隱居上館。」棲：

遊息。《爾雅·釋詁下》：「棲，息也。」《國語·越語》：「越王勾踐棲于會稽之上。」

韋昭注：「山處曰棲。」隱居：陶弘景自稱。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於是

止于句容之句曲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壇洞宮，周回百五十里，名曰華陽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茅山。所以自稱華陽隱居，亦猶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凡隸人間書疏，皆以此號代名。」

〔三〕 重離：太陽。《易·離》：「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孔穎達疏：「明兩作離者，離

爲日，日爲明。」《離》卦爲離上離下相重，故稱太陽爲重離。

〔四〕 七元：日、月、五星。扶胥：扶助。

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二〕。迨及唐承世〔三〕，將賓來聖庭。右機萌

【校記】

〔及〕原作「乃」，據馮氏家藏本、道藏本改。

〔唐承〕原誤倒，據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乙正。

【注釋】

〔一〕 亥數：《真誥》卷一三：「昔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伏龍地植李，彌滿其地。展先生今爲九宮內右司保。其常向人說：『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憶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陶弘景注：「云三千年，即是堯至今已不啻二千八百年。外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數，不將已過乎？《汲冢紀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彌復大懸也。」

〔二〕 唐承世：《真誥》卷八：「謝家一門，唐承之世，繁林蔚然，甚可欣也。」又：「唐承即《列紀》所云四十六丁亥之期。」

濟神既有在〔二〕，去留從所宜。靈迹何顯晦，冥途自相知。 右業運

【校記】

〔顯晦〕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用顯」。

〔業運〕各本「業運」篇均在「學稟」篇後。

【注釋】

〔一〕 濟神：涵養神明。嵇康《答難養生論》：「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

刊石玄窗上〔二〕，顯誠曲階門〔三〕。動靜顧矜錄〔三〕，不負保舉恩。 右誠期

【校記】

〔顯〕《茅山志》作「題」。

〔顧〕《茅山志》作「願」。

【注釋】

〔一〕玄窗：《真誥》卷一一：「天市之壇石，正當洞天之中央玄窗之上也。」

〔二〕曲階：《真誥》卷一一：「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令得往來上下也。」

〔三〕動靜：《真誥》卷一一：「都不齋而有書云齋戒也。」陶弘景注：「此亦有答，明辭奏不可輕妄，動靜必皆聞轍矣。」

告逝篇〔一〕

性靈昔既肇〔二〕，緣業久相因〔三〕。即化非冥滅〔四〕，在理澹悲欣。冠劍空衣影〔五〕，鑣轡迺仙身〔六〕。去此昭軒侶，結彼瀛臺賓〔七〕。儻能踵留轍〔八〕，爲子道玄津〔九〕。

【校記】

本篇錄自《茅山志》卷二八《金薤編》，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比勘。

〔迺〕馮氏家藏本

作「仍」。

〔能〕黃注序刻本作「若」。

〔道〕馮氏家藏本作「導」。

【注釋】

- 〔一〕《南史·陶弘景傳》：「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此詩當作於梁武帝大同二年（五三六），陶弘景於是年卒於茅山朱陽館，享年八十一歲。
- 〔二〕性靈：未染塵俗、崇尚大道的本性。陶弘景《答趙英才書》：「任性靈而直往。」肇：創始。《書·舜典》：「肇十有二州。」孔安國傳：「肇，始也。」
- 〔三〕緣業：佛教用語，修善業則得福，造惡業則罹禍。
- 〔四〕化：去世。陶淵明《自祭文》：「余今斯化，可以無恨。」
- 〔五〕冠劍句：冠戴、佩劍與衣衫俱在，而形體已然逝去，是尸解的一種表現形式。《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將歛，乃見空衣。」注：「變解之道，初宛然見尸存，存未幾，但冠劍及空衣存耳。」
- 〔六〕鑣轡：馬嚼子與馬繮繩，引申爲束縛羈絆。
- 〔七〕瀛臺賓：居住在瀛州等神山上的仙人。《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
- 〔八〕踵留轍：跟隨仙人的足迹。
- 〔九〕玄津：學道的門徑。

表

解官表^{〔一〕}

臣聞堯風冲天，潁陽振飲河之談^{〔二〕}；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三〕}。臣栖遊早日，簪帶久年^{〔四〕}。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恒思懸纓象闕^{〔五〕}，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六〕}，故鄉就望，眷言興念^{〔七〕}，臨波瀉淚。臣舟棹已邁^{〔八〕}，無容躬詣，不任仰戀之誠。謹遣奉表以聞。

【校記】

本篇錄自馮氏家藏《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以黃注序刻本、道藏本、嚴輯本比勘。

〔栖遊〕黃注序

刻本作「栖遲」。

〔東關〕道藏本作「東關」。

〔容〕黃注序刻本作「緣」。

〔仰〕黃注序刻本作

「攀」。

〔遣〕黃注序刻本無。

【注釋】

〔一〕《南史·陶弘景傳》：「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

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曰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據此，該文作於齊永明十年（四九二），時弘景三十七歲。《景定建康志》卷二〇：「古神虎門一曰神武門，第二重宮牆西面門，對第三重宮牆千秋門。……齊陶弘景爲高帝諸王侍讀、奉朝請，既而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

〔二〕 飲河之談：許由居於潁水之陽，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却之云：「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事見《莊子·逍遙游》。

〔三〕 餐芝之氣：秦末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爲躲避秦亂，隱居商山，四人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時稱「商山四皓」。漢高祖劉邦曾召之，不應。事見《史記·留侯世家》及《漢書·張良傳》。

〔四〕 簪帶：冠簪和紳帶，古代官吏的服飾。《藝文類聚》卷二七謝靈運《歸途賦》：「褫簪帶於窮城，反巾褐於空谷。」

〔五〕 懸纓：猶言「挂冠」。纓，繫冠之帶。象闕：古代天子、諸侯宮門外懸示教令的一對高建築，亦稱象魏或觀。《左傳》哀公三年：「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杜預注：「象魏，門闕。」

〔六〕 東關：三國吳所築關隘，六朝邊防之要衝。

「七」 眷言：回顧貌。《詩·小雅·大東》：「睠言顧之，潸然出涕。」

「八」 遘：疾。《詩·邶風·泉水》：「遘臻于衛。」毛傳：「遘，疾也。」

〔附〕 詔 答

卿遣累却粒，尚想清虛，山中閑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四，燭二十挺。又別勅：朕月給上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

【校記】

錄自馮氏家藏《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以黃注序刻本、道藏本比勘。黃注序刻本題作「梁武帝詔答」，按陶弘景於永明十年拜表解職，時在位者爲齊武帝，作梁武帝顯誤。〔蜜〕原誤作「密」，據黃注序刻本、道藏本改。〔升〕黃注序刻本、道藏本作「斗」。

文

授陸敬遊十賚文^{〔一〕}

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戴坦^{〔二〕}秉策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遊建連石之邑^{〔三〕}，爲
栖靜處士，策文曰：

【校記】

本篇錄自馮氏家藏《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以黃注序刻本、道藏本、嚴輯本及《茅山志》卷二一《梁碑》所載比勘。
〔坦〕黃注序刻本作「垣」。

【注釋】

〔一〕 本文作于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四九九），時弘景四十四歲，隱居茅山，不接外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是歲，命弟子戴坦秉策執簡，授門人吳郡陸敬遊建連石之邑並《十賚》。」（原注：世謂之錫，仙謂之賚。九者陽極，君之位也。十者陰終，以之制焉。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故以「十賚」稱焉。）孫德謙以此文爲遊戲文字，其《六朝麗指》稱：「司馬遷作《史記》，創立《滑稽列傳》，而《文心雕龍》以《諸隱》爲專篇，知文體之中，故有用遊戲者矣。昌黎《毛穎傳》，



學者多稱之，其後承流而作者，不可殫述。吾觀六朝時，如陶通明《授陸敬遊十賚文》、袁陽源《鶚九錫文》並《勸進》、韋琳《鮒表》、沈休文《修竹彈甘蕉文》、吳叔庠《檄江神責周穆王璧》、孔德璋《北山移文》，此皆遊戲文字，昭明入選，不加區別，德璋一篇，乃與正文相廁，亦其失乎！「楊世沅《句容金石記》卷一著錄梁道士張繹集《三茅真君九錫碑文》，文體與此篇類似。據此，則此類文字，雖爲仿「册命」之體，然在道家，極可能以之爲莊重之事，未必定是遊戲之文。錢鍾書《管錐編·全梁文卷四六》：「陶弘景《授陸敬遊十賚文》，按全仿《九錫文》之體；……方外高士，忘情人爵，何故喬坐朝作此官樣文章？巢由外臣云乎哉！山中自有小朝廷，於無君處稱尊耳。」洵爲的論。

〔二〕 戴坦：陶弘景弟子，生平未詳。

〔三〕 陸敬遊：陸逸冲，字敬遊，海鹽陽濱人。陶弘景弟子。《三洞珠囊》卷一「教導品」引《道學傳》第十五卷，稱其「少篤道法，接物則貴賤均意。善於撫衆，爲遠近所依也」。《雲笈七籤》卷五唐李渤《梁茅山貞白先生傳》：「弟子數十人，唯王遠知、陸逸冲稱上足焉。」《許長史舊館壇碑陰記》載上清弟子，第一人即「華陽前館主、吳郡海鹽陸逸冲」。連石之邑：即下文所云「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

咨！爾敬遊〔二〕：昔我紆紱帝闈〔三〕，侍笏梁席〔三〕，雖迹混教塗，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四〕，無忘曉夜濠潁之志〔五〕。歲月已深，至德有鄰〔六〕，雲風相會，爾之來矣，爰移兩春。

於是褫帶青墀，挂冠朱闕；攜手東驅，創居茲嶺。脉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斫幹，越壟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魂空憊^{〔七〕}，寧顧飢寒之弊。棟宇既立，載離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八〕}，方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爲華陽上賓，爾其蒞之^{〔九〕}。其一

【校記】

〔雲風〕黃注序刻本作「風雲」。

〔矣〕黃注序刻本作「也」。

〔離〕黃注序刻本作「罹」。

〔其〕道藏本作「右」，下並同。

【注釋】

〔一〕 咨：表示贊賞的歎詞。《玉篇·口部》：「咨，嗟也。」《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二〕 紆：繫結，垂挂。 紱：繫官印的絲帶，有時也代指官印。《後漢書·臧宮傳論》：「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群，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李賢注引《白虎通》：「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又引董巴《輿服志》：「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遞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

〔三〕 笏：臣朝見君時手執長板，用玉、象牙或竹木製成。

〔四〕芝田：仙人種芝之地。曹植《洛神賦》：「稅駕乎衡皋，秣駟乎芝田。」

〔五〕濠：水名，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見鱖魚出遊從容，因辯論魚知樂否，見《莊子·秋水》。穎：疑當作「穎」。穎，水名，相傳爲古代高士巢父、許由隱居之地。

〔六〕至德：盛德，最高的道德。《論語·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七〕慊：不滿足。《孟子·公孫丑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八〕積金山：參見《華陽頌》「連石」注。

〔九〕蒞：同「莅」，臨視。《漢書·刑法志》：「臨之以敬，蒞之以彊。」顏師古注：「蒞謂監視也。」

爾以專慤爲性^{〔一〕}，恬淡爲情^{〔二〕}；質直居本，沉重樹志；不邀世才，高謝接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賚爾爲栖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斯美。其二

【校記】

〔專〕黃注序刻本作「誠」。

〔接〕黃注序刻本作「時」。

【注釋】

〔一〕專慤：專誠篤實。《列女傳》卷四：「宋女專慤，持心不傾。」

〔二〕恬淡：清靜淡泊。《老子》：「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莊子·刻意》：「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爾基架館境^{〔二〕}，營獲援域^{〔三〕}；堂壇宏敞，樓路通嚴；官私行止，並有棲憩；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賚爾四雷飛軒^{〔三〕}，廂廊側屋，可以安身靜卧，顯祇遐福^{〔四〕}。其二

【校記】

〔獲〕黃注序刻本作「劃」。

〔私〕黃注序刻本作「司」。

【注釋】

〔一〕 基架：構架。

〔二〕 營獲：營造。援：籬笆。鮑照《在江陵歎年傷老》：「池瀆亂蘋萍，園援美花草。」

〔三〕 雷：承檐，屋檐下接水長槽。《禮記·檀弓上》：「池視重雷。」鄭玄注：「如堂之有承雷也。」

承雷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飛軒：居室之屋檐。《晉書》卷一三〇：「風閱飛軒，雲垂溫室。」

〔四〕 祇：通「振」，顯揚。《楚辭·離騷》：「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王念孫《讀書雜誌餘

編·楚辭》：「引之曰：祇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遐

福：廣遠之福。《詩·小雅·天保》：「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贍糧服^{〔二〕}；手足胼胝^{〔三〕}，未獲告休；櫛沐風雨^{〔三〕}，於焉猶切。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四〕}，厥名多益，可以傳代薪水^{〔五〕}，省息劬劇^{〔六〕}。其四

【校記】

〔櫛沐風雨〕黃注序刻本作「櫛風沐雨」。

【注釋】

〔一〕允：信。《書·堯典》：「允恭克讓。」孔安國傳：「允，信。」贍：供給。糧服：吃與穿。

〔二〕手足胼胝：手足生繭。《荀子·子道》：「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王先謙注：「胼，謂手足勞；胝，皮厚也。」揚雄《逐貧賦》：「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三〕櫛沐風雨：風梳髮，雨洗頭，形容奔波勞苦。《莊子·天下》：「沐甚雨，櫛急風。」

〔四〕蒼頭：古指私家奴隸。《漢書·鮑宣傳》：「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顏師古注引孟康曰：「漢名奴爲蒼頭，非純黑，以別于良人也。」

〔五〕薪水：采薪、汲水。《南史·陶潛傳》：「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六〕劬劇：疲勞。陶淵明《和劉柴桑》：「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劬。」

爾族惟舊緒，身尔邦聞，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爾銅鐵如意〔二〕，可以麾對賓僚，即名立事。其五

【校記】

〔余〕黃注序刻本作「乃」，道藏本作「忝」。

〔麾〕黃注序刻本作「揮」。

【注釋】

〔一〕如意：古之爪杖，用以搔抓，可如人意，因而得名。或用以指畫和防身。明高濂《遵生八牋》卷八：「如意，古人以鐵爲之，防不測也。時或用以指畫向往，後有雕竹爲之。」

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今故賚爾筇竹錫杖〔二〕，可以振動三界〔三〕，精祇憚饗〔三〕。其六

【注釋】

〔一〕筇竹錫杖：即用筇竹爲主要材料製成的錫杖。錫杖，僧人手持的禪杖，振動時錫錫作聲。

〔二〕三界：佛教指衆生輪回的欲界、色界和無色界，均是終生沉溺於生死輪回的生存苦海。

〔三〕精祇：精靈。《宋書·謝莊傳》載《舞馬賦》：「億兆悅，精祇歡。」憚：敬畏。

爾期誠玄契〔二〕，遐想靈風〔三〕，致懷所指，因心則通。今故賚爾香爐二枚，薰陸副之〔三〕，可以騰煙紫閣，招感上司〔四〕。其七

【校記】

〔致〕黃注序刻本作「至」。

〔指〕黃注序刻本作「詣」。

〔二〕黃注序刻本作「一」。

〔招〕黃

注序刻本作「昭」。

【注釋】

- 〔一〕 玄契：修道之契機。《藝文類聚》卷三六戴逵《閑遊贊》：「奇趣難均，玄契罕遇。」
- 〔二〕 靈風：神靈之風範。《廣弘明集》卷一五支遁《釋迦文佛像讚序》：「靈風播越，環周六合。」
- 〔三〕 薰陸：香料名，即乳香。陶弘景《周子良傳》：「時用香爐燒一片薰陸，如狸豆大，煙猶未息。」
- 〔四〕 上司：天神。

爾澡形潔藏^{〔二〕}，肴糧既去，宣道松朮^{〔三〕}，實資芳醕^{〔三〕}。今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其八

【校記】

〔道〕黃注序刻本作「導」。

【注釋】

- 〔一〕 澡形：猶澡身，使身體清潔。 潔藏：使內臟清潔。
- 〔二〕 宣道：協調導引。 松：松實。 朮：草名，根部可以入藥。道家認為食松朮可以長生。
- 《南史·宗測傳》：「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
- 〔三〕 芳醕：美酒。《文選》卷三〇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阮瑀》：「傾醕係芳醕，酌言豈終始。」

爾敬事經誥，遵尚模楷，翰墨之用，於是乎在。今故賚爾大硯一面，紙筆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真受言。其九

爾真心內固，清行外彰，蕩滌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賚爾鍤石澡灌^{〔二〕}，手巾自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

【校記】

〔蕩滌〕黃注序刻本作「滌蕩」。

〔灌〕原誤作「濯」，據黃注序刻本改。

〔自〕黃注序刻本作

「爲」。

【注釋】

〔一〕 鍤石：黃銅。《太平御覽》卷八一三引鍾會《薨葬論》：「夫莠生似禾，鍤石像金。」澡灌：盥洗之具。《太平御覽》卷七一二引《齊書》：「劉俊少與齊武款好，帝常至俊宅，晝卧覺，俊自奉金澡灌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

今賚爾十事，事準前史^{〔二〕}，可對揚嘉策^{〔三〕}，循言求理，無或驕惰，以騫斯旨^{〔四〕}。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注釋】

〔一〕 前史：前代史籍。《文選》卷五三嵇康《養生論》：「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

較而論之，其有必矣。」

〔二〕 對揚：受君賜而答謝並頌揚。《詩·大雅·江漢》：「虎拜稽首，對揚王休。」鄭玄箋：「對，答；休，美。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

〔三〕 騫：虧損。《詩·小雅·無羊》：「矜矜兢兢，不騫不崩。」毛傳：「騫，虧也。」

啓

與梁武帝論書啓^{〔二〕}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用喜贊，夫以含心之菱^{〔三〕}，實俟夾鍾吐氣^{〔三〕}。今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四〕}，進藝方興，所恨微臣沉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五〕}，並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讎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己啓。

【校記】

本篇錄自《津逮秘書》影印明末毛氏汲古閣本《法書要錄》卷二。以下往答論書共九篇並同。通校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並以汲古閣本及明刻本《法書要錄》參校。「通校」是從頭到尾校讀，異文必錄；「參校」指的是在個別地方以其作爲參考。汲古閣本直接承自道藏本，已用道藏本通校，所以不必再用汲古閣本，然而汲古閣本有少量校語，大可作爲參考之資，所以以之爲參校。若通校本均作某字，



則標爲「文集各本並作某某」；若參校本亦同，則校作「各本並作某某」。

〔用〕原作「周」，今據明刻本

《法書要錄》改。

〔含〕明刻本《法書要錄》作「合」。

〔俟〕黃注序刻本作「伺」。

〔申鍾王論〕明

刻本《法書要錄》、馮氏家藏本作「申鍾一論」，道藏本作「申鍾王一論」。

〔微〕文集各本無。

〔勁〕

黃注序刻本作「道」。

〔饒〕文集各本並作「酬」。

〔自己〕黃注序刻本作「以不」，馮氏家藏本、道藏

本作「不以」。

【注釋】

〔一〕 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五首，武帝答書四首，是研究書法史的重要材料。二人書信往來，史傳言之甚詳。《梁書》本傳：「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南史·陶弘景傳》：「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又「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由此可見，二人書信頻繁，且多是討論政治及煉丹養生之事。然而流存於今的，幾乎全爲談論書法，即此九篇，賴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得以流傳。王家葵《陶弘景叢考》第四章第一節《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研究》，細繹書啓內容，發現頗多抵牾之處，認爲這九篇書簡的次序有錯亂，並根據其內容上的聯繫，進行了重新綴合。筆者贊成王先生的意見，認爲他重新綴合後的書簡次序是經得起反復推敲的；然而本書並未承襲，仍保持原來的次第不變，一則示不掠美，一則《陶弘景叢考》並不難覓，讀者自可參見。

〔二〕 荻：草根。《說文·艸部》：「荻，草根也。」

〔三〕夾鍾：十二律陰陽各六，陰律爲呂，其五曰夾鍾，位於卯，與二月相應。《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夾鍾。」鄭玄注：「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

〔四〕鍾王：鍾繇、王羲之。鍾、王並稱，爲魏晉書法之傑出代表。鍾繇（公元一五一——二三〇年），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三國志》卷一三有傳。《法書要錄》卷一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于劉德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又南齊王僧虔《論書》：「鍾公之書，謂之盡妙。」王羲之（公元三〇三——三六一年），字逸少，祖籍琅琊臨沂，西晉末移居江南，晚年定居會稽。《晉書》卷七〇本傳稱其「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五〕神筆：特指皇帝之手書。《宋書·謝莊傳》：「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二〕，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三〕，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三〕，依倣以寫經傳，

永存置題中精要而已。

【校記】

〔復〕黃注序刻本作「伏」。

〔標〕文集各本並作「標」。

〔敢〕文集各本並作「能」。

〔素〕黃

注序刻本無，道藏本作「索」。

〔辨〕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辯」。

〔置〕文集各本並作「冥」。

【注釋】

〔一〕標帖：帛書封面之標題。《說文·巾部》：「帖，帛書署也。」段玉裁注：「《木部》曰：『檢，書署也。』木爲之謂之檢，帛爲之則謂之帖，皆謂標題。」

〔二〕摹：又稱搨、摹填，複製法書時，以薄紙覆於古帖之上，隨其紋路而搨之，先勾出字的輪廓，再用墨填滿。

〔三〕細：書法的一種風格。《法書要錄》卷二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下文有梁武帝「字細畫短，多是鍾法」語。《樂毅論》：魏夏侯玄作，王羲之小楷法帖，創作於永和四年（三四八），論述燕國名將樂毅征戰之事。

〔附〕 梁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

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大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至鑒，其外便無可付也。

【校記】

〔上〕文集各本並無。

〔鑒〕明刻本《法書要錄》作「止」，汲古閣校同。

〔其〕黃注序刻本作

「此」。

又啓

《樂毅論》^{〔二〕}，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詠》、《吟》、《贊》^{〔三〕}，過爲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玩。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三〕}，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

【校記】

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標題作「與梁武帝啓」，道藏本「與」作「上」。

〔詠〕黃注序刻本、道藏本

無。

〔吟〕黃注序刻本無。

〔喻心〕文集各本作「以喻」。

〔此書〕文集各本作「如此書」。

〔偶〕文集各本作「遇」。

【注釋】

〔一〕《樂毅論》：此指王羲之小楷法帖，原文爲魏夏侯玄所撰。樂毅，戰國時燕國名將。

〔二〕《箴》：《太史箴》。《詠》：未詳。《吟》：《大雅吟》。《贊》：《東方朔像贊》。右軍遺墨，僞迹甚多，陶弘景認爲《箴》、《詠》、《吟》、《贊》等爲魚目混珠之作。

〔三〕飛白：書體之一種。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飛白本是宮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明張紳《法書通釋》卷下：「飛白，真行，字雖真書，而筆意行動。」

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一〕。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二〕。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完卷，下情益深悚息〔三〕。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四〕。

【校記】

〔急就篇二卷〕「篇」黃注序刻本作「章」。

〔卷〕黃注序刻本作「篇」。

時」。

〔久已〕文集各本作「已久」。

〔議〕黃注序刻本作「識」，馮氏家藏本作「擬」。

〔兩〕黃注

序刻本作「二」。

〔完〕各本並作「先」。

〔深〕文集各本並作「用」。

〔第〕文集各本並無。

〔賜〕明刻本《法書要錄》作「素」，汲古閣本校同。

〔卷〕〔遂〕文集各本並無。

【注釋】

〔一〕馬澄：生卒年未詳，剡縣人，嘗爲齊南郡王蕭昭業侍書，《南史》卷一一《鬱林王何妃傳》有所記載。劉濤《書法談叢》「陶弘景與馬澄」節：「《逸少正書目錄》，可能是馬澄批閱王羲之書迹時專就正書所作的目錄。」

〔二〕《急就篇》：又名《急就章》，西漢史游撰，爲當時識字課本。高二適《新定急就章及考證》序稱：「粵維漢黃門令史游，創爲《急就章》草法，其後傳摹者有張芝、崔瑗，至於吳晉，則有皇象、鍾繇、衛夫人鑠、王羲之等諸家。」此處《急就篇》，當是王羲之所摹。

〔三〕悚息：惶恐。

〔四〕惋訝：錯愕。

天府如海〔二〕，非一瓶所汲。量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三〕，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缺望〔三〕？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四〕；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五〕。常言人生數紀之內〔六〕，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七〕，實可恥愧。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八〕。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九〕，國政方殷〔二〇〕，山心兼默，不敢復以閑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二一〕。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校記】

〔區區〕黃注序刻本無。

〔恥愧〕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作「愧恥」。

〔始〕黃注序刻本作

「使」。

〔然〕文集各本並無。

〔兼〕文集各本作「歉」。

〔閑虛〕各本並作「虛閑」。

【注釋】

〔一〕 天府：《莊子·齊物論》：「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成玄英疏：「夫巨海深弘，莫測涯際，百川注之而不滿，尾閭泄之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

〔二〕 野拙：陶弘景自謙之辭。《宋書·趙倫之傳》：「性野拙，人情世故，多所不解。」

〔三〕 缺望：希望、奢望。

〔四〕 主書令史：主文書之官職。《通典·職官三》：「主書，晉中書有主書之員，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史；齊於中書置主書令史；陳置主書而去令史之名；後魏又爲主書令史，置八人；北齊置主書十八人；隋復加令史，大唐又除之。」

〔五〕 典掌之人：掌管典籍的人。典，五帝之書也，見《說文·丌部》，後用爲經籍之通稱。

〔六〕 紀：十二年爲一紀。《書·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傳：「十二年曰紀。」

〔七〕 五欲：道教謂聲、色、香、味、愛憎。《雲笈七籤》卷一〇：「五欲者，謂耳欲聲，便迷塞不能止；目欲色，便淫亂發狂；鼻欲香，便散其精神；口欲味，便受罪入網羅；心欲愛憎，便偏邪失正

平。凡此五欲，爲惑亂覆蓋。」

「八」 每以爲二句：常以爲才能傑出的鬼魂，勝過冥頑不靈的神仙。《法言·君子》：「聖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于天下，耻一日之不生。」王家葵《陶弘景叢考》：「陶弘景所慕的乃是『耻一物之不知』的聖人（才鬼），而非『耻一日之不生』的仙人（頑仙）。」

「九」 無射：十二律之一，陽律第六曰無射，位於戌，與九月相應。

「一〇」 國政方殷：指政事繁冗。

「一一」 煩黷：煩雜污濁。《文選》卷四五石崇《思歸引序》：「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

「附」 梁武帝又答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風訓非嫌云云。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擘短則法擁腫，點擘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疏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捨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棱棱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繇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

繇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校記】

黃注序刻本標題作「梁武帝答隱居論書」，馮氏家藏本作「再答梁武帝後啓」，道藏本作「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

〔非〕原誤作「則」，今據文集各本改。

〔邪〕馮氏家藏本作「斜」。

〔點擊〕「擊」原誤

作「掣」，下句同，均據馮氏家藏本、道藏本改。

〔勢〕各本並無。

〔字〕各本並無。

〔意〕馮氏家

藏本、道藏本作「之」。

〔廉〕黃注序刻本、道藏本作「連」。

〔繇〕黃注序刻本、道藏本作「貫」。

〔六文〕「文」黃注序刻本作「義」。

又啓

二卷中有雜迹「二」，謹疏注如別，恐未允愚衷，並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

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爲恨^{〔二〕}。伏按卷上第數甚爲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繇自後多致散失^{〔三〕}。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

【校記】

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標題作「又與梁武帝論書啓」，道藏本「與」作「上」。

〔二〕明刻本《法書要

錄》、道藏本作「一一」，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作「第一」。

〔愚〕明刻本《法書要錄》、馮氏家藏本無。

〔情〕明刻本《法書要錄》、黃注序刻本、道藏本作「精」。

〔得〕明刻本《法書要錄》、道藏本作「有」。

〔存不〕「不」明刻本《法書要錄》、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否」。

【注釋】

〔一〕 雜迹：贗品。

〔二〕 單郭：即單廓，指搨摹時未填墨的空心字。

〔三〕 繇：通「由」。《說文·系部》：「繇，隨從也。」《史記·孝文本紀》：「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

由德興。」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

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又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一紙，《治廉歷》一紙，凡二篇，並是謝安衛軍參軍任靖書^{〔二〕}。後又《治廉歷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右四條非右軍書。

【校記】

〔又不識〕又「原作」父子，據馮氏家藏本、道藏本改。

〔誰人迹〕「人」各本並無。

〔似摹迹〕

〔似〕黃注序刻本、道藏本並作「是」。

〔條〕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件」。

【注釋】

〔一〕謝安：字安石，陽夏人，東晉著名政治家，歷任侍中、太保、太傅，運籌帷幄，淝水之戰大敗苻堅。擅長行書、草書，《晉書》卷七九有傳。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陳郡謝安，晉太傅，善隸行。」任靖：善書，名見於《法書要錄》卷一宋王愷《文字志目》，史傳未載其行狀。任靖曾任謝安衛軍參軍一事，俟考。

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並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處難復委曲。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一〕}。《抱懷憂痛》一紙，是張澄書^{〔二〕}。《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璿書^{〔三〕}，被油。《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四〕}。《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

《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璿書。《治咳方》一紙，是謝安書。右一十條非右軍書。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璿、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

【校記】

〔二十四〕文集各本並作「第二十四」。

〔並非〕「並」黃注序刻本作「皆」。

〔處〕黃注序刻本作

「起」。

〔是許先生書〕此注原爲正文，今據馮氏家藏本、道藏本移入注文。

〔憂〕黃注序刻本作

「幽」。

〔許先生書〕「書」黃注序刻本無。

【注釋】

〔一〕許先生：疑指許靜民。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高陽許靜民，鎮軍參軍，善隸草，羲之高足。」

〔二〕張澄：字國明，吳郡人，曾任光祿大夫。王僧虔《論書》：「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三〕王璿：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與王獻之同輩，曾代其爲中書令，時稱王獻之爲大令，王璿爲小令，《晉書》卷六五有傳。王僧虔《論書》：「亡從祖中書令璿，筆力過於子敬。」

〔四〕子敬：王獻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少有盛名，風流爲一代之冠，工草隸，善丹青，《晉書》卷八〇有傳。

〔五〕張翼：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自書）表，表出，（羲之）

經日不覺，後曰：「幾欲亂真。」

〔附〕 梁武帝又答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未可知悉可不耳。《給事黃門》二紙爲任靖書。觀其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迹並摹者並付反，右三紙正書二十六日至。嗣公。

【校記】

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標題作「又梁武帝答隱居書」，道藏本標題無「又」字。〔所異所同〕

前「所」字馮氏家藏本、黃注序刻本、道藏本無；後「所」字，黃注序刻本無。〔未可〕馮氏家藏本、

道藏本作「可未」。〔不〕文集各本並作「否」。〔彼〕文集各本並無。〔解離〕文集各本作

「解離」。〔要〕文集各本無。〔波擊〕明刻本《法書要錄》無，馮氏家藏本無「波」字。原作「波

擊」，據黃注序刻本、道藏本改。〔楮〕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紙」。〔反〕原誤作「及」，今據

文集各本改。

又啓

啓。伏覽書用，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二〕}，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三〕}，不沉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三〕}。若非聖證品析^{〔四〕}，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實自隸絕^{〔五〕}，論旨所謂殆同璿機神寶，曠世以來莫繼^{〔六〕}。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七〕}，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屈^{〔八〕}。比世皆高尚子敬^{〔九〕}，子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黜，涅而無緇^{〔一〇〕}，不過數紙。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一一〕}，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一二〕}，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詡以學業往來^{〔一三〕}，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以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甚均調，熟看乃尚可，恐竟意太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名偕，老益增美。

【校記】

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標題作「又與梁武帝論書啓」，道藏本「與」作「上」。

〔用〕文集各本無。

〔後字〕「字」黃注序刻本作「書」。

〔實〕黃注序刻本作「亦」。

〔殆同璿機神寶曠世以來莫繼〕黃注

序刻本作「殆同一機神寶，曠世莫繼」，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殆同機神寶，曠世莫繼」。

〔當日〕黃注

序刻本作「常自」。

〔見〕明刻本《法書要錄》、馮氏家藏本無。

〔比世三句〕黃注序刻本作「比世皆

尚子敬書，元常繼以齊代，名實脫略」，馮氏家藏本作「比世皆尚子敬，敬元末繼以齊代，名實式斯略」，道藏本作「比世皆尚子敬，敬元末繼以齊代，名實脫略」。

〔黜〕底本原無，今據黃注序刻本、道藏本補。

〔涅而無緇〕「無」黃注序刻本、道藏本作「不」。

〔紙〕文集各本

作「族」。

〔日月〕黃注序刻本、道藏本無。

〔業〕文集各本並無。

〔採〕黃注序刻本作「裝」。

〔竟〕黃注序刻本、道藏本作「筆」，馮氏家藏本作「境」。

【注釋】

〔一〕元常：鍾繇。見《與梁武帝論書啓》「申鍾王論」注。

〔二〕子敬：王獻之。見上文「子敬」注。

〔三〕玉科：法則。《藝文類聚》卷五四梁簡文帝《啓囚徒配役事啓》：「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

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爲永準。」

〔四〕聖證品析：在《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梁武帝提出「子敬之不迫逸少，猶逸少之不迫元常」之論，把當時的書學位次由「王獻之——王羲之——鍾繇」轉變爲「鍾繇——王羲之——王獻之」。錢鍾書《管錐編·全梁文卷六》：「按陶弘景『聖證品析』字面用王肅《聖證論》，《顏氏家訓·誠兵》：『孔子力翹門闢，不以力聞，此聖證也。』亦然。」

〔五〕伯英二句：張芝以草書名冠當時，鍾繇則以隸書享譽後世。《法書要錄》卷一晉王羲之《自論書》：「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爲絕倫。其餘爲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賢，僕書次之。」張芝，字伯英，工書法，尤善草書。《藝文類聚》卷七四晉衛恒《四體書勢》：「弘農張伯英，轉精其巧，家之玉帛，必先書後染，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遺，仲將謂之草聖。」

〔六〕論旨二句：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有「殆同機神」語。

〔七〕畫虎之徒：學子敬書的人。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子敬之不迫逸少，猶逸少之不迫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

〔八〕屈：極。《詩·大雅·蕩》：「靡屈靡究。」毛傳：「屈，極。」

〔九〕高尚子敬：《南史》卷四七《劉休傳》：「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輕，不復見貴。」《法書要錄》卷一蕭子雲《啓》：「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

〔一〇〕涅而無緇：言出淤泥而不染。《論語·陽貨》：「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何晏《集解》：「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

〔一一〕逞：快心。《後漢書·楊賜傳》：「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

〔一二〕洪遠、思曠：南朝間人，其事迹未詳。

〔一三〕從子詡：陶翊，字木羽，弘景從子。撰《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雲笈七籤》卷一〇七）。

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則應言而新；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意得諧稱。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歎息，比日竚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二，可就摹采。今論旨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三。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此，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恩。

【校記】

【旨】黃注序刻本脫，道藏本作「紙」。

【則應】則「馮氏家藏本、道藏本前多「意」字。」

【意得】

【意】文集各本作「益」。

【注釋】

【一】太丘之碑：當指《陳太丘碑》。陳寔，字仲弓，東漢潁川許人。桓帝時曾任太丘長，故時人稱其陳太丘。《後漢書》卷六二有傳。蔡邕曾爲陳寔作碑文。據本文，則鍾繇曾書《陳太丘碑》，並刊立於中原。

【二】今論旨云：梁武帝《觀鍾瑤書法十二意》：「真迹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勝於自運；及其獨運，意疏字緩。」

〔附〕 梁武帝又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爲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帖裝，未使得付，來月日有竟者，當遣送也。

【校記】

文集各本標題無「又」字。

〔始〕馮氏家藏本、道藏本無。

〔裝〕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采」。

〔日〕文集各本並無。

又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二〕}，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三〕}。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三〕}，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四〕}，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

衆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末年之譏^{〔五〕}。阮研^{〔六〕}，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迹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不？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覲。

【校記】

文集各本標題作「論書啓」。

〔也〕文集各本並無。

〔標題〕文集各本作「標顯」。

〔無復〕

「復」文集各本並無。

〔近聞〕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聞近」。

〔年末間不〕「不」文集各本作「否」。

【注釋】

〔一〕逸少二句：《法書要錄》卷二梁虞龢《論書表》：「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

〔二〕皆是二句：《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其作《蘭亭序》在永和九年，其稱病去職在永和十一年。

〔三〕告靈不仕：王羲之與王述素有嫌隙，王述守孝期滿任揚州刺史，與時任會稽內史的王羲之多次發生衝突，王羲之深以爲恥，於是到父母墳前發誓，此後終身不仕。《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

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於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予也。子而不予，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四〕一人：陶弘景未言具體爲誰，後人更無從得知。他認爲王羲之晚年有一代筆人，後人有從之者，亦頗多懷疑者。參見郭廉夫《王羲之評傳》第八章「四、王羲之是否有代筆人」。

〔五〕末年之譏：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

〔六〕阮研：陳留人，字文幾。官至交州刺史。善書，其行、草出於王羲之。《許長史舊館壇碑碑陰記》「受經法者」有「交州刺史、始興王司馬阮研」。

進周氏冥通記啓〔一〕

臣弘景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二〕，既在齋禁〔三〕，無由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迹，凡四卷，如別〔四〕，上呈。但某覆障疑網〔五〕，不早信悟，追自咎悼〔六〕，分貽刻責〔七〕。淵文口具陳述〔八〕，伏願宥以閭情〔九〕。謹啓。十二月十六日。

【校記】

本篇錄自《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周氏冥通記》卷一，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比勘。原題《啓

事》，現據文集各本改定。

〔臣弘景啓〕各本並作「某啓」。

〔撰〕馮氏家藏本、道藏本作「編成」。

〔某〕黃注序刻本誤改爲「其」。

〔咎悼〕黃注序刻本作「悼咎」。

〔口〕黃注序刻本作「以」。

【注釋】

〔一〕 本文作於梁武帝天監十六年（五一七）十二月十六日。周子良（公元四九七——五一六年），陶弘景弟子，生於餘姚明星里，十歲隨養母遷至永嘉，十二歲拜陶弘景爲師學道，十六歲隨師遷至茅山，二十歲便遽然離世。陶弘景在整理周子良遺物時，於燕口山洞中發現一堆弟子生前撰寫的日記，於是將其整理成篇，這就是古代小說史上著名的《周氏冥通記》。《周氏冥通記》共分四卷，記載周子良臨死前所做過的種種與神仙會晤、交往的夢，充滿虛幻荒誕的色彩。該書以日記體的組織結構、奇幻的想像力以及豐富的人物描寫，不僅被認爲六朝最重要的志怪體小說之一，並且被視作中國古代記夢文學成熟的標誌。陶弘景整理周子良日記的目的是爲了自神其教，用周子良的遇仙夢來宣揚道教的降誥靈驗；在整理完畢後上呈梁武帝，則是爲了獲得政治上的支持。

〔二〕 周氏事：指弟子周子良之死。據《周子良傳》，他吃了某種致死的藥物，或即摻於酒中，「飲鴆」求仙。從選擇時辰、穿戴整齊等迹象來看，周子良是早有預謀的，目的是通過自殺而成仙。

〔三〕 齋禁：在祭祀或舉行某種典禮前清心寡欲，淨身潔食，以示虔誠。

〔四〕 如別：如下。陶弘景《又啓》：「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

〔五〕 但某句：作者自責對「降真」之類的靈驗事迹一直將信將疑。覆障，遮蔽；疑網，指衆多致人困

惑不能解脫的疑念，猶如羅網。

〔六〕 咎悼：內疚，哀傷。

〔七〕 分：理應。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匯研究》（《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第一輯，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此『分』字應念去聲，是『理應』的意思。」

〔八〕 淵文：潘淵文，字中正，陶弘景弟子，《許長史舊館壇碑陰記》上清弟子第三爲「朱陽館主、丹陽湖孰潘淵文」。他曾爲陶弘景撰寫傳記，可惜今已不存。宋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傳疏略不用，陶翊乃作《本起錄》，至齊末遂已，亦事多遺闕。其後潘泉文復踵其作，始天監元年，至七年夏四月，于時先生改名氏，潛訪遐嶽，旁無知覺，於是泉文又絕筆於此。」潘泉文即潘淵文，避唐高祖諱改。陶弘景編寫《周氏冥通記》完畢，派遣潘淵文上呈梁武帝。

〔九〕 闇情：愚昧怠惰。

〔附〕 梁武帝敕答

省疏並見周氏遺迹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並具一一，唯增讚歎。十二月二十日。神筆。

【校記】

錄自《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周氏冥通記》卷一，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比勘。

〔一一〕

黃注序刻本作「一二」。

〔神筆〕二字當爲陶弘景或他人所加，非梁武帝原文。

與梁武帝啓^{〔一〕}

吾若委形枕杖^{〔二〕}，非不可爲，是獨濟小道^{〔三〕}。若脫爾便逝，不可以爲教迹。

【注釋】

〔一〕 本文錄自《道藏》洞真部記傳類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上下文云：「先生以爲營非常事，

宜聲迹曠絕，而此山密邇朝市，巖林淺近，人人皆云有望，是丹家酷忌。姑改服易氏，遐遁東邁。

當去建晉中，以其山海深曠，民不知道，見所云爲無關視聽。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爲，是獨濟小道。若脫爾便逝，不可以爲教迹。乃以意啓梁武，梁武難之。」「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爲，是獨

濟小道。若脫爾便逝，不可以爲教迹」一段文字，應即是陶弘景啓梁武帝之意，且從稱謂及語氣來看，正爲書啓之文。當爲《內傳》作者轉錄或撮錄陶弘景原文，未及修改之故，且有殘缺。

〔二〕 委形枕杖：《華陽陶隱居內傳》引此啓殘文下自注云：「委行枕杖，此尸解下法，蓋不得旋及故

鄉，無由更議營合。」委，捨棄。形，形體。枕，頭枕。杖，手杖。

「三」獨濟：成就自我而不能兼濟蒼生。《抱朴子外篇·博喻》：「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鮮並全。」
小道：邪途，非正道。

〔附〕 梁武帝答書

知欲徙卜，想諮請幽勝，謀及蓍龜。但遷徙之日，爲當使人，爲當使鬼，猶躡屣因地，其不滅也。

【校記】

本文錄自《道藏》洞真部記傳類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

書

與從兄書^{〔一〕}

昔仕宦應以體中打斷^{〔三〕}，必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爲浙東一好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三〕}。宿昔之志，謂言指掌^{〔四〕}。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請^{〔五〕}，此頭顱可知矣^{〔六〕}。不如早去，無自勞辱。

【注釋】

〔一〕 本篇錄自《道藏》太玄部《雲笈七籤》卷一〇七《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作於齊武帝永明九年（四九一）。

〔二〕 體中：猶言壯年。打斷：猶言成就。

〔三〕 投簪：拋棄簪笄，謂棄官退隱。《文選》卷二二左思《招隱詩》：「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李善注引《蒼頡篇》：「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四〕 指掌：輕易獲得。《三國志·魏書·鍾會傳》：「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

〔五〕奉朝請：南北朝時官府中定期參加朝會的官員。《梁書·陶弘景傳》：「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

〔六〕頭顱可知：猶言此頭顱能承受的官帽有限。頭顱既已可知，無心留意仕途，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陸游《獨酌有懷南鄭》：「白首功名元未晚，笑人四十歎頭顱」典出於此。

與親友書〔二〕

疇昔之意〔二〕，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三〕。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四〕？毋爲自苦也。

【注釋】

〔一〕本篇錄自《茅山志》卷二「邵陵王蕭綸《梁解真中散大夫貞白先生陶隱居碑銘》」。王家葵《陶弘景叢考》：「其內容與上條『與從兄書』接近，疑本是一函，後人引用，另立標題。」

〔二〕疇昔：猶往昔。《世說新語·賞譽》劉孝標注：「（庾）凱謂（郭）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

〔三〕山藪：山林密集之地。《後漢書·馬融傳》載《廣成頌》：「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

〔四〕知幾句：《周易·繫辭下》：「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莊子·齊物論》：「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郭象注：「幾，盡也。」

答謝中書書^{〔一〕}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二〕}；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三〕}，沉鱗競躍^{〔四〕}。實是欲界之仙都^{〔五〕}。自康樂以來^{〔六〕}，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校記】

本篇錄自《藝文類聚》卷三七，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及嚴輯本比勘。

〔與〕明高濂

《遵生八牋》卷八引作「語」，疑是。

【注釋】

〔一〕 謝中書：當指謝覽。覽字景滌，天監元年五〇二爲中書侍郎，卒於吳興太守任上，時年三十七，詔贈中書令。傳見《梁書·謝朓傳》附。此文描寫的風景在永嘉境內，創作年代應繫於公元五一〇年至公元五一一年之間，詳見附錄《考辨第七》。

〔二〕 五色：青、赤、白、黑、黃五種顏色，古代以此五者爲正色。

〔三〕 頽：墜落。阮籍《詠懷》：「白日頽林中，翩翩零路側。」

〔四〕 沉鱗：游魚。《太平御覽》卷八三四引《抱朴子》：「金鈎玉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沉鱗。」

〔五〕 欲界：佛教語，三界之一。此指人間、塵世。

〔六〕 康樂：謝靈運（公元三八五——四三三年），晉宋之際著名詩人，與顏延之、鮑照並稱「元嘉三大家」。祖籍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世居會稽（今浙江紹興）。祖父謝玄爲東晉名將，十八歲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小名客兒，故又稱謝客。在政治上，謝靈運屢有沉浮，因此心懷不平，寄情山水，開創了山水詩派。他的許多詩篇如《入彭蠡湖口》、《登池上樓》、《登石門最高頂》等均描寫永嘉風物。

答虞仲書

栖六翮于荆枝〔二〕，望綺雲於青漢者〔三〕，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四〕。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五〕，以將飛霜于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六〕，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七〕，徒事累可豁〔八〕，而髮容難待〔九〕。自非齊生死于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十〕，茲焉可邁。何爲栖栖〔十一〕，空勞鼓

缶「二」；迨及暇日，有事還童「二」。不亦皎絜當年，而無忸前修也「三」。

【校記】

本篇錄自《藝文類聚》卷三七，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及嚴輯本比勘。黃注序刻本、嚴輯本標題作「答虞中書書」，另，史臣紀抄本亦作「答虞中書書」。

〔以將〕以「黃注序刻本作「似」。

〔暇〕馮氏家藏本作「假」。

【注釋】

〔一〕六翮：本義是指飛鳥雙翅中的正羽，引申爲鳥的兩翼。《藝文類聚》卷九〇引《韓詩外傳》：

「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二〕綺雲：彩雲。青漢：青天。

〔三〕衿曲：指內心，與「情端」相對成章。

〔四〕高岫：有洞穴之崇山。《說文·山部》：「岫，山有穴也。」《真誥》卷二：「於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

〔五〕野人：山野之人，作者自稱。《論語·先進》：「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何晏注：「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六〕軫慨：痛惜慨歎。《楚辭·九章·懷沙》：「鬱結糾軫。」王逸注：「軫，痛也。」

〔七〕 事累：指官職之累。

〔八〕 髮容難待：言年歲不饒人。

〔九〕 竭來：發語詞。《文選》卷二九張協《雜詩》：「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李善注引劉向《七

言》：「竭來歸耕永自疏。」

〔一〇〕 栖栖：惶惶不安貌。《論語·憲問》：「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

佞乎？』」

〔一一〕 鼓缶：《呂氏春秋·古樂》：「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鹿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缶，古作「甗」，指盛酒的瓦器。酒酣耳熱，拊缶而歌，後用於祭祀神靈。

〔一二〕 還童：返老還童。《真誥》卷二：「迴日薄之年，反爲童嬰耳。」

〔一三〕 忸：羞慚。前修：前賢。《離騷》：「謇吾法乎前修兮，非此俗之所服。」

答趙英才書

子架學區中〔一〕，飛才甸外〔二〕，不肯埽門覓仕〔三〕，復懶彈鋏求通〔四〕。故偃蹇園巷〔五〕，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六〕，此其是乎？巖下鄙人〔七〕，守一介之志〔八〕，非敢蔑榮嗤俗，自

致雲霞^{〔九〕}。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壟薪井汲^{〔一〇〕}，樂有餘歡；切松煮朮^{〔一一〕}，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一二〕}。死生善惡，未之能聞。

【校記】

本篇錄自《藝文類聚》卷三七，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及嚴輯本比勘。

〔未〕底本原

缺，據黃注序刻本增。

【注釋】

〔一〕 架：超越。架學區中即學架區中。

〔二〕 甸：區域。飛才甸外即才飛甸外。

〔三〕 埽門覓仕：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因此常常早起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遂爲之引見。詳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埽，通「掃」。

〔四〕 彈鋏求通：齊孟嘗君門客馮援，貧乏不能自存，三彈其鋏而歌「長鋏歸來乎」，求魚，求車，求家，孟嘗君一一滿足之。詳見《戰國策·齊策四》。

〔五〕 偃蹇：《文選》卷一六司馬相如《長門賦》：「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李善注：「偃蹇，佇立貌也。」

〔六〕 傲賓：怠慢客人。傲通傲。《文選》卷一〇潘岳《西征賦》：「長傲賓於柏谷。」李善注引《漢武帝故事》：「帝即位，爲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

〔七〕 鄙人：郊野之人，陶弘景自我謙稱。《荀子·非相》：「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王先謙引杜預曰：「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

〔八〕 一介：耿介。《書·秦誓》：「如有一介臣。」陸德明《釋文》：「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

〔九〕 雲霞：遠離塵世煩囂之地。《南齊書·顧歡傳》：「臣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

〔一〇〕 壟薪井汲：采薪於壟上，汲水於井中。壟，高丘。

〔一一〕 切松煮朮：以松、朮爲食。陶弘景《授陸敬游十賚文》：「宣道松朮。」松，松實；朮，草名，根部可以入藥。

〔一二〕 然亦二句：以天地爲居所，萬物同歸於變化之道，體現了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觀。《世說新語·任誕》：「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淮南子·精神》：「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俞樾據《文子·九守》謂「死生」當爲「千生」。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一〕

某等曰：嘗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稟太

始^{〔三〕}，俱服五常^{〔三〕}，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四〕}？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五〕}，請略聞雅說。

【校記】

本篇錄自《藝文類聚》卷七八，以馮氏家藏本、道藏本、黃注序刻本、嚴輯本比勘。「某等曰」一段可能是當時朝士來書內容，也可能是陶弘景引發議論的假託之辭，與後「隱居答曰」一段文辭連接緊密，須作爲整體看，不可分割爲二。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陶隱居集》刪去來書，未爲允當。〔某等曰〕黃注序刻本作「初，梁諸朝士大夫問曰」，馮氏家藏本、道藏本「朝士」作「朝散」，餘同。

【注釋】

〔一〕《太平御覽》卷六六引《老氏聖紀》：「張繹，字士和，吳郡人也。獎勵學徒，整肅法事，屢講衆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辯，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隱居著《法檢論》，明釋、老二教。繹往復討論，甚有條理，隱居嘉焉。」盧仁龍《陶弘景佛教史實考辨》認爲陶弘景「諸文皆主道、釋二教並重，是陶弘景有著《法檢論》以調和三教的可能性」，《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亦主張「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故盧氏懷疑此文即《法檢論》中之一篇，可備一說。

〔二〕太始：形之始也。《列子·天瑞》：「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三〕五常：含義有三，一指義、慈、友、恭、孝，一指仁、義、禮、智、信，此處指金、木、水、火、土，即

五行。

「四」超青雲而弊金石：指得道成仙。《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藝文類聚》卷三四潘岳《哀詩》：「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弊金石。」

「五」川岸：本義爲河岸，此指涯略。

隱居答曰：至哉嘉訊^二，豈蒙生所辯^三？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三，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四，從養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並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五，今且談其正體^六。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七：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練之事極^八，感變之理通也^九。當埏埴以爲器之時^{一〇}，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練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一一}，欲離則尸解化質^{一二}，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一三}，修道進學，漸階無窮^{一四}，教功令滿^{一五}，亦畢竟寂滅矣^{一六}。

【注釋】

〔一〕 嘉：美好。《說文·亓部》：「嘉，美也。」訊：提問。《說文·言部》：「詢，問也。」

〔二〕 蒙生：即蒙士，作者自謙之詞。《書·伊訓》：「具訓于蒙士。」孔安國傳：「蒙士例謂下士。」孔穎達疏：「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

〔三〕 若直推句：竹、柏與桐、柳本性有殊，竹、柏爲剛強之木，歷寒冬不凋，桐、柳爲性柔之木，一歲一枯榮。

〔四〕 庖刀：解牛之刀。《莊子·養生主》：「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湯稼：言種穀於湯之世。《文選》卷五三嵇康《養生論》：「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溉而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李善注：「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

〔五〕 斯族：仙佛之法。

〔六〕 正體：本體。

〔七〕 不過形神：《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斃，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八〕 鑄練：修煉。

〔九〕 感變：感應變動。《列子·周穆王》：「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

〔一〇〕 埴埴：和粘土製陶之法。《老子》第十一章：「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馬叙倫校「埴」當作「埴」，又引《方言》：「埴，取也。」《荀子·性惡》：「故陶人埴埴而爲器，然則器生于工人之僞，非故生于人之性也。」王先謙注：「埴，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莊子·馬蹄》：「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一一〕 乘雲駕龍：得道成仙。《真誥》卷五：「君曰：『《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無英守素真人之經。其讀之者，無不乘雲駕龍。』」

〔一二〕 尸解：道徒遺其形骸而仙去。《真誥》卷四：「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視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要目光不毀，無異生人，亦尸解也；頭髮盡脫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之例也。」

〔一三〕 業：學習、進修內容。《孟子·告子下》：「願留而受業于門。」

〔一四〕 漸階：循序漸進。

〔一五〕 教：使。功：成功。令：讓。滿：圓滿。

〔一六〕 寂滅：沉寂滅絕。《弘明集》卷六明僧紹《正二教論》：「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乎無始，入乎無終。」

答大鸞法師書^{〔一〕}

去朔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三〕}，故致真應來儀^{〔三〕}。正爾整拂藤蒲^{〔四〕}，採汲華水^{〔五〕}，端襟儼思^{〔六〕}，佇聆警錫也^{〔七〕}。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八〕}。

【校記】

本文以《廣弘明集》卷一三釋法琳《辨正論》所載爲底本，以《大正大藏經》本《續高僧傳》（《歷代高僧傳·續高僧傳》，上海書店一九八九年影印，以下簡稱「大正本」、磧砂藏本《續高僧傳》（《高僧傳合集·續高僧傳》，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影印，以下簡稱「磧砂本」）比勘。

〔或〕大正本、磧砂本作「將」。

〔致〕大正本、磧砂本作「使」。

〔真應〕大正本作「應真」。

〔採汲華水〕大正本、磧砂本作「具陳花水」。

〔儼〕大正本、磧砂本作「斂」。

〔弟子句〕大正本、磧砂

本無。

【注釋】

〔一〕 本文當作于梁大通（公元五二七至五二九年）間。大鸞法師，即釋曇鸞，北魏著名高僧，一作曇鸞，俗姓未詳，雁門人，就近在五臺山出家，曾研讀和注釋《大集經》。梁大通年間，聞知江南陶隱居廣博弘瞻，衆望所歸，於是前往謀求仙術。梁武帝與他往復論難，禮重有加，並允准他前往造

訪陶弘景。曇鸞致書通問，弘景遂有此作。事見《續高僧傳》卷六、《佛祖統紀》卷二七。

〔二〕頂禮：雙膝下跪，兩手伏地，以頭頂尊者之足，是佛教徒最崇敬的禮節。歲積：年年累積。

〔三〕真應：應驗。來儀：鳳凰來舞而有容儀，比喻傑出人物降臨。《書·益稷》：「簫韶九成，鳳

凰來儀。」《文選》卷五九王簡棲《頭陀寺碑文》：「金粟來儀，文殊戾止。」

〔四〕整拂：整理拂拭。藤蒲：藤杖、蒲團。

〔五〕華水：即井華水，清晨初汲之水。

〔六〕端襟：正襟。儼思：莊嚴。《禮記·曲禮上》：「毋不敬，儼若思。」鄭玄注：「儼，矜莊貌，

人之坐思，貌必儼然。」

〔七〕佇：期盼。《文選》卷二五謝靈運《酬從弟惠連》：「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警錫：謂僧人

出行振杖之聲。警，通「驚」。錫，錫杖。

〔八〕和南：稽首，敬禮。盧仁龍《陶弘景與佛教史實考辨》：「《辨證論》所引陶弘景《答大鸞法師

書》末即有『弟子陶弘景和南』，是陶弘景以佛徒身份來與之交接。」

序

登真隱訣序^{〔一〕}

昔在人間，已鈔撰《真經修事》兩卷，于時亦粗謂委密。頃巖居務靜^{〔二〕}，頗得恭潔^{〔三〕}，試就遵用，猶多闕略。今更反復研搆，表裏洞洽，預是真學之理，使了然無滯，一字一句，皆有事旨。或論有以入無，或據顯而知隱，或推機而得宗^{〔四〕}，或引彼以明此。自非閑練經書、精涉道數者，率然覽之，猶觀海爾^{〔五〕}。必須詳究委曲，乃當曉其所以，故道備七篇^{〔六〕}，義同高品。

【校記】

本篇錄自馮氏家藏《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以黃注序刻本、道藏本、汲古閣本比勘。〔事〕黃注序

刻本作「字」。

〔研搆〕黃注序刻本作「研精」，汲古閣本校「搆」作「講」。

〔事旨〕黃注序刻本作「字

旨」。

〔引〕黃注序刻本作「隱」。

〔道數〕黃注序刻本作「道教」。

【注釋】

〔一〕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登真隱訣》三秩。」自注：「此一《訣》皆是修行上真道經要妙

祕事，不以出世。」「華陽陶隱居本起錄」、《華陽陶隱居內傳》、《隋書·經籍志》、《茅山志》並錄二十四卷，兩《唐志》作「《登真隱訣》二十五卷」，今存於《道藏》洞玄部玉訣類《登真隱訣》，僅三卷。《道藏提要》云：「則大部均已亡佚，唐宋諸道書、類書徵引本書佚文不下數百條。劉師培《讀道藏記》謂《道藏》中《上清明堂元真經訣》一卷、《上清三真旨要玉訣》一卷，疑皆本書之缺卷，可備參考。」

〔二〕 巖居：居於山林。《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山居賦》：「古巢居穴處曰巖栖。」

〔三〕 恭潔：工整潔淨。《文選》卷三一江淹《雜體詩》：「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

〔四〕 推機：據外在的徵兆推論。《真誥》卷一：「直是我推機任會，應度歷數，俯景塵沫，參龍下邁，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黨耳。」宗：真諦。《廣弘明集》卷一八謝靈運《辨宗論》：「聊申繇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

〔五〕 觀海：形容所觀者大也，猶「望洋興歎」。《孟子·盡心上》：「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六〕 七篇：陶弘景崇尚七，以爲同於七政，即日月與五星。《真誥》卷一九《真誥敘錄》：「仰尋道經《上清》上品，事極高真之業；佛經《妙法蓮華》，理會一乘之致；仙書《莊子內篇》，義窮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萬象，體具幽明，而並各二十卷者，當是璇璣七政，以齊八方故也。隱居所製《登真隱訣》亦爲七貫。今述此《真誥》，復成七日。五七之數，物理備矣。」按，「二十卷」疑當作「七卷」，前後義方一貫。

嘗聞古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意非學之難，解學難也。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五六條事，謂理盡紙，便入山修用，動積歲月，愈久愈昏。此是未造門牆，何由眎其帷席^{〔二〕}。試略問粗處，已自茫然，皆答言經說止如此，但謹依存行耳。乃頗復開動端萌，序導津流，若值智尚許人，脫能欣爾感悟，詢訪是非；至于愚迷矜固者，便徑道君何以穿鑿異同。評論聖文，或有自執己見，或云承舊法，永無肯發對揚之懷^{〔三〕}。此例不少，可爲痛心。

【校記】

〔眎〕汲古閣本校作「盼」。

〔值〕黃注序刻本作「直」。

〔徑〕道藏本作「徑」。

〔承〕黃注序

刻本後多「師」字。

〔肯〕黃注序刻本作「啓」。

【注釋】

〔一〕古言：《書·說命中》：「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漢武帝內傳》：「非長生難也，聞道難；非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

〔二〕此是二句：猶言尚未進門，怎能登堂入室。門牆，連接大門處的院牆，比喻師門。幃席，帷帳和床席，寢息之處。

〔三〕肯發對揚：即發肯揚對。肯，中肯。對，確切。

夫經之爲言徑也^{〔二〕}。經者，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滯，亦猶布帛之有經矣^{〔三〕}，必須

銓綜緯緒^{〔三〕}，僅乃成功。若機關疏越^{〔四〕}，杼軸乖謬^{〔五〕}，安能斐然成文？真人立象垂訓^{〔六〕}，本不爲矇眊設言^{〔七〕}，故每標通衢^{〔八〕}，而恒略曲徑^{〔九〕}，知可教之士，自當觀其隅轍^{〔一〇〕}。凡五經子史，爰及賦頌，尚歷代注釋猶不能辨，況玄妙之秘途^{〔一一〕}，絕領之奇篇，而可不探括沖隱，窮思寂昧者乎？既撰此粗立，乃輟書而歎曰：若使顧玄平在此^{〔一二〕}，乃當知我心理所得，幾于天人之際。往矣如何？孰與言哉？方將寄之於玄會耳^{〔一三〕}。

【校記】

〔矇眊〕黃注序刻本作「矇校」，道藏本作「蒙眊」。

〔粗立〕黃注序刻本作「真訣」，汲古閣本校「立」

作「言」。

〔寄〕黃注序刻本無。

【注釋】

〔一〕 徑：經之常訓。王逸《離騷章句序》：「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衰，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

〔二〕 經：織物的縱線，與「緯」相對。《說文·糸部》：「經，織從絲也。」段玉裁注：「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

〔三〕 銓：編排連綴。綜：織機上使經綫上下交錯以便梭子通過的裝置。緯：編織。緒：絲。《文心雕龍·正緯》：「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

〔四〕機關：機器，此指心機。疏越：疏忽。

〔五〕杼軸：織布機上的部件，此指創作文章的組織與構思。《文選》卷一七陸機《文賦》：「雖杼軸於予懷，忖他人之我先。」

〔六〕象：法也。《書·舜典》：「象以典刑。」孔安國傳：「象，法也。」

〔七〕矇：蒙昧。《論衡·量知》：「人未學問曰矇。」狡：狡猾。

〔八〕通衢：通達大道。《文選》卷九班昭《東征賦》：「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

〔九〕曲徑：彎曲小路。

〔一〇〕隅：角落。轍：軌迹。

〔一一〕玄妙：玄奇，神妙。《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楞嚴經》：「覺海性澄圓，圓澄覺玄妙。」

〔一二〕顧玄平：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好黃老，通解陰陽書。《南齊書》卷五四、《南史》卷七五有傳。劉宋末年，佛、道二家互相抵毀，顧歡作《夷夏論》，雖會同二教，而意黨道教黜佛。

〔一三〕玄會：猶「玄同」，冥默中與道會同。《老子》第五十六章：「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雲笈七籤》卷四六：「其人皆玄會宿感，列籍帝鄉。」

藥總訣序^{〔一〕}

上古神農作爲《本草》，凡著三百六十五種^{〔二〕}，以配一歲。歲有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主一病。上應天文，中應人道，下法地理。調和五味^{〔三〕}，製成醪醴^{〔四〕}，以備四氣^{〔五〕}，爲弗服^{〔六〕}，欲其本立道生者也。

【校記】

本篇錄自馮氏家藏《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以黃注序刻本、道藏本、嚴輯本比勘。
〔主〕黃注序刻本作「治」。

【注釋】

〔一〕《藥總訣》：《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華陽陶隱居內傳》、《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均未著錄，可知亡佚已久。日本岡西爲人《宋以前醫籍考》引《補注本草所引書傳》云：「《藥總訣》，梁陶隱居撰，論次藥品五味，寒熱之性，主療疾病，及採蓄時日之法，凡二卷。一本題云《藥像敷訣》（政和本「敷」作「口」），不著撰人名氏，文字並相類。」又引《醫籍考》注云：「案此非全文，『合和』以下尚有數十句。」

〔二〕三百六十五種：《本草》著錄藥方數，以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神農本草》經過漢代人的損益，多

所舛異。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草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

〔三〕五味：酸、甜、苦、辣、鹹五種味道。《禮記·禮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鄭玄注：「五味，酸、苦、辛、鹹、甘也。」

〔四〕醪醴：醪酒，此指藥酒。

〔五〕四氣：四時之氣。《禮記·樂記》：「動四氣之和。」《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喜氣爲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蓄也。」

〔六〕爲弗服：爲而不服，指製作藥物但不常服用。《黃帝內經素問》卷四：「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夫上古作爲湯液，故爲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

當斯之時，人心素樸，嗜欲寡少，設有微疾，服之萬全。自此之後，世僞情澆，智慮日生，馳求無厭，憂患不息，故邪氣數侵^{〔二〕}，病轉深痼^{〔三〕}，雖服良藥不愈。其後雷公^{〔三〕}、桐君^{〔四〕}，更增演《本草》，二家藥對，廣其主治，繁其類族。

【校記】

〔斯〕黃注序刻本作「生」。

【注釋】

〔一〕 數侵：頻頻侵襲。

〔二〕 深痼，病根深固。

〔三〕 雷公：上古黃帝臣，姓雷名敷，善醫，著有《藥對》、《聖教論》、《藥性炮製》等書，見《古今藥統》。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

〔四〕 桐君：黃帝時人，知醫方藥餌，著有《藥性》及《采藥錄》。嘗采藥求道，止於東山，偃桐樹下，或問其姓，則指桐示之，世因名其人曰桐君。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又有《桐君采藥錄》，說其華葉形色。」

既世改情移，生病日深，或未有此病，而逆設彼藥，或一藥以治衆疾，或百藥共愈一病^{〔二〕}，欲以排邪還正，爲之原防故也^{〔三〕}。而三家所列疾病^{〔三〕}，互有盈縮^{〔四〕}，或物異而名同，或物同而名異，或冷熱乖違，甘苦背越，採取殊法，出處異所。若此之流，殆難按據。尋其大歸，神農之時，未有文字，至于黃帝，書記乃興。於是神農《本草》，列爲四經，三家之說，遞有損益。豈非隨時適變，殊途同歸者乎？

【校記】

〔逆〕黃注序刻本作「遂」。

〔衆疾〕原脫，據黃注序刻本補。

〔列爲〕〔列〕黃注序刻本作「別」。

【注釋】

「一」 或一藥二句：錢鍾書《管錐編·全梁文卷四七》：「道略集《雜譬喻經》第三四則言耆域「或以一草治衆病，或以衆草治一病」。陶弘景《藥總訣序》語同此。」

「二」 原：本原。防：防衛。

「三」 三家：指神農、雷公及桐君所傳《本草》。

「四」 互有盈縮：言數目不等，或多或少。

但《本草》之書，歷代久遠，既靡師受^{〔二〕}，又無注訓，傳寫之人，遺誤相繫，字義殘闕，莫之是正。方用有驗，布舒合和^{〔三〕}。

【校記】

〔繫〕黃注序刻本作「繼」。

【注釋】

「一」 靡：無。《詩·大雅·蕩》：「靡不有初，鮮克其終。」

「二」 布舒：布施。合和：調製。

補闕肘後百一方序^{〔二〕}

太歲庚辰^{〔三〕}，隱居曰：余宅身幽嶺^{〔三〕}，迄將十載^{〔四〕}，雖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時之

設。可以傳方遠裔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救卒》，殊足申一隅之思。

【校記】

本篇錄自《道藏》正一部陞字號《葛仙翁肘後備急方》，以《藝文類聚》卷七五所載殘篇、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劉喜海鈔本及嚴輯本比勘。

本後多「方」字。

【注釋】

「一」 據文首「太歲庚辰」推算，與陶弘景生活年代相對應的庚辰年只有齊東昏侯永元二年（五〇〇），時陶弘景四十五歲。《肘後備急方》，葛洪著，原名《肘後救卒方》，簡稱《肘後方》。係作者摘錄其原著《玉函方》中可供急救醫療、實用而有效的單驗方及簡要灸法彙編而成。陶弘景增補爲一百零一方，改名《補闕肘後百一方》。

「二」 太歲庚辰：太歲和干支相結合以紀年。太歲，古代天文學中假設的歲星。

「三」 宅身：栖身。

「四」 十載：概數。陶弘景永明十年（四九二）拜表解職，栖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時年三十七歲。永元二年作該序，退隱方九年。

夫生人所爲大患，莫急於疾，疾而不治，猶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二〕}，藥師易尋，郊郭之外，已似難值^{〔三〕}，況窮村迴野^{〔三〕}，遙山絕浦，其間枉天，安可勝言。

【校記】

〔生人〕《藝文類聚》、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生民」，馮氏家藏本作「人生」。

文類聚》、嚴輯本作「疾疹」。

〔疾而不治〕「疾」《藝文類聚》、嚴輯本作「疾疹」。「不」《藝文類聚》、黃注

序刻本、嚴輯本作「弗」。

〔似〕各本俱作「自」。

〔野〕《藝文類聚》、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陌」。

〔枉天〕《藝文類聚》、嚴輯本作「天枉」。

〔安〕《藝文類聚》、嚴輯本作「焉」。

【注釋】

〔一〕輦掖：京都。輦，本義爲人推挽的車子，特指王者所乘，所以京邑之地通稱輦。掖，即掖門，宮殿正門兩旁的邊門。

〔二〕值：逢遇。《說文·人部》：「值，持也。」段玉裁注：「引申爲當也。凡彼此相遇、相當曰值，亦持之意也。」

〔三〕窮村：荒僻之村。迴野：曠遠之野。

方術之書，卷軸徒煩，拯濟殊寡^{〔二〕}，欲就披覽^{〔三〕}，迷惑多端。抱朴此製^{〔三〕}，實爲深益。然尚闕漏，未盡其善，輒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爲《肘後百一方》。于雜病單治^{〔四〕}，略爲周遍矣。

【校記】

〔軸〕各本並作「帙」。

〔殊〕《藝文類聚》、嚴輯本作「蓋」。

〔欲就〕《藝文類聚》、嚴輯本作「就」。

欲」。

〔迷〕各本俱作「回」。

〔其善〕底本原缺，據衆本補。

〔更〕《藝文類聚》無。

【注釋】

〔一〕拯濟：救濟。

〔二〕披覽：翻閱。

〔三〕抱朴：葛洪（公元二八三——三六三年）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人。在道家號稱學者，著述宏富，流傳至今的有《抱朴子》內外篇、《肘後備急方》、《神仙傳》等。

〔四〕單治：專治（某種疾病）。

昔應璩爲《百一詩》^{〔二〕}，以箴規心行。今余撰此，蓋欲衛輔我躬^{〔三〕}。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三〕}，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上自通人，下達衆庶，莫不各加繕寫而究括之^{〔四〕}。

【校記】

〔心〕原誤作「必」，據文集各本改。

〔深〕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身」。

〔達〕黃注序刻本、嚴輯

本作「逮」。

【注釋】

〔一〕《百一詩》：應璩《百一詩》命名之由，李善曾予以辨析，認爲「百一」是取「百慮有一失」之義。《文選》卷二一應璩《百一詩》李善注：「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璩作百一篇詩，譏

切時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于此也。」錢鍾書《管錐編·全梁文卷四七》：「《文選》特爲璩詩一首獨辟「百一」門；題解各殊，李善注據作者自道而斷言：『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于此也。』然則「百一」爲「萬一」之旨，如《史記·張釋之傳》：『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所謂意外毋妄之變故是矣。陶自比其書之衛身於應詩之箴心，曰「脫」，曰「忽驚急倉卒」，均謂意外忽病、萬一有疾，而無醫可就，備此方猶堪救急。」

〔二〕 躬：身體。《詩·衛風·氓》：「躬自悼矣。」鄭箋：「躬，身也。」

〔三〕 四大：佛教所言地、水、火、風，四者分別包含堅、濕、暖、動四種性能，人身即由此四大組成。《弘明集》卷五晉慧遠《明報應論》：「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爲神宅。」若構成人身的這四大元素不能調和一致，則可能產生各種疾病，佛教醫學歸納疾病爲四百零四種，分別納入這四大之中。陶弘景所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未必是某佛經的原文，而可能是他對佛教醫學理念的轉述。

「四」究括：探求，查驗。《魏書·盧同傳》：「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

余又別撰《效驗方》五卷^{〔二〕}，具論諸病證候^{〔三〕}，因藥變通，而並是大治。非窮居所資，若華軒鼎室，亦宜修省耳。葛序云^{〔三〕}：可以施于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搢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披檢方書。或從祿外邑，將命遐征^{〔四〕}；或宿直禁門，晨宵隔絕；或急速戎陳^{〔五〕}，城柵嚴阻，忽遇疾倉卒，唯拱手相看，曷若探之囊笥，則可庸豎成醫^{〔六〕}。故備論症候，使曉然不滯，一披條領^{〔七〕}，無使過差也^{〔八〕}。

【校記】

〔並〕劉喜海校「病」字是。

〔葛〕《藝文類聚》、馮氏家藏本、嚴輯本作「葛氏」。

〔如是〕《藝

文類聚》作「如此」。

〔檢〕黃注序刻本作「覽」，道藏本作「於」。

〔隔絕〕黃注序刻本作「閉隔」。

〔急速〕各本俱作「羈束」。

〔遇疾〕黃注序刻本作「驚急」。

〔囊〕黃注序刻本作「枕」。

〔今

搢紳君子〕至段末〕此段文字，《藝文類聚》、嚴輯本與底本出入較大，《藝文類聚》作「今搢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師藥有方。脫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祇直禁闈，晨宵閉隔，或羈束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孰若便探之枕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無滯。」嚴輯本惟多「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兩句，餘同。

【注釋】

〔一〕《效驗方》：《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華陽陶隱居內傳》、《南史·陶弘景傳》著錄《效驗方》五

卷，兩《唐志》作十卷，今佚。

〔二〕 證：病症。「症」爲「證」字「病症」義之後起專用字。

〔三〕 葛序：葛洪《肘後備急方序》。《肘後備急方序》云：「又見周、甘、唐、阮諸家各作《備急》，既不能窮諸病狀，兼多珍貴之藥，豈貧家野居所能立辦？」今采其要，約以爲《肘後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覽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籬之內，顧盼可具，苟能信之，苟免橫禍焉。」

〔四〕 遐征：遠征。《漢書·韋玄成傳》：「誰將遐征，從之夷蠻？」

〔五〕 戎陳：軍伍，戰陣。《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

〔六〕 庸豎：平庸之輩。《抱朴子外篇·漢過》：「三、九死庸豎之手。」

〔七〕 條領：條目，要領。

〔八〕 過差：過失，差錯。《文選》卷一九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

尋葛氏舊方，至今已二百許年，播於海內，因而齊者〔二〕，其效實多。余今重以該要，庶亦傳之于千祀〔三〕，豈止于空衛我躬乎！

【注釋】

〔一〕 齊：同「濟」。

〔二〕千祀：千年。《藝文類聚》卷二〇禰衡《魯夫子碑》：「邈矣悠哉，千祀一鄰。」

本草經集注序〔一〕

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巖嶺之上，以吐納餘暇^{〔二〕}，頗遊意方技^{〔三〕}。覽《本草》藥性，以爲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

【校記】

本篇以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明嘉靖三十一年周琬、李遷刻本）卷一陶隱居序爲底本，以敦煌寫本《本草集注第一序錄》（以下簡稱敦煌本）比勘。「隱居先生……以爲盡聖人」三十二字，敦煌本殘缺。

【注釋】

〔一〕《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華陽陶隱居內傳》及《南史·陶弘景傳》均有陶弘景作《本草經集注》之記載，《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各有著錄，題名不一，卷數並同。然此書久佚，羅振玉稱：「本草之學，自《唐本草》行，隱居之《集注》微；《證類本草》行，而《唐本草》又微；逮明李時珍《綱目》行，《證類本草》亦僅存舊槧，隱居之書則佚且久矣。」今有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首云：「《本草經集注》爲陶弘景所撰。……本書始撰于公

元四九二年（齊永明十年），成書于公元五〇〇年（齊永元二年）以前，原書至北宋末年亡佚，但其內容保存在有關醫籍中。據日本岡西爲人《宋以前醫籍考》介紹有日本森立之輯本，未見刊行。《本草》是戰國、秦漢以來中藥學發展的集成之作，題作神農撰，當是後人據《漢書·藝文志·方技略》、《神農黃帝食禁》七卷、《淮南子·修務》「神農嘗百草之滋味」等記載而作出的附會，也有神化其書的用意。《本草經集注》共七卷，第一卷爲序錄，此處所採，爲序錄首段文。

〔二〕 吐納：道家煉氣之術，所謂「吐故納新」，具體方法是先從鼻中吸入清氣，後從口中呼出濁氣。《莊子·刻意》：「吹呬呼吸，吐故納新。」

〔三〕 方技：指醫、卜、神仙等書。《漢書·藝文志》：「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並將之分爲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類。

舊說皆稱《神農本草經》，余以爲信然。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易》卦以通鬼神之情〔二〕，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三〕，宣藥療疾以拯天傷之命〔三〕。此三道者，歷衆聖而滋彰。文王〔四〕、孔子〔五〕，象象繇辭，幽贊人天〔六〕。后稷〔七〕、伊尹〔八〕，播厥百穀，惠被群生。岐〔九〕、黃〔一〇〕、彭〔一一〕、扁〔一二〕，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一三〕。並歲逾三千，民到於今賴之。

【校記】

〔易〕底本誤作「八」，據敦煌本改。

〔殺生〕敦煌本作「煞害」。

〔疾〕敦煌本無。

〔衆〕敦煌

本作「群」。

〔群生〕敦煌本作「生民」。

〔黃〕敦煌本作「皇」。

〔民〕敦煌本脫。

【注釋】

〔一〕《易》卦：《周易》之卦象。陽爻、陰爻重疊，構成八卦；八卦再重疊，構成六十四卦。傳說伏羲氏製八卦，神農氏重卦。伏羲，亦作宓犧、包犧、庖犧。《周易·繫辭傳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關於重卦之人，舊有四說，孔穎達《周易正義》：「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

〔二〕造耕種：發明農業。傳說神農爲農業的開創者。《周易·繫辭傳下》：「神農氏作，斫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又《藝文類聚》卷一一引《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耜耨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

〔三〕宣藥療疾：開創醫學。傳說神農是醫藥的發明者。《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玄注：「五藥，草、木、蟲、食、穀也。其治合之劑，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又《帝王世紀》載神農「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天傷之命」。

〔四〕文王：傳說爲卦辭、爻辭作者。卦辭解釋全卦含義，爻辭解釋每一爻意義。《史記·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五〕孔子：傳說爲《十翼》作者。《十翼》即《易傳》，是對《周易》的注釋，共十篇：彖上、彖下、象上、

象下、繫辭上、繫辭下、文言、序卦、說卦、雜卦。

〔六〕幽贊：暗中受神明佐助。《周易·說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七〕后稷：舜時農官，教民耕稼。《書·舜典》：「汝后稷，播時百穀。」《大戴禮記》：「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

〔八〕伊尹：商初大臣，出仕前曾躬耕於有莘之野，據西漢農學家汜勝之自述，其所創「區田法」曾受伊尹影響。《太平御覽》卷八二一引汜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爲之，收至畝四十石。」

〔九〕岐伯，傳說中的醫學家。《太平御覽》卷七二一引《帝王世紀》：「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著錄「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隋書·經籍志》著錄「岐伯經」十卷。

〔一〇〕黃：黃帝，傳說中的華夏始祖，五帝之首。他播百穀，製衣冠，定算數，製音律，同時還是醫學的發明者。《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著錄有「黃帝內經」十八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一一〕彭：彭祖，善養生，有導引之術。《荀子·修身》：「以治氣養生，則身後彭祖。」《隋書·經籍志》著錄「《彭祖養性經》一卷」。

〔一二〕扁：扁鵲，戰國醫學家，名聞天下。《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著錄「《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一三〕含氣：有生之物。《漢書·賈捐之傳》：「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但軒轅以前^{〔二〕}，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三〕}，畫象稼穡^{〔三〕}，即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乎桐、雷^{〔四〕}，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五〕}，但後人多更修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得全錄^{〔六〕}。而遭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靡，千不遺一^{〔七〕}。

【校記】

〔編〕敦煌本作「篇」。

〔飾〕敦煌本作「飭」。

〔靡〕敦煌本作「糜」。

【注釋】

〔一〕 軒轅：傳說黃帝居於軒轅之丘，故以軒轅爲名。書契傳爲倉頡所造，倉頡爲黃帝時史官，故稱「軒轅以前，文字未傳」。

〔二〕 爻：構成《易》卦的長短橫劃。「一」爲陽爻，「--」爲陰爻；每三爻可組合成一卦，由此可得八卦；六爻（即兩卦）相重可得六十四卦。指：旨意。垂：流傳。

〔三〕 畫象稼穡：用畫象來表示農耕活動。稼穡，耕種和收割。《詩·魏風·伐檀》：「不稼不穡。」

〔四〕 桐：桐君；雷，雷公：傳說均是上古醫藥學家。參見《藥總訣序》「雷公」、「桐君」注。

〔五〕 《素問》：針灸學名著，託名於黃帝，《漢書·藝文志》未著錄，《隋書·經籍志》子部醫方類著錄：「《黃帝素問》九卷。」

〔六〕 秦皇三句：《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上書：「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

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七」而遭四句：兵燹是文化典籍散亡的重要原因，漢獻帝爲董卓挾制被迫西遷、晉懷帝永嘉之亂，均對書籍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一〕}。又有《桐君采藥錄》^{〔二〕}，說其華葉形色；《藥對》四卷^{〔三〕}，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四〕}、李當之等^{〔五〕}，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六〕}，冷熱舛錯，草石不分^{〔七〕}，蟲樹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又進《名醫別品》^{〔八〕}，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粗皆取，無復遺落，分副科條，區畛物類，兼注詔時用^{〔九〕}，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並此序錄，合爲七卷^{〔一〇〕}。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制。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爾。

【校記】

「〔有此四卷〕四卷」當爲「三卷」之誤。宋掌禹錫注云：「唐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神農本草》上、中、下並序錄，合爲四卷。』今按『四』當作『三』，傳寫之誤也。何則？按梁《七錄》云：『《神農本草》三卷。』又據今《本經》陶序後朱書云：『《本草經》卷上、卷中、卷下。卷上注云序藥性之原本、論病名

之形診，卷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食三品。即不云三卷外別有序錄。明如韓保昇所云又據誤本，妄生曲說，今當從『三卷』爲正。『羅振玉《敦煌本本草集注序錄跋》（載《羅振玉校刊群書敘錄》）亦云：「此卷以一日之力寫畢，故譌誤不少，然有非寫書者之過者。如序文中稱《本草經》，謂『今之所存，有此四卷』，考《神農本經》，《七錄》以下，皆言三卷，未聞有四卷之本。『四卷』爲『三卷』之譌，蓋已久矣。』

〔四十〕敦煌本作「卅」。

〔三百一十九〕尚志鈞校云：「疑『一』爲『六』之誤，應爲『三百六十九』。下文『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其中有四個藥歸併在其他條中。如『文蛤』歸併在『海蛤』條內。陶弘景注云：『此既異類而同條，若別之，則數多，今以附見，而在副品限也。凡有四物如此。』如果把歸併的四味藥拆開，則總數即成三百六十九種。」

〔得失〕敦煌本作「多少」。〔智有〕敦煌本作「致」。

〔名醫別品〕別「敦煌本作」副」。

〔分副〕敦煌本作「分別」。

〔時〕敦煌本作「世」。

【注釋】

〔一〕所出三句：《本草經》每一草藥後均記其所出郡縣之名，然古本無郡縣名，故本經僅言出自「山谷」等，下標所出郡縣，當是後人所增益。《顏氏家訓·書證》：「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于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皆由後人所羈，非本文也。」王利器注引陳直曰：「《本草》之名，始見于《漢書·平帝紀》及《樓護傳》。陶弘景《本草序》略云：『今之所藏，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玄化等所記。』之推所疑，陶弘景已先言之，但朱崖郡在元帝時已罷棄，趙國在東漢亦廢，蓋此書由兩漢人陸續增補，弘景專指爲後漢人

所附益，亦未必然。」仲景，張仲景，東漢桓帝元嘉、永興間人，有「醫聖」之稱，著有《傷寒雜病論》。元化，華佗，字元化，後漢末名醫，《後漢書》卷八二有傳。

〔二〕《桐君采藥錄》：《隋志》著錄爲三卷。桐君，傳說爲黃帝時人。

〔三〕《藥對》：傳爲雷公所傳，徐之才增補成書。宋掌禹錫注：「北齊尚書令西陽王徐之才撰。」又引李時珍《本草綱目》：「陶氏前已有此書，《吳氏本草》所引雷公是也。蓋黃帝時雷公所著，之才增飾之爾。之才，丹陽人，博識善醫。歷仕北齊諸帝，得寵。」

〔四〕吳普：宋掌禹錫注：「蜀本注云：普，廣陵人也，華佗弟子，撰《本草》一卷。」《隋書·經籍志》著錄爲六卷。

〔五〕李當之：宋掌禹錫注：「蜀本注云：華佗弟子，修《神農本草經》，而世以行用。」《隋書·經籍志》著錄「《李譜之本草》一卷」。

〔六〕三品：錢鍾書《管錐編·全梁文卷四七》：「『三品』即《神農本草經》所稱『養命』之上藥、『養性』之中藥、『養病』之下藥。」

〔七〕石：藥石，中藥裏的礦物成份。

〔八〕《名醫別品》：陶弘景在注釋《本草經》時，將前代名醫增錄於《本草經》材料輯爲一冊，稱《名醫別品》，又稱《名醫副品》或《名醫別錄》。今有人民衛生出版社版、尚志鈞輯校本。

〔九〕詔：辨別物名。

〔一〇〕七卷：《神農本草經》原爲三卷，陶弘景增訂爲七卷。《太平御覽》卷七二三引《梁書》：「先生

性好醫方，專以拯濟，欲利益群品，故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爲七卷，撰《真誥》十卷，《集驗方》五卷，廣《肘後》爲百一之制，世所行用，多獲異效焉。」

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二〕}

夫仰鏡玄精^{〔三〕}，睹景耀之巨細^{〔三〕}；俯眇平區^{〔四〕}，見巖海之崇深^{〔五〕}；搜訪人綱，究朝班之品序^{〔六〕}；研綜天經，測真靈之階業。但名爵隱顯，學號進退，四宮之內，疑似相參^{〔七〕}。今正當比類經正，讎校儀服^{〔八〕}，埒其高卑^{〔九〕}，區其宮域。

【校記】

本篇錄自《道藏》洞真部譜錄類騰字號《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以嚴輯本比勘。

〔眇〕嚴輯本作

「盼」。

【注釋】

〔一〕《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一卷，今存。真靈，即真人、神仙。《雲笈七籤》卷二七：「真靈班級，上下不同。」日人石井昌子《道教的神》認爲《真靈位業圖》爲「道教神系譜」，因此陶弘景成爲「第一個編製道教神譜者」，並進一步認爲陶弘景的功績是將道教學建設爲一門獨立的學問。「他在教理上的第一項業績是編修《真誥》。……第二個業績是著《登真隱訣》。……第三個業績是完

成道教神譜，即編修《真靈位業圖》。」又稱：「該書與當時梁武帝確立的國家權利相呼應，具有連鎖反應的意義，這是不能忽視的。……《真靈位業圖》將衆多的真仙從第一階位排至第七階位，各階置主尊真仙，左右配大量真仙。其列出的真仙名稱，對於考察道教教理也是必要的，也是研究道教神的基本資料。」《四庫提要·道家類存目》：「《真靈位業圖》舊本題梁陶弘景撰。弘景有《真誥》，已著錄。《真誥》見於唐、宋志，朱子謂其竊佛家至鄙至陋者。此書杜撰鑿空，又出《真誥》之下。其用緯書靈威仰、赤熛怒、曜魄寶、含樞紐之名，已屬附會，而易葉光紀爲隱侯局，尤爲無據。至以孔子爲第三左位太極上真公，顏回爲明晨侍郎，秦始皇爲酆都北帝上相，曹操爲太傅，周公爲西明公，比少傅，周武王爲鬼官北斗君，則誕妄殆不足辨。王世貞、胡震亨乃取《真誥》及玉檢大錄諸書詳爲考核，殆亦好奇之過矣。」

〔二〕仰鏡：仰望。《文選》卷二〇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作詩》：「庶士傾風，萬流仰鏡。」玄精：

北方墨帝之神。《藝文類聚》卷六二沈約《齊朝丹徒故宮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

〔三〕景耀：陽光。《抱朴子內篇·明本》：「景耀高照，嘉禾畢遂。」

〔四〕俯眄：俯視。《水經注·漸江水》：「俯眺平林，烟杳在下。」

〔五〕見巖海句：仰望山峰之高聳，俯視大海之深廣。巖，山峰。

〔六〕朝班：臣子朝見帝王要遵循一定的次序，一般按照官位高低分班排列。

〔七〕參：雜亂。

〔八〕儀服：禮服。《後漢書·皇后紀附皇女傳序》：「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

「九」 埒：界域、形狀。此處用作動詞。

又有指目單位「二」，上皇道君「三」、五帝「三」、七老「四」，如此比之類是矣。略說姓名，墨羽「五」、孟卓之例是「六」。或任同秩異「七」，金闕四帝「八」、太極四真及下教之例是矣「九」。業均迹別者「一〇」，諸步綱之例也「一一」。如希林真人爲太微右公「一二」，而領九官上相；未委爲北宴上清，當下親相識耶？諸如此例，難可必證。謂其並繼其所領，而從高域粗，事事條辯，略宣後章。輒以淺識下生，輕品上聖「一三」，升降失序，梯級乖本，懼貽謫玄府「一四」，絡咎冥司「一五」。謹依誠陳啓，仰希照亮「一六」，若必不宜，然願垂戒告。

【校記】

〔上皇道君〕嚴輯本無，以下注文並同。蓋嚴輯本將原文自注一律刪削。

【注釋】

「一」 指目：本義爲手指且目視之，此處意爲稱引。單位：獨立位次。

「二」 上皇道君：見《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在第一左位。

「三」 五帝：當指五帝上相，在第七左位，自注「未顯」。

「四」 七老：正文未見，疑爲「八老」。「八老元仙」在第三右位。

「五」 墨羽：當爲「墨翟」之訛。墨翟在第四左位，注云「宋大水解」。

〔六〕 孟卓：疑當作「孟君」。孟君在第六地仙散位，注云「京兆人也」。

〔七〕 秩：官位、品級。

〔八〕 金闕四帝：查檢《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全卷，僅見二帝，分列第二右位、第三中位。

〔九〕 太極四真：二左真居於第三左位，二右真居於第三右位。

〔一〇〕 業：職務。迹：名迹。

〔一一〕 步綱：同「步罡」，道士禮拜星宿、召遣神靈的一種動作，因其步形轉折，如同踏在罡星斗宿之上，故稱。此處意為一般神靈。

〔一二〕 希林真人：居於《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第二左位，「太微右真公領九宮上相，希林真人燕君」，注云「從小有天王受王君替代」。

〔一三〕 下生：凡人。上聖：天神。

〔一四〕 貽：遺留。謫：過錯。玄府：仙界。

〔一五〕 絡：保羅。咎：過失。冥司：冥府，即陰曹地府。

〔一六〕 仰希：仰望，希望。《雲笈七籤》卷二九：「凡修學之家，仰希神仙，當知鍊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氣於本生，滅根於三關。」

今所詮貫者〔二〕，實稟注之奧旨，存向之要趣。祈祝跪請，宜委位序之尊卑；對真接異〔三〕，必究所遇之輕重。是以三君共辭先致〔三〕，學未體之尤；下班居上，智有不達之蔽。

雖同號真人，真品乃有數；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級千億。若不精委條領〔四〕，略識宗源者〔五〕，猶如野夫出朝廷〔六〕，見朱衣必令史〔七〕；句驪入中國〔八〕，呼一切爲參軍〔九〕。豈解士庶之貴賤，辯爵號異同乎〔一〇〕？陶弘景序。

【校記】

〔學未體之尤〕此句疑有脫文，或當即「學無未體之尤」，與「智有不達之蔽」相對而言。

〔陶弘景

序〕嚴輯本。

【注釋】

〔一〕 詮貫：詮釋，貫通。

〔二〕 真：仙人。《說文·匕部》：「真，仙人變形而登天也。」異：異類，此亦指仙人。《藝文類聚》卷五七謝惠連《連珠》：「蓋聞機心難湛，不接異類。」

〔三〕 三君：位業居高之真靈，如上合虛皇道君（元始天尊）、上清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太極金闕帝君等。

〔四〕 委：知悉。條領：條目要領。

〔五〕 略：通。《淮南子·修務》：「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宗源：淵源。

〔六〕 野夫：農夫。《禮記·郊特牲》：「野夫黃冠。」孔穎達疏：「田夫則野夫也。」

〔七〕令史：漢代蘭臺尚書屬官，居於郎之下，掌文書事務。晉以後令史皆朱衣。《通典·職官》：

「晉、宋蘭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板，給書僮。……梁、陳與晉、宋同。」

〔八〕句驪：古國名，在今朝鮮境內。此指句驪使者。

〔九〕參軍：官名。東漢末始有「參某某軍事」名義，晉以後置「參軍」爲軍府官名。

〔一〇〕辯：通「辨」。《莊子·秋水》：「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

養性延命錄序〔一〕

夫稟氣含靈〔二〕，唯人爲貴〔三〕。人所貴者，蓋貴爲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斃〔四〕。若能遊心虛靜，息慮無爲，服元氣於子後〔五〕，時導引於閑室，攝養無虧，兼餌良藥，則百年耆壽，是常分也。如恣意以耽聲色，役智而圖富貴，得喪恒切於懷，躁撓未能自遣，不拘禮度，飲食無節，如斯之流，寧免夭傷之患也？

【校記】

本篇錄自《道藏》洞神部方法類《養性延命錄》卷首，以《雲笈七籤》卷三二《養性延命錄》卷首序比勘。

〔爲生〕爲《雲笈七籤》本作「於」。

〔服〕《雲笈七籤》本作「候」。

〔得喪恒切於懷〕《雲笈七

籤》本作「得喪榮於懷抱」。「榮」疑爲「縈」之誤。

【注釋】

〔一〕《養性延命錄》：二卷，陶弘景撰，收入《正統道藏》洞神部方法類。該書采摭前人養生言論，並加以歸納提煉，引錄之書多達三十餘種，彙集了漢魏以來養生學之精華。上卷三篇，下卷三篇。朱越利《養性延命錄考》：「《養性延命錄》卷前有序文一篇，從內容看當爲纂集者所書。序文先述養生的必要性，以示纂集《養性延命錄》之緣由；次敘纂集的過程，以明《養性延命錄》資料之來源和取捨之原則。」張湛、道林、翟平、黃山及《養生要集》等處注釋參考了朱越利的觀點，特爲表出。

〔二〕稟氣含靈：《論衡·命義》：「人秉氣而生，含氣而長。」稟氣，天賦氣性。含靈，內蘊靈性。

〔三〕唯人爲貴：《書·泰誓上》：「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四〕神大用二句：精神耗損過度則毀滅；形體操勞過度則死亡。《漢書·司馬遷傳》載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斃，形神離則死。」

〔五〕服元氣：道家養生之法。《雲笈七籤》卷五八有「服元氣法」。元氣，宇宙自然之氣。《楚辭·九思·守志》：「食元氣兮長存。」子後：子夜之後。

余因止觀微暇〔二〕，聊復披覽《養生要集》〔三〕，其集乃前彥張湛〔三〕、道林之徒〔四〕，翟平〔五〕、黃山之輩〔六〕，咸是好事英奇，志在寶育，或鳩集仙經真人壽考之規，或得採彭鏗老君長齡之術〔七〕，上自農黃以來，下及魏晉之際，但有益於養生，及招損於後患，諸本先皆記

錄，今略取要法，刪棄繁蕪，類聚篇題，分爲上、下兩卷，卷有三篇，號爲《養性延命錄》，擬補助於有緣，冀憑緣以濟物耳^{〔八〕}。

【校記】

〔前彥〕「前」原誤作「錢」，據《雲笈七籤》本改。

〔得採彭鏗老君〕《雲笈七籤》本作「採摭彭祖李

聘」。

〔及招損〕《雲笈七籤》本作「乃無損」。

〔命〕《雲笈七籤》本作「年」。

〔擬〕《雲笈七籤》本

作「庶」。

【注釋】

〔一〕止觀：本爲佛教修行法門之一，此借指道教的修煉方式，通過蕩滌心境，滌除雜念，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微暇：閑暇。

〔二〕《養生要集》：《隋書·經籍志》子部醫方類：「《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舊唐書·藝文志》、《新唐書·經籍志》著錄同。朱越利《〈養性延命錄〉考》認爲《養生要集》爲張湛、道林、翟平、黃山四人作品的合集，所以有兩個張湛，編《養生集》者爲東晉張湛（字處度），編《養生要集》的是北魏張湛（字子然）。

〔三〕前彥：前賢。張湛：字處度，高平人。楊伯峻《張湛事迹輯略》：「《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新、舊《唐志》同。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曰：『疑此係《魏書》列傳中之張湛，非注《列子》者。』伯峻案，此說毫無根據，且魏之張湛未必知醫（《魏書》以及《北史·張湛傳》俱不曾提及），

而晉之張湛能醫，尤可證丁氏之說不可信。黃逢元《補晉書藝文志》云：「《初學記》四、又三十七，《文選注》二十一、又五十二，《御覽》二十九、又三十一、又八百三十九、又八百四十一、又九百三均引存。」伯峻案，湯用彤《讀道藏札記》云：「《養生延年錄序》謂「余因止觀微暇，聊復披覽《養生要集》，其集乃錢彥、張湛、道林之徒，翟平、黃山之輩，咸是好事英奇，志在寶育」云云，可見《養生要集》或為張湛錄當時諸家之說而成。」又云：「《養生延命錄》卷上第九有張湛《養生集敘》。」

〔四〕道林：生平未詳，《道藏》正一部有《太清道林攝生論》一卷，即《養生要集》所採道林之作。

〔五〕翟平：生平未詳。《隋書·經籍志》子部醫方類著錄翟平《養生術》一卷，當即《養生要集》所錄翟平之作。

〔六〕黃山：生平未詳。湯用彤《讀道藏劄記·關於《養性延命錄》》：「《仙苑編珠》引《神仙傳》曰：『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也。』」據朱越利考證，黃山有《黃山子》、《黃山君訣》等作。

〔七〕彭鏗：傳說中的養生家，即彭祖。干寶《搜神記》卷一：「彭祖者，殷時大夫也，姓錢，名鏗。」老君：老子。《後漢書·孔融傳》：「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

〔八〕濟物：濟人。《文選》卷四三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古今刀劍錄序^{〔一〕}

夫刀劍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二〕}，空成堙沒^{〔三〕}。慨然有想^{〔四〕}，遂爲記云。

【校記】

本篇錄自宋左圭編《百川學海》第四十三冊《古今刀劍錄》卷首。

【注釋】

〔一〕《古今刀劍錄》：一卷，陶弘景撰。該書記錄自夏禹至梁武帝時各朝代所製寶劍、寶刀之名稱、尺寸、數目、緣起及所刻銘文，彙集了我國梁代以前刀劍工藝的珍貴史料。全文見本書附錄八。《四庫全書總目》認爲該書真偽參半，雖「非盡弘景本文」，然「其來已久，不盡出後人贗造」。其序言出自陶弘景手筆，當無疑問。

〔二〕精奇：精采奇妙。《世說新語·文學》：「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挺異：卓異。

〔三〕湮沒：埋沒。《文選》卷五六陸倕《石闕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

〔四〕慨然：感慨貌。《荀子·宥坐》：「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

相經序^{〔二〕}

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三〕}，吉凶之表乎氣貌^{〔四〕}，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五〕}。董賢甫在弱冠^{〔六〕}，便位過三公，貲半於國^{〔七〕}，而裁出世，身摧家破。馮唐袴穿郎署^{〔八〕}，揚雄壁立高閣^{〔九〕}，而並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宦不過尉史^{〔一〇〕}；或穎惠若神，僅至齟齬^{〔一一〕}；或不辨菽麥^{〔一二〕}，更保黃耆^{〔一三〕}。此又明其偏有得也^{〔一四〕}。

【校記】

本篇錄自《藝文類聚》卷七五，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嚴輯本比勘。

〔裁〕道藏本作

「才」。

〔世〕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嚴輯本並作「三十」。錢熙祚《指海·華陽陶隱居集》校

云：「疑係『卅』字之譌。」按董賢壽僅二十二，作「三十」與事實不合。〔宦〕各本並作「官」。

【注釋】

〔一〕《相經》：三十卷，鍾武隸撰，著錄於《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並云亡；兩《唐志》未著錄。

鍾武隸，史傳無載，其事迹不可考。劉孝標亦有《相經序》，載《藝文類聚》卷七五。兩篇《相經序》或均爲鍾武隸《相經》而作。

〔二〕 蓋性命句：命運外現於形體和骨相。《論衡·骨相》：「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

〔三〕 吉凶句：吉凶外現於氣度和風貌。《論衡·吉驗》：「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

〔四〕 且富貴二句：富貴抑或貧賤，長壽還是短天，均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控制。《論語·顏淵》：「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衡·命義》：「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于體。故壽命修短，皆稟于天；骨法善惡，皆見于體。命當夭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

〔五〕 董賢：字聖卿，西漢雲陽人。漢哀帝即位後，恩寵日盛，二十二歲拜為大司馬，與孔光、彭宣等並為三公。及哀帝駕崩，董賢伏辜自殺。其事迹見《漢書》卷九三《佞幸傳》。弱冠：古代男子年至二十初加冠，時體未壯，故稱弱冠。《禮記·曲禮上》：「二十曰弱冠。」

〔六〕 貲：通「資」，財貨，見《玉篇·貝部》。

〔七〕 馮唐：安陵人，以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事漢文帝。文帝曾問他：「父老何自為郎？」顏師古注：「言年事已高，何乃自為郎也？」見《漢書》卷五〇。《文選》卷五四劉孝標《辨命論》：「馮都尉皓髮於郎署。」袴：下衣。穿：破敝。《莊子·山木》：「衣弊履穿，貧也。」

〔八〕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漢代著名文學家。博學能文，尤善辭賦，沖和恬淡，不事富貴。漢成帝時，獻《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被任為郎；王莽時，任大夫，校書天祿閣。《漢

書》本傳稱其「清靜無爲，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以修廉隅以僥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壁立：謂室中除四壁外，別無他物，極言其窮困。《論衡·別通》：「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

〔九〕尉史：漢代郡尉之屬官，官職卑微。

〔一〇〕齠齠：指童年。「齠」與「齠」本義均爲兒童換齒。《韓詩外傳》卷一：「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

〔一一〕不辨菽麥：言人不慧。《左傳》成公十八年：「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杜預注：「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一二〕黃耆：老人之稱。《漢書·師丹傳》：「德爲國黃耆。」顏師古注：「黃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耆，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

〔一三〕此又句：此又說明富貴與壽命、聰慧與顯達不可兼得。

論

難鎮軍均聖論〔一〕

山民陶隱居仰諮〔二〕。論云〔三〕：前佛後佛〔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韞〔五〕，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六〕，厥路非遠〔七〕。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八〕，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九〕，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一〇〕，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一一〕，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一二〕。又戒有五支〔一三〕，四者犯人〔一四〕，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一五〕，獸爲生品之末。內聖外聖〔一六〕，義均理一。

【校記】

本篇錄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本《廣弘明集》卷五，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比勘。
〔支〕馮氏家藏本作「枝」。

【注釋】

〔一〕鎮軍：沈約（公元四四一至五一三年），字休文，吳興吳康（今浙江德清）人。歷仕宋、齊、梁三

朝，在梁代官職尤爲顯赫。爲南朝著名文學家。據《梁書·武帝紀》，沈約於天監三年（五〇四）春由前尚書左僕射遷爲鎮軍將軍，天監五年（五〇六）遷右光祿大夫，陶弘景題稱「難鎮軍」，故此論辯應發生在天監三年到五年間。沈約《均聖論》爲附和梁武帝而作。梁武帝在《舍事李老道法詔》（載《廣弘明集》卷四，云作於天監三年）中宣揚了三教同源觀：「儒教和道教同源於佛教，老子、周公與孔子均是如來弟子。沈約作《均聖論》，認爲儒、道、佛的創始人均爲聖人，正是爲梁武帝搖旗助威。王家葵認爲沈約此文是受命而作：「永明年間沈約爲西邸上賓，入梁後爲武帝股肱，因蕭子良與蕭衍皆佞佛，故在這兩個時期，沈約或受命，或奉敕，撰寫了大量有關佛教的詩文疏論，如《均聖論》、《究竟慈悲論》、《佛記序》、《內典序》、《千佛頌》、《彌勒贊》、《竟陵王發講疏》等。」（《陶弘景叢考》第一章《陶弘景交遊叢考》）。

〔二〕 山民：陶弘景自稱。唐代以來稱隱居者爲「山人」，爲避唐太宗之諱改。

〔三〕 論：沈約《均聖論》，以下爲節錄。沈約《均聖論》全文見後附。

〔四〕 前佛：指先秦儒、道賢人，如周公、老子、孔子等。後佛：指後漢以來的佛徒。

〔五〕 象、寄、狄鞮：古指來自南方、東方、西方等地譯官。《禮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六〕 密塗：言路近。《書·畢命》：「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七〕 厥：其。《爾雅·釋言》：「厥，其也。」《書·禹貢》「厥土黑墳」，《史記·夏本紀》作「其土黑墳」。

〔八〕 姬公：周公。

〔九〕 燧人氏：古帝王，始教人熟食之法。《韓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

〔一〇〕 宗條：宗派條例、戒律。

〔一一〕 見生二句：《孟子·梁惠王上》：「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一二〕 草木二句：《禮記·月令》：「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禮記·曲禮下》：「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麇卵。」麇卵，幼獸和鳥蛋。

〔一三〕 戒有五支：佛家語，即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見《弘明集》卷一三梁釋僧祐《奉法要》。

〔一四〕 四者犯人：指盜、淫、欺、飲酒。

〔一五〕 一者害獸：指殺生。

〔一六〕 內聖：指佛教內部的佛陀。外聖：指周公、孔子等聖人。《弘明集》卷三孫綽《喻道論》：「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

諮曰〔二〕：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逾累劫〔三〕。未審前佛後佛〔三〕，相去宜幾？

【注釋】

〔一〕 諮：諮詢，請教。

〔二〕 劫：佛經謂世界由形成至毀滅的一個周期。

〔三〕 未審句：沈約《均聖論》：「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

釋迦之現，近在莊王〔二〕，唐虞夏殷，何必已有〔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

隱〔三〕。育王造塔〔四〕，始敬王之世〔五〕，既閭浮有四〔六〕，則東國不容都寡〔七〕。

【注釋】

〔一〕 莊王：周莊王。佛祖釋迦牟尼生於周莊王時之說，始自謝承《後漢書》：「佛以癸丑七年十五日托生于淨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前六八九）甲寅四月八日生。」載于姚之駟《後漢書補逸》卷一二。蓋陶弘景相信此說，沈約則認為不可確知。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云：「蓋以《春秋》是年恒星不見，係應化之瑞象也。實則莊王十年，歲非甲寅。而依今日考證，佛之出世，或更在此後。然佛陀生年，謝承之說或為最早。迨其後釋老因化胡之說，互爭先後，釋迦、老子之生年，乃各愈推愈遠，而其瑞應益為神奇。」

〔二〕 唐虞二句：沈約《均聖論》稱佛法「唐虞三代，不容未有」，進而認為燧人氏時「蓋佛教之萌兆也」，陶弘景反對此論。

〔三〕 周公三句：周公未言佛法，沈約認為乃聖人秘而不宣，陶弘景則認為此正佛教尚未東傳之明證。

〔四〕 育王造塔：阿育王，佛教護法名王，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國王，在位年代約為公元前二六八年

至前二二三年。初奉婆羅門教，後皈依佛教，崇佛教爲國教，頒布許多以佛教治國的法令，並派人到國外傳教，對以後佛教的發展有很大影響。《水經注·河水一》：「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餘。此塔前有佛迹，起精舍，北戶向塔。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圍，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

〔五〕 敬王：周敬王，姓姬，名匄，東周君主，公元前五一九至公元前四七六年在位。阿育王在位期間與周敬王並不重合，不知陶弘景何據。

〔六〕 閻浮：閻浮提的省稱，盛產閻浮樹的國土，代指佛教澤被下的廣闊地區。《廣弘明集》卷一九沈約《內典序》：「聖迹彪炳，日煥於閻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刹。」四：四方。

〔七〕 東國：東方之國，指中國。都寡：竟然無有。

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二〕}，亦良有別意。

【注釋】

〔一〕 故歎二句：《左傳》昭公十八年：「仲尼聞之，見于鄉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且四夷之樂^{〔二〕}，裁出要荒之際^{〔三〕}；投諸四裔^{〔三〕}，亦密邇危羽之野^{〔四〕}。禹迹所至，不及河源^{〔五〕}；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六〕}。則天竺屬賓^{〔七〕}，久與上國殊絕^{〔八〕}。衰周已後，時或

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九〕}，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屠，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一〇〕}，甘英遠届安息^{〔一一〕}，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一二〕}，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閼^{〔一三〕}，非關運有起復也。

【校記】

〔裳〕原誤作「嘗」，據馮氏家藏本改。

【注釋】

〔一〕 四夷：華夏對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四方少數民族之統稱，又泛指外族、外國。

〔二〕 要荒：王畿外極遠之地。

〔三〕 四裔：指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四個邊遠地區。《書·舜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 密邇：靠近。 危羽：三危、羽山。

〔五〕 禹迹二句：相傳大禹治水，足迹遍於九州，「積石」、「壺口」、「梁」、「岐」等確爲禹迹所至，而記載治水事迹之經傳如《書·禹貢》、《史記·夏本紀》等，均未詳河源所出，故陶弘景認爲「禹迹所至，不及河源」。

〔六〕 越裳二句：越裳氏進奉白雉，輾轉翻譯才得以獻給周朝。《藝文類聚》卷八引《韓詩外傳》：「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

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

〔七〕 天竺：印度國舊名。 罽賓：西域古國名。

〔八〕 上國：外藩對帝室或朝廷的稱呼。此指中國，與天竺、罽賓相對而言。

〔九〕 鄒衍：指鄒衍。《論衡·談天》：「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劉盼遂疑此二句衍）《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

〔一〇〕 張騫：字子文，西漢人。漢武帝建元三年（前一三八），張騫應募出使大月氏，至阿姆河時，見大夏人定居巴克特里亞，遂以「大夏」之名稱呼之，後來西方史學家和阿拉伯人則稱之為「吐火羅斯坦」。 大夏：為中亞古國。

〔一一〕 甘英：字崇蘭，東漢人，曾於漢和帝永元九年（九七）奉西域都護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羅馬帝國）。他從龜茲（今新疆庫車）出發，經條支（今伊拉克境內）、安息（即波斯帕提亞王國，今伊朗境內）等國，到達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灣）沿岸，而未能到達目的地大秦。

〔一二〕 發夢帝庭：漢明帝夢見神人飛于殿前，遂於永平年中，遣使往西域求佛法。此為佛教入中國之始，事載《牟子理惑論》第二十章，《真誥》卷九亦載此事。

〔一三〕 時致通閼：指時代促使佛教得以東傳。通，暢通。閼，阻隔。

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二〕，群生何辜〔三〕？今之澆薄〔三〕，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于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四〕？若粳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五〕，意在緣報，睹迹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六〕。謹備以諮洗〔七〕，願具啓諸蔽。

【校記】

〔立人〕「人」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作「天」。

〔謂〕黃注序刻本作「顧」，馮氏家藏本作「碩」。

〔方〕黃注序刻本作「言」。

〔碩〕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作「顧」。

【注釋】

〔一〕 淳厚：民風淳厚質樸。

〔二〕 辜：罪過。

〔三〕 澆薄：社會風氣浮薄。《後漢書·朱穆傳》：「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

〔四〕 大慈：佛教語，無量慈悲。神力：佛教語，無所不能之力。躓：阻礙。《廣韻·至韻》：

「躓，礙也。」

〔五〕 內：內心。 惕：憂懼。 寡：缺少。 方：方法。

〔六〕 頓悟：佛教語，與「漸悟」相對，意謂不假時間和階次，直接悟出真理。晉、宋間竺道生始立頓悟之義，後發展爲「直指人心，頓悟成佛」之旨，禪宗南宗更主其說。《宋書·蠻夷傳·天竺迦黎國》：「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之。」

〔七〕 洗：洗除。

〔附〕 沈約《均聖論》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于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叢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羲，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羲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爲遠，何其瑣瑣爲念之局耶？

【校記】

本篇錄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本《廣弘明集》卷五，以《四部叢刊》本《廣弘明集》所載比勘。

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由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迹而弗睹。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途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于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

【校記】

〔由〕《四部叢刊》本作「有」。

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實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滅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

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潦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蓐于酒，淫迷乎色，詭妄于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

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刳剗，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述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校記】

〔述〕《四部叢刊》本作「迷」。

〔附〕 沈約《答陶隱居難》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

【校記】

本篇錄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本《廣弘明集》卷五，以《四部叢刊》本《廣弘明集》所載比勘。

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見，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來至于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概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

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嘗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鬬寶，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于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届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

【校記】

〔經〕底本脫，據《四部叢刊》本補。

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于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

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睹迹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墓誌

王法明墓誌銘^{〔一〕}

紱冕豈榮^{〔二〕}，隨璜非寶^{〔三〕}，萬里求真，緘茲內抱^{〔四〕}。

【注釋】

〔一〕 本文錄自《太平御覽》卷六六六引《真誥》。本事作：「王朗字法明，太原人也。入茅山，師陶隱居。以梁大通三年正月十四日化，隱居爲制銘誌並設奠，云『紱冕豈榮，隨璜非寶，萬里求真，緘茲內抱。』」由此可知，此文作於梁大通三年（五二九）。

〔二〕 紱冕：繫官印的絲帶與大夫以上的禮冠，比喻高官厚祿。《淮南子·俶真》：「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惴惴離跂，各欲行其知僞，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

〔三〕 隨璜：疑指隋侯之珠。《墨子·耕柱》：「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民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

〔四〕 緘：閉藏。抱：懷抱。

碑

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一〕}

道冠兩儀之先^{〔二〕}，名絕萬物之始者，固言語所不得辯，稱謂所莫能筌焉^{〔三〕}。可以文字述云，何以金石傳古？其遂休也，則日月空照；遂默也，則生人長昏。是故出關導以兩卷^{〔四〕}，將生摘其五文，令懷靈抱識之士，知杳冥之有精焉。自時厥後，突代間出。雲篆龍章之牒^{〔五〕}，炳發于林岫^{〔六〕}；環辭麗氣之旨^{〔七〕}，藻蔚於庭筵^{〔八〕}。其可以重軌範、著謠誦者，迄于茲辰。

【校記】

本篇錄自馮氏家藏《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以黃注序刻本、道藏本、嚴輯本及《弘治句容縣志》卷一所載比勘。
〔二〕疑當作「今」。

【注釋】

〔一〕 葛公：葛玄（公元一六四至二四四年），字孝先，三國吳著名方士，本琅琊人，後遷丹陽句容。他



是葛洪從祖，人稱「太極葛仙翁」。師事左慈，從左慈處得《太清丹經》、《九鼎丹經》、《金液丹經》，精心研誦，傳弟子鄭隱，再傳葛洪。關於葛玄傳記，《隋書·經籍志》著錄《太極左仙公葛君內傳》，已佚，張承宗《六朝道教人物雜傳述要》稱：「此書《隋志》未著撰人，《兩唐志》作『呂先生』，《宋志》作『吳先主孫氏』。此書當爲吳大帝時敕撰，《兩唐志》書『呂先生』皆『吳先主』之誤也。又《道藏》虞字號六有《太極葛仙公傳》一卷，題青元觀譚嗣先造，前作朱綽序。據劉師培《讀道藏記》考證，此傳本屬舊籍而重加編次，『此書出自元代，與隋、唐志所錄《仙公傳》名同實異。』」按，《太極葛仙公傳》見《正統道藏》洞玄部譜錄類。陶弘景此碑，是記載葛玄生平的原始資料，極爲珍貴。

〔二〕兩儀：天地。《周易·繫辭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列仙傳贊》：「《易》稱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然後有人民，有人民然後有生死，生死之義著明矣。蓋萬物施張，渾爾而就，亦無所不備焉。」

〔三〕筌：通「詮」，解釋。

〔四〕是故句：指老子爲散關令尹喜著書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五〕雲篆龍章：道家符籙，借指道家典籍。《真誥》卷一：「雲篆明光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許長史舊館壇碑》：「龍書雲篆，僉然遍該。」

〔六〕 炳發：煥發。

〔七〕 環辭：環通「瑰」，瑰麗的文辭。麗氣：秀麗的氣韻。《古文苑》卷一九崔瑗《河間相張平子

碑》：「環詞麗說，奇技偉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

〔八〕 藻蔚：文辭美矣。《抱朴子外篇·擢才》：「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

昔在中葉，甘、左見駭於魏王〔二〕，象、奉擅奇於吳主〔三〕，至如葛仙公之才英俊邁，蓋其尤彰彰者矣。公于時雖歷游名岳，多居此嶺〔三〕。此嶺乃非洞府，而跨據中川。東視則連峰入海，南眺則重嶂切雲，西臨江潏，北旁郊邑〔四〕。斯潛顯之奧區，出處之關津〔五〕。半尋石井〔六〕，日汲莫測其源；三足白鹿〔七〕，百齡不異其質。精靈之所弗渝，神祇之所司衛，麻衣史宗之儔相繼栖托〔八〕。後有孫慰祖，亦嗣居彌歲。山陰潘洪〔九〕，字文盛，少秉道性，志力剛明。前往餘姚四明隩國〔一〇〕，爲立觀。直上百里，榛途險絕〔一一〕。既術識有用〔一二〕，爲物情所懷〔一三〕。天監七年，郡邑豪舊遂相率輿出，制不由己，以此山在五縣冲要，舍而留止于茲，十有五載。將欲移憩壇上，先有一空碑，久已摧倒，洪意以爲「蔭其樹者，尚愛其枝」，況仙公真聖之遺踪，而可遂淪乎〔一四〕！乃復建新碑於其所，願勒名迹以永傳。隱居不遠千里，寓斯石而鐫之〔一五〕。

【校記】

〔北旁郊邑〕《弘治句容縣志》引作「北接駒驪」。

【注釋】

〔一〕 甘左：甘始、左慈。二人均爲三國時方士，見葛洪《神仙傳》卷一〇、卷八。《三國志》卷二九裴松之注引曹植《辯道論》：「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

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韋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

〔二〕 象奉：介象、董奉。葛洪《神仙傳》卷九：「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招徵象到武昌，甚敬重之。」並記載介象爲吳主騎杖入蜀、畫地釣魚事。《三國志》卷六三裴松之注有節引。董奉，字君異，侯官縣人，見《神仙傳》卷一〇。

〔三〕 此嶺：指天台山。檢各種葛玄傳記，言其隱居之所，或言赤城，或言上虞，均與天台相連，下文「天台蘭竹，是焉遊棲」可證。

〔四〕 旁：通「傍」，依近。《莊子·齊物論》：「旁日月，挾宇宙。」成玄英疏：「旁，依附也。」

〔五〕 斯潛顯二句：此爲隱居之勝地，居住於此，可進可退，來去自由。潛顯，與出處同，出世與入世。奧區，隱秘之區。關津，關卡要隘。

〔六〕 尋：長度單位。《詩·魯頌·閟宮》：「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毛傳：「八尺曰尋。」

〔七〕 三足白鹿：《太極葛仙公傳》：「仙公在世時恒憑一桐木几，及上升後，其几化爲三足白鹿。」

〔八〕 史宗：傳說中的得道之士，常著麻衣，故世號麻衣道士，見《高僧傳》卷一〇。

〔九〕 潘洪：字文盛，南朝道士，曾師從陶弘景。陶弘景《舊館壇碑陰記》：「上清弟子，四明山館主、會稽山陰潘文盛。」《太平御覽》卷四〇九引《道學傳》：「潘洪字文盛，山陰人，幼辭家入山，修稟上法。陶貞白見而悅之，遂與投分共游諸處，尋求真書。」

〔一〇〕 四明：四明山，在浙江餘姚。《文選》卷一一孫綽《游天台山賦序》：「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一一〕 榛途：雜草叢生之途。

〔一二〕 術識：方術學識。

〔一三〕 物情：物理人情，世情。嵇康《釋私論》：「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

〔一四〕 遂：竟然。淪：亡失。

〔一五〕 寓：寄託。

仙公姓葛諱玄^{〔一〕}，字孝先，丹陽句容都鄉吉陽里人也。本屬瑯琊^{〔二〕}，後漢驃騎僮侯廬^{〔三〕}，讓國於弟^{〔四〕}，來居此土^{〔五〕}。七代祖艾，即驃騎之弟，襲封僮侯。祖矩，安平太守、黃門郎。從祖彌，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陰令、散騎常侍、大尚書。代載英哲，族冠吳史^{〔六〕}。

【注釋】

〔一〕 仙公句：《抱朴子外篇·自敘》：「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太極葛仙公傳》：「《金陵志》云：『《列仙傳》曰：本姓諸葛，遠祖征江漢，次丹陽之句容，因止而歎曰：獨身在此，何諸之有？』葛姓始此。」

〔二〕 瑯琊：即瑯邪，郡名，秦置，治所在今山東諸城東南。《抱朴子外篇·自敘》：「洪曩祖爲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廼徙君於琅邪。」

〔三〕 廬：一名浦廬，漢光武帝封爲驃騎大將軍。《抱朴子外篇·自敘》：「君之子浦廬，起兵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

〔四〕 讓國於弟：《抱朴子外篇·自敘》：「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爲文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

〔五〕 來居此土：葛文受爵，將所得俸祿分於兄葛廬，葛廬辭而不受，遂渡江遷居句容。《抱朴子外篇·自敘》：「文辭不獲已受爵，即第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

「六」代載二句：代代皆出英哲，其族冠於吳史。

公幼負奇操，超絕倫黨，神挺標峻，精輝卓逸，墳典不學，而知道術^{〔二〕}。纔聞已了，非復軌儀所範，思識所該，特以域之情理之外，置之言象之表而已。吳初，左元放自洛而來^{〔三〕}，授公白虎七變^{〔四〕}，爐火九丹^{〔五〕}。於是五通具足^{〔六〕}，化遁無方^{〔七〕}。孫權雖愛賞仙異，而內懷猜害，翻琰之徒^{〔八〕}，皆被挫斥，敬憚仙公，動相諮稟。公馳涉川岳，龍虎衛從。長山蓋竹^{〔九〕}，尤多去來；天台蘭風^{〔一〇〕}，是焉遊憩。時還京邑，視人如戲^{〔一一〕}。詭譎倜儻，縱倒河山。雖投鳧履墮^{〔一二〕}，叱羊石起^{〔一三〕}，蔑以加焉^{〔一四〕}。於時有人，漂海隨風，眇漭無垠，忽值神島，見人授書一函，題曰「寄葛公」，令歸吳達之。由是舉代翕然^{〔一五〕}，號爲仙公。故抱朴著書，亦云「余從祖仙公」^{〔一六〕}，乃抱朴三代從祖也。

【校記】

〔葛公〕道藏本作「葛仙公」。

【注釋】

〔一〕墳典二句：典籍不學而知道術，即孔子所云「生而知之者」。《論語·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墳典，三墳五典，後泛指典籍。

〔二〕左元放：即左慈。《真誥》卷一二陶弘景注：「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即葛玄之師也。」《神仙傳》卷七：「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術，尤長於治病。」

〔三〕白虎七變：變幻之術。《抱朴子內篇·遐覽》：「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駝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任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

〔四〕爐火九丹：煉丹之術。九丹，道教謂服後可長生或成仙的丹藥，即丹華、神符、神丹、還丹、餌丹、煉丹、柔丹、伏丹、塞丹。《抱朴子內篇·金丹》：「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又云：「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

〔五〕五通：指通過修真體道而獲得五種超自然的能力，即眼通、耳通、鼻通、舌通、心通。

〔六〕化遁：言變化無窮。

〔七〕翻琰：虞翻、介琰。《三國志·吳志·虞翻傳》：「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邪！』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搜神記》卷一：「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住建安方山，從其師白羊公杜受玄一無爲之道。能變化隱形。嘗往來東海，暫過秣陵，與吳主相聞。吳主留琰，乃爲琰架宮廟，一日之中，數遣人往問起居。琰或爲童子，或爲老翁，無所食啖，不受餉遺。吳主欲學其術，琰以吳主多內御，積月不教。吳主怒，敕縛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發，而繩縛猶存，不知琰之所之。」

〔八〕長山：山名，位於江西鄱陽。蓋竹：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位於浙江臨海。

〔九〕天台：山名，位於浙江台州。《文選》卷一一孫綽《遊天台山賦序》：「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蘭風：山名，在浙江上虞。

〔一〇〕視人如戲：指葛玄運用變化之術以資娛樂。《太平廣記》卷七一《葛玄》：「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時患熱，方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著屋棟，連日猶在。玄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玄手拍牀，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即止。」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一一〕投鳧履墮：傳說中東陵聖母事。《神仙傳》卷七：「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著履一雙在窗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飛集盜物人之上。」青鳥蓋即聖母所留之履所化。

〔一二〕叱羊石起：傳說中黃初平事。據《神仙傳》卷二：黃初平，丹谿人，十五歲牧羊時，有道士見其天性良謹，將他帶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黃初起入山尋人，幾經周折，最終找到了初平。兄弟相見，悲喜交集。初起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

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

〔一三〕蔑：無。《詩·大雅·板》：「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毛傳：「蔑，無。」

〔一四〕翕然：一致頌揚。《抱朴子內篇·道意》：「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

〔一五〕故抱朴二句：《抱朴子內篇·金丹》：「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

俗中經傳所談，云「已被太極銓授，居左仙公之位」〔二〕，如《真誥》並《葛氏舊譜》，則事有未符〔三〕。恐教迹參差，適時立說。猶如執戟侍陛，豈謂三摘靈桃〔四〕；徒見接神役鬼，安知止在散職。一以權道推之，無所復論其同異矣。仙公赤烏七年太歲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五〕，長往不返。恒與郭聲子等相隨〔六〕，久當授任玄都〔七〕，祇秩天爵〔八〕，佐命四輔〔九〕，理察人祇〔一〇〕。瞻望舊鄉，能無累累之歎〔一一〕；顧眄後學，庶垂汲引之慈。敢藉邦族末班〔一二〕，仰述真仙遺則云爾。

【校記】

〔同異〕黃注序刻本作「異同」。

【注釋】

〔一〕左仙公：道教神譜中的官職。《真誥》卷五：「崑崙上有九府，是爲九宮，太極爲太宮也。諸仙人俱是九宮之官僚耳。至于真人，乃九宮之公卿大夫。仙官有上下，各有次秩。仙有左右府，而有左右公、左右卿、左右大夫、左右御史也。」

〔二〕事有未符：葛玄被任爲左仙公之事與記載不符。《真誥》卷一二：「問葛玄。玄善于變幻，而拙于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非仙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于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黃子陽、郭聲子相隨。」陶弘景注：「葛玄字孝先，是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爲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所以有問，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靈寶》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妄乎？」

〔三〕靈桃：仙桃。參見《水仙賦》「王母送桃」注。

〔四〕仙公句：《神仙傳》卷八：「（葛玄）一日語弟子張恭，言：『吾爲世主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以八月十三日中時去矣。』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氣絕，顏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三夜，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響如雷，燭滅。良久，風止，燃燭，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明旦，問鄰人，鄰人言：『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內。』籬落樹木並敗折也。」

〔五〕郭聲子：傳說中的得道之士。

〔六〕玄都：傳說中的神仙世界。

〔七〕祇：通「振」，宣揚。《楚辭·離騷》：「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秩：次序。天爵：天然爵位。

〔八〕四輔：官名。《漢書·谷永傳》：「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顏師古注：「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

〔九〕理察：審理。祇：地神。

〔一〇〕累累：多次。《春秋穀梁傳》哀公十三年：「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

〔一一〕邦族：邦國宗族。末班：下位。陶弘景亦丹陽人，與葛氏雖非同族，猶是同鄉，故得稱「邦族末班」。

九垓夔絕〔一〕，七度虛懸〔二〕。分空置境，聚氣構天。物滋數後，化起象前。命隨形轉，神寄業傳。霜野菸衰〔三〕，竹柏翠微。泉墟共往，彭羨獨歸〔四〕。生因事攝，年以學析。如金在冶，如帛在機。仙公珪警〔五〕，臨韶發穎〔六〕。襄童比迹〔七〕，項孺聯影〔八〕。濯質綺闌，凝心黛嶺。虎變已攄〔九〕，龍駟遂騁〔一〇〕。竭來台霍〔一一〕，偃蹇蘭穹〔一二〕。碧壇自肅〔一三〕，玉水不窮〔一四〕。巡芳沐道，懷古惻衷。表茲峻碣，永扇高風。蘭風寓愆，已勒豐碑。此土舊居，未鐫貞琰〔一五〕。今之遠裔，仰慕清塵〔一六〕。敬思刊樹，傳芳來葉〔一七〕。

【校記】

〔起〕黃注序刻本作「超」。

〔菸衰〕黃注序刻本作「於襄」，道藏本作「於衰」。

〔帛〕原誤作

「泉」，據道藏本改，黃注序刻本作「布」。

【注釋】

「一」 九垓：九重之天。《文選》卷四八司馬相如《封禪文》：「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李善注：「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流於地之八際。」復絕：遼遠貌。

「二」 七度：飛度。《真誥》卷二：「褰裳七度，耽凝洞樓。」陶弘景注：「七度，飛步事也。」

「三」 菸衰：枯萎，衰落。

「四」 彭羨：三國蜀有彭羨，明陳耀文《天中記》卷四八引《蜀志》作「彭羨」，當即一人。彭羨《獄中與諸葛亮書》：「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闡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據其自道，始有隱居之志，後出而輔佐劉備，與此文「共往」、「獨歸」合。

「五」 珪：瑞玉。警：敏悟。

「六」 臨齠：指童年，少年。齠，兒童換齒，即脫去乳齒，長出恒齒。發穎：脫穎，露出頭角。

「七」 褓童：未詳。

「八」 項孺：未詳。

「九」 虎變：白虎七變的省稱，變化之術。攄：施展。

「一〇」 龍輅：神話傳說中的龍車，爲「日」所乘。《楚辭·九歌·東君》：「駕龍輅兮乘雷，載雲旗兮」

委蛇。」

〔二一〕 竭來：即「歸來」。《文選》卷六〇陸機《弔魏武帝文》：「詠歸塗以反旆，登崢澠而竭來。」呂延

濟注：「竭來，言歸去來也。」台霍：天台山、霍山。

〔一二〕 偃蹇：佇立貌，參見《答趙英才書》「偃蹇」注。蘭穹：芳潔之天空。

〔二三〕 壇：僧道舉行法事的場所。陶弘景《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東位青壇，西表素塔。」

〔二四〕 玉水：產玉之水。《文選》卷二六顏延之《贈王太常》：「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李善注：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此引申爲對水的美稱。

〔二五〕 貞琰：碑石之美稱。

〔二六〕 清塵：清高之遺風。《楚辭·遠遊》：「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

〔二七〕 葉：世。《詩·商頌·長發》：「昔在中葉，有振且業。」毛傳：「葉，世也。」

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一〕

弟子華陽隱居丹楊陶弘景謹造〔二〕。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言象所傳，文迹可

記，默然則後之人奚聞乎？含吐萬有，化育群生，本其所由，義歸冥昧。至於形域區分，性用殊品，事限觀聽，理窮數識者，儻或可論山之高，海之廣，天何故以其有容焉？大天之

內，復有小天卅六所，並拓寓地空^{〔三〕}，亘塗水脉^{〔四〕}，闢闡風岫^{〔五〕}，通氣雲巘^{〔六〕}。此山本號句曲^{〔七〕}，其下是第八洞宮，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分置三府。前漢元帝世有咸陽三茅君^{〔八〕}，得道來掌此任，故稱茅山，具詳傳記。至晉海西太和元年^{〔九〕}，句容許長史在斯營宅，厥迹猶存。宋初長沙景王就其地之東，起道士精舍。梁天監十三年，敕賢此精舍，立爲朱陽館。將遠符先徵，定詳火曆^{〔一〇〕}，於館西更築隱居住止。十四年，別創鬱崗齋室，追玄洲之蹤^{〔一一〕}。十五年，建菩提白塔，以均明法教。十七年，乃繕勒碑壇，仰述真軌。

【校記】

本篇錄自顧湘舟鈎本《梁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光緒丙子飛青閣刊本楊守敬《望堂金石》），以《藝文類聚》卷七八所載殘文、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劉喜海鈔本及嚴輯本比勘。文集各本標題作「許長史舊館壇碑」。

〔默〕黃注序刻本、嚴輯本無。

〔以其〕其馮氏家藏本無。

〔海西〕

黃注序刻本、道藏本、嚴輯本無。

〔質〕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質」。

〔止〕道藏本作「址」。

〔十五年三句〕黃注序刻本、道藏本、嚴輯本並脫。因此句明言修佛之意，道藏本似有意割捨。

【注釋】

〔一〕許長史：許穆，一名謚，官至護軍長史，散騎侍郎。年七十二，捨世尋仙，能通靈降真，備傳上清經誥，爲嗣上清第三代真師。清楊世沅《句容金石記》卷一引《集古錄目》引《寶刻叢編》云：

「『隱士陶弘景撰』其前題曰『弟子華陽隱居丹陽陶弘景謹造』，其旁又題曰『此一行隱居手自書』，其文不知誰所書也。弘景學道句曲，山中有晉許長史故居壇塔，爲之記頌，碑額又有四字曰『天靈聖明』，不知爲何語也。」又引元和韓履卿崇寶《鐵齋金石文跋尾》：「右《許長史舊館壇碑》，陶隱居撰，第一行廿四字隱居自書，碑文出弟子孫文輅手。」據文中「十七年，乃繕勒碑壇，仰述真軌」，則本文作於梁武帝天監十七年（五一八），時弘景六十三歲。

〔二〕 丹楊：即丹陽。

〔三〕 拓寓：即拓宇，見《太平山日門館碑》「拓宇」注。

〔四〕 亘：縈繞。《文選》卷五左思《吳都賦》：「樹以青槐，亘以綠水。」李善注：「亘，引也。」

〔五〕 闢闢：開門。《文選》卷二五傅咸《贈何劭王濟》：「明明闢皇闢。」張銑注：「闢，開；闢，門也。謂開門以待賓也。」

〔六〕 雲巘：高聳入雲的山峰。

〔七〕 此山：指茅山，又名句曲山。《真誥》卷一一：「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廻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

〔八〕 三茅君：三茅真君，道教傳說中修道成仙的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真誥》卷一一：「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

〔九〕 海西：晉廢帝司馬奕（公元三六六至三七〇年在位），年號爲太和，後被廢爲海西公。

〔一〇〕 火曆：古指以火德爲象徵的王朝曆數。

〔一一〕 玄洲：傳說中神仙所居之地。《十洲記》：「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官，仙官宮室各異。」

真人姓許諱穆〔二〕，世名謚，字思玄，本汝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三〕，字少張，避許相諛俠〔三〕，乃來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爲光祿勳，識字亮拔，奕葉才明。祖尚〔四〕，字元甫，有文章機見，吳中書郎。父副〔五〕，字仲先，器度淹通，風格清簡，晉刺令、寧朔將軍、下邳太守、西城侯。長史〔六〕，副第五子也，正生〔七〕，少知名。簡文在藩〔八〕，爲世表之交〔九〕。起家太學博士，朝綱禮肆，儒論所宗。出爲餘姚令，勤恤民隱，惠被鄰邑，徵入凱闡〔一〇〕，納言帝側。升平末〔一一〕，除護軍長史、本郡中正，外督戎章，內銓茂序。遐邦肅律，鄉采砥行。太和中，遷給事中散騎常侍，蟬冕輝華〔一二〕，事歸尚德。簡文踐極，方優國老，儵值晏駕〔一三〕，于焉告退，專靜山廬，以修上道。君雖搢紱朝班〔一四〕，諷議庠塾〔一五〕，而心標象外，志結霞門。第四兄遠遊〔一六〕，永和四年，嘉遁不反〔一七〕。君尚想幽奇，歲月彌軫，恒與楊君深神明之契〔一八〕。興寧中〔一九〕，衆真降，楊備令宣喻〔二〇〕。龍書雲篆〔二一〕，僉然遍該〔二二〕；靈謨奧旨，於茲必究。年涉懸車〔二三〕，遵行愈篤。太元元年〔二四〕，解駕違世〔二五〕，春秋七十有二〔二六〕。子姪禮窆虛樞於縣西大墓〔二七〕，京陵之蹤未遠，飛劍之

擲在焉^{〔二八〕}。謹按《真誥》，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乃周武王世九官上相長里薛公之弟也^{〔二九〕}。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托生，因資成道，玉札所授爲上清真人^{〔三〇〕}。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真傳未顯，於世莫得具述^{〔三一〕}。楊君諱義，《真誥》具有事迹。

【校記】

〔嘉〕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長」。

〔結〕原脫，據道藏本補。

〔宣喻〕「喻」黃注序刻本作

「論」。

〔莫得〕「得」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能」。

〔《真誥》具有事迹〕道藏本作「事具《真誥》」，黃

注序刻本、嚴輯本無此注。

【注釋】

〔一〕真人句：《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長史名謐，字思玄，一名穆，正生。少知名，儒雅清素，博學有才章。」

〔二〕六世祖光：《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謹按許長史六世祖名光，字少張，即司徒許敬之第五子也。靈帝時，兄訓及訓子相並儼附閹人貴盛。光懼患及，以中平二年乙丑歲來渡江，居丹陽之句容縣都鄉吉陽里。後值吳初，事爲光祿勳，今許光祿墓是也。」

〔三〕許相：許光兄訓之子。見上注。諛俠：諂媚狹隘。俠，通「狹」。

〔四〕祖尚：《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休長子名尚，字元甫，有才學令聞，吳鳳凰三年爲中書郎，

年五十亡。」

〔五〕父副：《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尚第二子名副，字仲先，庶生，即長史之父也。淳和美懿，州郡所稱，爲晉元帝安東參軍，又征北參軍，帶下邳太守。後爲寧朔將軍，與孔坦討沈充，封西城縣侯。出爲鄉令，有風化，與謝奕兄弟周旋。值蘇峻亂，又携親族往鄉。事平，還拜奉車都尉。年七十七亡。」

〔六〕長史：《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第五某，即長史也，並同正生。」

〔七〕正生：嫡出，正妻所生。

〔八〕簡文：晉簡文帝司馬昱（公元三七一至三七二年在位），字道萬，晉元帝少子。與許邁、許謐、楊羲等多所接遇。在藩：指未登基前。藩，藩國。

〔九〕世表：塵世之外。《文選》卷一六陸機《歎逝賦》：「精浮神淪，忽在世表。」

〔一〇〕凱闡：指尚書省。

〔一一〕升平：晉穆帝司馬聃年號（公元三五七——三六一年）。

〔一二〕蟬冕：即蟬冠，泛指高官所戴。《文選》卷一三潘岳《秋興賦序》：「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

〔一三〕晏駕：車駕晚出，帝王駕崩之諱辭。《史記·范雎列傳》：「官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裴駟《集解》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官車當駕而晚出。」

〔一四〕摺紱：繫印綬於身，謂居官。陶弘景《茅山長沙館碑》：「摺紱之士，飾禮容於闡閭。」朝

班：群臣朝見帝王時，按官品分班排列。

〔二五〕 庠塾：泛指地方學校。《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二六〕 第四兄：許邁，字叔玄，又名映。博學多才，不慕榮利；性好清靜，尋山而止。後改名玄，字遠遊，不知所終。《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先生名邁，字叔玄，小名映。清虛懷道，遐棲世外，故自改名遠遊。」

〔二七〕 嘉遯：又作「嘉遜」，舊時謂合乎正道的退隱。《易·遯》：「嘉遯貞吉，正志也。」《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永和四年秋，絕迹於臨安西山，年四十八。」

〔二八〕 楊君：指楊羲，字羲和，本吳郡人，後徙家句容，爲上清派創始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有關楊羲之事迹及傳說，參見《真誥》中之《真誥敘錄》、《真胄世譜》、《茅山志》卷一〇《嗣上清第二代玄師》、《玄品錄》卷三《道品》。

〔二九〕 興寧：晉哀帝司馬丕年號（公元三六三——三六五年）。

〔三〇〕 宣喻：即宣諭，意即宣佈，曉諭。

〔三一〕 龍書雲篆：道家典籍。《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雲篆龍章之牒，炳發于林岫。」

〔三二〕 僉然：皆，都。《抱朴子外篇·自敘》：「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

〔三三〕 懸車：七十歲。古人一般至七十歲辭官家居，廢車不用。《晉書·王述傳》：「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書乞骸骨。」

〔三四〕 太元：晉孝武帝年號（公元三七六——三九六年）。

〔二五〕 解駕：去世的婉辭。 違世：去世。

〔二六〕 春秋：年壽。關於許長史生卒年與年壽，陶弘景在《真誥》中曾有考證。《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按泰和二年丁卯歲司命所告云：『丙子年當去，時年七十一。』此則永興二年乙丑生，太元元年去也。而《譜》云：『孝武寧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一。』此爲泰安二年癸亥生，爲多二年。今以《真》爲正。」

〔二七〕 虛柩：道家言得道之人辭世，或升天，或尸解，形體消失不見，故云虛柩。

〔二八〕 飛劍之槲：尸解形式之一種，劍猶在槲，形已解去。《雲笈七籤》卷八四：「軒轅有橋山之葬，所以劍舄在焉；玉子有渤海之塚，劍鳴空槲；王喬有京陵之墓，而劍飛冲霄；斯實真驗九玄，精應太虛，神方之靈致，威劍之妙化也。諸以劍尸解者，以劍代身，五百年之後，此劍皆自然還其處也。」

〔二九〕 長里薛公：又稱長里先生，傳說爲許謐的前世之兄。陶弘景《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領九宮上相長里先生薛君。《真誥》卷三：『長里先生，燕代人，周武王時人也。』」

〔三〇〕 玉札：玉版刻的道書。《抱朴子內篇·明本》：「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挺分所得，乃爲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治仙佐治，助聖牧民。」

〔三一〕 真傳二句：指《真誥·真胄世譜》等記載真人生平之材料，其中語焉不詳，故不能備述。

長史第三子諱玉斧^{〔二〕}，世名翽，字道翔。正生。母^{〔三〕}，陶威女，先亡。已得在洞府，易遷宮中。君清穎瑩絜，特絕世倫。郡舉上計掾，不赴。糠粃塵務，研精上業。即弘景玄中之真師也。恒居此宅，繕修經法。楊君數相從就，亟通真感。太和五年^{〔三〕}，於茲告逝，時年卅。《真誥》云^{〔四〕}：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爲上相青童君之侍帝晨，受書爲上清仙公，與谷希子並職。帝晨之位，比世侍中。君長兄揆^{〔五〕}，世名剛；次兄虎牙^{〔六〕}，世名聯，並亦得道。揆今有玄孫靈真在山^{〔七〕}，敕立嗣真館，以褒遠祖之德。皇上乘弘誓本力^{〔八〕}，來君此土，壽育蒼祇^{〔九〕}，範鑄群品^{〔一〇〕}，導法裁俗，隨緣開教。以隱居積蘊三真經誥，久棲華陽，宜還舊宅，供養修理，乃敕工匠建茲堂靖。既仰極帝則^{〔一一〕}，兼闡大猷^{〔一二〕}，東位青壇，西表素塔^{〔一三〕}。壇塔之間，通是基址^{〔一四〕}。埋瓴掎瓦，投錘便值^{〔一五〕}。紫煙白霧，纏徊蔭蓋。宅南一井^{〔一六〕}，即長史所穿。井南大塘^{〔一七〕}，乃郭朝遺制。源出田公之泉^{〔一八〕}，路通姜已之軌^{〔一九〕}。傍枕雷平^{〔二〇〕}，前瞰下泊。東際連崗^{〔二一〕}，北橫長壟。柳汧陽谷^{〔二二〕}，俱會西垂。四域之內，皆謂之金陵地腴者也^{〔二三〕}。長史所居，尤爲標勝。方將駟雲虬而高聘^{〔二四〕}，驅奔鶴以追風，望洪濤之浩汗^{〔二五〕}，睠故都以浸遠。古人有言，匪作奚傳，敢刊石頌，永屬來賢。

【校記】

〔世倫〕馮氏家藏本作「倫世」。

〔裁〕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開」。

〔開〕黃注序刻本、嚴輯本

作「啓」。

〔靖〕劉喜海校：「搆」是。

〔值〕嚴輯本作「埴」。

〔徊〕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

「爲」。

〔壘〕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嶺」。

【注釋】

〔一〕玉斧：許翹，字道翔，許穆第三子。家世修道，幼獨標挺。後成爲上清第四代宗師。《真誥》卷

二〇《真胄世譜》：「小男名翹，字道翔，小名玉斧，正生。幼有珪璋標挺，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潔，糠粃塵務，居雷平山下，修業勤精。恒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

〔二〕母：許玉斧母，即許長史妻。《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興寧中亡。」

〔三〕太和：魏明帝年號（公元二二七——二三二年）。關於許玉斧生卒年，陶弘景於《真誥》曾有考證。《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譜》云『年三十』，而不記去歲。按『二錄』：『泰和二年丁卯，時年二十七。』則是咸寧七年辛卯生也。自泰和三年已後，無復踪跡。依《譜》年三十，即是庚午年去世。」

〔四〕《真誥》云：據《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亡後十六年，當度往東華，受書爲上清仙公、上相帝晨。」

〔五〕揆：許劭小名揆，許謚長子，事迹見《真誥》卷二〇《真胄世譜》。

〔六〕虎牙：許聯字元輝，小名虎牙，許謐次子，服餌仙藥，後得道成仙。事迹見《真誥》卷二〇《真霄世譜》。

〔七〕靈真：許靜泰子，許揆玄孫。《真誥》卷二〇《真霄世譜》：「（許揆）少子名鳳遊，郡主簿。鳳遊子道伏，字明之。明之少子靜泰，字元寶，爲海平縣令，久居會稽禹井山，頗遵承家法，傳受經書，皆摹寫而已。靜泰妻同郡葛氏，唯一子，名靈真，戊午生。今猶在會稽。亦敦尚道業，善能符書，自長史後唯有此六世孫一人而已。」

〔八〕弘誓：佛教語，謂普度衆生的大願。《藝文類聚》卷七六謝靈運《無量壽佛頌》：「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

〔九〕壽育：保全，養育。蒼祇：猶「蒼生」。

〔一〇〕群品：猶「萬物」。

〔一一〕仰極：敬仰。帝則：天帝所定法則。

〔一二〕大猷：治國大道。《詩·小雅·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鄭玄箋：「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

〔一三〕東位二句：青壇、素塔分別爲道、佛建築，表示兩教雙修之義。

〔一四〕通是基址：均爲一地之範圍。

〔一五〕埋瓴二句：意爲拆除壇與塔之間的阻隔，合爲一體，正是兼崇佛、道之意。瓴，亦指「瓦」；揜，意即「埋」。鍤，鍤。值，逢遇。

〔二六〕井：許長史井，在玉晨觀內，參見《茅山志》卷八。

〔二七〕大塘：《真誥》卷一三：「今舍前有塘，乃郭四朝所造也」，「四朝，燕國人也。兄弟四人並得道，四朝是長兄也。」

〔二八〕田公之泉：田公泉。《華陽頌·物軌》：「田泉常澣塵。」

〔二九〕姜已之軌：姜已路。《華陽頌·迹號》：「姜已亘遠踪。」

〔三〇〕雷平：雷平山。《華陽頌·學稟》：「標舍雷平下。」

〔三一〕連崗：連石，指積金山。《華陽頌·學稟》：「立靜連石陰。」

〔三二〕柳汧：柳汧水，又名田公泉。陽谷：陽谷汧，茅山水名。《華陽頌·區別》：「左帶柳汧水，右浚陽谷川。」

〔三三〕金陵地腴：對茅山周近肥沃土地的形象稱呼。「腴」通「肺」。《真誥》卷一一：「句曲山，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之地肺也。」又：「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注：「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三四〕雲虬：入雲之虬。聘：通「騁」，馳騁。

〔三五〕浩汗：水盛大貌。《藝文類聚》卷八曹丕《濟川賦》：「漫浩汗而難測，眇不覩其垠際。」

渾樞驚氣，方祇吐靈〔一〕。依性分境，傳識賦形。化通八寓〔二〕，功浹四溟〔三〕。巡迹電滅〔四〕，測體淵停〔五〕。旋區嶽立〔六〕，亘海雲舒。搏風泳水〔七〕，蹠實憑虛。亦有幽匠，開石架

廬。情高身麗，天府地居。縈轡已曲^{〔八〕}，畫壤腴浮^{〔九〕}。五闥面啓，九塗環周^{〔一〇〕}。長隰旁嶺，交汧比流^{〔一一〕}。廼稱龍伏，寔謂金丘。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暨東晉，二許懷真。裁基浚井，栖道接神。允膺輔聖，錫茲侍晨^{〔一二〕}。參差年代，綢繆名氏^{〔一三〕}。書誥具宣，精暉未弭^{〔一四〕}。甄甃將淪^{〔一五〕}，沉階已毀。拱樹霜摧，修庭草委。肇館華陽，歲躔二紀^{〔一六〕}。永觀前猷，聿遵鴻軌^{〔一七〕}。帝曰茂哉，爾焉斯止。經之營之^{〔一八〕}，輪乎奐矣^{〔一九〕}。勝殿密響，瀉瓶颺芬。瑤宮碧簡，絢采垂文。瓊函玉檢，綺幕綉巾。蘭缸迥耀，金爐颺熏。桐柏雙教，方諸兼學。並證心清，俱漏身濁。離有離無^{〔二〇〕}，且華且朴。結號虛皇，筌法正覺。藥徵質瑩，禪感慧通。行飛欬恍^{〔二一〕}，捫景帶虹。振苦排鄣^{〔二二〕}，還明反聰。物言是力，我見無功。紛紜今古，汗漫兩儀^{〔二三〕}。三相幻惑，舟壑自移。緣來則應，不慮不爲。式題龜錄，人天鑒知。

【校記】

〔驚〕嚴輯本作「驚」。

〔麗〕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遠」。

〔已〕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巴」。

〔暉〕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華」。

〔鴻〕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洪」。

〔瓊〕黃注序刻本、嚴輯

本作「璫」。

〔幕〕《藝文類聚》作「席」。

〔行飛〕馮氏家藏本作「形飛」，黃注序刻本、道藏本、嚴輯本

並作「飛行」。

〔錄〕原缺，據文集各本補。

【注釋】

【一】吐靈：生聖人也。

【二】八萬：八方。

【三】泱：遍及。四溟：四海。《文選》卷二九張協《雜詩》：「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李善

注：「四溟，四海也。」

【四】電滅：迅速消逝，一如閃電。《玉臺新詠》卷九傅玄《擬四愁詩》：「存若流光忽電滅，何爲多念

獨蘊結。」

【五】淵停：亦作「淵渟」，深沉寧靜。《文選》卷四六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嶽鎮淵停。」李善

注引《孫子兵法》：「其鎮如山，其渟如淵。」《抱朴子外篇·審舉》：「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停。」

【六】旋：周旋。嶽立：屹立。《文選》卷七潘岳《藉田賦》：「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黝以雲布。」

【七】搏風：乘風捷上。《莊子·逍遙遊》：「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八】己曲：形容句曲山外形。《太平寰宇記》卷九〇：「句曲山，其山形如『句』字。」《真誥》卷一：「山形似『己』，故以句曲爲名焉。」

【九】畫壤：構築疆域。《玉海》卷一九：「睽金陵之畫壤，控天塹以建都。」腓浮：膏腴之地，水至不滲，故曰腓浮。

【一〇】五闌二句：五門當面開啓，九道四周環列，言其地四通八達。

〔一二〕長隰二句：原隰橫長，山嶺在旁，河流密布，言其地自然豐茂。

〔一二〕侍晨：侍帝晨的省稱。道家稱侍奉天帝的仙官、侍從爲侍帝晨。上文引《真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爲上相青童君之侍帝晨，受書爲上清仙公，與谷希子並職。」

〔一三〕網緼：雲煙彌漫貌。

〔一四〕弭：止息。

〔一五〕甄：陶瓮。甃：井壁。

〔一六〕躔：日月星辰在黃道上運行的軌迹，泛指時間推移。紀：十二年爲一紀。

〔一七〕聿遵，遵循。《後漢書·梁統傳》：「聿遵前典。」

〔一八〕經之營之：《詩·大雅·靈台》：「經始靈台，經之營之。」

〔一九〕輪乎奐矣：《禮記·檀弓下》：「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二〇〕離有離無：佛、道講求不執著於有、無兩端的融通之道。《廣弘明集》卷二一蕭統《解二諦義令旨》：「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

〔二一〕歛恍：猶「歛忽」，迅疾貌。

〔二二〕鄣：通「障」，阻隔。

〔二三〕汗漫：渺茫，曠遠。兩儀：天地，參見《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兩儀」注。

許長史舊館壇碑陰記^{〔一〕}

華陽隱居陶弘景，丹陽秣陵西鄉下里人。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之日未曉時生，仕齊高武世諸王侍讀、奉朝請，永明十年壬申歲，投紱棲山^{〔二〕}，住中茅嶺上，立爲華陽館。至梁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七年，往永嘉楠江青樟山。十年，涉海詣霍山。十一年夏還木溜嶼；其年十月奉勅迎還舊山。十三年正月至茅山，入住東澗。十四年冬，徙來此館。十五年，移鬱岡齋、室靜齋。

【注釋】

〔一〕 本篇錄自《茅山志》卷二〇《梁碑》。題下原有注：「此碑梁普通三年太歲壬寅金石刊，至唐大曆十三年太歲戊午，凡二百六十六年，文字將湮，中山劉明素，字暎微，重加洗刻也。」文末署「普通三年五月五日略記」。則此《碑陰記》作於梁武帝普通三年（五二二）。

〔二〕 投紱：棄去印綬，謂辭官。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吳郡海鹽陸逸冲^{〔一〕}。

上清弟子、宗元前館主、東海剡縣楊超遠^{〔二〕}。

上清弟子、朱陽館主、丹陽湖孰潘淵文〔三〕。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晉陵丁景達〔四〕。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晉陵馮法明〔五〕。

上清弟子、嗣真館主、丹陽句容許靈真〔六〕。

上清弟子、四明山館主、會稽山陰潘文盛〔七〕。

上清弟子、太平山館主、吳郡錢唐褚仲儼。

齊世祖武皇帝〔八〕。

太宗明皇帝〔九〕。

衡陽王蕭筠〔一〇〕。

揚州刺史、始安王蕭遙光。

荊州刺史、聞喜公蕭遙欣。

尚書令、太子少保、丹陽尹、建昌侯沈約〔一一〕。

開府儀同三司、平固忠敬公呂僧珍。

侍中、吏部尚書、吳興太守謝覽〔一二〕。

南梁州刺史、豫章王司馬季延胄。

交州刺史、始興王司馬阮研〔一三〕。

臨海太守伏曼容。

晉安太守謝纂。

晉熙太守紀僧猛。

梁武皇帝〔一四〕。

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一五〕。

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蕭偉〔一六〕。

南平王世子蕭恪〔一七〕。

侍中、豫章內史、太尉長史謝舉〔一八〕。

臨川王世子、前羅平侯蕭立正〔一九〕。

廷尉卿虞權〔二〇〕。

右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過去見在受經法者。普通三年五月五日略記。

【校記】

〔蕭宏〕「宏」原缺，據《梁書》補。

〔臨川王世子〕「王」原作「正」，蓋涉下文而訛。

【注釋】

〔一〕陸逸沖：字敬遊，海鹽陽漬人。參見《授陸敬遊十賚文》〔吳郡陸敬遊〕注。



〔二〕 楊超遠：楊超，字超遠，東海剡縣人。《太平御覽》卷六六六引《道學傳》：「楊超字超遠，東海人也，出入事陶隱居，往復與陶論難，得爲入室。」

〔三〕 潘淵文：字中正，丹陽湖熟人。陶弘景編寫《周氏冥通記》畢，派遣他上呈梁武帝。參見《進周氏冥通記》啓注〔八〕。

〔四〕 丁景達：生平不詳。陶弘景在《周子良傳》中提到他來拜訪徐普明，親眼見證了周子良所住廡外的瑞應，稱他爲「華陽都講」。

〔五〕 馮法明：陶弘景弟子中未見有姓馮名法明者，疑當作「王法明」。王法明，太原人。見上文《王法明墓志銘》注。按，太原亦名晉陵，籍貫與本文正合。

〔六〕 許靈真：許揆玄孫。參見《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靈真」注。

〔七〕 潘文盛：潘洪，字文盛，山陰人。參見《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山陰潘洪」注。

〔八〕 齊世祖：齊武帝蕭蹟（公元四九二——四九三年在位），字宣遠，齊高帝蕭道成長子。陶弘景拜表辭職，齊武帝詔可。《解官表》與《詔答》俱見前文。

〔九〕 太宗：齊明帝蕭鸞（公元四九四——四九八年在位），字景棲，小字玄度。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應即答齊明帝詔問，詳參附錄七《考辨》。

〔一〇〕 蕭筠：「筠」當爲「鈞」之誤。衡陽王蕭鈞，齊高帝蕭道成子。

〔一一〕 沈約：字休文，吳興吳康人。齊竟陵八友之一，入梁後仕宦顯達。參見《難鎮軍均聖論》題解。

〔一二〕 謝覽：字景滌，生卒年未詳。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後出爲吳興太守，卒於官。陶

弘景《答謝中書書》之謝氏當爲謝覽，詳見附錄《考辨第七》。

〔一三〕 阮研：字文幾，書法家。唐張懷瓘《書斷》卷中：「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至交州刺史。善書，其行草出於大王，甚精熟，若飛泉交注，奔競不息。」

〔一四〕 梁武皇帝：梁武帝蕭衍（公元五〇二—五四九年在位），字叔達。代齊自立，建立梁朝。王家葵《陶弘景叢考·新訂華陽陶隱居年譜》：「碑陰記雖題『普通三年』，據《六朝事迹編類》卷一四云：『唐紫陽觀主劉行矩等重勒。』故碑稱『梁武皇帝』，實係重刻者所改。」

〔一五〕 蕭宏：梁太祖蕭順之第六子。

〔一六〕 蕭偉：字文達，梁太祖第八子。

〔一七〕 蕭恪：南平王蕭偉長子。《梁書·太祖五王》：「偉四子：恪，恭，虔，祗。世子恪嗣。」

〔一八〕 謝舉：字言揚，謝覽之弟，《梁書》卷三七有傳。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稱：「齊梁間，侯王公卿從先生授業者數百人，一皆拒絕，唯徐勉、江佑、丘遲、范雲、江淹、任昉、蕭子雲、沈約、謝朓、謝覽、謝舉等在世日早申擁慧之禮，絕迹之後，提引不已。」

〔一九〕 蕭立正：原爲羅平侯，因臨川王蕭宏世子蕭正仁早卒，且正仁無子，於是梁武帝詔立蕭立正爲臨川王世子。見《梁書·太祖五王》。

〔二〇〕 虞權：餘姚人，曾任梁代廷尉卿、永嘉太守。《太平御覽》卷六七九引《三洞珠囊》曰：「梁高祖從（陶弘景）而受道，梁簡文、邵陵諸王、謝覽、沈約、阮忻、虞權，服膺師事之。」

茅山長沙館碑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二〕}；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三〕}。搢紱之士^{〔三〕}，飾禮容於闔閭^{〔四〕}；耿介之夫^{〔五〕}，揚旌麾于門裔^{〔六〕}。

【校記】

本篇錄自《藝文類聚》卷七八，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嚴輯本比勘。

〔所〕道藏本作

「之」。

〔門〕道藏本作「山」。

【注釋】

〔一〕 兩儀：指天地，參見《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兩儀」注。

〔二〕 三教：儒、釋、道。

〔三〕 搢紱：繫印綬於身，謂居官。陶弘景《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君雖搢紱朝班，諷議庠塾，而心標象外，志結霞門。」

〔四〕 闔閭：泛指官門。

〔五〕 耿介：正直廉潔。《楚辭·九辯》：「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

〔六〕 旌麾：旗幟。門裔：門第。

銘曰：至哉乾元^{〔二〕}，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三〕}。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鐘^{〔三〕}，名昭圖史^{〔四〕}。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五〕}，用表遺先。敢巡舊制，有革雜章。刊字弗朽，奕代留芳。

【校記】

〔至〕黃注序刻本、道藏本、嚴輯本作「大」。

〔字〕黃注序刻本、道藏本、嚴輯本作「石」。

【注釋】

〔一〕乾元：指天。《易·乾》：「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二〕三才：天、地、人。

〔三〕歌鐘：古代樂器。《文選》卷三〇鮑照《數詩》：「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

〔四〕圖史：圖書和史籍。《文選》卷五八顏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進思才淑，傍綜圖史。」李善注引班婕妤《自傷賦》：「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

〔五〕茂實：盛美之德業。《文選》卷四八司馬相如《封禪文》：「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

太平山日門館碑^{〔二〕}

日門館者，東霞啓輝，開巖引燭^{〔三〕}，以爲名也。先是吳郡杜徵君^{〔三〕}，聲高兩代^{〔四〕}，德

冠四區^{〔五〕}；教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菁山之北^{〔六〕}。爰以此處幽奇，別就基構。栖集有道，多歷世年。

【校記】

本篇錄自《藝文類聚》卷七八，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嚴輯本及《會稽志》卷一八所載比勘。
〔冠〕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貫」。
〔拓〕《會稽志》引作「構」。

【注釋】

〔一〕《會稽志》卷一八：「日門山，《南史》：杜京產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陶弘景《太平山日門館碑》云『構宇太平之東，結架菁山之北』，意日門館實在菁山、太平山之間也。」

〔二〕東霞二句：麗日朝霞，光輝已啓，如開巖排闥，又如引燭入照。《真誥》卷三：「東霞啓廣輝，神光煥七靈。」

〔三〕杜徵君：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專修黃老之道。《南史》卷七五《杜京產傳》：「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棕、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四〕兩代：指齊高帝、齊武帝兩代。

〔五〕四區：四方廣闊之區。

〔六〕 結架：建造。《文選》卷二二《鍾山詩應西陽王教》：「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呂向注：

「架，造廬也。」

茅山曲林館銘〔二〕

層嶺外峙，邃宮內映；仄穴旁通，榮泉遠鏡〔三〕。尚德依仁，祈生翊命〔四〕；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薨比棟〔四〕，各謂知道〔五〕；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曰曲林，獨爲勁好；奄迹韜功，守茲偕老。

【校記】

本篇錄自《藝文類聚》卷七八，以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嚴輯本比勘。張燮《七十二家集·

陶隱居集目錄》稱此篇標題爲「茅山曲林館碑銘」，可從。蓋本文原當爲《茅山曲林館碑》中的銘文部分，《藝文類聚》僅摘錄銘文，所以改標題爲「銘」。《太平山日門館碑》僅有碑文部分，此篇僅有銘文部分，《茅山長沙館碑》則兼存碑、銘，三篇文體原無二致。

〔曰〕黃注序刻本、道藏本、嚴輯本作「如」。

〔奄〕

【注釋】

〔一〕 曲林館：位於茅山之上，陶弘景曾居於此。

〔二〕榮泉：清泉。《漢書·禮樂志》：「食甘露，飲榮泉。」顏師古注：「榮泉，言泉有光華。」

鏡：映照。《墨子·非攻中》：「鏡於水見面之容。」

〔三〕翊：通「翼」，輔衛。

〔四〕連薨比棟：形容宮觀樓宇連延成片。左思《蜀都賦》：「比屋連薨，千廡萬室。」

〔五〕知道：謂通曉天地之道。《管子·戒》：「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

傳

周子良傳^{〔二〕}

玄人周子良^{〔三〕}，字元穌，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吉遷里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胄族^{〔三〕}，江左有聞。晚葉凋流，淪胥以瘁^{〔四〕}。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五〕}。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州議曹從事。母永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起行，四面來繞己身，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六〕}，生於餘姚明星里。期歲^{〔七〕}，爲姨寶光所攝養^{〔八〕}，同如母之義^{〔九〕}。

【注釋】

〔一〕 本篇錄自《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周氏冥通記》卷首。張天雨《玄品錄》（《道藏》洞神部譜錄類）卷四亦有周子良傳記，當爲縮寫本文而成，可參看。本文末云「右周傳」，可看作結語，又可看作標題，因此擬名爲《周子良傳》，應不離陶弘景之本意。《周子良傳》冠於《周氏冥通記》之首，當然是



該書的一部分；然而分離出來，同時又是一篇獨立的文章，因而不應逸出《陶弘景集》之外。因為《周氏冥通記》口語化的程度相當高，反映了南北朝時期語言發展的新貌，因而在語言學界頗受重視。重視《周氏冥通記》並取得卓越成果的首推南京大學汪維輝先生。本文標點，參考了汪先生的《周氏冥通記》四卷校點本（未刊），本文注釋，多採納汪先生《〈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的宏論，特此說明。

〔二〕 玄人：有道術的人。

〔三〕 胄族：著名的世族。

〔四〕 淪胥：相率牽連。瘁：沒落，衰微。

〔五〕 假葬：先暫時淺埋以待改葬。顧炎武《日知錄·假葬》：「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郗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

〔六〕 建武：齊明帝年號（公元四九四——四九七年）。建武四年，陶弘景四十二歲，入山已五年。人定時：夜深人靜時。

〔七〕 期歲：一周歲。《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八〕 攝養：撫養。

〔九〕 同如句：蓋徐寶光無子，故攝養周子良，通過各種禮節，正式做了母親。

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人未嘗見其慍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監七年，

隱居東遊海岳，權住永寧青嶂山^{〔二〕}。隱居入東，本往餘姚，乘海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浙江^{〔三〕}，而潮來掣船，直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仍上東陽，欲停永康，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憩天師治堂^{〔三〕}，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今討覈緣由^{〔四〕}，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不爾莫測其然。

【注釋】

〔一〕 隱居二句：陶弘景在梁天監四年到十三年之間的出遊行程參見《許長史舊館壇碑碑陰記》：

「梁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七年，往永嘉楠江青樟山，十年涉海詣霍山，十一年夏還木溜嶼，其年十月奉勅迎還舊山，十三年正月至茅山，入住東澗。」《碑陰記》記載簡潔，本文則較詳。

〔二〕 平晚：傍晚。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平晚』猶言『傍晚』，與『平明』、『平晝』屬于同系列的時間名詞。」

〔三〕 治：道家所言居所。黃生《義府》卷下《冥通記》：「道家以符法禁治鬼神，故名其所居爲治。」劉敬叔《異苑》云：「錢塘杜明師，夢有人入其館。是夕靈運生，家送靈運於杜治養之」是也。」

〔四〕 討覈：追究核實。

於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伏節爲弟子^{〔二〕}，始受《仙靈錄》、《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三〕}，凡好書畫、人間雜伎^{〔三〕}，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旦夕承奉，必盡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

【注釋】

「一」 伏節：尊奉信服。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服』、『伏』字通。『服節』當爲『執節服膺』之意，指尊奉信服。」

「二」 香燈：焚香燃燈，道徒祈真致靈的常用方式。《雲笈七籤》卷三七：「凡修齋主虔誠，齋宮整肅。至如香燈不備，亦曰疏遺，啓聖祈真，莫先於此。」

「三」 雜伎：各種技能，如琴棋書畫等。

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廨住。以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夏至日，於廨忽未中寢卧^{〔二〕}，彌淪良久^{〔三〕}，乃起出。姨母不解所以，深加辯切^{〔三〕}。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自爾於四五旬中，大覺爲異。恒垂簾掩扉，斷人入室，燒香獨住。日中止進一升蜜餐。周家本事俗神，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染邪氣，亟相蹙問，唯答云：「許終是婁羅夢^{〔四〕}，無所知究^{〔五〕}，自懷愁慮，爲復斷隔耳。」於是衆人莫測可否，相與縱置^{〔六〕}，聽看趣向^{〔七〕}。

【注釋】

「一」 未：午后十三時到十五時。

「二」 彌淪：夢魘不斷，無法入睡。黃生《義府》卷下《冥通記》：「彌淪，謂魘寐，不寐也。」

「三」 辯切：苛責。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辯切』應爲『辯難』、『責備』之義。」

〔四〕許：此。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許，此也。」婁羅：猶言委屈。黃生《義府》卷下《冥通記》：「婁羅，別作『覲縷』，猶言委屈也。言夢中事委屈不能的知其故。」

〔五〕知究：知曉。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究』有『清楚、明白』義，『知究』是同義連文，猶言『知悉』。」

〔六〕縱置：置之不理。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縱置』指『縱任』、『棄置』，意爲不再過問，係近義連文。」

〔七〕聽看趣向：猶言靜觀其變。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聽看趣向』猶言『看他往哪兒走（怎麼發展）』。」

其七月中^{〔二〕}，乃密受真旨，令外混世迹，勿使疑異。從此趨走執事，乃過於常日。其年十月，從移朱陽^{〔三〕}。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訥言敏行。所可云爲，默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宇，托以方便，冒求構立。雖建三間粗屋，經時未畢。入此年十月，便密自成辦窗戶床簾^{〔三〕}。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齋其上果^{〔四〕}，要往看之^{〔五〕}。覺其潛形側容^{〔六〕}，並莫知所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廨處磨洗，以文簿器物料付何文幸。爾夕自移衾枕，出所住廨，云當暫齋，或云暫行。二十七日旦，獨在住家廨，及還館中，言色平然，了無

一異。更香湯沐浴，著諸淨衣。與文幸棋博讀書，而屢瞻晷景。至日昃後〔七〕，便起云：「時至矣。」即束帶燒香，往師經堂中，遍禮道衆，徑出，還所住廨。住廨住屋唯有三間，住東一間，西二間亦安兩高坐，並有香火也。衆人正言應就齋去。日晡間〔八〕，其弟名子平往看，正見於仙屋燒香，出還住戶，問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娘氣發〔九〕，喚兄還，合藥煮湯。」語云：「我體亦小惡，即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即還，汝可更來。」仍見鑑中溫半升酒。子平馳還說此，姨母驚怪，亟令走往，已正見偃卧。子平不敢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便悲叫，問：「何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叫，莫聲叫！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巾〔一〇〕，轉猶舉手，再過正巾。須臾氣絕。時用香爐燒一片薰陸〔一二〕，如狸豆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已裝束內衣，上止著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帶，脫群襦卷辟之。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聞見，莫不歎駭。以二十九日日昃後殯〔一三〕，仍造礮塚於東岡〔一四〕。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昃後窆〔一四〕，即捧土成墳。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

【注釋】

〔一〕 七月：據《周氏冥通記》正文，周子良卒於通靈後的次年，即天監十五年，則此處七月爲天監十四年事。

〔二〕 朱陽：朱陽館，梁武帝爲陶弘景所建館舍，亦在茅山之上。陶弘景《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梁天監十三年，敕買此精舍，立爲朱陽館。」

〔三〕 成辦：籌備。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此『成辦』意爲『備辦』、『籌辦』。『成辦』另有『辦成』、『做到』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習見常用。」

〔四〕 道義：道友。黃生《義府》卷下《冥通記》：「道義，謂同事道法之義友。」上果：精美果品。

《廣弘明集》卷一九沈約《南齊竟陵王發講疏》：「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五〕 要：相邀。陶淵明《桃花源記》：「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

〔六〕 潛形：隱藏形迹。

〔七〕 日昃：太陽偏西。《書·無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孔安國傳：「從朝至日昃不暇食。」孔穎達疏：「昃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

〔八〕 日晡：申時，黃昏時。《文選》卷一九宋玉《神女賦序》：「晡夕之後，精神恍惚。」

〔九〕 氣：指脈氣和營衛方面的病象。

〔一〇〕 蹴巾：碰歪頭巾。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匯研究》：「『蹴巾』應指『碰皺』、『碰歪或碰掉了頭巾』，所以周子良要『舉手再過（兩次）正巾』。」

〔一一〕 薰陸：外丹藥物，即乳香。黃生《義府》卷下《冥通記》：「薰陸香，即乳香也。」

〔一二〕 殯：死者入殮後停柩以待葬。《禮記·檀弓上》：「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一三】 礮：通「壘」，墳墓。

【一四】 窆：將棺木葬入墳穴。《周禮·地官·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鄭玄注引鄭司農曰：「窆謂葬下棺也。」

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記》中【二】，今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前。又爾曰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一函與師，一函與後癯姨母等，一函與舅徐普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館東山諸道士。並是告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還仍作書，作書竟便燒香也。又檢溫鐺中猶如常酒氣，瓦盆中已被水盪【三】，無氣，都不見藥蹤迹，竟不測何所因託【三】。檢《記》中得一藥方，或疑脫是此。師既惋惜此事，追恨不早研究，函令人委曲科檢諸篋蘊，庶睹遺記，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一十六日燒兩束書，可百餘紙，不聽人見【四】。」意疑此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心猶未弭【五】。

【校記】

【爾曰】審前後文義，「曰」當爲「日」之譌。

【注釋】

【一】 《記》：即《冥通記》。

【二】 盪：清洗。黃生《義府》卷下《冥通記》：「盪，以水滌器也。」

「三」因託：依憑。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匯研究》：「『因託』猶言『憑借』、『請託』。……指不知周子良是憑借什麼毒藥自殺的。」

「四」聽：等待。《周禮·地官·大司徒》：「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賈公彥疏：「聽，待也。」

「五」心猶未弭：仍不甘心。

十一月旦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看，果見封投一大函。登崎嶽鉤取，拜請將還。開視，即是從來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疏目錄，略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錄，爲當不復備記、止徑略如此邪？今以意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靜，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錄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二，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今依日月次第相連如法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一條。又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焚故也^三。亦可謂焚不可顯出者也^三。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止有數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內外怪責，不得不說；二者斷不食脯肉^四，亦被怪，不得不說；三者與師共辭請雨，真旨令改朱用墨^五，此不得不說；四者師得停召，真旨令告知，此不得不說。所可指的，唯此四事，自餘或有訪問，皆依違末略，初不顯詔。又

師經一過因辭訪移朱陽，及有所當，事後屢問：「蒙答以不？」每云「未報」，遂不顯言。今料視，定已有答。尋此當是恐問便有酬者，則人人因託不少，若不爲問，則被人責，若悉爲問，便忤冥旨，是以皆匿隱之。此《記》中多有真仙諱字並諸教戒，便同依經誥之例，皆須淨案淨巾，沐浴燒香乃看之。若欲傳寫，亦應先關告衆真及玄人，不得皆悠悠外書記也。

【注釋】

「一」 訓諭：訓誨，開導。

「二」 無容：不應。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匯研究》：「當釋作『不應』、『不能』，指情理上不可能。」

「三」 可：可能。

「四」 脯肉：泛指肉食。

「五」 真旨：真人託夢之旨。《請雨詞》原由陶弘景作詞，周子良書寫，朱書青紙，後真人入周子良夢，告誡請雨不得用朱書，故周子良復作《請雨詞》，並墨書上奏。參見《請雨詞》注。

周所住廨庭壇有數株大柏樹，其户前一樹甚豐茂。甲午年臘月望日「二」，忽見有如糖灑遍樹上下，中間尤多。于時晡許，華陽都講丁景達來看徐普明，並見之，驚問：「見此甘露降下！」家人不欲顯此事，仍戲言：「向小兒以糖沃之耳。」因共摘嘗，正如蜜味。亟折兩枝見示，以插户簾上。十餘日猶在。按《瑞圖》，甘露降竹柏，乃是瑞氣降。按說尋此庭壇邊諸樹略有，唯此對户者獨濃，必當是欲顯已應有神靈降引之事故也。

【注釋】

「一」 甲午年：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五一四），時陶弘景五十九歲，周子良十八歲。

又周所住屋南步廊夾兩邊種竹，竹根穿入廊下。乙未年五月十八日「二」，共其舅徐普明在中堂爲謝家大齋三日，竟，散齋，日中後其舅暫還廨，忽見步廊竹根生一筍，三寸已上分爲二條，並抽筠籜「三」，齊長九寸，昨都不見，而今忽有，普明知是異，恐小兒拔弄，仍折取來中堂，遍示諸道士，咸共嗟歎，未嘗有此。隱居深恨不置令成竹，又恐爛壞，乃炙乾錄之。即日猶在。按竹是星精，多會神用，湘州人作同心竹，皆伺抽筍，因刻邊爲孔，筍乃帶創成四，此猶是一竿竹，唯中央兩邊凹耳，未嘗有一竹而分爲兩筍，共本各末者。此月二十三日夏至日，便有感降事，當是復表其冥符合歡，有柏竹之德也「三」。

【注釋】

「一」 乙未年：梁武帝天監十四年（五一五）。

「二」 筠籜：竹筍。

「三」 柏竹：柏樹和竹子，二者經冬不凋，以喻堅貞。

又周移朱陽館，於東立屋，積茅在屋東北。覆屋後殘茅，周往更斂積，忽見一白龜，可長六寸許，身形皮甲通白，如滑石，唯厭上有四黑文，狀如書，字不可識。提取玩弄良久，乃

欲將還，意不敢，遂放之，還即向其家說此。按龜本靈物，久壽先知，又出積茅之下，欲表是茅嶺之靈。凡白物率皆神奇，隱居聞此，欲表上之，更尋覓，不復見，而佐近道士多云：「柳谷間常有一白龜，人欲取，輒失去。」疑此龜猶當是，而數百步來此積茅中，第恐有以也。」

【注釋】

「一」有以：有因。《詩·邶風·旄丘》：「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右此追記憶，見其經有此諸異事二條「二」。

【注釋】

「一」「二」條：尋按上文，「甘露降下」「同根兩筍」「積茅白龜」統共三事，則「二」似爲「三」之訛。

啓事「一」。

臣弘景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迹，凡四卷，如別，上呈。但某覆障疑網，不早信悟，追自咎悼，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闇情。謹啓。十二月十六日。

【注釋】

「一」啓事：即陶弘景《進周氏冥通記啓》，文及校注並見前。

敕答「二」

省疏並見周氏遺迹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並具一一，唯增讚歎。十二月二十日。神筆。

【注釋】

「一一」 敕答：梁武帝敕答陶弘景《進〈周氏冥通記〉啓》，文及校勘記並見前。

右此周去時，先生正在鬱崗隱齋，葉限不獲「二」，即得啓聞，後撰寫遺記畢，方遣潘中正出啓上呈。

【注釋】

「一一」 葉限：期限。

聖上登於內殿，開讀四卷，事事顧問，亦隨事奉答。
右周傳。

其他

請雨詞^{〔一〕}

華陽隱居陶甲、道士周子良辭。竊尋下民之命，粒食爲本^{〔二〕}；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三〕}，苗稼焦涸，遠近嗷嗷^{〔四〕}，瞻天雀息。百姓祈請，永無感降。伏聞水雨之任，有所司存^{〔五〕}。願哀愍黔首^{〔六〕}，霈垂沾渥，呼風召雲，膚寸而合^{〔七〕}，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鶴之詠^{〔八〕}，復興於今。共申至誠，稽顙辭請^{〔九〕}。謹辭。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一〇〕}，詣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一一〕}。

【校記】

本篇錄自《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周氏冥通記》卷二，以黃注序刻本、嚴輯本比勘。馮氏家藏本、葉奕抄本、道藏本缺。嚴輯本云出自「本集」，未詳出處爲《周氏冥通記》。

〔弘景〕。〔水雨〕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雨水」。〔呼〕黃注序刻本、嚴輯本作「呵」。〔白鶴〕黃

注序刻本、嚴輯本作「白鶴」。

【注釋】

- 〔一〕《周氏冥通記》卷二「六月二十一日夢」條下陶弘景按語：「此年夏旱，不雨積旬，諸道士恒章奏，永無雲氣。隱居是與周共作詞，依常，朱書青紙。二十日晴，後共周於靜中奏之。故二十一日夜得此夢。周二十二日夜乃作墨詞，於其廨庭壇自奏。二十三日，周向家云：『昨夕有人報云：今日中當雨。』爾旦天清赤熱，了無雨意。至禺中，周來入嶺，至上便見東邊風雲卒起，未達隱居間，於路便雨，地得好溜，唯在一山周迴左右耳。此一事即共宣顯，只疏云夢，不知定夢定覺耶？……（《請雨詞》正文，從略）此是前所朱書辭者，隱居製，周書，始檢得後近寫，又尋覓周所易本，未見。」據陶弘景自述，梁武帝天監十四年夏，他們用來告天的《請雨詞》有兩個版本：一是由陶弘景作、周子良書，爲朱書；一是周子良自創自寫，爲墨書。陶弘景所作今存，而周子良所作已佚。

〔二〕粒食：糧食。《書·益稷》：「烝民乃粒。」孔安國傳：「米食曰粒。」

〔三〕亢旱：大旱。《後漢書·楊賜傳》：「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

〔四〕嗷嗷：衆口愁怨之聲。《史記·秦始皇本紀》載賈誼《過秦論》：「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

〔五〕司存：職掌。《論語·泰伯》：「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傳說中司雨神稱雨師。《周禮·春官·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觋師、雨師。」

〔六〕黔首：平民，百姓。《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更民名曰黔首。」

〔七〕膚寸而合：四指寬爲膚，一指寬爲寸，借指雲氣迅速集合。《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藝文類聚》卷三六引張協詩：「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

〔八〕白鶴之詠：《事類賦》卷三注引周處《風土記》：「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草葉上，滴滴有聲，則鳴。」

〔九〕稽顙：屈膝下跪，以額觸地，表示極度尊敬和虔誠。《儀禮·士喪禮》：「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

〔一〇〕天監：梁武帝年號（公元五〇二—五一九年）。

〔一一〕張理禁：理禁張玄賓，管轄雨水之官。《雲笈七籤》卷八五：「張玄賓者，定襄人也。曾舉茂才。始師西河蘇公，受服術、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樊子明於少室山，授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來華陽內，爲理禁伯，主諸水雨官。」趙丞：保命府丞趙威伯，專掌雨水之任。《茅山志》卷一三《仙曹署》：「趙威伯，東郡人也。少受業于邯鄲張先生，行挹日月之景，服九靈明鏡之華。晚在中嶽，受玉珮金璫。經於范丘林，丘林迺是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河圖》云：『吳楚多有人得見太平者。』常語人云：『此言不虛，此驗不久。』其所存明鏡，非世間常法。得道來在華陽內，爲保命丞。保命有四丞，趙主仙籍及主暴雨水，領五芝金玉草。欲致洪雨者，可將詞詣之也。」

遺令^{〔一〕}

即沒不須沐浴^{〔二〕}，不須施床，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緘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三〕}。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四〕}。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五〕}。明器有車馬^{〔六〕}。道人道士並在門中^{〔七〕}，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八〕}，旦常香火。

【注釋】

〔一〕 本篇錄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南史》卷七六《陶弘景傳》。錢鍾書《管錐編·全梁文卷四七》：「陶氏爲道士而受佛戒，故黃冠『道士』與緇衣『道人』同佐喪事，『並在門中』。其遺體被服亦示融會二氏，通門戶而化町畦；『法服』、『髻符』，顯爲道服，而『袈裟』則僧衣也。」按，此令當作於梁武帝大同二年（五三六）。

〔二〕 沒：通「歿」。

〔三〕 生：新。錢鍾書《管錐編·全梁文卷四七》：「按『生』者，未經穿着之新冠服，以別於『著舊』，猶『生飯』之『生』，詳見《太平廣記》卷七五《馮漸》。」按，《太平廣記》卷七五《馮漸》未見有說，蓋錢先生誤記出處。緘裙、臂衣、靺、冠巾等爲僧人、道士各類法衣，佛、道並無異詞，然具體形制應

有不同。

〔四〕符：道教驅役鬼神以至人神合一的密文。

〔五〕通以句：遺體蓋上「衾」，「衾」上再蒙「大袈裟」，袈裟「大」到連手足也完全遮蓋。袈裟，佛教僧尼的法衣。衾，覆蓋尸體的單被。

〔六〕明器：即冥器，專為隨葬而製作的器物，一般用竹、木、陶土等製成。

〔七〕道人：指和尚。道士：指道徒。《南齊書·顧歡傳》引張融《門律》：「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

〔八〕然：同「燃」。《說文·火部》：「然，燒也。」《孟子·公孫丑上》：「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附錄

集外第一

「集外」本指集外佚文，散佚於本集之外，然可確定爲該作者無疑。此處借指集外疑文：或篇章雖完，然不可遽然定爲陶弘景之文；或殘篇斷句，且不可考見原文題目，蓋出自陶弘景別著，亦未可知。統錄於此，以備更考。

(一) 疑文

瘞鶴銘並序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我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爾也何明。雷門去鼓，華表留行。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西竹法里，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左取曹國，右割□□。山陰爽塏，勢掩華



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按：本文錄自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關於此文作者，歷來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計有王羲之、陶弘景、隋人、顏真卿、顧況、皮日休、王瓚七說。今姑存疑，附於卷末。

瘞劍履石室磚銘

華陽隱居幽居《茅山志》作「館」，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行大乘《茅山志》作「修上乘」之六度，修上清《茅山志》缺三字之三真。憩靈岳以委迹，遊太空以棲神。

按：本文錄自史臣紀抄本《隱居先生陶隱居文集》卷下，原有注：「熙寧中有狂人發此先生墓，於埤上隱起此銘。」《茅山志》卷八《稽古》：「隱居幽館在雷平山西南。宋元祐初，中貴人羅淳一學道山中，嘗意隱居之藏有丹砂異書，一日穴墓往觀焉，唯鐵繩懸一空棺，內有一劍，並孟鏡各一而已。其墳甃甃環繞，相次成文，隱起甃上，其文曰（文略）。書迹神妙，當是隱居手書。墓既開，道士輩遂摹此符文，以示世人。淳一後亦得尸解之道。元祐六年長樂林希子中所傳如此。」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磚銘文及考證》（《東南文化》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稱發現梁天監十八年墓磚，其銘文與《茅山志》記載若合符契。

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序

隱居曰：凡學道輩，欲求永年，先須祛疾。或有夙痼，或患時恙，一依五臟補瀉法例，服藥數劑，必

使臟氣平和，乃可進修內視之道。不爾，五精不續，真一難守，不入真景也。服藥祛疾，雖係微事，亦初學之要領也。諸凡雜病，服藥汗吐下後，邪氣雖平，精氣被奪，致令五臟虛疲，當即據證服補湯數劑以補之。不然，時日久曠，或變爲損證，則生死轉側耳。謹將五臟虛實證候悉列於左，庶幾識別無誤焉。

按：本文錄自舊題梁華陽隱居陶弘景《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卷首（《敦煌醫藥文獻輯校》，馬繼興、王淑民等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題解云：此卷子原藏於敦煌石室，爲河北威縣中醫張光榮購得，歿後傳予嫡孫張大昌。「文革」期間，原書被毀，僅三種鈔本流傳於今。馬繼興、李學勤、張政烺等作過書面鑒定，認爲此書絕非近世或今人僞作，但也不太可能是梁代的作品。載序於此，有俟更考。

（二）斷句

欲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唐文粹》卷九五陳鴻《大統紀序》引陶弘景語

錄者，本曰赤文洞神式，別出爲三本。《太上赤文洞神三籙》（《正統道藏》洞玄部衆術類）卷首李淳風序引隱居

先生語

舊在許長史宅，歲久堙沒，後得并于觀中，其泉色白而甘。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一九引陶隱居語

此是晉世真人許長史舊井，天監十四年更開治，十六年安闐。陳世華《瘞鶴銘》、天監井欄與陶弘景書法（《書法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考證上引《許長史井欄銘文》爲陶弘景所書

遺事第二

南宋輯本《陶弘景集》附錄碑傳，後世相沿，張燮《七十二家集·陶隱居集》又增「遺事」，補碑傳之外事迹。王家葵廣蒐博採，萃爲兩編〔二〕，然尚闕梁元帝撰碑，因爲補輯。並錄《梁書》、《南史》本傳以及宋元以來評陶詩文，供讀陶集者參考。《交遊》本爲補羅國威先生《華陽隱居陶弘景年譜》而作，後獲閱王家葵先生《陶弘景交遊叢考》，幾將鄙文覆甕，然條分縷析，當非一無是處。

（一）碑傳

唐姚思廉《梁書·陶弘景傳》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並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

〔二〕 王家葵《陶弘景傳記資料匯編》、《陶弘景事迹類編》，附錄《陶弘景叢考》之後。

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

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秘異，因著《夢記》焉。

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曆》。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

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

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

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鄆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刀於高祖，其一名善勝，一名威勝，並爲佳寶。

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恒。詔贈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

唐李延壽《南史·陶弘景傳》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

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

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

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

始從東陽孫遊嶽受符圖經法。遍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桓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曆》，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曆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

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

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

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善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鄞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刀，其一善勝，一名威勝，並爲佳寶。

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一。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床，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

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淡，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

官。」詩秘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梁元帝《隱居先生陶弘景碑》《茅山志》作《陶先生朱陽館碑》

昔大《茅山志》作「太」和中，有許遠遊者，乃雲霄之勝賓，《茅山志》作「友」，大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基先構，即駕胥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倚櫺《茅山志》作「闌」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奇峰之出岫。

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有亂。重道遵德，爰積叡衷；顧懷汾射，璽問遙通；朱楊鬱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榭迎風；嵯峨高棟，育《茅山志》作「杳」靄修櫺。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重崖，《茅山志》作「崖重」，烟生岫複。（錄自《藝文類聚》卷三七，以《茅山志》卷二一《梁碑》所載比勘）

(二) 彙評

宋蘇軾《再送蔣穎叔帥熙河二首》之二：餘刃西屠橫海鯤，應余詩讖是遊魂。歸來趁別陶弘景，看掛衣冠神武門。（《蘇軾詩集》卷三六）

宋郭祥正《題橫山陶弘景書堂寺》：先生燒丹騎竹馬，情戀蕭公碧城下。故物無餘只五泉，亦有松風伴瀟灑。誰來洗耳復洗心，寥寥千載聞遺音。寺門不掩象燈□，猿隔數峰時一吟。（《青山集》卷一三）

又《書陶弘景傳後》：能辭朝市隱山中，愛種青松聽好風。不學許由長洗耳，謬爲圖讖悅蕭公。（《青山集》卷二七）

宋許景亮《陶隱居祠》：金鑾辭舊直，鶴駕脫塵氛。真隱雖高世，嘉謀亦相君。石壇移曉月，丹竈覆寒雲。瑟瑟松風在，時人自不聞。（張燮《七十二家集·陶弘景集》附錄）

宋王質《書陶通明譜》：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又生宋代，自齊高祖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藏。平時以師侍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炤之審，故判之不疑。譜具左方。（《紹陶錄》卷上）

又《書栗里華陽閑窩辭》：淵乎栗里，謚哉華陽也。當時所歷，異代所傷。栗里嘗言：風波未定，已爲剩語。華陽單于之詩，死而秘篋出之，雖《本草》亦屬去世乃傳，生安死樂，度此足矣。安樂之窩，伊洛自有乾坤。栗里、華陽，其安樂也已。辭具左方。（《紹陶錄》卷上）

宋蘇庠《贊陶先生像》：蕊珠妙言，字照編簡。雲蘿三館，其人則遠。世衰道喪，完節者鮮。臨終之歎，作世和篇。（宋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末）

宋汪銖《陶弘景故居》：懶著朝衣此隱淪，山中宰相至今稱。仙魂自入蓬萊島，故宅皆歸蘭若僧。種藥地荒人不見，煉丹井在月空澄。誰知更有幽栖處，茅洞烟霞鎖碧藤。（《宛陵群英集》卷七）

元劉大彬《陶真人讚》：高卧白雲，晨飡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三景。與天爲徒，如日之炯。（《茅山志》卷一〇《上清品》）

明張羽《題畫》：吾愛陶弘景，開窗玩白雲。白雲自舒卷，青山無垢氛。清耳延松籟，齋心閱瓊文。問道虛皇老，結客古茅君。靈藥青童種，名香桂女焚。萬乘遙致敬，三尺久離羣。丹成上鶴去，棄俗等挈紛。斯人不可見，斯世亦徒聞。我獨懷仙契，千載仰清芬。（《靜菴集》卷一）

明王達《陶弘景贊》：士之善於觀人者，往往不於其事之所已爲，而必原其心之所隱微者而觀焉。惟能原夫心之隱微者而觀之，則其爲人者昭昭矣。彼泥其迹之顯然者而觀之，夫豈得容僞於其間哉？吾於齊梁之際得一士焉：陶公弘景。公生而有異，四五歲即知用荻畫灰以爲書；甫長，讀書萬卷，以一事不知爲之恥。齊高帝作相，用爲諸王侍讀，彼時雖在朱門，閉影息交，不外物接。永明間，挂冠神武

門，已上表辭祿矣。當斯時也，窺神器者匪一人，朝爲君臣，暮爲讐敵，朝爲揖遜，暮胥篡奪，雖欲以力濟之，奈天道之未定何。於是自句曲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於其間；所居皆植松，聞其聲輒欣然爲之樂。性好著述，凡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罔不洞究。自以爲神丹可成，壽可致，梁武資之以黃金、朱砂等物，亦不靳而受之。至八十五，無疾而逝。夫當太清之際，以梁武爲故人，取宰相如拾芥，此衆人所不能得而公可得者，可得而公恬不爲，之意茫然，與世相忘焉，公之賢爲何如！《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不偶於時者之所爲也。公可謂偶於時矣，而猶不出者，庸詎知天下無可事之主哉？故其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朝陽殿，遂作單于宮。」厥後天下玄理游興，武事日弛，侯景篡位，實在昭陽，然則公固有遠慮先燭之智矣。亦豈可謂公爲長逝忘返，而無憂世之心者哉！予故仰其高風，想其遐躅，原其心之隱微者爲之讚曰：蓬華既高，芝蘭斯晦。梟鴟成羣，鸞鵠斯退。君子知微，默領心會。醇酒雖甘，詎宜忘醉。哲哉陶公，靡所不通。糠粃富貴，句曲之從。月高秋肅，一枕松風。安知其他，我保其躬。彼不知者，謂公少疵。山中宰相，夫豈介而。我知公心，澹然無爲。不與物絕，龍變是宜。上陵下替，世道日榛。寧於其時，俯仰屈伸。烟霞泉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其人。（《明文衡》卷二一）

明孫一元《我愛陶弘景》：我愛陶弘景，不受萬乘束。挂冠事棲遯，歸來卧空谷。青山讀玉書，白鶴下高木。乃知悟悅心，長日雲相逐。（《太白山人漫稿》卷二）

明鄭善夫《亭上》：少谷峰頭草亭好，清秋原衍爭繁芬。石上昌陽盡九節，笋根稚子皆此君。放言

何求了物意，惱世不徹參天文。平生最愛陶弘景，青山百年怡白雲。（《少谷集》卷七）

（三）交遊

一 孫遊嶽

梁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道藏》太玄部《雲笈七籤》卷一〇七，以下簡稱《本起錄》）：「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興世館主東陽孫遊嶽咨稟道家符圖經法。」

唐李渤《梁茅山貞白先生傳》（《道藏》太玄部《雲笈七籤》卷一〇七，以下簡稱《貞白先生傳》）：「年二十餘，服道後，就興世館孫先生諮稟經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

宋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道藏》洞真部記傳類，以下簡稱《內傳》）卷上：「是歲（年二十九時），東陽孫遊嶽始授先生道家符圖。」

按：甲子爲齊武帝永明二年（四八四），時陶弘景二十九歲。孫遊嶽（公元三九九至四八九年）字玄達，東陽永康人，是陸修靜、陶弘景之間南朝最著名的道士。其事迹見《雲笈七籤》卷五，《三洞珠囊》（《道藏》太平部字號）卷一、二引《道學傳》。他於是年奉詔主持興世館，一時名流爭相趨附，著名者有孔稚珪、劉孝標、沈約等，惟陶弘景爲入室。

《梁書》有關陶弘景從孫遊嶽學道之事記載有舛誤：「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乃中山立館，

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嶽受符圖經法。」孫遊嶽於永明七年（四八九）病逝，陶弘景拜表解職在永明十年（四九二）。當陶弘景辭祿歸隱時，孫遊嶽已謝世三年。據此則《梁書》記載顯誤，當從以上所引三種文獻補正。

二 朱僧標

《本起錄》：「又到始豐天台山謁諸僧標及諸處宿舊道士。」

按：「諸」當爲「朱」之誤，疑涉下文「諸處」而衍。《真誥》卷二〇《翼真檢》及《茅山志》卷一〇《上清品》所記皆不誤。胡適《陶弘景的〈真誥〉考》（《胡適書評序跋集》，岳麓書社一九八七年版）引此文注曰：「《真誥》作『朱』，此似誤作『諸』。」（第四章一八四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朱僧標是南朝宋齊間著名道士，曾隱居赤城山。任繼愈《中國道教史》亦誤作「褚」。

三 劉侯

《本起錄》：「十七乃冠，常隨劉秉尹之丹陽郡，得給帳下食，出入乘廐馬。秉第二男侯，少知名，時爲司徒祭酒。侯雅好文籍，與先生日夜搜尋，未嘗不共味而食，同車而遊。侯與江敷、褚炫等俱爲順帝四友，故最以才學得名。侯作《宋德頌》、《連珠》、《七警》，當世稱絕。侯既亡後，文章皆零落，先生欲爲纂集，竟不能得。是歲昇明元年冬，先生年二十二，隨劉丹陽入石頭城，就袁粲建事，先生與韓賁、糜淡

同掌文檄，及事敗城潰，即得奔出。侯與弟孩爲沙門以逃，爲人所獲，建康獄死。人莫敢視，先生躬自收殮瘞葬，查劂舊墓，營理都畢。自此棄世，尋山而止。」

《內傳》卷上：「先生乃喟然歎曰：『人無愚智，同盡百年。所貴身名，遺芳寄世。惜乎劉生，名迹俱喪。』」

按：劉侯，今存殘詩一首：「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載《南史·長沙景王道憐傳》）馮惟訥《詩紀》、沈德潛《古詩源》及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均予收入。

又升明四友即劉侯、謝朓、褚炫、江敦四人，史傳均有明文，參見《宋書》卷一〇《順帝紀》、《陳書》卷三四《褚玠傳》、《南史》卷二八《褚裕之傳附褚炫》。《雲笈七籤》卷五誤作劉侯、褚炫、江敦與陶弘景。劉汝霖《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任繼愈《中國道教史》因之。

四 蕭鏗

《南史·宜都王鏗傳》：「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身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內傳》卷上：「將行，與宜都王別，彼此嗚咽，各不能發一言，左右莫能仰規。或謂宜都王云：『王相愛重如此，那聽其去？』王云：『今爲天下勝事，天子許其不臣，吾何敢然。』以裘鏡贈，別給在山

吏役數人。」

按：陶弘景於宋末即起爲蕭道成諸子侍讀，至齊初，又任宜都王蕭鏗侍讀，羅國威先生《華陽隱居陶弘景年譜》已載。諸王之中，宜都王與弘景最爲親密，故史書述二人交往事迹最詳，《年譜》所不載者爲以上二條。

五 謝覽

《內傳》卷中：「齊梁間侯王公卿從先生授業者數百人，一皆拒絕，唯徐勉、江佑、丘遲、范雲、江淹、任昉、蕭子雲、沈約、謝朓、謝覽、謝舉等，在世日早申擁慧之禮，絕迹之後，提引不已。」

《內傳》卷中：「唯奇謝覽。覽年少，自疑壽不永，先生曰：『我在此，不使君子如此也。』」

《內傳》卷中：「先是，吏部尚書謝覽夢人告曰：『先生得道未久，職位且掌錄籍。』」

按：謝覽字景滌，生卒年未詳，謝朓弟謝瀟之子也。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十二年春，出爲吳興太守，後卒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中書令。《梁書》卷一五有傳。陶弘景《答謝中書書》當是致謝覽而非謝徵，詳見附錄《考辨第七》。

六 謝瀟

《本起錄》：「永明十年，太歲己卯，謝詹事瀟先從吳興還，聞先生已辭世入山，甚懷嗟賞。於路中

仍爲前傳，雖未能究洽，而粗舉大綱，有似王右軍作《許先生傳》。」

按：謝瀟《陶先生小傳》今存，載《道藏》太玄部《雲笈七籤》卷一〇七。此傳僅百字左右，甚爲疏略。《內傳》：「此《傳》並《梁書》彌爲脫略，吾不解謝瀟既聞先生隱山，甚懷嗟賞，乃忻然道中作傳，所宜詳究功行，而卒然如此也。」

七 慧約

《舊唐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草堂法師傳》一卷，陶弘景撰。」《新唐書·藝文志》子部道家類著錄同。

按：傳主草堂法師即慧約（公元四五二——五三五年？），俗姓婁，字德素，以字行。世稱草堂法師、婁約法師，名冠齊、梁兩代，還被梁武帝延請爲國師。事迹具《續高僧傳》卷六、《善慧大士語錄》卷四、《佛祖統紀》卷三七亦有簡要記載。盧仁龍《陶弘景與佛教史實考辨》（《史林》一九九一年第四期）：「陶弘景作爲一代宗師，在八十高齡爲慧約立傳，足證倆人交往之深且密。」舊題陶弘景作《和約法師臨友人》一詩，作者當爲慧約，詳參附錄《考辨第七》。

八 曇鸞

《續高僧傳》卷六：「承江南陶隱居方術所歸，廣博弘贍，海內宗重，遂往從之。既達梁朝，時大通

中也。」「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禮接，問所由來。鸞曰：『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故來遠造陶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造之。鸞尋致書通問，陶乃答曰：……（答文見本書正文，此略）。及居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遠意。」

按：曇鸞，又作曇鸞，北魏高僧，事迹具《續高僧傳》卷六、《佛祖統紀》卷二七。盧仁龍《陶弘景與佛教史實考辨》稱：「曇鸞對道教的瞭解，與陶弘景的交往是有直接聯繫的。可以肯定，他從陶弘景那裏學到了不少道教學識。陶弘景也可能受到曇鸞的直接影響。」

九 齊武帝

《梁書·陶弘景傳》：「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

按：永明為齊武帝（公元四八三至四九三年在位）年號，齊武帝詔答今存，見於《華陽陶隱居集》（《道藏》太玄部尊字號，以下簡稱《集》）中。《茅山志》卷一《齊梁詔誥》亦載之。

一〇 齊明帝

《內傳》卷中：「（齊明帝）從此使人往來，月有數四，餉賜重疊，隨意所求。先生亦每事抑遣。」《貞白先生傳》：「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每聞其響，便近然為樂。至明帝欲迎往蔣山，懇辭得止。然敕命餉資，恒為煩劇。乃造三層樓，先生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其下，令一小豎傳度而已。」

按：據上二則材料，推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表面謙卑、暗含鄙夷的語氣，當為答齊明帝（公元四九四至四九八年在位）詔問。考證見附錄《考辨第七》。

一一 范雲

按：《內傳》卷中云齊梁間侯王公卿從弘景受業者甚夥（見「謝覽」條引），范雲亦豫焉。《茅山志》卷二八《金薤編》載范雲《答句曲先生》詩云：「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煙。迴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真士，被褐守冲玄。石戶棲十秘，金壇謁九仙。乘鵠方履漢，轡鶴上青天。」

一二 沈約

按：陶弘景《難鎮軍〈均聖論〉》，《集》未載，嚴可均輯《全梁文》收入，云輯自《廣弘明集》卷五，沈約《均聖論》、《答陶隱居難》並載於此。又，今存沈約酬陶弘景詩四首：《酬華陽陶先生》、《還園宅奉酬華陽陶先生》、《華陽先生登樓不下贈呈》、《奉華陽王外兵》，並見《茅山志》卷二八《金薤編》。

一三 庾肩吾

按：庾肩吾字子慎，新野人，生卒年不詳。嘗為東宮通事舍人、文德省學士，有文名。《梁書》卷四

九、《南史》卷五〇有傳。張燮輯《七十二家集·陶隱居集》載庾肩吾《答陶弘景木煎啓》：「綠葉抽條，生於首峰之側；紫花標色，出於鄭巖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錄。木熒火謝，盡采擷之難；啓旦移申，窮淋漓之劑。故能竟爽雲珠，爭奇冰玉。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驚霍山，共陳生爲侶。」

一四 馬澄

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之二：「臣昔于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齊諸王及朝士。』」

按：馬澄，會稽剡縣人，生卒年不詳，嘗爲齊南郡王蕭昭業侍書，生平在《南史》卷一一《郁林王何妃傳》有簡略記載。

一五 阮研

《與梁武帝論書啓》之五：「阮研。聞近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

按：阮研，陳留人，字文幾。官至交州刺史。善書，其行、草出於王羲之。阮研之名，又見於《許長史舊館壇碑陰記》。

一六 張道恩

《真誥·翼真檢》陶弘景注語：「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書法，歎其神識。」

一七 梁武帝

《梁書·陶弘景傳》：「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

《南史·陶弘景傳》：「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金陵叢書·陶貞白集》蔣國榜跋：「在梁雖有山中宰相之目，而集中與梁武啓多論書學，罕及世事。」

按：梁武帝蕭衍（公元五〇二至五五七年在位），《集》中載陶弘景與梁武帝啓六首，除一首爲《進周氏冥通記啓》外，其餘皆爲論法書之作。梁武答書五首。另《內傳》卷中云：「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爲，是獨濟小道。若脫爾便逝，不可以爲教迹，乃以意啓梁武。梁武難之。梁武答書云：『知欲徙卜，想諮請幽勝，謀及蓍龜。但遷徙之日，爲當使人，爲當使鬼，猶躡屣因地其不滅也。』」

一八 昭明太子

《句容縣志》（《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卷四：「梁昭明太子讀書臺在縣治東南四十里。昭明

嘗從陶隱居學，築臺於此，舊址尚存。」

按：昭明太子名蕭統，爲梁武帝蕭衍長子，卒謚昭明。

一九 梁簡文帝

按：簡文帝蕭綱（公元五五〇至五五二年在位），字世續，梁武帝蕭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蕭統死後，封爲太子。博學有文名。《梁書》卷四有傳。《華陽陶先生墓誌銘》，蕭綱撰，《內傳》卷下、《茅山志》卷二一《梁碑》、嘉靖三十七年蕭斯馨刻《華陽陶先生文集》附均誤作昭明太子撰。

二〇 蕭綸

按：邵陵王蕭綸，字世調，梁武帝蕭衍第六子，博學善屬文。《梁書》卷二九有傳。蕭綸《梁解真中散大夫貞白先生陶隱居碑銘》，述贊陶弘景生平事迹，載《內傳》卷下、《茅山志》卷二一《梁碑》。

二一 梁元帝

《陳書·周弘正傳》：「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

按：梁元帝蕭繹（公元五五二至五五四年在位），字世誠，梁武帝第七子。今本《金樓子》未見此

文，蓋其佚文。另梁元帝撰有《陶先生朱陽館碑》，載《茅山志》卷二一《梁碑》。

一二一 陸襄

《周氏冥通記》（《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卷首陶弘景《周子良傳》：「天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憩天師治堂。」

按：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天監三年除永寧令。《梁書》卷二七、《南史》卷四八有傳。

一二三 蔣負芻 薛彪之

《太平御覽》卷四〇九引《道學傳》：「薛彪之聞陶隱居委紱架石室，與蔣負芻鄰居接宇，彪歎曰：『彼二人者可爲道友，何爲久滯東川？』於是命棹來歸，便相就共往，日夜講習。」

按：蔣負芻，義興人，先於東川構廬修道，後居茅山。建元二年敕請於崇陽館修道，並於許長史舊宅立陪真館，應接道事。薛彪之，晉陵人，守志丘壑，不顧榮位，曾爲金陵館主和洞天館主。

二四 虞仲

按：陶弘景有《答虞仲書》，見《集》。虞仲，不詳何人。

二五 趙英才

按：陶弘景有《答趙英才書》，見《集》。趙英才，不詳何人。

二六 桓法闡

《華陽隱居真迹帖》（《茅山志》卷二一《梁碑》）：「元帝在藩，送碑在山，今猶在朱陽館。東又有南平王蕭偉所造清遠之館，即弘景弟子桓清遠所居。桓師名法闡，□□公之師也。其桓師初入山，作詩曰：『寒谷夜將晨，置賞復尋真。方壇垂密葉，澈水度朱鱗。杏林雖伏獸，芝田詎俟人。丹成方轉石，鑪變欲銷銀。當知聖地遠，於此絕羣塵。』」

《梁解真中散大夫貞白先生陶隱居碑銘》（《茅山志》卷二一《梁碑》）：「門人桓法闡等，慕遙風於緱氏，結遺想於喬陽，勒玄碑而相質，騰絳霄而流芳。」

《茅山志》卷一〇《上清品》：「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作《告逝篇》示桓法闡等，即日尸解。」

按：桓法闡字彥舒，東海丹徒人。世傳《指桓記》，云法闡爲隱居執爨者。傅霄《指桓記後題》、曾恂序皆以爲誤，又有成都王汝弼《桓先生實錄》，三文俱載史臣紀抄本《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

二七 姪錢

《內傳》卷中：「無幾何，有女子姪錢，亦居華陽，師事先生，授經及符圖。忽一日辭，先生問：『何

之？『錢曰：『上賓于金闕。』先生曰：『吾門人先吾去者數矣。』錢曰：『師當爲蓬萊都水監。』先生乃過嶺送之，因贈詩云云。」

二八 孫文輅

《茅山志》卷一五《采真遊》：「孫文輅字文藏，會稽剡縣人。入山事隱居，參授真法。及見楊許三真手書上經，稍學模寫，遂大巧妙。後學大王書，殊有深分，當時稱之。南洞《九錫文碑》、《許長史舊館壇碑》並輅之迹也。」

二九 周子良

《周氏冥通記》卷首陶弘景《周子良傳》：「周子良字元蘇，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

按：周子良（公元四九七——五一六年），生於餘姚明星里，十歲隨養母至永嘉，十二歲拜弘景爲師學道，十六歲隨師至茅嶺，二十歲自殺。其事迹具《周子良傳》。周子良自殺前所寫日記，記載了他夢中與神仙、真人交談的情形。陶弘景將其整理並加注，即《周氏冥通記》。又《請雨詞》爲周子良與陶弘景合撰，載於《集》中。《請雨詞》序云：「乙未夏六月，旱，不雨積旬，隱居與周共作辭。」

三〇 錢妙真

《茅山志》卷一五《采真遊》：「錢妙真，晉陵女子也，辭家學道于隱居，普通年中獨處幽巖，誦《黃庭

經》，時年十九，所居燕口洞。積三十年而仙，將去，手裁書並詩七首與隱居別。」

《仙苑編珠》上引《道學傳》：「女真錢妙真，幼而學道，居句曲洞山。年八十三，誦《黃庭經》數滿，乃與親友告別，服黃白色藥，了，乃入燕洞。經宿。明晨，女冠道士競往候之，忽聞洞有雷霆之聲，見龍鳳之車自西北而來，載以升天也。」

三一 王遠知

《貞白先生傳》：「弟子數百人，唯王遠知、陸逸冲稱上足焉。」

《歷代真仙體道通鑒》（《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卷二五：「道士瑯琊王遠知，陳揚州刺史曇首之子。外祖丁超，梁駕部郎中。其母因夢靈鳳，有娠。僧寶志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年七歲日覽萬言，博總群書，心冥至道。年十五入華陽事陶貞白先生，授三洞法。」

按：王遠知事迹具《雲笈七籤》卷五及《歷代真仙體道通鑒》卷二五。

三二 陸敬遊

陶弘景《十賚文》：「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戴坦，秉策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遊建連石之邑，爲棲靜處士。」

按：陸敬遊曾跟隨弘景在積金嶺修建華陽館，前後七年。《十賚文》：「爾之來矣，爰移兩春。於

是褫帶青墀，挂冠朱闕。攜手東驅，創居茲嶺。脈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斲幹，越壘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魂空憊，寧顧饑寒之弊。棟宇既立，載離霜暑，於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爲華陽上賓。」《三洞珠囊》卷一救導品引《道學傳》：「陸逸冲字敬遊，海鹽陽瀆人也。少篤道法，接物則貴賤均意。善於撫衆，爲遠近所依也。」

三三 潘洪

陶弘景《吳太極左官葛仙公之碑》：「山陰潘洪，字文盛，少秉道性，志力剛明。前往餘姚四明陳國，爲立觀。直上百里，榛途險絕。既術識有用，爲物情所懷。天監七年，郡邑豪舊遂相率輿出制不由己，以此山在五縣冲要舍，而留止於茲十有五載。將欲移憩壇上，先有一空碑，久已摧倒，洪意以爲「蔭其樹者，尚愛其枝」，況仙公真聖之遺蹤，而可遂淪乎！迺復建新碑於其所，願勒名迹以永傳。隱居不遠千里，寓斯石而鑄之。」

《三洞珠囊》卷一救導品引《道學傳》第九卷：「潘洪字文盛，會稽山陰人也。爲性好賑施，一冬數過作寒服，爲施貧乏，隨舍更營也。」

《太平御覽》卷四〇九引《道學傳》：「潘洪字文盛，幼辭家入山，修稟上法。陶貞白見而悅之，遂與投分共遊諸處，尋求真書。」

著錄第三

《陶弘景集》與《陶弘景內集》，《隋志》著錄；兩《唐志》僅錄《集》，可知《內集》已佚。《郡齋》、《直齋》並《集》亦未著錄，蓋亦躡步《內集》而亡。鄭樵、尤袤，轉錄舊志，許未親見。《道藏目錄詳注》所錄已是輯本，所輯詩文雖十不存一，然「殘膏剩馥，實足以沾溉後人」，故爲清代以來目錄家、藏書家所珍視，著錄不絕。

《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陶弘景內集》十五卷。

《隋書·經籍志·別集》

《陶弘景集》三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別集》

《陶弘景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別集類》

《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又《陶弘景內集》十五卷。

鄭樵《通志·藝文略·別集》

《陶弘景集》。

尤袤《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華陽陶隱居集》。注：二卷。貞白先生集。仙詩。〔三〕

白雲齊《道藏目錄詳注》

《陶隱居集》二卷。梁陶弘景著，隴西傅霄編，潁川陳桷校，江總序。

《陶貞白先生文集》二卷。梁陶弘景著，江夏黃注序。云（略）。

范邦甸等《天一閣書目·別集類》

《陶弘景集》四卷。

徐渤《徐氏家藏書目·別集類》

《陶貞白集》一冊，三十卷。

錢謙益等《絳雲樓書目·六朝文書類》

《華陽陶隱居集》二卷。題「昭臺弟子傅霄編，大洞弟子陳桷校勘」。此從道藏本影寫，上卷有「尊

詳已。」

〔二〕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云：「此似即宋傅霄所輯，而白氏之言如此，豈別有其本，專載仙詩歟？莫得而

一」，下卷有「尊二」字號。《陶弘景集》、《隋》、《唐志》俱作卅卷，此本不知何時編集。唐宋《藝文志》、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讀書敏求記》、《四庫全書》俱不載。每葉十行，行十七字。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影寫本》

《華陽陶隱居集》二卷。梁陶弘景撰。弘景有《真誥》、《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其生平雜文及與武帝往復論書之劄。據集中《尋山志》云「先生去世後，久無人編錄文集，至陳武帝貞明二年，敕令侍中、尚書令江總始撰文集，先生以梁大同二年解駕，至是五十二載矣，文章頗多散落」云云。然考《隋書·經籍志》「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又《內集》十五卷」，至宋人作《唐書·藝文志》僅載「《陶弘景集》三十卷」，則疑其所作《內集》已佚。自是以後，傳述愈微，晁公武、陳振孫皆未著錄。是本從明《道藏》本錄出，卷首載「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蓋亦道家者流，惟集前有江總序一首，似尚存其舊。餘則存什之一二而已。殘膏剩馥，實足以沾溉後人，蓋弘景在道家亦號學者，其著述與抱朴抗衡，所謂列仙之儒也。

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別集類》(二)

(二) 《四庫提要·道家類》：「陶弘景《華陽隱居集》、邵子《擊壤集》、吳筠《宗元集》，舊皆入別集類。雖配隸或有未安，門目或有改易，然總無以爲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載，殊爲牽強。蓋二氏之書，往往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不足深詰。」據此，則四庫館臣非不知有《陶弘景集》輯本，遺此不收，以其多道教之言也。

梁《陶貞白先生文集》一卷。精寫本。何夢華藏書。五嶽山人黃省曾編校。此本前有侍中尚書令江總序，並題云「先生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皆亡佚不傳。故禮部侍郎王公欽臣哀其遺文三十二篇，以爲一卷。南豐曾恂復得《寒夜愁》、《胡笳》二詩於《古樂府集》中，《難沈鎮軍約〈聖論〉》（二）於《弘明集》中。因考其製作先後，爲之次，以類相從，並殘文附於後」。《請雨詞》一篇獨列於卷前。有「石甌山樵」、「秋陽山人」、「青華館」、「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錢江何氏夢華館藏」諸印。

《陶貞白集》二卷。明刊本。梁秣陵陶弘景著。按集中《尋山志》末注云：「陳武帝貞明二年，敕令尚書令江總始撰先生文集，先生去世已五十三載，文章頗多散落」，而隋《經籍志》「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又《內集》十五卷」，至宋作唐《藝文志》僅載《集》三十卷，不著《內集》，晁公武、陳振孫兩家且不著錄。此編明黃省曾从《道藏》錄出，江夏黃注重加校正，釐爲二卷，增梁元帝碑文、沈約與弘景書二篇，付贛郡蕭氏刻梓，並加序云。有「劭錫章」、「印豫鍾」、「荆華書屋」三印。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三

《貞白先生陶隱居集》一卷。張立人手抄本。梁陶弘景撰。昭臺弟子傅霄編集。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六七（二）

（二）「約」當爲「均」之誤，或脫「均」字。

（三）陸氏轉錄各家題識，從略。

《貞白先生陶隱居集》一卷。鈔本。江總序（略）。《掇經室外集》（略）。

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二卷。傳寫明嘉靖間人鈔本，分上下卷，後又次《請雨詞》等三篇，有紹興癸亥刻書跋，題款二行：「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是源亦出於《道藏》。紀氏手跋曰：「嘉靖甲辰文休承從玉山周生得紹興刻本，手錄藏之，予亦寫此冊。越十載，又得贛本，增校四首，後《請雨詞》、梁元帝撰《貞白碑》、沈約書、本傳是也。辛酉冬日，吳郡史臣紀叔載題。」

《陶貞白集》二卷。明黃省曾編，新安汪士賢刊本。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卷六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二卷。傳抄大洞弟子陳桷校勘本，癸丑十一月借葉林宗校本，又校補《答釋曇鸞書》一篇，又補足傳注一葉。

繆荃孫《藝風藏書再續記·校本第五》

《貞白先生陶隱居集》一卷。梁陶弘景撰。明葉奕抄本。此爲葉林宗手抄本，《掇經室外集》所著錄即從此本傳抄者也。陸存齋觀察所藏爲張青芝傳抄葉本。檢《甬宋樓藏書志》，其標題後但有「昭臺弟子傅霄編集」，無「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一行，殆青芝抄時刪去耶？又「江總序」三字在「副在延閣」後，足見舊書一經轉錄，即不免改易面目，著名如青芝者尚有此失，遑論其他！甲寅（一九一四）立春

日，盛鐸記於津門麟嘉館。

是書舊藏聽雲陸氏，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十二月張青芝曾從陸氏借錄（張本歸頭宋樓陸氏）一本，後此書歸南昌彭文勤。同治中朱修伯丈得之，哲嗣澂子清、潛子涵尚能世守，子涵歿後書始散出，余從廠肆購得。古書流傳之緒爲昔人所樂道，因識之於此。甲寅（一九一四）穀雨前一日，盛鐸。

李盛鐸《木樨軒藏書題記》

《貞白先生陶隱居集》二卷。〔梁陶弘景撰〕。舊鈔本〔明葉奕抄本〕。標題次行題「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末有跋云：「崇禎戊辰（元年·一六二八）夏四月余適鹿城，良夫師時館張氏，余往謁，因見師校錄是集。明年己巳（一六二九），余得借校，然坊間脫誤頗甚，不堪改抹，故另寫此本；其字迹前後非一，則余及李涵中、奚靜宜共書也。五月十七日午，震澤葉奕記于孫氏蕉夢軒之雨窗。」後有「葉奕」、「林宗」、「白文方印」、「山中人兮芳杜若」白文方印。收藏有「南昌彭氏」、「朱文方印」、「知聖道齋藏書」、「朱文長方印」、「朱學勤修伯」、「結一廬藏書記」、「朱文方印」。副葉有彭文勤公朱筆手跋。〔《陶隱居集》一卷，明時人手抄本，猶在張天如未輯《漢魏百三家》以前。卷末自文休承以下傳寫叙次井井，可寶也。乾隆壬寅（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得之馬氏叢書樓。芸媚記（據跋崇禎元年抄，校字避熹宗諱可證）。〕

李盛鐸《木樨軒藏書書錄》

《梁陶貞白先生文集》二卷。梁陶弘景撰。明刊本，題「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編，小峰山人贛郡黃注校」。八行十六字，版心下記人名。有黃注序，謂得黃省曾抄本，爲之校讎，增入文二篇，竄補字二百五

十有奇。後有嘉靖壬子俞獻可序。（此書代李木齋收之。甲寅。）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一卷。梁陶弘景撰。明葉林宗奕、李涵仲、奚靜宜合抄本。有葉林宗奕跋，並錄文嘉、徐濟忠二跋。又彭元瑞跋。（李木齋藏書。壬子。）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上下卷。梁陶弘景撰。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四十年辛酉吳郡史臣紀傳抄宋刊本，九行，行十六至十九字不等。後有紹興癸亥陳桷序。本書二、三行題「昭臺弟子傳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史氏跋錄後：「嘉靖甲辰文休承從玉山周生得紹興刻本，手錄藏之，予亦寫此冊。越十載，又得贛本，增校四首，後《請雨詞》、梁元帝撰《貞白碑》、沈約書本傳是也。辛酉冬日，吳郡史臣紀叔載題。」鈐有「汲古主人」、「毛晉私印」、「子晉」、「毛扆之印」、「斧季」、「宋本」、「林汲山房藏書」朱文印，又有「史臣記書籍」楷書朱記。後有吳士鑒等觀款三行，在副葉：「光緒己亥四月，廉生祭酒携至西苑南書房，嘉定徐郃、元和陸潤庠、仁和徐琪、侯官張亨嘉、錢唐吳士鑒同觀。士鑒記。」此書周叔弢得之于津門，余假校于汪刻本上。

傳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二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二卷。一冊。與《支遁集》合訂一冊。（《四庫未收書目》卷一）（北圖）（二）明

（二）此本原件現藏於臺灣，然王重民先生撰寫此提要時，尚在北圖。《中國善本書提要·出版說明》云：「本書舊稿寫於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由於這是一部遺稿，所錄之善本，不少仍遠遠遺海外，難以一一盡覆。」故《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錄《陶弘景集》善本時，未錄該本。

鈔本（九行二十字，一六·六×一二·四）。梁陶弘景撰。卷內題「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按是集《四庫總目》不載，阮元始據《道藏》本進呈。《道藏》本二卷，在「尊」字上，題款相同（惟「陳桷校勘」下無「鏤板」二字），則《道藏》本當即從此本出。余持校卷端江總序一文，「孔室四科」，《道藏》本誤「室」爲「空」；「至如紫臺青簡」，《道藏》本誤「如」爲「知」，是其校勘未善。卷上《難鎮軍沈約均聖論》一篇幾六千字，《道藏》本全脫。按此論難佛，非道家所忌，則不當爲道徒有意割棄，是必所據本有殘破，遂並全篇六千字而棄之耳。是其所據本未善。此本末有宋人袁輯題記，又有明人轉錄題記，統錄于後。卷內有「馮氏藏本」、「謙牧堂書畫記」、「臣紹和印」、「楊氏彥合」、「宋存書室」等印記。

《梁陶貞白先生文集》二卷。《附錄》一卷。一冊（北圖）。明嘉靖間刻本（八行十六字（一七·七×一二·二））。梁陶弘景撰。卷內題「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編，小峰山人贛郡黃注校」。胡直序云：「吏部黃君汝霖，大雅博物，搜求奇藻，得其文集寫本于吳郡黃勉之，勉之欲梓未及。餘十年，吏郡君因復校輯，屬蕭斯馨氏古翰樓出資刻之。」按，注字汝霖，信豐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長興知縣，徵授吏部主事。

《陶貞白集》二卷。一冊（國會）。明刻本（九行二十字一八·九×一三·三）。原題：「梁秣陵陶弘景著，明吳郡黃省曾編，新安汪士賢校。」前有江夏黃涇序〔二〕，述其增補黃省曾本甚詳，由贛郡蕭氏

〔二〕「涇」當爲「注」之誤。

付之梓。然則汪本又從蕭本出也。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

《陶貞白集》二卷。前有江夏黃注刻集序：「曩余於吳興得鈔本《陶弘景集》一卷，卷次無序，篇章殘脫，字畫譌謬，蓋姑蘇黃省曾氏所編者。因爲校讎，凡增入文二篇，竄補字二百五十有奇，其不可考者姑仍其舊，釐爲二卷，取本傳置之首，題曰《陶貞白集》。友人九沙俞子，復增入梁元帝碑文、沈約《與弘景書》二篇，付贛郡蕭氏刻梓。」次江總序：「先生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皆亡失。故禮部侍郎王公欽臣哀其遺文三十二篇，以爲一卷。南豐曾恂復得《寒夜愁》、《胡笳》二詩於《古樂府集》中。」次廬山人吉郡胡直序，屬蕭斯聲氏古翰樓刻之。上卷文十七篇，附梁武帝答書四篇，下卷十六篇，附武帝之答三篇，後附墓銘等五篇，卷端題「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編，小峰山人贛郡黃注校」，校後有嘉靖壬子九河俞獻可跋。八行，十六字，一冊，皮紙印，書口下有刻工姓〔二〕。

羅振常《天一閣藏書經見錄》卷下

〔二〕按此段著錄中之引文均有刪節，復脫誤不少，如「寓」誤爲「於」，「九河俞子」誤爲「九沙俞子」，「蕭斯聲」誤爲「蕭斯聲」。又稱「先生文集三十卷」一篇爲江總序，大謬。

題跋第四

序跋、題識固不能截然區分，然亦不可混爲一談，蓋序跋篇幅長，意旨亦深；題識篇幅短，意旨亦淺。淺而顯明，短而可喜，名家題識，向爲學林所重。今將《陶弘景集》各本序跋、題識匯爲一編，首列序跋，題識次之。

(一) 序跋

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襄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于簡易，季長敝于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世之異人焉。

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敕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洪都，副在延閣。

傅霄序〔二〕

先生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皆亡失不傳。故禮部侍郎王公欽臣哀其遺文三十二篇，以爲一卷。南豐曾恂復得《寒夜愁》、《胡笳》二詩於《古樂府集》中，《難沈鎮軍〈均聖論〉》于《弘明集》〔三〕中。因考其製作先後，爲之次，以類相從，並殘文附于後。

錄自明嘉靖三十一年黃注序並校、蕭斯馨刻《梁陶貞白文集》

傅霄《指桓記後題》

世傳《指桓記》云桓乃隱居執爨者，觀此書殊非事實，中有默朝上帝之法，出《旌陽三景集》，餘皆浮誕，無足取信。按古刻，朱陽館東有南平王所造清遠之館，乃桓所居，桓初入山作詩並邵陵王訪桓之詩，皆隱居親書，見刊於石，自隱居解世，桓君尚在。其蓬萊都水監仙職事，載《周氏冥通記》，並錢真人所傳。考之於此，則《指桓記》怪妄明矣。謹書其實，以示修真之士，無惑邪說，自貽褻瀆之咎。昭臺弟子傅霄題。

- 〔二〕 各本錄此序，均不著作者名，當爲傅霄作，考證見附錄《版本第六》。
- 〔三〕 按，《弘明集》應爲《廣弘明集》之誤。

陳桷《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後序》

自古以上清經法得道高真顯然著於世者，唯南岳紫虛元君、三茅、二許、楊、郭衆真而已。其後宗派相承，殆今不絕，盡由隱居扶宗立教，發明上道，見於經誥，甄別真僞。不然，則後學之士孰得而探蹟玄微，躋登霄漢耶！

桷頃閑居汝山，數游三秀，追慕靈躅，得隱居山、世二傳並文集碑記及桓真人事實，總成上下。執偏見玄爲異同，蓋失於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之要也。僕於三教之道固嘗留心，外非忠孝功業，內非神氣虛靜，未有以成之。夫仙道貴實，不敢以文害意，今粗叙于卷集之末，故示同志。兼恐尚有遺篇逸事藏之于賢德隱者，願發篋以示，當續其傳焉。紹興癸亥歲季春鶴會十八。

以上二種錄自明史臣紀抄《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

黃注《刻陶貞白集》序

曩余寓吳興，得鈔本《陶弘景集》一卷，卷次無序，且篇章殘脫，字畫僞謬，蓋姑蘇五嶽山人黃省曾氏所編輯者。山人博綜群籍，力追古雅，是編或出其手，而未詳訂云。

辛亥春學耕于邑西郊之懷穀山莊，偶憶弘景《尋山志》，取是本觀焉，因爲之校讎。本內《論書啓》、《解官表》及梁武帝往覆詔答，則考之《南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等書，其餘詩、文、序、傳、碑、碣諸

篇，則考之《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等書。凡增入文二篇，竄補字二百五十有奇，其不可考者，姑仍其舊。釐爲二卷，可繕寫，取《梁史》弘景本傳置諸首，題曰《陶貞白集》。質友人九河俞子三校之，子復增入梁元帝碑文、沈約《與弘景書》二篇，付贛郡蕭氏刻梓。按《梁史》載弘景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皆秘密不傳，今《集》止有《本草序》、《肘後方序》，餘皆不可見，恐人間尚有藏者，姑校其所見如此。

弘景秣陵人，圓通謙謹，雖位望隆重，而方外之志終身不忘，是故其言有足取者。弘景又有《答武帝問》：「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題壁》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忽作單于宮。」皆可取。江夏黃注序。

錄自明嘉靖三十一年蕭斯馨刻《梁陶貞白先生文集》

胡直《梁陶貞白先生文集序》

夫性命之精，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故《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其謂不亡，非後世名與教之云也，彼其身有不可得亡者，雖以後天地長存可也，是惟孔子與老子未嘗貳。然孔子翕張變化如四時之並運，而大業以生，歲功以成，故萬世仰其爲聖之宗。老子固欲治天下，而張之意取數也少，翕之意取數也多，是猶執秋冬而廢春夏，其於歲功乖矣。然遂謂其秋冬之氣，非四時並運之氣也，則可乎？故孔子

不惟不絀老子，且復歎其道而師之，後世儒者動舌則絀老子，然其於性命之道莽如也，是當爲純孔之徒否耶？夫純孔之徒已不可多睹，借後之世有純老之徒焉，雖與之遊而咨之，可矣。況夫有得于性命之道而不爲老之純者，謂不可因其遺文以得其人之世也，斯不亦過乎？

貞白先生陶弘景生于齊末，少讀仙錄，夙焉有志，然多貫聯於周孔之教，研精於金石之奧，憮然以濟天下、拯蒼生爲念，仕於亂世，優游卒歲，而未嘗遽藏，年及四十，神靈知幾，乃始挂冠神武門外遁去。時既以隱居自號，茅嶺自終，而猶有「敖散談空」之慨，「與奪紛紜」之悲，則又未嘗不心在當時而隱側于含靈也，蓋雖翕之意多而亦與丈人荷蕢之儔異矣。至其耆年遷化，屈伸如常，而顏色不改，此非性命既全，離合在手，所謂死而不亡者歟？是其宗雖遠出于老子，吾不謂其純老之徒者也。嘗讀其傳，思睹其人，以爲後世儒者不能及，求遺文閱之，迄不可得。虔吏部黃君汝霖，大雅博物，搜求奇藻，得其文集寫本於吳郡黃勉之，勉之欲梓未及。餘十年，吏部君因復校輯，屬蕭斯馨氏古翰樓出資刻之，而以序見命，直始得覽閱。集凡若干卷，其指發玄旨，則具于《答朝士大夫》一書，當時序者欽其博綜，咸方之劉向、馬融之徒，是議其毛甲而遺其膚肉，其於神髓大相萬矣。直因推廣其道，爰達于孔老心，未敢自然，將以可否於吏部君。

錄自明嘉靖三十一年蕭斯馨刻《梁陶貞白先生文集》

張雙《重纂陶隱居集序》

《梁書》稱：「陶隱居獻二刀于高祖，一名善勝，一名威勝。」李延壽訛爲「二丹」。此以天監中陶嘗

獻丹于帝，遂並誤「刀」爲「丹」也。簡文有《謝賁善勝威勝刀啓》，中引「五寶新成，曹不先佩其一」，則非丹無疑，惜延壽不及考耳。

世傳桓闓爲隱居執役，一旦雙鶴來下，青童覓恒先生，陶心計門人無姓恒者，頃得執役恒君，遂仙去。按恒法闓爲隱居高弟，原非執役，況陶沒後，邵陵王爲作碑曰：「門人恒法闓等勒玄碑而相質」，則法闓未嘗先時上升，此其左驗。豈恒法闓之外，別有恒闓耶？顧云門人無姓桓，則何說也。

世又傳陶以己不得仙爲疑，闓還報云：「公條《本草》，多害物命，以此遲仙。」余謂《本草》興自前世，物命之傷已非一日，陶慮世之誤用，而剖別之，爲濟人津梁，安得坐此見譴？

按賈嵩《內傳》：「隱居嘗自歎『仙障有九，名居其一。吾之不仙，直三朝有浮名耳。』」大都名爲艷場，享取太多，能使入世者鈍其芳因，修真者紆其道業，此於事理爲準，然天上饒有至尊相奉，事更倍人間。以華陽三層樓上，天子不得傲之以翠華，不倍愈于都水監之適乎？

仙佛往往分途，隱居乃兼受菩薩戒則，調停而就世法大道，委蛇猶之獻刀意耳。

仙人在世稱文士者，惟葛稚川、陶都水。葛僅《抱朴》行世，他文希傳；陶自《真誥》外，諸篇存者尚得若干帙。如灑墨水，盡成桃花；又如山半吹笙，洛濱受瑞，長言短語，俱有驂鸞駕螭之勢。公不云乎：雖有頑仙，不如才鬼。此自冷眼笑世之言。仙才如公，豈數數哉！令天上而衡文也，香案前珮聲琅琅，故應讓席。丁卯首夏汰沃子張燮識于蒔藥蹊。

錄自張燮《七十二家集·陶隱居集》

張燮《書陶弘景傳後》

陶通明年少薄遊，閉影朱門，不交外物。已而裂組還山，尋仙訪藥，層樓徙倚，幽谷盤桓。迨乎齊社既湮，梁錄初躡，楓宸篤布衣之好，松風曳綸綍之輝，薄玄感之帝師，其山中之宰相，書問還往，冠蓋相望，而雲霞總轡，竟遂閑身。余又歎其雖交外物，而不挂朱門，有足儀羽者焉。《尋山志》之言曰：「輕死重氣，名貴於身。迷真晦道，余不敢承。傳氏百王，流芳世緒。負德叨榮，吾未敢許。」此其自命，果度越於時流，而仰青雲，睹白日，果無負於香爐之雙導也。

嘗論通明仙人謫籍，爲天子外臣，似東方曼倩；然曼倩頡頏傲世，談諧取容，而貞白先生圓通謙謹，出處明會，則持躬甚平。仙靈屢接，仍閑經世，具似李長源；然山人衣白，竟與人事，位列通侯，而華陽隱居席月澗門，橫琴雲際，懸纓終老，則處世甚高。

或謂其禪代之際，援引圖讖，遙贊革命，視大澤羊裘，狂奴故態，不無稍點。然天命所值，通明似已先得之，聊復爲爾。彼非覬商山之侍，而流涎洗耳之波也。憑星夕息，望日朝餐，豈遽遜客星於干座哉？同時何子皙兄弟亦以梁皇舊恩，屢愆朝命，號稱通隱，別標大小之山，入夢青龍，依堂紅鶴，季世故多異人。

張溥《陶隱居集題詞》

陶通明幼時戲弄，即好筆硯，既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深以爲耻。隱侯博聞，其朋輩也。家貧求仕，忽脫朝服，立館華陽，吹笙聽松。天下豈真有神仙乎？秦皇漢武，窮山討海，耄期不遇。通明何人，豈能飛舉？然鼎丹七營，登晨尚隔，咸陽剗白，未易言也。世疑隱居棄劍，人外悠邈，不宜獻誠革命，遙參國典。抑知少君堪羞，子房可慕，山中宰相，大度素存。或者藥物取資人帝，圖錄當顯興朝，清都前覺，無貴卷舌也。

《真誥》以外，遺墨不少：論書五啓，鍾、王若生；《本草》諸序，彭、扁未死。邵陵表碑，推兼數賢；令君撰序，云備六藝，良有由乎！魏晉以來，置君如弈，志士高尚，流涕無從，不得不託致仙靈，遺世獨妙，中散之於孫登猶是也。而婚宦累形，蟬蛻寡術，通明乃後出居上矣。婁東張溥題。

錄自民國七年四川官印書局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彭元瑞《陶隱居集跋》

《陶隱居集》一卷，明時舊抄本，猶在張天如未輯《漢魏百三家》以前。卷末自文休承以下傳寫叙次井井，可寶也。據跋，崇禎元年抄，校字避熹宗諱可證也。

錄自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尾》

錢熙祚《華陽陶隱居集跋》

《隋書·經籍志》「《陶弘景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唐志》無《內集》，其外不見著錄，蓋散佚久矣。此本二卷從明《道藏》錄出，題「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考元劉大彬《茅山志》有「傅霄重編《隱居集》一卷」，與此本不符，疑《志》文偶誤。《志》又稱「傅霄字子昂，晉陵人。明經善書，尤精隸古，由儒入道，隸居常州天慶觀。高宗召主太乙宮祠，乞還茅山，紹興二十九年己卯正月立春日化」。南宋初，距弘景時六百餘年，掇拾遺文，存什一于千百，唐以前別集存者無幾，不得因其卷帙寥寥而廢之也。蕭綸《陶隱居碑銘》載其《與親友書》，《雲笈七籤·本起錄》載其《與從兄書》，《茅山志》載其《啓》、《請雨墨詞》，又《許長史舊館壇碑》後尚有《碑陰記》，《古今刀劍錄》首有《自序》，此本均未采入，搜而補之，以俟好古者。癸卯閏月雪枝錢熙祚識。

錄自錢熙祚《指海》第二十集

陸心源《張青芝手鈔陶隱居集跋》

《貞白先生陶隱居集》題「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前有《隱居傳》，後有梁元帝、昭明太子、邵陵王綸《陶隱居碑》，司馬子微《碑陰記》，蘇庠《像贊》，又集外兩文。《隱居集》久亡，王欽臣始裒遺文三十二篇，南豐曾惇益以《寒夜愁》、《胡笳》二詩，《難（均聖論）》，傅霄爲之編次，附殘文于

後。紹興中有刊本，嘉靖甲辰文休承錄于崑山周氏，崇禎戊辰葉林宗突從文本傳錄，此則乾隆元年張青芝位借葉本所手錄者。

《四庫》未收，阮文達始進呈，此本比阮本較為完善。

錄自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一二

繆荃孫《陶隱居集跋》

《華陽陶隱居集》二卷，梁陶弘景通明撰，通明事迹見《梁書》、《南史》。《隋·經籍志》載「《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至宋人作《唐書·藝文志》僅載《陶弘景集》三十卷，《內集》已佚。至晁、陳兩書目皆不載，似亡于南宋時。明汪士賢《二十家文集》作兩卷，附志傳。此書爲阮文達公從《道藏》錄出，上卷首行題「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卷上」，下卷首葉缺，末葉題「貞白先生陶隱居碑志卷下」，蓋上卷錄詩文，下卷錄碑志，與汪本不同。第二行題「昭臺弟子傅霄編集」，三行題「大洞弟子陳桷校勘」，蓋亦道家之流所輯。然所收詩文與汪本大致無出入，不全，疏文甚多，蓋自類書鈔出，非原本矣。此本鈔自王文敏公舊藏，去歲得葉林宗校本，以墨筆識其同異，又補《答釋曇鸞書》一篇。嚴鐵橋輯唐前文，亦相吻合。如得《道藏》本與汲古本、嚴鐵橋輯本，三本合校，似無遺憾矣。歲在閏逢攝提格午日，江陰繆荃孫跋。

錄自蔣氏慎修書屋刻翁長森、蔣國榜輯《金陵叢書·陶貞白集》

葉德輝《重刊華陽陶隱居集序》

梁陶弘景《華陽陶隱居集》，《道藏》太玄部澄字號作二卷，明毛晉汲古閣所刊《道藏八種》中有此書，蓋即據以重刊者也。此外明刻有汪士賢本，亦二卷；張溥《漢魏名家集》本，作一卷。以汪本較張本，張多《真靈位業圖序》一篇，《與親友書》一篇，《與從兄書》一篇，《與釋曇鸞書》一篇，《瘞鶴銘》一篇。近人嚴可均輯《全晉文》，全據張本〔一〕，注明出處，所增者惟《南史》本傳所載《遺令》一篇而已。全文例不錄詩，故張本載詩六篇，嚴本無之。余合數本參校，知嚴輯爲最精詳，今據以付刊，增入張本詩六篇。雖不能復隋、唐之舊，亦可見一斑矣。《道藏》本稱《華陽陶隱居集》，《隋書·經籍志》稱「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今據以標題結銜。汪本稱「陶貞白集」，張本稱「陶隱居集」，亦似近古云。光緒癸卯二十九年小春，長沙葉德輝叙。

錄自葉德輝《觀古堂彙刻書·華陽陶隱居集》

羅振玉《敦煌本本草集注序錄跋》

《本草集注序錄》一卷，前佚數行，後均完好。後題「本草集注第一序錄，華陽陶隱居撰」，書題後又

〔一〕《全晉文》當爲《全梁文》之誤。嚴輯本非全據張溥本，而是多據黃注序刻本，詳見附錄《版本第六》。

字二行，曰：「開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遲盧麟於都寫《本草》一卷，辰時寫了記。」西陲石室舊藏，乙卯春予得影照本，不知原卷今在何許也。《本草》之學，自《唐本草》行而《集注》微，《證類本草》行而《唐本草》又微，逮明李時珍《綱目》行，《證類本草》亦僅存舊槩矣。《證類本草》序例二卷，其上卷載隱居序例之上半，起序文，迄合藥、分劑、料理、法則，其標題曰「梁陶隱居序」，下卷載諸病主藥起，至引《藥對》五條，亦隱居序例之下半，則不復注明爲陶氏說。使不得此卷校之，幾令人疑爲作《證類》時之序例矣。

《證類》既載隱居序例爲二，中間復夾入他家序例，凌雜無序，於諸病主藥例中，各病條下於隱居所出諸藥外，復據它書續增，隱居所列諸病之舊次，亦多錯亂，如霍亂之後，次嘔吐，次轉筋，隱居原書霍亂標目乃大字直行，嘔吐及轉筋乃小字橫行，蓋「霍亂」是標目，「嘔吐」、「轉筋」乃「霍亂」條之子目，因霍亂而病嘔吐、轉筋也。《證類》則「霍亂」、「嘔吐」、「轉筋」三目並爲大字，誤析一病爲三。又隱居原書蠱之後次以解毒，《證類》則於「中蠱」以後增「出汗」等九目，又將「解毒」一目析出，別爲解百藥及金石等毒例，殊失隱居之意。蓋作《證類》者改竄隱居序例，攘爲己有，故不著其所自出，又改所不當改，增所不當增，在作者固不虞七八百年後，山巖絕塞，隱居之書一旦復出人間，致發其覆而暴其失也。又作《證類》諸人似未見陶氏原書，隱居述諸病主藥曰：「惟冷熱須明，今以朱點爲熱，墨點爲冷，無點者是平，以省於煩注也。」《證類》本引此書乃作「惟冷熱須明，今依本經別錄注於本條之下」云云，而注中則曰「今詳唐本，以朱點爲熱，墨點爲冷，無點爲平」，《證類》竟以朱墨點記始於唐本，不知實昉于隱居，是作《證類》者未見原書之明證也。歷代官修之書，無不鹵莽滅裂，但以取盈卷帙爲止，固不僅《證類本草》爲然矣。

此卷以一日之力寫畢，故譌誤不少，然有非寫書者之過者，如序文中稱《本草經》謂「今之所存有此四卷」，考《神農本草》、《七錄》以下皆言三卷，未聞有四卷之本，四卷乃三卷之譌無疑，而此卷與《證類》本均作四卷，可見承譌久矣。予十餘年前得日本醫家森約之校輯《本草集注》七卷手稿本，據《新修本草》等書，校勘至密，塗乙狼藉，久欲爲之寫定付梓，今又得隱居原書，於此書殆有夙緣。爰先以此卷影印流傳，森氏所輯，期異日成之，庶隱居之書不至遂絕於人間，亦藝林快事也。丙辰十月既望。

錄自《羅振玉校刊群書敘錄》

蔣國榜《陶貞白集跋》

右《陶貞白集》二卷，亦華陽隱居所著也。是編爲阮文達所鈔《道藏》本，從藝風堂假而校印者，初爲宋人所編校，翁鐵梅丈鈔丁氏本，不同極多，然以張天如《百三家集》校之，尚缺詩文三首，今始補入。然編次先後凌雜無次，乃乞王伯沆丈爲排比，汪振之丈爲校勘，蒿齋先生復從蕭《選》例略有移易，雖不能云毫髮無遺，然以視他本則顛若畫一矣。

隱居于齊梁之交，早負盛名，爲高齊所知，與梁武尤爲深契。然在齊奉朝請，而閉影不交外物，在梁雖有「山中宰相」之目，而集中與梁武啓，多論書學，罕及世事。至兩牛之畫，梁武亦知其不可致貴要，贈遺多不納受，從留者即作功惠。蓋隱居身處濁穢之朝，而遁于黃冠，皜然不滓，正與抱朴同其旨趣。《處士傳叙》所云「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污而不愧其色」，隱居有焉。豈與夫投身亂世、急利干時者比哉！後

之士夫或有際隱居之世者，當亦知所自處已。鄉後學蔣國榜跋。

錄自蔣氏慎修書屋刻翁長森、蔣國榜輯《金陵叢書·陶貞白集》

潘景鄭《舊鈔本陶隱居跋》

《華陽陶隱居集》，早佚無傳。《隋書·經籍志》有「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唐書·藝文志》作「《陶弘景集》三十卷」，而無《內集》，蓋唐時已有闕失。晁、陳二志俱未著錄，在宋時則已盡失，《四庫》亦未收。《佳趣堂書目》著錄一卷，云「嘉靖甲辰文休承借崑山周氏所藏紹興刻本錄，崇禎戊辰震澤葉奕重錄」云云。疑所稱紹興本，未足昭徵。又平津館有影寫道藏本二卷，與紹興本卷次不合，或後人鈔寫時互有分并耳。此冊爲咫園宗氏所藏舊鈔本二卷，題「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前有江總一序，審是從《道藏》本出者，惟上卷五、六兩頁空白待補，疑所據《道藏》本有闕失也。此本有文瑞樓金氏、醉經閣馮氏兩家藏印，何夢華先生手錄掣經室跋文於首。傳世陶集，此祇存十一，然道家菁英，足與抱朴抗衡，鱗爪彌足珍視矣！己卯三月十一日。

錄自潘景鄭《著硯樓書跋》

(二) 題識

嘉靖甲辰假得崑山周氏所藏紹興刻本，因手錄一帙，藏于蕭閑齋。是歲九月朔燈下文嘉休承識。

癸丑秋八月，史臣紀得觀，並手錄一帙。

庚申春日，周天球借校于玄泊齋。

崇禎己卯清明後一日，湖賈邵姓者持來黃五嶽所刻本，頗有勝此處，恨目疾不能細校，計多《喜雨詞》一篇及邵陵王蕭綸所撰碑銘、昭明太子文、司馬子微碑陰、梁元帝碑文、沈休文書，俟另日增入。是編原本爲鹿城張氏所藏休承真迹。是役同構者有宋刻《長吉歌詩編》、徐度《却掃篇》二書。海虞馮彥淵燈下識于荔園。

以上四則錄自明馮彥淵家藏《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

嘉靖甲辰文休承從玉山周生得紹興刻本，手錄藏之，予亦寫此冊。越十載，又得贛本，增校四首，後《請雨詞》、梁元帝撰《貞白碑》、沈約書、本傳是也。辛酉冬日吳郡史臣紀叔載題。

錄自明史臣紀抄《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

張青甫自吳門來，携休承所鈔本，余既以校坊本矣，因思有抄本未必是而坊本未必非者，手定此帙，蓋崇禎改元之初夏也。虞山徐濟忠。

夏末復借抄本對校，凡字可兩通，皆志其上方，必較然差謬，始不復志，然亦百之一二耳。濟忠又書。

崇禎戊辰夏四月，余適鹿城，良夫師時館張氏，余往謁，因見師校錄是集。明年己巳，余得借校，然坊刻脫誤頗甚，不堪改抹，故另寫此本。其字迹前後非一，則余及李涵仲、奚靜宜共書也。五月十七日

午震澤葉奕記于孫氏蕉夢軒之雨窗。

以上三條錄自傅增湘據葉奕抄本校汪士賢《漢魏六朝諸名家集》本

衡光甲申花朝，取《百三家集》張溥本校讀一過。喜海。

錄自東武劉氏味經書屋校鈔《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

周世兄叔弢得此本於福山王文敏家，與余前借李木師本乃同出紹興本，彼爲葉林宗、李涵仲、奚靜宜三人從文休承本摹出，此則史叔載所手寫也。同時名鈔，並得寓目，寧非書福古緣耶！因就汪本手校，其汪本所缺各文，則屬姨侄婿王生麟伯影補之，以存其真云。癸亥上元藏園居士記。

錄自傅增湘據史臣紀本校汪士賢《漢魏六朝諸名家集》本

癸亥殘臘周叔弢世兄收得此本，余從之假讀一過，並校錄於汪刻本上。余昔年見楸微師藏《貞白集》，爲葉林宗、李涵仲、奚靜宜三人所分繕，據跋，亦由文休承摹崑山周氏紹興本出。文跋後正有「癸丑八月史臣紀得觀並手錄一裘」一行，與此同出一源，而補錄之文則互有出入。叔弢好學，益就余臨本參之。傅增湘記。

光緒己亥四月，廉生祭酒攜至西苑南書房，嘉定徐郃、元和陸潤庠、仁和徐琪、侯官張亨嘉、錢唐吳士鑒等同觀。士鑒記。

癸亥祀竈日藏園祭書之集，叔弢嫻兄攜厥冊見示，謹誌眼福。項城袁克文。

戊辰二月，叔弢出示此書並屬題籤，又觀俞子容手鈔《墨莊漫錄》、錢罄室手鈔《游志續編》。桐鄉勞薦文。

以上四條錄自明史臣紀抄《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

《陶隱居集》一卷，明時人舊抄本，猶在張天如未輯《漢魏百三家》以前。卷末自文休承以下傳寫叙次井井，可寶也。乾隆壬寅得之馬氏叢書樓。芸媚記（據跋崇禎元年抄，校字避熹宗諱可證）

癸丑十一月望前一日，從李木師借得明抄，此集蓋葉林宗及李涵仲、奚靜宜三人手鈔者。取校汪刻，改正處殊不鮮。據文跋，蓋亦從紹興本出，故多《傳》一篇，江總《序》一篇，梁武《別敕》一條，卷末集外書、啓各一篇，均照補錄於卷中，其圈點及眉間朱筆，均林宗筆，亦照臨焉。時將有南中之行，頻行漫記。沅叔。

以上二條據傳增湘據葉奕抄本校汪士賢《漢魏六朝諸名家集》本

右汪丈振之校勘《陶貞白集》，所籤汪士賢校刻本用墨筆，抄本用朱筆，汪抄本同者用朱識之，國榜鈔爲一帙，並以集中原文冠各條之上。乙卯長至日蔣國榜識。

錄自蔣氏慎修書屋刻翁長森、蔣國榜輯《金陵叢書·陶貞白集》

予銳意欲收六朝及唐人集，惜入手已遲，所得無多，不能不兼及斷簡殘篇。此《陶貞白文集》雖僅存下卷，重其爲五嶽山人刻本，故亦購之。西諦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即陰曆除夕也。

錄自明嘉靖三十一年蕭斯馨刻《梁陶貞白先生文集》鄭振鐸跋殘卷本

品評第五

陶弘景文名不彰，舊時選家、論家多有品評《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寒夜怨》二詩者，於他詩文少有賞裁。總評陶弘景文者，除爲陶弘景樹碑立傳之後學外，亦僅劉申叔一家。

(一) 總評

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論語》、《毛詩》數萬言。曼倩幼習墳典，公幹少誦詩賦，方之于古，彼有多慚。（蕭綸《陶隱居碑銘》）

先善稽古，訓詁七經，大義備解，而不好立義，異於先儒，議論惟著紙，不甚口談。尤好五行陰陽、風角氣候、太一遁甲、星曆算術、山川地理、方國所產及醫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校名類，莫不該悉。

（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

文不空發，成即爲體。（李渤《梁茅山貞白先生傳》）

先生於吉凶内外、箋啓疏牒，莫不絕衆，凡濡毫落紙，人皆楷模之。（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

六朝之士，崇尚老莊，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自注：如葛洪、孫興公、王逸少、支遁、陶淵明、陶弘景之文，

皆喜言名理，以放達爲高。（劉師培《論文雜記》）

陶弘景，工文章。（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

（二）《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陶弘景隱居華山，梁高祖問曰「山中何所有」，弘景以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能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陳簡齋嘗仿之曰：「石爐深炷火，撩亂一榻書。只可自怡悅，不堪寄張扶。」（宋趙與峕《娛書堂詩話》）

「山中何所有」自是忘世語。（明鍾惺、譚元春《詩歸》）

即獨寐寤宿，永矢勿告意。（清沈德潛《古詩源》）

演迤澹沲，蕭然塵埃之外，得此一書，何謂白雲不堪持贈。（清許槌《六朝文繫》）

筆底自具仙氣。（高步瀛《南北朝文舉要》引蔣心餘語）

（三）《寒夜怨》

晉陸機《獨寒吟》云「雪夜遠思君，寒窗獨不寐」，但敘相思之意耳。陶弘景有《寒夜怨》，梁簡文有



《獨處愁》，亦皆類此。（《樂府詩集》卷七六引《樂府解題》）

讀隱居《寒夜怨》，乃知靜者自然情深。（明鍾惺、譚元春《詩歸》）

「空山霜滿高烟平」，極高雅，然非閨中人所道，無情人自不能作情語。（明陸時雍《古詩鏡》）

陶弘景《寒夜怨》云「夜雲生，夜鴻驚，淒切嘹唳傷夜情」，後世填詞《梅花引》格韻似之，後換頭微異。（明楊慎《詞品》）

其語有近詞者，則亦可以詞名之。如隋帝《望江南》、徐陵《長相思》，初亦何嘗是詞，而句調可填，即爲填詞。由是推之，則梁武《江南弄》諸樂以及鮑照《梅花落》、陶弘景《寒夜怨》、徐勉《迎客》、《送客》、王筠《楚妃吟》、梁簡文《春情》、隋煬《夜飲朝眠曲》，皆謂之古詞，何不可哉？（清毛奇齡《西河詞話》）

音節近詞，「空山」七字却高。（清沈德潛《古詩源》）

（四）其他

年二十九，清溪宮新成，帝宴樂之，先生拜表獻頌，又有伏曼容亦上賦。……時獻賦者五人，惟以先生爲最。（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

帝欲幸武進宮，先生復作頌，頌成而車駕事廢，不復得奏云。此頌體制爽覺，倍勝舊格。（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

桂陽王登雙霞臺，置酒召宗室侯王兼其客，先生從宜都王豫焉。桂陽采命頒號，各令爲賦，置十題器中，先生探獲「水仙」，大愜意。沈約、任昉讀之，歎曰：「如清秋觀海，第見瀟漫，寧測其深！」其心伏如此。（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

陶君銘茅山曲林館乃云：「祈生翊命，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是數語者，全爲《誥》設。此翁一銘，猶足爲山中無窮清風，況書乎？（高似孫《真誥敘》）

版本第六

《陶弘景集》亡於宋，生於宋。宋本《陶弘景集》爲輯佚本，雖未臻完善，然後世所有陶集，均發軔於此。文嘉精抄，黃注細校，號稱善本；《道藏》彙錄，遂脫《難鎮軍沈約均聖論》一文；葉奕遞抄，又增《答釋曇鸞書》一篇。張燮、張溥《陶隱居集》，並受宋本沾溉，而面目已非，自成系統。其他衆本，卷次雖一、二不等，篇目有三一、三二、三三之別，然均是從宋本而來，所謂萬變不離其宗也。

一 《陶弘景集》的編集與流傳

唐以前作家文集傳世者寥寥，《陶弘景集》也未能倖免於散亡。它成書於南朝陳，亡於唐、宋間。據《道藏》太玄部尊字號《華陽陶隱居集·尋山志》注：「先生去世後，久無人編錄文集，至陳武帝貞（禎）明二年（五八八）〔二〕敕令侍中、尚書令江總始撰文集，先生以梁大同二年（五三六）解駕，至是五十三載矣，文章頗多散落。」江總《梁陶貞白先生文集序》現存，其序有云：「奉敕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

〔二〕此注不知何人所作。陳武帝無貞明年號，蓋注者誤記。陳後主有禎明年號（公元五八七——五八九年），「貞」與「禎」通。禎明二年爲公元五八八年。江總字總持，南朝末文學家。陳後主時官至尚書令。《陳書·江總傳》：「至德四年（五八六），加宣惠將軍，量置佐史。尋授尚書令，給鼓吹一部，加扶，餘並如故。」

都，副在延閣。」（《藝文類聚》卷五五）可見弘景文集確為江總編錄。最初編成的文集共四十五卷，計《陶弘景集》三十卷、《陶弘景內集》十五卷，《隋志》著錄。兩《唐志》中，只存《陶弘景集》三十卷而不見《內集》，可知唐代《內集》已亡。至宋代，重要的目錄書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連《陶弘景集》也不再著錄，當亡於此時。

南宋初始有《陶弘景集》輯佚本。輯本甫經出現，即獲藝林之珍愛。明清以來流傳於今的善本不下十餘種，為其作題記序跋的名家多達數十人。歷代為《陶弘景集》撰寫題記序跋的人包括：江總（隋）、傅霄、陳桷（以上為宋）、文嘉、史臣紀、周天球、馮彥淵、黃注、胡直、俞獻可、葉奕、張燮、張溥（以上為明）、彭元瑞、錢熙祚、阮元、陸心源、沈德壽、張位、徐濟忠、王文進、丁日昌、莫友芝、丁丙、繆荃孫、蔣國榜、葉德輝、張鈞衡、李盛鐸、傅增湘（以上清及近代）及鄭振鐸、潘景鄭、王重民等。今存《陶弘景集》各種版本除少數幾種為重新輯錄外〔二〕，均出自宋本，殊流而同源，因此，考鏡宋本之編訂與流傳至為重要。

二 宋本的編集與刊刻

宋本又稱紹興本，刊成於宋高宗紹興十三年（一一四三），集前有一短序，敘述成書經過，茲錄於下：

〔二〕 張燮《七十二家集·陶隱居集》及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陶隱居集》為重輯本，他們在編集時對源於宋本的鈔刻本亦多有參考。

先生《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皆亡失不傳。故禮部侍郎王公欽臣哀其遺文三十二篇，以爲一卷。南豐曾恂復得《寒夜愁》、《胡笳》二詩于《古樂府集》中，《難鎮軍沈約〈均聖論〉》於《弘明集》中。因考其製作先後，爲之次，以類相從，並殘文附於後。(二)

《隋志》著錄《陶弘景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在序作者撰寫此文時，即南宋初，四十五卷《陶弘景集》並已散亡。序中特別提到王欽臣與曾恂，兩人都參與了輯錄工作，尤其是前者，大部分遺文均由其一手搜集。王欽臣，字仲至，《宋史》本傳稱其「平生爲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曾恂，又作曾洵，生平事迹未詳，撰有《句曲山記》七卷，《宋志》著錄。在王欽臣、曾恂二氏的基礎之上，序者除爲文章排定次序及增訂碑傳等有關史實外，可謂是坐享其成。

此序佚作者名，考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輾轉抄刻時遺漏；二是原本即闕名。又據正文第二行、三行分別爲「昭臺弟子傳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卷二末有陳桷後序，通觀全書却不見傳霄隻言片語，揆諸情理，作爲編集者的傳霄，當爲其所編內容及體例作一說明，審小序語氣，作者當即傳霄。傳霄字子昂，晉陵（今江蘇常州）人，博古明經，由儒入道，曾隱居於茅山，著作惜多無傳。陳桷字季壬，號無相居士，溫州平陽（今浙江平陽縣）人，紹興年間曾任秘閣修撰、江州太平興國公等(三)。

(二) 史臣紀抄本、葉奕抄本、馮彥淵家藏本、丁丙跋本、黃注序刻本並存此小序，無異文。

(三) 傳霄傳見《茅山志》卷一六；陳桷傳見《茅山志》卷一六、《宋史》卷三七七。

陳桷《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後序》論述陶弘景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宗派相承，殆今不絕，盡由隱居扶宗立教，發明上道，見於經誥，甄別真偽。」接着談本集的發現與整理情況：「桷頃閑居汝山，數游三秀，追慕靈躅，得隱居山、世二傳並文集碑記及桓真人事實，總成上下。」其「文集」正傳霄等人所編集者，故各本正文二、三行均題作「昭臺弟子傳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而「山、世二傳」、「碑記」及「桓真人事實」等，則是陳桷蒐集所得；分上下卷，上卷錄詩文，下卷錄碑傳，更是來自陳桷的規劃。文末云：

今粗敘於卷末，姑示同志，兼恐尚有遺篇逸事藏之于賢德隱者，願發篋以示，當續其傳焉。紹興癸亥歲季春鶴會十八。（二）

此注明宋刻本的成書時間，紹興本由此而得名。

三 文嘉抄本與道藏本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文嘉曾在昆山周氏宅中親見紹興本，手錄一冊，並題識於其上：

（二） 陳桷《貞白先生陶隱居集後序》，載《貞白先生陶隱居集》，明史臣紀抄本。

嘉靖甲辰假得崑山周氏所藏紹興本，因手錄一帙，藏于蕭閑齋。是歲九月朔燈下，文嘉休承識。〔二〕

文嘉字休承，文徵明次子，能詩，工書畫篆刻，有《和州集》一卷。紹興本、文嘉抄本先後亡佚，幸而文嘉抄本在亡佚前，化身爲三，流傳至今。這三個重要本子分別是：史臣紀抄本（公元一五三三年）、葉奕抄本（公元一六二八年）及馮彥淵家藏本，卷首小序與文嘉題識並得流傳，俾得考見宋本和文嘉抄本之原貌。三人均有題識，記載鈔刻經過，傳寫敘次井井，斐然可寶。其中，史臣紀抄本成於文嘉抄本後不久，「嘉靖甲辰文休承從崑山周生得紹興刻本，手錄藏之，余亦寫此冊」〔三〕，一五六一年史氏還據贛本（即黃注序刻本）增訂此本；葉奕抄本及馮彥淵家藏本均據鹿城張氏所藏文嘉抄本而來，馮彥淵又於一六三九年據黃五嶽刻本（即黃注序刻本）校錄。按，葉奕、馮彥淵俱爲明代末葉著名藏書家，史臣紀字叔載，約生於明嘉靖前後，與王世貞友善，《弇州四部稿》卷一二八有《與史臣紀》書牘一篇，卷三七有《史叔載有見懷之什及貽所著二詠編有答》詩。

出自紹興本的尚有道藏本《華陽陶隱居集》，載於《正統道藏》太玄部尊字上，卷首保留了「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的字樣，此有助於確定道藏本與宋本屬於同一系統，江標《宋元本行格表》即直接以影印道藏本爲影宋本。

- 〔一〕 史臣紀抄本、葉奕抄本、馮彥淵家藏本並存文嘉題識，無異文。
〔二〕 史臣紀題識，載《貞白先生陶隱居集》，明史臣紀抄本。

在道藏本中，傳霄序及陳楠後序却被刪削，致使後人誤以此本出自明世，如《道藏提要》稱：「本書題傳霄編、陳桶校。案：陳桶字惟宜，明正德、嘉靖間祁門人，編有《石山醫案》五卷。傳霄亦明時人。此書當出於正德、嘉靖時。」將陳楠誤作陳桶，宋人謬當明人，認為此書編於正德、嘉靖時尤屬無稽。《道藏》本不僅擅改集名，並將原下卷（即附錄）移至《道藏》洞真部記傳類《華陽陶隱居內傳》之後，分原上卷為上、下兩卷。從總體來看，《道藏》本妄刪序文，錯訛滋生，未足稱善。因此，王重民先生評價說：

余持校卷端江總序一文，「孔室四科」，《道藏》本誤室為空，「至如紫臺青簡」，《道藏》本誤如為知，是其校勘未善。卷上《難鎮軍沈約均聖論》一篇凡六十字，《道藏》本全脫。按此論難佛，則不當為道徒有意割棄，是必所據本有殘破，遂並全篇六十字而棄之耳。是其所據本未善。（《中國善本書提要》）

然而，道藏本《尋山志》題下保留「年十五作」四字，有助於此文繫年，《水仙賦》「窮發送鵬」句，「送」作「逸」，《許長史舊館壇碑》「恒與楊君深神明之契」，「深」後有「結」字，皆有可取之處。從以上幾點來看，《道藏》本仍不失其價值。毛氏汲古閣本《華陽陶隱居集》及阮元《宛委別藏·華陽陶隱居集》均據《道藏》本而來。

四 黃注序刻本、丁丙跋本之關係

黃注序刻本又稱黃省曾本、贛本，刊刻於明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文集正文首行為「梁陶貞白

先生文集」，二行三行爲「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編」、「小峰山人贛郡黃注校」，卷首黃注序亦稱該集爲黃省曾編集，有二云：

曩余寓吳興，得鈔本《陶弘景集》一卷，卷次無序，且篇章殘脫，字畫譌謬，蓋姑蘇五嶽山人黃省曾氏所編輯者。山人博綜群籍，力追古雅，是編或出其手，而未詳訂云。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嶽，吳縣（今江蘇吳縣）人，從王守仁、湛若水遊，學詩於李夢陽。黃注字汝霖，贛郡（今江西贛州市）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長興知縣，征授吏部主事。據黃注序，黃省曾本《陶弘景集》錯誤百出，遠非善本，然而在經過黃注校訂後，此本又呈現出了新的面目。黃注序又稱：

辛亥春學耕於邑西郊之懷穀山莊，偶憶弘景《尋山志》，取是本觀焉，因爲之校讎。本內《論書啓》、《解官表》及梁武帝往覆詔答，則考之《南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等書，其餘詩、文、序、傳、碑、碣諸篇，則考之《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等書。凡增入文二篇，竄補字二百五十有奇，其不可考者，姑仍其舊。釐爲二卷，可繕寫，取《梁史》弘景本傳置諸卷首，題曰《陶貞白集》。

從中不僅可以看出編者的工作方法，藉此也可以窺見他嚴謹的校改態度。

筆者一度懷疑編者爲黃省曾的說法出自黃注假託，丁丙跋本的出現否定了這個懷疑，校讀該抄本，證實明代不僅果真有黃省曾本存在，並且極有可能該本即黃注的工作底本。理由如下：丁丙跋本正文首行爲「梁陶貞白先生文集」，二行爲「五嶽山人黃省曾編校」，無「小峰山人贛郡黃注校」的字樣，標題

與黃注序刻本一致，編者赫然爲黃省曾。持馮氏家藏本與黃注序刻本、丁丙跋本互校《尋山志》一文，異文如下：

| | | | | |
|----|----------|-------|------|-------|
| | 出處（引自馮本） | 馮氏家藏本 | 丁丙跋本 | 黃注序刻本 |
| 一 | 實窮阻而備艱 | 實 | 寔 | 寔 |
| 二 | 遺形者神存 | 神 | 身 | 神 |
| 三 | 盤旋其上 | 其 | 其 | 巖 |
| 四 | 解牛之刀乃王 | 王 | 呈 | 呈 |
| 五 | 琴響風哀 | 風 | 聲 | 風 |
| 六 | 歷近壟 | 歷、壟 | 曆、龍 | 歷、壟 |
| 七 | 尋遠壑 | 壑 | 壑 | 巒 |
| 八 | 望平原 | 原 | 源 | 原 |
| 九 | 傍洪澤而比清 | 澤 | 澤 | 潭 |
| 一〇 | 及春馱之未鳴 | 馱 | 鳩 | 鳩 |

| | | | | |
|----|----------|-------|------|-------|
| | 出處(引自馮本) | 馮氏家藏本 | 丁丙跋本 | 黃注序刻本 |
| 一一 | 眺回江之淼漫 | 眺 | 睡 | 眺 |
| 一二 | 竹泫泫以垂露 | 垂 | 乘 | 垂 |
| 一三 | 願數枉以遠訴 | 枉 | 任 | 枉 |
| 一四 | 思松朝而陳詞 | 松 | 扣 | 扣 |

異文一、四、一〇、一四是黃注序刻本對丁丙跋本的因襲，一、一〇體現的是異體字的差別，四、一四即所謂「其不可考者，姑仍其舊」；異文二、五、六、八、一一、一二、一三，丁丙跋本顯誤，可見「字畫譌謬」之一斑，黃注序刻本則沒有相沿；異文三、七、九，黃注序刻本不僅與丁丙跋本不同，與馮彥淵家藏本亦復有異，在上下文中，於義更勝，並當爲「竄補字二百五十有奇」中之數。其他可證丁丙跋本爲黃注所用之黃省曾本的事實尚有：丁丙跋本《請雨詞》一篇獨列於卷前，此黃注所謂「卷次無序」者，在黃注序刻本中，《請雨詞》改列於卷一末尾；在文嘉抄本、《道藏》本等之中，《尋山志》「既窮目以無闕」句後有雙行夾注，「先生去世後久無人編錄文集」云云，丁丙跋本與黃注序刻本均將其移至文末；文嘉抄本、《道藏》本《華陽頌》一文，小題在前，丁丙跋本與黃注序刻本俱爲小題在後，等等。

以黃省曾之博學多識，即使未加詳訂，何至於如此疏漏？細繹黃注序文「蓋姑蘇五嶽山人黃省曾氏所編輯者」、「是編或出其手」之語義，可知黃注已產生懷疑之意而未明言。該本無「傅霄編」、「陳桷校」字樣，而傅霄序因闕名獨得保留，固此本也當遠出自宋本。然此抄本究為黃省曾所編校，亦或是坊間書賈據抄本慕名而偽託，即葉奕所謂「脫誤頗甚，不堪改抹」^(二)的坊間本，有俟更考。

然黃注所校改者，又產生了不少新的謬誤，甚至不乏擅改正確本文之處。筆者原以此本為最善，以之作為僅載於本集詩文的底本，後中途改易為馮氏家藏本，其原因正在於此。

五 嚴輯《全梁文》所據「本集」多為黃注序刻本

近人葉德輝《觀古堂匯刻書·重刊華陽陶隱居集序》：

嚴可均輯《全晉文》^(三)，全據張（溥）本，注明出處，所增者惟《南史》本傳所載《遺令》一篇而已。

稱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陶弘景文》出自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隱居集》，與嚴

^(一) 葉奕題識，載《貞白先生陶隱居集》，葉奕抄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並載之。

^(二) 當為《全梁文》，葉氏誤記。

可均之校輯方針和實踐殊爲不符，嚴輯全文卷首「附張溥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目錄」後案語云：

張氏《百三家集》，以張采《文鈔》爲藍本，唯有賦有詩爲異。張采本兩千餘家，而僅取百三，約而又約矣。然如《褚少孫集》，止從《史記》寫出，無他書隻字，抑何不憚煩也。知與鄙書互有漏落，然張氏未載出處，錯誤甚多，後人覆檢，未可輒補鄙書也。

張采字受先，太倉（今江蘇太倉）人，與張溥同學齊名，號「婁東二張」，二人共創復社。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總集類》著錄其《西漢文》二十卷、《東漢文》、《三國文》二十卷、《西晉文》二十卷、《東晉文》、《宋齊文》四十卷，嚴可均所云「張采《文鈔》」當即指此。嚴氏對張溥《百三家集》頗多譏彈，必不致以其爲藍本。

在輯《陶弘景文》時，有爲數不少的文章找不到出處，或者難以找到出處，嚴可均並未刊落，而是據文集輯出。其中《水仙賦》、《尋山志》、《本草序》、《肘後百一方序》、《相經序》五篇云出自《道藏》尊字《陶隱居集》，《授陸敬游十賚文》、《解官表》、《進周氏冥通記啓》、《與從兄書》、《與親友書》、《登真隱訣序》、《真靈位業圖序》、《藥總訣序》、《華陽頌》、《吳太極左仙公葛公碑》、《許長史舊館壇碑》、《請雨詞》等十二篇則稱出自「本集」。「本集」指的又是哪個版本呢？

嚴輯全文卷首「附見存漢魏六朝文集板刻本目錄」云：

《陶弘景集》二卷，一《道藏》本，傅霜編，一明黃淮序刻本。

按，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已指出「此作傅霜，似刊誤」，「傅霜」當爲「傅霄」，「黃淮」則爲「黃注」之誤，似亦屬「刊誤」，惟姚氏未察。黃淮字宗豫，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明史》卷一四七載其傳記，雖實有其人，却與校刻《陶貞白集》的黃注毫不相干。

據此，嚴可均當參考了道藏本與黃注序刻本，並且體現於文末申明的出處之上。所據「本集」似當爲黃注序刻本。校讀嚴輯本與黃注序刻本、道藏本，上列十二篇出自「本集」的篇章與黃注序刻本酷肖，如出一轍，並且未注出自「本集」的篇目，也是以黃注序刻本爲藍本的。仍以《尋山志》（嚴可均於該篇文末注「《道藏》尊字《陶隱居集》、《藝文類聚》三十六」）異文爲例：

| | 出處（引自《道藏》本） | 《道藏》本 | 藝文類聚 | 黃注序刻本 | 嚴輯本 |
|---|--------------------|-------|------|-------|-----|
| 一 | 倦世情之易撓 | 撓 | 繞 | 撓 | 撓 |
| 二 | 眇遊心其未已 | 遊 | 來 | 遊 | 遊 |
| 三 | 盤旋其上 | 其 | 巖 | 巖 | 巖 |
| 四 | 累無大而不 _忘 | 不 | 必 | 不 | 不 |
| 五 | 解牛之刀乃 _王 | 王 | 王 | 呈 | 王 |

| | | | | | |
|----|-------------|-------|------|-------|-----|
| | 出處(引自《道藏》本) | 《道藏》本 | 藝文類聚 | 黃注序刻本 | 嚴輯本 |
| 六 | 尋遠壑 | 壑 | 巒 | 巒 | 巒 |
| 七 | 日負嶂以共隱 | 嶂 | 障 | 嶂 | 嶂 |
| 八 | 傍洪澤而比清 | 澤 | 潭 | 潭 | 潭 |
| 九 | 亟扈蘭而佩蕙 | 亟 | 函 | 亟 | 亟 |
| 一〇 | 及春缺之未鳴 | 缺 | 鳩 | 鳩 | 鳩 |
| 一一 | 柳依依而迎蟬 | 迎 | 近 | 迎 | 迎 |
| 一二 | 思松朝而陳詞 | 松 | | 扣 | 扣 |

從上表可見,《道藏》本與《藝文類聚》互有錯訛,除第五條「解牛之刀乃王」的「王」外,嚴輯本與黃注序刻本幾乎全同。按,《尋山志》為駢體賦,王讀去聲,與上下文「上、暢、尚、忘」為韻,若用「呈」則不合,可見嚴可均在此並不拘泥於黃注序刻本,而是參稽他書,力求最確。

通觀嚴輯《陶弘景文》，主要以黃注序刻本爲藍本〔二〕，並參校《道藏》本《華陽陶隱居集》、《藝文類聚》、《法書要錄》、《廣弘明集》等書，擇善而從，注明出處，所以又出於黃注序刻本之上。繆荃孫《陶隱居集跋》云「如得《道藏》本與汲古本、嚴鐵橋輯本三本合校，似無遺憾矣」（《金陵叢書·陶貞白集》徵引），可見其對嚴輯本之推崇。葉德輝雖謬稱嚴輯本出自張溥《百三家集》，然而又稱「余合數本參校，知嚴輯爲最精詳」（《觀古堂彙刻書·重刊華陽陶隱居序》），實獲鐵橋老人之心。

六 宋本基本特徵及其他

總而言之，屬於宋本系統的版本有如下兩個基本特徵：

一是篇數。據傅雷序：「禮部侍郎王公欽臣哀其遺文三十二篇，以爲一卷。南豐曾恂復得《寒夜愁》、《胡笳》二詩於《古樂府集》中，《難沈鎮軍均聖論》於《弘明集》中。」則宋本當有三十五篇，然覈實之，僅三十二篇，恐傅雷所計篇數包括附錄碑傳文字而言。凡屬宋本系統的，均爲三十

〔二〕《與從兄書》、《與親友書》、《真靈位業圖序》三篇，嚴可均亦稱出處爲「本集」，然黃注序刻本、道藏本均無此三篇，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隱居集》有，則此數處所指「本集」又當爲張溥本。嚴氏所引「本集」雖不全指黃注序刻本，然仍以指黃注序刻本爲主，似無疑問。

二篇。《道藏》本三十一篇，缺《難沈鎮軍均聖論》一文，黃省曾本、黃注序刻本三十三篇，增《請雨詞》一文，史臣紀抄本又據贛本增《請雨詞》，葉奕抄本增《答釋曇鸞書》，雖略有參差，然大體不差。

二是次序。傅霄序：「因考其製作先後，爲之次，以類相從，並殘文附於後。」據此，則宋本的排序原則有三：一是看完殘，若是完璧在前，若是殘篇置後；二是看文體；三是看時序。宋本三十二篇依次爲《尋山志》、《水仙賦》、《華陽頌》、《授陸敬遊十賚文》、《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題所居壁》、《寒夜愁》、《胡笳篇》、《與梁武帝論書啓》、《又與梁武帝論書啓》、《又與梁武帝論書啓》、《論書啓》、《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難鎮軍沈約均聖論》、《登真隱訣序》、《藥總訣序》、《肘後百一方序》、《本草序》、《許長史舊館壇碑》、《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解官表》、《進周氏冥通記啓》、《告逝篇》（以上屬完篇），《雲上之仙風賦》、《茅山長沙館碑》、《太平山日門館碑》、《茅山曲林館銘》、《答謝中書書》、《答虞仲書》、《答趙英才書》、《相經序》（以上爲殘篇）。凡屬宋本系統的均保持這一次序不變。黃省曾本增《請雨詞》，突兀地置於卷首，黃注則將其移至《登真隱訣序》之後，其他篇章仍與宋本一致。

宋本之外，則有張燮《七十二家集·陶隱居集》及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隱居集》二種。

張燮《七十二家集》所收《陶隱居集》，明天啓崇禎間刻，四卷。前有張燮序，正文二、三行分別署爲「梁秣陵陶弘景通明著」、「明閩漳張燮紹和纂」。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所收《陶隱居集》，明

崇禎間刻，一卷，前有張溥序一篇。這兩種版本的特點是收文全，以黃注序刻本校張燮本，張燮本多《真靈位業圖序》、《與親友書》、《與從兄書》、《與釋曇鸞書》、《瘞鶴銘》、《和約法師臨友人》六篇，附錄進一步擴大規模，並增加「遺事」、「集評」及「糾謬」三部分，可謂盡搜羅之能事。張溥本收文與張燮本全同而無附錄。張燮本與張溥本不僅在收文篇目上大大超過了宋本，在次序上也顛覆了宋本的排列原則。張燮本和張溥本不再區分完殘與否，統一按文體排序，依次爲：賦、詩、表、啓、書、序、論、志、頌、銘、碑、文。

附：陶弘景集名家名校四種介紹：

一、劉喜海校本。以馮氏家藏本爲底本，校以張溥本，附有文嘉、史臣紀、周天球、馮彥淵等名家題識。

二、傅增湘校本。以葉奕抄本校汪刻本，除校者題識外，轉錄文嘉、史臣紀、周天球、徐濟忠、葉奕等人題識。

三、傅增湘校本。以紀抄本校汪刻本，除校者題識外，錄有文嘉、史臣紀題識，並史臣紀叔載跋一首。

四、繆荃孫校本。據繆跋，此本是以葉奕抄本校王文敏公舊藏本。又據傅增湘校汪刻本題識，王文敏藏本即史臣紀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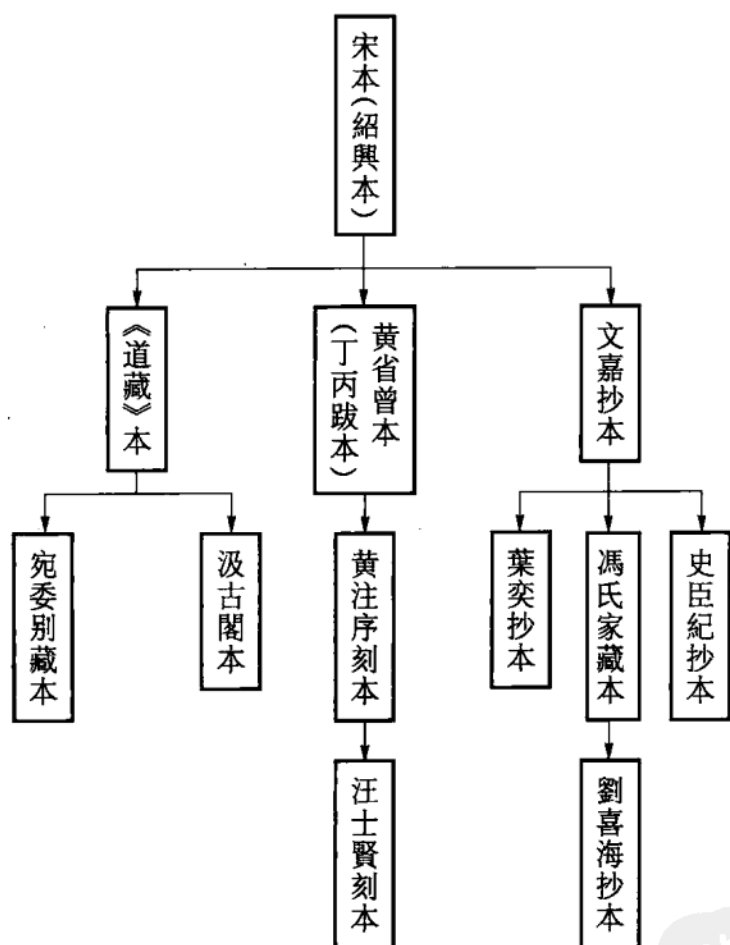
《陶弘景集》重要版本一覽表：

| | 簡稱 | 全稱 | 卷數 | 篇數 | 補充說明 |
|---|---------------|-----------|----|----|---------------------------------|
| 一 | 宋本 (又稱紹興本) |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 | 2 | 32 | 原本不存，據傳抄本知全稱卷數等。上下卷，上卷詩文，下卷附錄。 |
| 二 | 文嘉抄本 |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 | 2 | 32 | 原本不存，據傳抄本知全稱卷數等。 |
| 三 | 馮氏家藏本 |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 | 1 | 32 | 僅錄卷上，基本保留文嘉抄本原貌。 |
| 四 | 劉喜海抄本 |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 | 1 | 32 | 此抄本全據馮氏家藏本，惟增阮元《華陽陶隱居集提要》，附於卷末。 |
| 五 | 史臣紀抄本 |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 | 2 | 33 | 上下卷全，據贛本增《請雨詞》。 |
| 六 | 葉奕抄本 |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 | 2 | 33 | 增《答釋曇鸞書》，列爲集外。 |
| 七 | 《道藏》本 | 華陽陶隱居集 | 2 | 31 | 缺《難鎮軍沈約均聖論》一文。 |

| 一四 | 一三 | 一二 | 一一 | 一〇 | 九 | 八 | 簡稱 | 全稱 | 卷數 | 篇數 | 補充說明 |
|---|-------------|---------|---|---|-----------------|------------------|----|----|----|----|------|
| 嚴輯本 | 張溥本 | 張燮本 | 汪刻本 | 黃注序刻本 (又稱贛本) | 丁丙跋本 | 汲古閣本 | | | | | |
| 陶弘景文 | 陶隱居集 | 陶隱居集 | 陶貞白集 | 梁陶貞白先生文集 | 梁陶貞白先生文集 | 華陽陶隱居集 | | | | | |
| 2 | 1 | 4 | 2 | 2 | 1 | 2 | | | | | |
| 34 | 39 | 39 | 33 | 33 | 33 | 31 | | | | | |
|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注出「本集」者，多據黃注序刻本較張本，不錄詩，多《遺令》一篇。 |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 《七十二家集》 | 《漢魏六朝諸名家集》。脫胎於黃注序刻本，卷首錄黃注序，正文二、三行題「黃省曾辨」「汪士賢校」。 | 附錄包括《華陽隱居墓銘碑》、《茅山貞白先生碑陰記》、《隱居先生陶弘景碑》、《沈約與陶弘景書》四篇。 | 即黃省曾本，黃注校訂前之底本。 | 其九至十二四葉非原刻，爲手鈔補。 | | | | | |

| | | | | | | |
|----|-------|-----------|---|----|----------|------|
| 一五 | 葉校本 | 華陽陶隱居集 | 2 | 40 | 《觀古堂匯刻書》 | 補充說明 |
| 一六 | 錢熙祚本 | 華陽陶隱居集 | | | 《指海》 | |
| 一七 | 朱大英刻本 | 梁貞白先生陶隱居集 | 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藏復旦大學圖書館，惜未見，無法歸納系統。 | | | |
| 一八 | 焦竑本 | 陶隱居集 | 據張燮《陶隱居集·糾謬》「焦弱侯所定《陶隱居集》，校世本稍為完備」，知有焦竑本，未檢得，蓋亡。 | | | |

宋本《陶弘景集》流傳示意圖：



考辨第七

張燮《七十二家集·陶通明集》附錄中有「糾謬」，所糾之謬出自焦竑所定《陶隱居集》，實已開陶集考辨之端。後世編集，鮮有能繼之者，而陶集尚有許多問題尚未得確考，甚而有不少訛誤仍在流傳，深有考辨釐正之必要。

一 《答謝中書書》之謝氏爲謝覽考

陶弘景《答謝中書書》是一篇描寫山水勝景的美文，原文作：「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藝文類聚》、《駢體文鈔》、《六朝文絮》、《南北朝文舉要》及《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等均有收錄，並予以一致好評。

作爲書信，按理開篇應有稱呼，結尾應有落款，這篇致「謝中書」的尺牘却無首無尾，顯係殘篇，而它描寫山水的一段文字却保留了下來。高步瀛稱「《藝文》所錄之文多節錄，非全文也。然一篇精華，蓋略具於此」（《南北朝文舉要》），可謂中的之論。由於殘篇文字的原因，以致出現兩大懸案：一是謝中書

是誰？一是這段文字描寫的山水在哪兒？先看第一個問題。

對於謝中書爲誰，迄今爲止共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認爲是謝徵。《六朝文絮》眉間批注云：「中書名徵，或云徵，字元度，陳郡陽夏人。好學，善屬文，嘗爲安成王法曹，累遷中書、鴻臚。」朱東潤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沿其說。

第二種說法認爲是謝朓。高步瀛《南北朝文學舉要》解題稱：「謝中書，疑是謝朓。《梁書·（謝）朓傳》：朓，天監五年，授中書監。」

第三種說法認爲是謝朓。王家葵《陶弘景叢考》說：「《陶隱居集》中有《答謝中書書》一篇，謝中書應即謝朓。據《南齊書》本傳，朓建武初曾『掌中書詔告』，故得稱『謝中書』，至建武二年夏謝朓出守宣城，友朋唱和乃呼爲『謝宣城』，不稱『謝中書』矣，如沈約有《和謝宣城》。」

然而，以上三種說法都未經深入考證。首先，三者在史傳中缺乏直接依據。劉宋末年，陶弘景與「升明四友」之一劉侯過從甚密，而謝朓恰爲「四友」之一，認爲謝中書爲謝朓，當是受了這一史實影響，從而認爲陶弘景與謝朓當有過從。齊武帝永明年間，竟陵王蕭子良禮才好士，傾意賓客，蕭衍、沈約、謝朓、范雲等八人遊於其門，號稱「竟陵八友」。陶弘景雖不與竟陵之會，却和「八友」中的蕭衍、沈約、范雲等往還甚多，史有明文。因此，陶弘景很可能曾與謝朓論交，這是第三種說法的邏輯。而對於陶弘景與謝朓、謝朓交誼之深淺，則不得而知，高步瀛《南北朝文學舉要》和王家葵《陶弘景叢考》也只好付之闕如。《六朝文絮》認爲謝中書爲謝徵，也是出於猜度，在史傳中找不到任何證據。

其次，後二種說法從官職上來說也實難成立。謝朓歷仕長史、侍中、司徒、尚書等職，比較而言，長史、司徒等職在謝朓一生中，比中書監一職重要得多，史傳常言司徒謝朓，如《梁書·武帝紀中》（天監五年）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朓薨，《梁書·王亮傳》「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等，稱謝朓爲謝中書之處不多見。謝朓亦是如此，謝宣城大名遠揚，謝中書則絕少提到。

此外，謝徵（公元五〇〇——五三六年）生於齊東昏侯永元二年，與陶弘景同年而卒，當陶弘景入山隱居快十年的時候，他才出生，至於他做中書郎，那都是梁武帝中大通年間的事了。此時，陶弘景正專驚於煉丹求仙之術。從時間上來說，謝徵不具備與陶弘景交往並通信的可能性。

那麼，謝中書又是誰呢？六朝距今年代久遠，記載當時文人生平的史傳又嫌太簡，致使許多問題無法得到確證。而被譽爲「玄中之董狐，道家之尼父」的陶弘景，在衆多六朝作家中無疑是個例外，除其從子陶翊撰有《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外，又有弟子門人編錄生平事迹，雖無條貫，却能使他的事迹免於磨滅，到宋代，更有賈嵩爲他作《華陽陶隱居內傳》，洋洋灑灑上萬言。因此筆者認爲，謝中書之名應該在陶弘景的傳記材料中有所反映。

考校有關陶弘景生平的各种材料，未發現一處與謝徵有關，也從未出現謝朓、謝朓二位的大名，倒是另外一位「謝中書」映入了筆者的眼簾。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稱：「齊梁間，侯王公卿從先生授業者數百人，一皆拒絕，唯徐勉、江佑、丘遲、范雲、江淹、任昉、蕭子雲、沈約、謝朓、謝覽、謝舉等在世日早申擁慧之禮，絕迹之後，提引不已。」又《太平御覽》卷六七九引《三洞珠囊》曰：「梁高祖從（陶弘

景)而受道,梁簡文、邵陵諸王、謝覽、沈約、阮忻、虞權,服膺師事之。」

三謝(謝朓、謝覽、謝舉)之中,恰有謝覽做過中書侍郎,《梁書》卷三七《謝舉傳》:「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又據同書卷一五《謝朓傳附謝覽》「覽字景綽,(謝朓)弟朓之子也。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十二年春,出爲吳興太守。卒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中書令」。可知在天監元年至十二年(公元五〇二——五一三年)長達十餘年間,謝覽一直在中書任上,並且在他死後,梁武帝還詔贈中書令。

《華陽陶隱居內傳》中,尚有多處提及謝覽,顯示弘景與謝覽交往之深甚於其他侯王公卿。「先是,吏部尚書謝覽夢人告曰『先生(陶弘景)得道未久,職位且掌錄籍』」,「(陶弘景)唯奇謝覽,覽年少,自疑壽不永,先生曰:『我在此,不使君子如此也。』」

謝覽生年未詳,考其於天監十二年出任吳興太守,後卒於官,時年三十七,當生於齊武帝永明年間。齊末「選尚齊錢塘公主,拜附馬都尉、秘書郎、太子舍人」,其「爲人美風神,善辭令」(《梁書》卷一五《謝朓傳附謝覽》),深爲高祖賞識,他與弘景的交往,當始於此時。《華陽陶隱居內傳》稱弘景入山後:「神棲寂泊,精驚玄極,雖蕭蕭獨往,眇眇真貴,而親舊書驛,遠近參同,蓋未能抑絕」。陶弘景與謝覽通信致殷勤之意,是完全有可能的。

無論從官職以及與陶弘景的親密程度來說,謝覽都非常契合「謝中書」的身份。因此陶弘景《答謝中書書》,顯係致謝覽也。

二 《答謝中書書》爲描寫永嘉山水考

對於文中所描繪之山水在哪兒，目前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認爲是句容山水。高步瀛《南北朝文舉要》解題稱：「《南史》言拙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豈通明盛誇句容山川之美以諷之邪？」

第二種說法認爲是永嘉山水。王家葵《陶弘景叢考》說：「《答謝中書書》本文皆描述永嘉風景。」陶弘景拜表解職後，隱居於句容（今江蘇句容縣）之句曲山，即茅山。對於茅山的情形，陶弘景確實曾在文章中表出過，如《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又如《華陽頌·標貫》「南峰秀玄鼎，北嶺橫秦壁。表裏玉沙津，周回隱輪迹」；《區別》「左帶柳汧水，右浚陽穀川。土懷北邙色，井冽鳳門泉」；《迹號》「郭幹峙流岸，姜巴亘遠蹤。鶴廟或時響，別宅乃恒恭」等。

自古以來，茅山爲人稱道不已，然而大多是從養生的角度着眼的，如《真誥·稽神樞》（《道藏》太玄部）：「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又引《河圖內元經》曰：「乃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升曲城。」又引《河書中篇》曰：「句金之山，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而從審美的角度來稱譽茅山的很少見到。筆者曾親臨茅山，古今山水風光變遷不大，而其風景似乎並不值得陶弘景如此稱譽。元劉大彬《茅山志》采輯號稱繁富，沒有采錄此文，

也可以作爲一個證明。由此可見，陶弘景在《答謝中書書》中的描寫當非句曲山。王家葵認爲是永嘉（今浙江溫州）山水的觀點值得重視，然而他沒有進一步論證說明，現在細論如下：

第一，《答謝中書書》的最後一句提到「康樂」，康樂公指謝靈運，史傳稱其爲永嘉太守期間，「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遍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宋書》本傳）。著名總集《文選》保留了不少謝靈運描寫永嘉山水的詩歌，如《登江中孤嶼》、《晚出西射堂》、《登池上樓》、《游南亭》、《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登石門最高頂》、《入彭蠡湖口》等。以此看來，《答謝中書書》末稱「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恐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稱引。極有可能因爲此文描寫的景色與謝靈運山水詩描寫的客體重合，作者未忘言於悟賞，亦記得前賢早有勝遊，故與康樂公非徒僅心有戚戚焉而已。

第二，《答謝中書書》中的描寫，幾乎可以在《文選》所載謝靈運描寫永嘉山水的作品中一一找到對應，如「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句對應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中的「孤峰抗高館，對嶺臨回溪」；「兩岸石壁，五色交輝」句對應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中的「攀崖照石鏡」，「巖高白雲屯」；「青林翠竹，四時俱備」的描寫恰似謝氏《登石門最高頂》中的「長林羅戶穴」，「密竹使人迷」；「沉鱗競躍」，「猿鳥亂鳴」不正是謝氏《登池上樓》中的「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嗎？這倒不是說，陶弘景有意模仿謝靈運，而是說明，同一片山水即使在不同文人的筆下，也竟有同樣的韻致。

第三，據《華陽陶隱居內傳》，天監七年，陶弘景以爲茅山離朝市太近，煉丹久無成效，欲避居東部較

爲偏僻的山林，因此便有了一次長達四年的東遊。《周氏冥通記》卷首《周子良傳》在記載此次遊歷時提到了永嘉：「仍上東陽，欲停永康，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據王家葵考訂，陶弘景平生東遊凡有三次，一次在永明八年（四九〇），一次在建武二年（四九五），另外就是此次，時間是天監七年（五〇八）到十一年（五一二）。在三次東遊中，明確提到永嘉「彼山水甚美」的只有這一次。陶弘景在文中首稱「山水之美，古來共談」，應是針對「永嘉人談述」這一話題而發。

由此我們認爲《答謝中書書》中的景物在永嘉境內，陶隱居此次東遊的第一站爲青樟山，在此地大約住了三年，後有永嘉之行。所以作此文的時間便應當是天監九年到十年（公元五一〇至五一一年）之間。這兩年謝覽正任職中書侍郎，由此又可以印證謝中書爲謝覽的可信性。

三 「我有數行淚」詩作者爲慧約考

《文苑英華》卷三〇二錄有《和約法師臨友人》一首，題陶弘景作，全詩如下：

我有數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爲君盡，並灑秋風前。（二）

（二）唐代書法家懷素有《秋風帖》，末四句即此詩。此帖最早見於岳珂《寶真齋法書贊》著錄，末爲「我有數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爲君盡，並灑秋風前」。「我有數行淚」句前有殘脫。

據此，衆多陶弘景文集輯本將其收入，如張燮《七十二家集》本、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葉德輝《觀古堂匯刻書》本等。然而，另外幾種重要的本子如黃注序刻本、馮氏家藏本、道藏本等均付之闕如。

詩中表達的感情沉鬱，似乎不是一般的傷別之作，應是一首悼詞。所謂「臨友人」，當是臨友人之喪。又據詩題「和約法師」，可知在陶弘景之前，約法師已有一篇悼念友人的作品。

約法師即慧約（公元四五二——五三五年？），俗姓婁，字德素，以字行。世稱草堂法師、婁約法師，名冠齊、梁兩代，曾被梁武帝延請爲國師。他與當時很多重要人物都有往來：周顒在齊任剡令時，曾延慧約主持草堂寺；《廣弘明集》卷二八有沈約《與約法師書》；《藝文類聚》卷七六有王筠《國師草堂法師智者約法師碑》。事迹具《續高僧傳》卷六、《善慧大士錄》附錄，《佛祖統紀》卷三七亦有簡要記載。

我們禁不住要問：慧約的作品流傳下來了嗎？死去的友人是誰？該詩是否確爲弘景所作？參稽文獻，疑雲重重。

明釋正勉《古今禪藻集》（《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卷一引錄該詩，徑稱慧約作，詩名題爲《弔范賁》。釋宗泐跋元張翥《蛻菴集》（《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四）亦云：「至人不遺情，古之高僧猶不能免，如梁慧約以苦行得道，爲帝王師，而哭其亡友甚哀，至賦詩曰：『我有兩行淚，不落三十年。今日爲君盡，並灑秋風前。』」

宋陳應行輯《歷代吟譜》卷四「古今詩僧」載：「慧約字德素，有哭范荀詩：『我有十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爲君盡，並灑秋風前。』」〔二〕馮惟訥《古詩紀》據此注釋並存疑。逯欽立未見陳《譜》，復據《古詩紀》轉引《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一五《陶弘景詩》。

至此，關於此詩的作者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說爲陶弘景和約法師而作，一說爲慧約自作；亡友亦有二說，一爲范賁，一爲范荀；甚至在不同的引錄中，還出現了多種異文。

《善慧大士錄》的記載，爲「慧約作」的說法提供了更有力的佐證。產生於唐代的《善慧大士錄》附錄指出：「始法師才思清迥，至於製作文章，亦皆臻妙。常與湘東王諮議范賁友善，及賁亡，法師乃臨其喪，賦詩曰：『我有數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爲君盡，並灑秋風前。』此詩傳於天下，爲世所重。」〔三〕

在所有的說法中，筆者認爲《善慧大士錄》的記載不僅時間最早，且最爲詳細，因此也最爲可信。除《文苑英華》與之有出入外，其他三個材料都支援《善慧大士錄》。范賁、范荀疑爲一人，嘗爲湘東王蕭繹諮議，其他事迹史傳無考。《文苑英華》未指明出處，似不足信。慧約作詩之後，陶弘景可能有和作，和

〔二〕《歷代吟譜》四卷，陳應行輯，明抄本，藏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庫。

〔三〕《善慧大士錄》亦作《善慧大士語錄》、《善慧大士傳錄》。善慧大士即傳大士，南朝齊梁間高僧，其事迹先有門人結集，後有唐人樓穎爲之編次（八卷），宋人樓炤重加斧削（三卷，附錄一卷）。保存在附錄中「一時同道之人」的傳記，同樣爲極可珍視的南朝文獻。關於此書版本及流傳，參見張勇《傳大士研究》（巴蜀書社二〇〇〇年）第二章「《善慧大士錄》的源流」及第三章「《善慧大士錄》的真偽及恒久保存的緣由」。此段文字采自《續金華叢書》本《善慧大士附錄》，清乾隆二十四年敦本堂刊本。

作文字必不與慧約原作相重，而陶弘景之作可能早已亡佚〔二〕。

四 「山中何所有」詩詔問者爲齊明帝考

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短短二十字，含蓄而雋永，能引起讀者無窮回味。關於詔問者爲誰，向無定論。考此詩最早載北齊陽松玠《談藪》，《太平廣記》卷二〇二引錄此節，云「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七因之，仍作「齊高祖問」。然而南齊有高帝而無高祖，其他引據此文的學者大概注意到了這一點，因此曲爲之說，乃至言人人殊。

有易爲梁高祖者，如宋趙與峕《娛書堂詩話》下、宋曾慥《類說》卷五一；有改作齊高帝者，如明馮惟訥《古詩紀》卷九九、明李清《南北史合注·陶弘景傳》；有的單稱高祖，如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六；有的改稱武帝，如明陶宗儀《說郛》卷二〇、嘉靖三十七年蕭斯馨刻《華陽陶先生文集》卷首黃注序。

括而言之，共有三說，即齊高帝蕭道成、齊武帝蕭賾、梁武帝蕭衍。

〔二〕 王家葵猜度「友人」爲沈約，並以此爲基點來考證陶弘景與梁武帝及沈約的交誼，實爲未審。

此次問答必是隱居以後之事無疑，然考陶弘景入山時，齊高帝蕭道成已薨，翌年，齊武帝蕭覬即遜位。除歸隱前曾致齊武帝《解官表》，陶弘景與齊初二帝之間較少往還，故此二人可以排除。梁武帝與陶弘景之間往復論答較密，如《南史·陶弘景傳》稱：「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懷疑詔問「山中何所有」者為梁武帝，是有根據的。然而細繹此詩，「不堪」的言外之意分明是不足共語，也不當是針對梁武帝而發。梁武帝早年即名列「竟陵八友」，文才斐然。其《淨業賦》云「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罹俗羅，不獲遂志」；《逸民詩》稱「如壘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遊魚，魚有浮沉。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字裏行間，凝含着對山水的賞愛之心。稱詔問者為梁武帝，終究不愜於心。

那麼，詔問者到底是誰呢？筆者認為是齊明帝蕭鸞。

史稱齊明帝蕭鸞（公元四九四至四九八年在位）恒有隱疾，潛信道術。而道教徒追求長生，喜用符讖，此可以作為他讓席道士的證明，更何況陶弘景是當時的玄中宗師。在記載陶弘景事迹的傳記材料中，齊明帝禮敬陶弘景一事，被屢屢提及。如：

（齊明帝）從此使人往來，月有數四，餉賜重疊，隨意所求，先生亦每事抑遣。（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

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每聞其響，便近然為樂。至明帝欲迎往蔣山，懇辭得止。然敕命餉賚，恒為煩劇。乃造三層樓，先生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其下，令一小豎傳度而已。（《道藏》太玄部《雲笈七籤》卷一〇七唐李渤《梁茅山貞白先生傳》）

陶弘景對蕭齊王朝素無好感。元徽五年（四七七），袁粲和劉秉合謀襲殺蕭道成，陶弘景曾參與其事。在那次事變中，陶弘景痛喪好友劉侯。齊武帝死後，蕭齊王朝陷入了混亂的局面，一年之間，二帝被廢，年號幾易，齊明帝即位後，又於同年十一月誅殺了陶弘景的另一位好友宜都王蕭鏗。齊明帝曾命陶弘景東祈名山，不僅是爲了籠絡道衆，也爲了在血腥的政變中求得些許心安吧。

從《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表面謙卑、暗含鄙夷的語氣，推爲答齊明帝詔問是合乎情理的。美景可以描述，思想可以剖白，如果一定要說白雲「不堪持贈」的話，恐怕就不僅僅是《老子》不可「名」、「道」的意思了。「不堪持贈」不是不堪，是不願。大概在陶弘景看來，蕭鸞不過是個名利之徒。陶弘景在《尋山志》一文中寫道：

若夫飛聲西嶽，邀利東陵。楚湘之絮，吳江之矜。輕死重氣，名貴於身。迷真晦道，余所弗丞。襲衣縫掖，端委章甫。徘徊廊廟，趨翔庭宇。傳氏百王，流芳世緒。負德叨榮，吾未敢許。

陶弘景「所弗丞」、「未敢許」的不正是蕭鸞這類人嗎？

五 《華陽陶先生墓誌銘》作者爲梁簡文帝考

《華陽陶先生墓誌銘》，或題《華陽隱居墓銘碑》、《墓碑銘》。其序歷述陶弘景歿後事，銘文韻律、意境俱佳。作爲研究陶弘景重要之史料，被大多數陶弘景文集輯本作爲附錄採入。關於此文作者，《華陽

陶隱居內傳》卷下稱「梁昭明太子撰」，《道藏》洞真部紀傳類《茅山志》卷二一、嘉靖三十一年蕭斯馨刻《陶貞白先生文集》卷二後附及明史臣紀叔載抄本《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卷下著錄並同。然蕭統卒於梁中大通三年（五三一），此時，陶弘景尚在人世，五年之後即大同二年（五三六）方歸道山。又蕭統撰《文選》，不錄存者之文（詳《郡齋讀書志》卷二〇總集類《李善注文選》六〇卷敘錄引竇常說），若此墓誌真爲蕭統所撰，則《文選》似應收錄弘景之文，今《文選》未選弘景作品，是統纂《文選》時，弘景尚在人世也。撰寫碑銘的不當是昭明，那麼又是誰呢？

《藝文類聚》稱銘文作者爲簡文帝蕭綱，其卷三七「隱逸」下云「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又《華陽陶先生墓誌》，後者即此銘文。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據此，將其收入簡文帝名下。考弘景卒時，蕭綱爲太子，隱居生前，二人頗有往還。《南史·陶弘景傳》稱「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陶弘景歿後，簡文帝爲其作墓誌銘是情理中的事。

至於何以產生訛誤，疑最初僅題爲「太子撰」，刻書者誤以太子即當是蕭統，妄加「昭明」二字。張燮在《七十二家集·陶隱居集·糾繆》中持此看法：「《墓碑銘》是簡文爲太子時作，誤稱昭明。」不難推知宋紹興本陶弘景文集已誤題爲昭明太子撰，道藏與史臣紀抄本係以訛傳訛。此誤又可爲黃注序刻本（即明嘉靖三十一年蕭斯馨刻本）遠出自紹興本添一有力佐證。

六「一物不知，以爲深恥」源流考

「一物不知，以爲深恥」的內涵與「讀書破萬卷」「書山有路勤爲徑」大致相仿，表現的是學者面對知識海洋朝乾夕惕、學然後知不足的刻苦精神，也是試圖通過掌握各種技能來征服自然的學者式的世界觀，惟其用一種極端的方式來表現，對於後學者的鞭策作用無疑更爲巨大。《莊子·養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偏有這一類人，願意以有涯之生命，苦苦作舟遨遊於無涯之學海。知識量隨着社會的變遷日益膨脹，人們對各種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千百年過去了，古人「一物不知，以爲深恥」的學術精神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學界一般認爲「一物不知，以爲深恥」典出自《南史·陶弘景傳》：「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著名學者汪辟疆先生則以爲此乃後人評點陶弘景語，非陶氏自道，並且此前有更貼切的出處，《汪辟疆文集》載其觀點略云：

《晉書》載記，劉淵（唐人稱劉元海）嘗謂同門生米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晉書》卷一〇一）則在貞白前矣。

《晉書》、《南史》同修於唐代，陶弘景名高一時，後世遂將此事與陶弘景緊密相連而忽略劉元海，似乎並不值得奇怪。

在典籍的記載中，「一物不知，以爲深恥」有時用於對歷史人物好學品格的總結，如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恥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藝文類聚》卷四九），《魏志》「吉茂字叔暢，好學，不恥惡衣惡食，恥一物之不知」（《太平御覽》卷二六七），即是對任昉和吉茂二人品格的揄揚；有時用於鼓勵聽者或讀者勤奮向學，如上述汪先生所引《晉書》劉元海語，又如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勵人的同時也是自勵；有時是學者個人的座右銘，如江藩《漢學師承記》載閻若璩「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柱上之字宛如刺股之錐。

其實，「一物不知，以爲深恥」並不始於劉元海，早在東漢就已有這種說法，最初用於對聖人的褒揚，揚雄《法言·君子》云：「聖人之于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于天下，恥一日之不生。」當爲這一習語的最早出處。宋陸九淵《與邵叔誼》：「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象山集》卷一）字裏行間之義，恰好是對千年前揚雄的反駁，不經意間傳遞着學術風氣推演流變的消息。

別著第八

陶弘景一生著述宏富，羅國威《華陽隱居陶弘景年譜》稽得五十種，王家葵《陶弘景著作叢考》更考出八十七種，然亡佚者十有八九，就現存者而言，《真誥》、《登真隱訣》、《真靈位業圖》、《周氏冥通記》、《養性延命錄》事涉道教，《肘後百一方》、《本草經集注》（殘）又關中醫，以及《古今刀劍錄》，均過於專門，此不錄。僅錄蒐得《玉匱記》十一條。

《玉匱記》佚文十一則

陶弘景《玉匱記》為地理學著作。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云：「在人間製述甚多，了不存錄，謹條先生所撰記世道書，名目如左：……《玉匱記》三卷，說名山福地事。」《南史·陶弘景傳》稱：「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傳。」《隋書·經籍志》未著錄，蓋當時未見，梁時舊目亦未載。今從《太平寰宇記》、《蜀中廣記》、《廣博物志》、《淵鑑類函》、《全唐文》、《讀史方輿紀要》等書中輯得十一條，錄出以備參考。

一、盛德木子，以肇來運。《全唐文》卷二二三張悅之《賀大衍曆表》引陶弘景《玉匱記》

二、黃帝封爲五嶽丈人，乃嶽瀆之上司，尊《太平御覽》作「真」仙之崇秩。一月之內，群嶽再朝。六時灑泉，以代晷漏。一名赤城山《太平御覽》無「山」字，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國《太平御覽》作「谷」山，亦爲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對《太平御覽》多「都」字之西北，在岷山之南，群峰掩映，牙相連接，靈仙所宅，祥異甚《太平御覽》作「則」多。《全唐文》卷九三二杜光庭《青城山記》引《玉匱經》，《太平御覽》卷四四亦載此段，或即因襲杜文。

三、此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黃帝所奉拜爲五岳丈人，黃帝刻石拜謁纂書猶存。又有石日月象，天師立青城治於其中。《太平寰宇記》卷七三引《玉匱經》

四、青城山名九室之天。《淵鑑類函》卷二四地部山三引《玉匱》

五、青城山爲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一名赤城山，對蜀郡之西北，在岷山之南。《蜀中廣記》卷六引《玉匱經》

六、（玉笥）山今屬巴山，在縣西四十里。有廢清居觀，即梁公社被流於南，迴而隱於此山，因置觀焉。梁司徒、左長史蕭子雲爲作銘也。《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九引陶弘景《玉匱書》

七、山有玉笥。《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九引《玉匱書》

八、玉笥山盤踞數十里，地產稻，穀肥美，宜避兵。《讀史方輿紀要》卷八七「玉笥山」條引陶弘景《玉匱書》

九、抱犢山，東北去恒山之南數百里，南有穴，行三百里，出美陽縣西七十里洞口。（《太平寰宇記》卷四五引《玉匱》）

十、太和山形南北長，高大有神靈，棲憑之者甚多。太和山雖在南陽界，而去洛陽甚近，度輟輟南陽界而北趨魯陽便得至焉。（《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三引陶弘景《玉匱》）

十一、御朱山，俗呼獨女山也，仙人展上公昇天。（《廣博物志》卷一二《真仙通鑑》引《玉匱記》，據《茅山志》卷六當爲「銜珠山」）

徵引文獻

(一)《陶弘景集》版本經眼錄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一卷，傳記一卷，明史臣紀抄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一卷，明葉奕抄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二卷，明馮彥淵家藏本，與《支遁集》合訂，原件藏臺北「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地有縮微膠卷。

《梁陶貞白先生文集》二卷，明黃省曾輯，明嘉靖三十一年蕭斯馨刻本，原件藏上海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存有縮微膠卷；四川大學羅國威先生處藏有此本影印膠片，洗出並連綴成冊後，慷慨借我使用，志此以銘謝意。

《梁陶貞白先生文集》一卷，明抄本，清丁丙跋，現藏南京圖書館。

《梁陶貞白先生文集》一卷，明黃省曾輯，明嘉靖三十一年蕭斯馨刻，鄭振鐸跋殘卷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陶貞白集》二卷，明汪世賢刻《漢魏六朝諸名家集》本，傳增湘校跋本（二種），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華陽陶隱居集》，明末毛氏汲古閣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清劉喜海味經書屋校鈔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華陽陶隱居集》，《正統道藏》太玄部尊字號。

《陶隱居集》，張燮《七十二家集》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陶隱居集》，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四川官印書局刻，四川大學圖書館有藏本。

《華陽陶隱居集》，葉德輝《觀古堂匯刻書》本。

《陶弘景文》，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陶貞白集》，蔣氏慎修書屋刻翁長森、蔣國榜輯《金陵叢書》本。

《華陽陶隱居集》，錢熙祚《指海》本。

《陶弘景詩》，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二）書目

B

《抱經樓藏書志》，清沈德壽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五，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版。

《抱朴子內篇校釋》，晉葛洪撰，王明校釋，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抱朴子外篇校箋（上、下）》，晉葛洪撰，楊明照校箋，中華書局，一九九一、一九九七年版。

《本草經集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避暑錄話》，宋葉夢得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

《詠宋樓藏書志》，清陸心源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一，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版。

C

《藏園群書經眼錄》，傅增湘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曹植集校注》，趙幼文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楚辭補注》，宋洪興祖補注，白化文等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春秋繁露義證》，漢董仲舒撰，蘇興義證，鍾哲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版。

《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十三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一

九九七年據世界書局縮印阮元刻本影印，下同）。

D

《大戴禮記解詁》，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丹鉛總錄》，明楊慎撰，明梁佐編，《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

《道教》第一卷，「日」福井康順等監修，朱越利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道藏目錄詳注》，明白雲霽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道藏提要》，任繼愈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南朝梁陶弘景撰，《正統道藏》洞真部譜錄類（《正統道藏》，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版，下同）。

《讀史方輿紀要》，清顧祖禹輯著，中華書局一九五五年版。

《敦煌醫藥文獻輯校》，馬繼興、王淑民等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E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本。

F

《法書要錄》，唐張彥遠編，《津逮秘書》影印明末毛氏汲古閣本。

《法書要錄》，唐張彥遠編，明刻本，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法書要錄》，唐張彥遠編，范祥雍點校，啓功、黃苗子參校，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

《法書通釋》，明張紳撰，《叢書集成初編》本。

《法言義疏》，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

G

《古今刀劍錄》，宋左圭編《百川學海》第四十三冊，明弘治十四年刻本。

《古今刀劍錄》，明程榮編《漢魏叢書》，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影印本。

《古詩源》，清沈德潛選，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版。

《古文苑》，《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

《管錐編》，錢鍾書著，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管子校注》，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版。

《廣博物志》，明董斯張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

《廣弘明集》，唐釋道宣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廣弘明集》，唐釋道宣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本。

《廣黃帝本行記》，《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廣雅疏證》，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國語》，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H

《韓非子集釋》，陳奇猷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

《韓詩外傳集釋》，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漢書》，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漢武帝內傳》，《正統道藏》洞真部記類傳。

《弘明集》，南朝梁釋僧祐編，《四部叢刊初編》子部，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明刊本。

《弘治句容縣志》，明王僖征修，程文纂，《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

《後漢書》，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

《華陽陶隱居內傳》，宋賈嵩撰，《正統道藏》洞真部記類傳。

《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南朝梁陶翊撰，《正統道藏》太玄部《雲笈七籤》卷一〇七。

《淮南子集釋》，何寧撰，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J

《嵇康集校注》，戴明揚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集韻》，宋丁度等編，北京市中國書店一九八三年版。

《絳雲樓書目》，清錢謙益撰，清陳景雲注，《叢書集成初編》本。

《晉書》，唐房玄齡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

《靜庵集》，明張羽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經典釋文》，唐陸德明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句容金石記》，清楊世沅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九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版。

K

《會稽志》，宋施宿等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

L

《老子校釋》，朱謙之撰，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歷代名畫記》，唐張彥遠撰，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本。

《梁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清顧沅鈞本，光緒丙子飛青閣刊本楊守敬《望堂金石》。

《梁書》，唐姚思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版。

《列女傳》，漢劉向編，《四部叢刊初編》本。

《列仙傳校箋》，王叔岷撰，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版。

《列子集釋》，楊伯峻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六朝麗指》，清孫德謙撰，《歷代文話》第九冊，王水照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

《六朝文絜箋注》，清許梈評選，黎經誥箋注，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

《論衡校釋》，漢王充撰，黃暉校釋，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版。

《論語注疏》，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本。

《羅振玉校刊群書叙錄》，羅振玉撰，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八年影印本。

《呂氏春秋校釋》，陳奇猷校釋，學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M

《茅山志》，元劉大彬編，《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毛詩正義》，漢毛公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本。

《孟子注疏》，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十三經注疏》本。

《明文衡》，明程敏政編，《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

《墨子間詁》，清孫詒讓著，孫啟治、孫以楷點校，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版。

《穆天子傳》，晉郭璞注，《正統道藏》洞真部記類傳。

《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李盛鐸著，張玉範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N

《南北朝文舉要》，高步瀛選注，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南村輟耕錄》，元陶宗儀著，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南齊書》，南朝梁蕭子顯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版。

《南史》，唐李延壽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版。

P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清孫星衍撰，《叢書集成初編》本。

Q

《齊東野語》，宋周密撰，張茂鵬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青山集》，宋郭祥正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清嚴可均校輯，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S

《三洞珠囊》，《正統道藏》太平部懷字號。

《尚書正義》，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本。

《神異經》，舊題漢東方朔撰，《龍威秘書》本（《龍威秘書》，清世德堂重刻本，下同）。

《十洲記》，舊題漢東方朔撰，《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

《三國志》，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善本書室藏書志》，清丁丙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二，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版。

《山海經校注》，袁珂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紹陶錄》，宋王質撰，《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影印本。

《神仙傳》，晉葛洪撰，《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影印本。

《史記》，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第二版。

《釋名疏證補》，清王先謙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世說新語箋疏》，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版。

《世說新語校箋》，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徐震堦校箋，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拾遺記》，晉王嘉撰，南朝梁蕭綺錄，齊治平校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述異記》，舊題梁任昉撰，《龍威秘書》本。

《書法談叢》，劉濤著，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版。

《蜀中廣記》，明曹學佺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

《水經注》，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水經注疏》，北魏酈道元撰，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說文解字注》，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清阮元撰，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版。

《宋史》，元脫脫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

《宋書》，南朝梁沈約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

《宋以前醫籍考》，「日」岡西爲人撰，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宋元本行格表》，清江標撰，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

《蘇軾詩集》，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遂初堂書目》，宋尤袤撰，《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版。

《隋書》，唐魏徵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版。

《隋書經籍志考證》，清姚振宗撰，《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一九三七年版。

T

《太白山人漫稿》，明孫一元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太極葛仙公傳》，原題青元觀譚嗣先造，《正統道藏》洞玄部譜錄類。

《太平廣記》，宋李昉等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版。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撰，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影印。

《唐文粹》，宋姚鉉編，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陶弘景叢考》，王家葵著，齊魯書社二〇〇三年版。

《陶弘景評傳》，鍾國發著，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陶淵明集》，逯欽立校注，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天一閣藏書經見錄》，羅振常著，周子美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天一閣書目》，明范欽藏，清范邦甸等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天隱子》，唐司馬承禎述，《正統道藏》太玄部。

《通典》，唐杜佑撰，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通志·藝文略》，《通志二十略》，宋鄭樵撰，王樹民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版。

W

《魏晉南北朝文》，陳貽炊等選注，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文選》，南朝梁蕭統編選，唐李善注，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據胡克家刻本影印。

《文苑英華》，宋李昉等編，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影印。

《宛陵群英集》，元汪澤民、張師愚編，《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

X

《新定急就章及考證》，高二適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續高僧傳》，《歷代高僧傳》，上海書店一九八九年影印《大正大藏經》本。

《續高僧傳》，《高僧傳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影印磧砂藏本。

《徐氏家藏書目》，明徐勣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荀子集解》，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

Y

《顏氏家訓集解》，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

《養性延命錄》，南朝梁陶弘景撰，《正統道藏》洞神部方法類。

《藝風藏書記·續記·再續記》，清繆荃孫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七，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

《儀顧堂題跋·續跋》，清陸心源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二，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版。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玉篇校釋》，南朝梁顧野王撰，胡吉宣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娛書堂詩話》，宋趙與峕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

《淵鑑類函》，清張英、王士禎等纂，北京市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版。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編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越絕書》，東漢袁康、吳平輯錄，樂祖謀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雲笈七籤》，宋張君房編纂，《正統道藏》太玄部，又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雲麓漫鈔》，宋趙彥衛撰，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Z

《戰國策校注》，繆文遠著，巴蜀書社一九九八年版。

《真誥》，南朝梁陶弘景編，《正統道藏》太玄部。

《真誥校注》，「日」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編，朱越利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枕中書》，晉葛洪撰，《龍威秘書》本。

《鄭堂讀書記》，清周中孚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八，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

《知聖道齋讀書跋尾》，清彭元瑞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

《中古文學史料叢考》，曹道衡、沈玉成著，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版。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中國善本書提要》，王重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劉師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周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十三經注疏》本。

《周氏冥通記》，南朝梁周子良、陶弘景撰，《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周易正義》，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本。

《著硯樓書跋》，潘景鄭著，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莊子集釋》，清郭慶藩集釋，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

《字詁義府合按》，清黃生撰，黃承吉合按，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遵生八牋》，明高濂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

(三) 論文

石井昌子《道教的神》，載《道教》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楊伯峻《張湛事迹輯略》，《列子集釋》後附，楊伯峻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羅國威《華陽隱居陶弘景年譜》，劉躍進、范子曄主編《六朝作家年譜輯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

九九年版。

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第一輯），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朱越利《養性延命錄》考，《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陳世華《瘞鶴銘、天監井欄與陶弘景書法》，《書法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陳世華《陶弘景書墓磚銘文發現及考證》，《東南文化》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盧仁龍《陶弘景佛教史實考辨》，《史林》一九九一年第四期。

張承宗《六朝道教人物雜傳述要》，《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李秀花《論〈華陽頌〉與〈真誥〉的關係》，《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二〇〇七年第一期。

王京州《陶弘景文集版本源流考》，《新國學》第四輯，巴蜀書社二〇〇二年版。

王京州《〈陶弘景集〉三考》，《古典文獻研究》第八輯，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王京州《宋本〈陶弘景集〉源流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二〇〇六年第三期。

王京州《陶弘景〈答謝中書書〉創作背景考》，《溫州大學學報》二〇〇六年第四期。

後記

世紀之交，我從四川大學漢語言文學基地班保送，在中文系攻讀文獻學碩士學位，由於文獻專業增設碩導，我未能忝列羅國威先生門下，但自始至終一直受到先生關愛，與眾弟子一起，陪侍左右，談學竹林，賞遊名勝。羅師說：埋首書齋很苦，隔段時間出遊一次，能為讀書治學蓄養能量。時光飛逝，現在回想起來，寶光寺的羅漢，罨畫池的梅花，沙河潺潺的流水，早已煙銷風逝，連羅師坐而論道的具體內容，我也記不清了。但參與遊歷的心情仍珍藏心底，對於年輕的心來說，陪侍羅師的日子，不啻是一個盛大的節日。

羅師治「選學」，校讎之學是其根柢，他研究敦煌本《文選》，是從「箋證」入手的。向宗魯先生《校讎學》以文言寫成，用典繁複，出版時校勘不精，頗多錯訛，羅師曾躬自校注，並用作教授文獻學研究生的講稿。時代睽隔，羅師未能親炙宗魯先生，但宗魯先生的校讎之學，必是羅師心儀的學問。在川大求學的日子，我曾有幸幫助年邁的「龍學」大家楊明照先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由於資質愚鈍，對於楊先生的治學方法，我未能領悟，直至離開川大時，對於校讎之學仍是一知半解，即使這一知半解，也是得益於羅師的精心傳授。對《陶弘景集》加以整理與研究，即是在羅師指引下選定的課題，三年間，羅師曾惠賜若干珍貴版本和資料，并在我關於「謝中書」考證與版本源流考述的習作上，用工筆小楷批改多處，

至今我仍珍藏著這兩篇底稿。飲水思源，值《陶弘景集校注》出版之際，我最先想到的便是羅先生。

二〇〇三年，我碩士畢業，當時雖有將陶弘景所有詩文加以校注之鴻猷，無奈時間和精力不夠，最後提交答辯的只是八篇文章的校注稿。一年以後，我負笈金陵，用了近一年時間，在舊稿的基礎上大幅增訂。此時，程章燦師正講學美利堅，但他一直關注著增訂工作的進展，附錄「版本」和「考辨」的許多內容，都曾得到程師遠越重洋的教正，對於我暫時撇開博士論題、專驚於整理舊稿的行爲，程師也盡可能予以寬容和鼓勵。程師的批改和引導使我的論述能力有了顯著提高，在堆砌典故出處的餽釘之學外，重視疏解文意，考論透越紙背的真相。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我發現以前工作方法存在的弊病，於是從零碎修補迅速轉變爲全面修訂，許多工作無異於卷土重來，甚至比從頭開始還要棘手。例如，在南京圖書館善本室，我通過對新發現版本的比勘，越來越認識到黃注序刻本的缺陷，決定抽換若干篇目的底本，校勘工作的難度陡然增大。在程師的關注和勉勵下，我知難而上，直至畢業後就職於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仍堅持不輟，最終完成了《陶弘景集校注》的全面增訂工作。

王家葵先生的力作《陶弘景叢考》論宏思精，新見迭出，我在增訂論文舊稿的過程中，受到諸多啓發，如收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序》並存疑，以《辨正論》爲底本採錄《答大鸞法師書》，均得益於該著，我雖不認識王先生，但我佩服他淵博的學識和求真的科學精神。汪維輝先生精通中古詞彙史，《周氏冥通記》因口語化程度高而備受重視，汪先生在研究該書詞彙新貌之餘，將其標點整理，然而尚未刊行，得知我整理《陶弘景集》並有意采錄該書卷首《周子良傳》一文，慨然惠寄整理本，供我參考。此前我雖嘗

試標點了該文，但多遇扞格不通之處，參閱汪先生標點後，所有疑點煥然冰釋。王長華先生和程章燦師一起，推薦《陶弘景集校注及其研究》，促使其榮獲全國高校古委會的直接資助，這是本書稿得以順利出版的重要契機，為此我滿懷感激之情。我曾就校注遺留的幾個問題向楊寄林先生請教，令我頭疼多年的難題，被楊先生「庖丁解牛」般地一一分解，有如神助。江合友博士偕夫人胡憲麗女士赴泉城時，利用餘暇，校閱了拙稿，並提了很多富有價值的意見。如果不是內子張華主動承擔大量家務，我不可能具備充裕的時間和從容的心態，本書的完成必然延宕時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奚彤雲女士多次通閱拙稿，往復切磋，匡我不逮，前後提出多達百條且切中肯綮的修改意見，使本書避免了多處失誤，在此謹致衷心的感謝！

王京州 二〇〇九年盛夏記於石門